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历史文献整理

钱德洪集

QIANDEHONG JI

钱德洪著　朱炯点校整理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德洪集 /（明）钱德洪著；朱炯点校整理．— 宁波：
宁波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526-3387-0

Ⅰ．①钱…　Ⅱ．①钱…　②朱…　Ⅲ．①古典诗歌—诗集—
中国—明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明代　Ⅳ．①I2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7561 号

钱德洪集

（明）钱德洪著　朱炯点校整理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责任编辑	王　苏
责任校对	虞姬颖
内文排版	金字斋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43 千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387-0
定　　价	68.00 元



钱德洪像

（载《越中三不朽图赞》，绍兴印刷局 1918 年铅印本）

编校说明

钱德洪，本名宽，字德洪，为避先世讳，而以字行，改字洪甫，为五代吴越国钱镠第十九世孙。其父钱蒙，字希明，号心渔，“通章句而旁通于声律，善制策，且以诗闻”，生三子，绪山为最长。明弘治九年丙辰十二月二十二日（1497 年 1 月 25 日）生于余姚龙泉山北麓之瑞云楼，因龙泉山古名绪山，遂以绪山为号。

钱德洪少习朱子学，以读书做官为人生目标。十五岁，出外求学，其父心渔翁有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心理，鼓励德洪走读书应举入仕的道路。二十岁时，他已博览朱子学。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补邑庠弟子。未几，乡试落榜后，遂轻仕进，专心以学问为事。偶然读到王阳明的《传习录》，与他自己学的朱子学有许多不契合的地方，开始对之持怀疑态度。正德十六年，阳明回余姚扫墓时，“德洪昔闻先生讲学江右，久思及门，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次日，相率同邑范引年、管州、郑寅、柴凤、徐珊、吴仁等数十人会于龙泉山中天阁，恭请阳明升座开讲，并以所学请正。嘉靖元年（1522），领乡荐，中举人。翌年下第归，侍师于越城。钱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自正德十六年九月至嘉靖六年都陪伴在阳明身旁，从学于阳明。嘉靖五年，绪山与龙溪同举南宫，皆不就试而归，卒业于阳明。是时，四方来学者渐多，阳明迎接未暇，乃使绪山与龙溪为之疏通，二子一时称为“教授师”。嘉靖六年，阳明受命将出征广西思、田二州，绪山与龙溪因论为学宗旨，产生分歧，遂请教阳明，史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嘉靖七年，绪山与龙溪赴廷试，闻阳明讣，乃奔丧至贵溪，扶柩归乡，庐墓三年以守师丧，并经理其家。为恐同门离散，乃捐资聚材，筑天真精舍，祀阳明；又裒集其遗言及答问语为《传习续录》三卷，并刻《阳明先生诗录》于胜果寺。

嘉靖十一年，德洪、龙溪北上京城参加廷试，登进士。同年秋，德洪以亲老便养，乞苏学教授。在此期间，“定祀典，申学规”，有东鲁沂水遗风。嘉靖十三年，德

洪被聘主持广东乡试。嘉靖十四年冬,丁内艰归姚,趁机与亲友修复中天阁之会。嘉靖十七年冬,服阕,补国子监丞。嘉靖二十年,转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因依法奏定郭勋死罪,触帝怒,被下诏狱,在狱中与杨斛山、刘晴川等相与讲学不辍,并与王龙溪书信往来论学。嘉靖二十二年出狱,被革冠带,削为民,归乡。嘉靖二十四年,皇帝下诏复钱德洪的冠带。钱德洪将父母合葬在胜归山后,心无旁骛,游遍江、浙、广、宣、歙,随地结会,弘扬阳明师说。其间,他曾主教诸暨紫山书院、韶州明经书院、溧阳嘉义书院、宁国水西书院及蕲州崇正书院。他积极参加各地讲会,如冲玄会、斗山会、青原会、君山会、福田会、南麓会、复古会等,不胜枚举。在中晚明王门学者风行全国的大规模讲学活动中,德洪经常与龙溪轮流主盟一方,时人称"浙有钱王,江有何黄"。在阳明身后,德洪与龙溪一道成为浙中王学的领袖人物。直至嘉靖四十四年,钱德洪作《颐闲疏》驰告四方,自是不复远游,但仍邀集四方同志参加天真书院春秋两季为期一个月的会讲。万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574年11月10日),钱德洪卒于杭州表忠观。闰十二月初三日,归葬于余姚胜归山玉屏峰下。吕本作《绪山钱公墓志铭》,王龙溪作《行状》,称其"负尚友之志,卓然已有所闻矣。虽经济之业,未及概见,平生于此学,孜孜力肩,发明师门宗教,以同于人,所谓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者"。可见,钱德洪一生以传播师说为己任,不辞辛苦将师说、师文辑录成书。今本阳明《文录》《传习录》《阳明年谱》均出自德洪之手,这些都是研究阳明思想的必备文献。从传播阳明学和整理阳明文献方面来看,德洪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的。

在整个阳明学特别是阳明后学的研究领域内,作为王阳明高足,王龙溪文献资料相对保存完整,足能提供丰富的材料来重新厘清其思想,而对德洪的研究是很有限的。客观上基本文献资料的缺乏,致使黄宗羲编写的《明儒学案》常被视作研究钱德洪思想的经典著作。《明史・艺文志四》载有德洪《绪山集》廿四卷,《四库全书总目》也载有《绪山会语》廿五卷,《余姚志》卷三十五《经籍》载"绪山有《钱绪山要语》一编以及《绪山语录》一卷",绪山弟子徐用检曾编辑过《绪山先生续训》,王朝式(字金如)也曾编辑过《钱绪山要语》。作为钱氏的主要著作《绪山会语》,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虽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但至今均未发现传本。据记载,《绪山会语》廿五卷,由其子钱应乐初刻于明末。其中卷一至

卷四为《会语讲义》，卷五、卷六为《诗赋》，卷七至卷二十四为《杂文》，卷二十五为《墓表志铭》。根据钱明先生的观点，绪山先生的《绪山会语》在“清光绪年间甚至光绪之前就已经失传”。文献的散佚，给深入研究钱德洪及其思想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学者吉田公平根据《王门宗旨》《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记载的绪山语录及相关资料整理了《钱绪山遗文抄》（收入《阳明学大系》第五卷《阳明门下》上），其中汇录了十六封钱德洪回复友人的书简、八篇序说（《〈阳明先生文录〉序》《〈阳明先生年谱〉序》《〈大学问〉序跋》《续刻〈传习录〉序》《贺黎蛟池序略》《书徐调元卷》《天成篇》）及五十条绪山语录。吉田公平所做的这些整理工作为后来学者进行钱德洪语录的辑佚和考察以及思想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本邑叶树望先生在1993年从《余姚县志》和《姚江逸诗》中辑出文二篇、诗二十二首；2003年6月，学者彭国翔在《钱绪山遗文抄》的基础上，又参照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池上客辑录《证心录》中收录的五条绪山语录，发表了《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其中载有语录六十条。相较于前者来说，后者多整理了三条语录（名义上是十条，但其中的七条在《遗文抄》的书简和序说部分中有记载）和两篇逸文《瑞云楼记》和《贺程后台序》，并且详细注明了每条语录不同的文献来源。2007年，钱明先生在主持浙江省社科院的重大课题“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时，在钱德洪等人著作的辑佚上用力甚勤，辑成了最为完备的钱德洪著作集《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对钱德洪的著述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订，共收录语录九十四条，文录六十四篇，诗录二十八首，与钱氏同时代或稍后人的来往书信，以及诗文、序跋、墓志等文献若干，成为对钱德洪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对推动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又有新的发现，新辑语录一条、讲义一则、附论一卷、文十篇（《终命》《舟过札》《二贤书院记》《瀛山三贤祠记》《省方亭记》《慈湖书院记》《〈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序》《阳明师〈与晋溪书〉跋》《倪小野〈突兀集〉跋》《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附录略文五篇（《程溥传》《符氏双节传》《慈节传》《王节妇传》《陆节妇传》）、诗两首（《思龙泉绝顶》《阳明先生祠》）。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永富青地教授辑文录两篇（《怀玉书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引》

《增刻〈朱子晚年定论〉序》)。但由于《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出版之时,编者不知张如安和永富青地教授的辑佚成果,故而未能采纳编入。随后钱明教授亦有语录三则和佚文三篇的新发现。2009年,台北杨正显博士的《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又有新的贡献,辑录钱德洪佚文十九篇,分别是《申吁修钱王祖祠疏》节录、《诸暨县庙学告成记》、《〈阳明先师诗刻〉序》、《万鹿园修路题词》、《〈岘山社会图〉序》、《〈渐斋诗草〉后序》、《惜阴会语略》、《〈峡江县志〉序》、《铁券记》、《宗谱序》、《黄石田墓志铭》、《诸暨县修建庙学记》、《〈客星纪略〉序》、《辞别何吉阳书》、《绪山讲院会籍》、《敬爱堂记》、《二贤书院记》、《墓坟祭文》、《请复表忠观疏》;诗二十首,即《自责》《宝寿寺》《五泄摩厓诗》《奉陪水南张先生孤山宴集兼呈垆山地主》《题孤山(二首)》《郊行访近斋先生》《长乐宗人留宴(二首)》《金波园中送鹿园先生入山》《卧病万年寺》《登紫山诗(二首)》《携诸生游蟠龙冈值雾四首(存三首)》《齐山归赠柏轩丁丈同游五十人》《更洞名翠华》《赠沈祐》《昭庆寺讲会示诸生》;传赞六篇,《观涛先生像赞》《笑亭徐公赞》《武肃王像赞》《受姓之祖泉府上士像赞》《阳明先师像赞》《裘芝像赞》。

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作为绪山先生的同里后学,希望绪山文献能有新的发现。在地方谱牒资料中,笔者找到了清康熙四年(1665)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钱氏家谱的发现,为研究钱氏之生平和家族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同时在家谱中发现新的佚文十三篇(《〈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辨〉序》《与台守谭二华书》《与节推陈公书》《谢刘养吾二札》《与鲍南衡书》《议复广陵王祠》《议王祠合祭》《请复表忠观疏》《刻崇德王祖祠墓疏》《申吁疏》《清理临安武肃王墓疏》《余姚钱王表忠祠记》)、佚诗九首(《闻应扬侄代巡岭表》《寄仲实弟》《闻应扬侄谪判全州》《寄应度儿(二首)》《自责》《自怜示度乐二儿》《长乐宗人留宴(二首)》),其他谱牒佚文四篇(《致远说》《大绩公炬庐文》《湖山先生(一仁)遗思碑记》《续钱氏庆系谱图序》)、诗一首(《会一山精舍和竹轩先生〈赤城诗〉赠之》)。同时亦有新的语录和师友的诗文发现。

通过对新见佚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虽有部分重复,但大部分均未见于《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为方便学术研究,在对《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进行补充完善的基础上,将目前有关钱德洪的所有著作和有关资料按照语录、序跋、记、疏议、

书、杂著、传、赞、古体诗、近体诗、附录等单独分卷汇编成集。其中，语录以二老阁版《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语录为基础，结合紫竹筠版《明儒学案》、周汝登《王门宗旨》和《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及钱明《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作点校、增补修订，比较各种版本之异同，以【校】略予考辨。序跋、记、疏议、书、杂著、传、赞、古体诗、近体诗、附录则在上述各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删除重复部分，补充近年来的新发现，校正谬误，重新排版整理，增补之文在文末注明出处，其中谬误部分亦以【校】予以校正。同时，根据钱德洪家谱和钱氏师友的来往书信、行状、墓志铭等文献资料，挖掘有关钱德洪及其家族的史料，勾勒出钱德洪的生平大略，编成钱德洪的年谱，单独编卷，以期在现有条件下为绪山文献的重建有所贡献，也有助于我们对绪山先生的认识。

目　录

◇ 卷三　记 ◇

◇ 卷四　疏议 ◇

◇ 卷五　书 ◇

◇ 卷六　杂著 ◇

◇ 卷七　传 ◇

◇ 卷八　赞 ◇

◇ 卷九　古体诗 ◇

◇ 卷十　近体诗 ◇

◇ 卷十一　附录一　年谱 ◇

◇ 卷十二　附录二　其他 ◇

卷一



语录

一、天地间只此灵窍，在造化统体而言，谓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谓之良知。惟是灵窍至微不可见，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精凝[1]纯固，常如对越神明之时，则真机活泼，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厌斁，则恍惚散漫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精凝，《明儒学案》贾朴紫筠斋刻本（以下简称“贾本”）作“积凝”。

二、戒惧即是良知，觉得多此戒惧，只是功夫[1]生；久则本体功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下句同。

三、思虑是人心生机，无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虑所发，自有条理。造化只是主宰常定，故四时日月往来，自不纷乱。（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四、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运行万古有定体，故曰太极。原无声臭可即，故曰无极。太极之运无迹，而阴阳之行有渐，故自一生二，生四，生八，以至庶物露生，极其万而无穷焉。是顺其往而数之，故曰数往者顺。自万物推本太极，以至于无极，逆其所从来而知之，故曰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盖示人以无声无臭之源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五、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与孟子言性善，亦不甚远。告子只先见定一个性体，元来不动，有动处只在物感上，彼长我长，彼白我白，随手应去，不失其宜便了，于吾性体，澹然无所关涉。自谓既不失内，又不失外，已是圣门全体之学。

殊不知先著性体之见，将心与言气分作三路，遂成内外二截，微显两用，而于一切感应俱入无情，非徒无益，反凿其原矣。孟子功夫[①]，不论心之动不动，念念精义，使动必以义，无歉于心，自然俯仰无亏，充塞无间，是之谓浩然之气。告子见性在内，一切无动于外，取效若速，是以见为主，终非不动之根。孟子集义之久，而后行无不得，取效若迟，乃直从原不动处用功，不求不动，而自无不动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下同。

六、此心从无始中来，[①]原是止的，虽千思百虑，只是天机自然，万感万应，原来本体常寂。只为吾人自有知识，便功利嗜好，技能闻见，一切意必固我，[②]自作知见，自作憧扰，失却至善本体，始不得止。须将此等习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来自性原是如此。[③]（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句首多“问‘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诠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须是诸君自心自证，知得止时，此心已是止了。’”一句。此心从无始中来，《理学宗传》中作“此无始中来”，疑缺字。

②《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少“便功利嗜好，技能闻见，一切意必固我”一句。

③《王门宗旨》《理学宗传》少“须将此等习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来自性原是如此”一句。此句《圣学宗传》作“今既信良知，须将此等习心一齐放下，不容丝发牵挂，始信得本来自性原是如此”。《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句末多“定静安虑，一齐具足矣”一句。

七、圣人于纷纭交错之中，而指其不动之真体，良知是也。是知也，虽万感纷纭而是非不昧，虽众欲交错而清明在躬，至变而无方，至神而无迹者，良知之体也。

太虚之中，无物不有，而无一物之住，其有住则即为太虚之碍矣。人心感应，无时不有，而无一时之住，其有住则即为太虚[①]之障矣。故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一著于有心，即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诚意之中，体当本体明彻，止于至善而已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太虚，贾本作“虚灵”，下同。

八、除却好恶，更有甚心体？除却元亨利贞，更于何处觅太极？平旦之气，好恶与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谓之几希。今人认平旦之气，只认虚明光景，所以无用功处。认得时，种种皆实际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九、春夏秋冬，在天道者无一刻停；喜怒哀乐，在人心者亦无一时息。千感万应，莫知端倪，此体寂然，未尝染著于物，虽曰发而实无所发也。所以既谓之中，又谓之和，实非有两截事。致中和工夫，全在慎独，所谓隐微显见，已是指出中和本体，故慎独即是致中和。（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〇、只求不拂良知，于人情自然通得。[①]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己。[②]（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句首多“问：‘学问在人情物理上做，能于人情无拂，便是功夫否？’”一句。唯《圣学宗传》“功夫”作“工夫”。

②《圣学宗传》后半句作“只求不拂良知，于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已”。

一一、问:“感人不动,如何?”曰:“才说感人便不是了,圣贤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阳无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寻物来照。”[①](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圣学宗传》少“譬如太阳无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寻物来照”一句。《王门宗旨》《圣学宗传》多“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无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来”一句。

一二、问:“戒惧之功,不能无有事无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个头脑,虽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处;虽独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处。”(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三、真性流形,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即如太虚中忽作云翳。此不起意之教,不为不尽,但质美者,习累未深,一与指示,全体廓然。习累既深之人,不指诚意实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见承也。久假不归,即认意见作本体,欲根窃发,复以意见盖之。终日兀兀守此虚见,而于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将流行活泼之真机,反养成一种不伶不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领悟太速,遂将洗心、正心、惩忿、窒欲等语俱谓非圣人之言,是特以宗庙百官为到家之人指说,而不知在道之人尚涉程途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四、去恶必穷其根,为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则也。然非究极本体,止于至善之学也。善恶之机,纵其生灭相寻于无穷,是藏其根而恶其萌蘖之生,浊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恶为知之极,而不知良知之体本无善恶也;有为有去之为功,而不知究极本体,施功于无为,乃真功也。正念无念,正念之念,本体常寂,才涉私邪,憧憧纷扰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五、问："胸中扰扰，必猛加澄定，方得渐清。"曰："此是见上转，有事时，此知著在事上；事过，此知又著在虚上。动静二见，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彻底无欲，虽终日应酬百务，本体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即休，一过无迹，本体上又何减得一毫？（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六、问："致知存乎心悟？"曰："灵通妙觉，不离于人伦事物之中，在人实体而得之耳，是之谓心悟。世之学者，谓斯道神奇秘密，藏机隐窍，使人渺茫恍惚，无入头处，固非真性之悟。若一闻良知，遂影响承受，不思极深研几，以究透真体，是又得为心悟乎？"（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七、良知不假于见闻，故致知之功从不睹不闻而入。但才说不睹不闻，即著不睹不闻之见矣。今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无容毫发欺蔽。（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八、致知之功，在究透全体，不专在一念一事之间。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无全体可透耳。（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一九、良知广大高明，原无妄念可去，才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广大高明之体矣。今只提醒本体，群妄自消。（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二〇、先师在越，甘泉官留都，移书辨正良知天理同异。先师不答，曰："此须合并数月，无意中，因事指发，必有沛然融释处耳。若恃笔札，徒起争端。"先师起征思、田，殁于南安，终不得对语，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遗恨也。予于戊申年冬，

乞先君墓铭,往见公于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游先生之门者,皆曰良知无事学虑,任其意智而为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觉矣,犹可谓之良知乎?所谓致知者,推极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游先生门者,乃云只依良知,无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纵情恣肆,尚自信为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予起而谢曰:“公之教是也。”公请予言。予曰:“公勿助勿忘之训,可谓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体自然,无容强索。今欲矜持操执,以求必得,则本体之上,无容有加。加此一念,病于助矣。然欲全体放下,若见自然,久之则又疑于忘焉。今之功夫[①],既不助,又不忘,常见此体,参前倚衡,活泼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机也。盖欲揭此体以示人,诚难著辞,故曰苦心。”公乃矍然[②]顾予曰:“吾子相别十年,犹如常聚一堂。”予又曰:“昔先师别公诗,有‘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之句。当时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见此体不得,注目所视,倾耳所听,心心相持,不胜束缚。或时少舒,反觉视明听聪,中无罣碍,乃疑忘可以得道。及久之散漫无归,渐沦于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非功也。始知只一无欲真体,乃见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活泼泼地。非真无欲,何以臻此?”公慨然谓诸友曰:“我辈朋友,谁肯究心及此。”蒋道林示《时习讲义》。公曰:“后世学问,不在性情上求,终身劳苦,不知所学何事。比如作一诗,只见性情不见诗,是为好诗;作一文字,只见性情不见文字,是为好文字。若不是性情上学,疲神瘁思,终身无得,安能悦乐,又安得无愠?”(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

②矍然,贾本作“瞿然”。

二一、人只有一道心,天命流行,不动纤毫声臭,是之谓微。才动声臭,便杂以人矣。然其中有多少不安处,故曰危。人要为恶,只可言自欺,良知本来无恶。(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二二、学者功夫[①]，不得伶利直截，只为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从违，何尝不明？但不能一时决断，如自虞度曰：“此或无害于理否？或可苟同于俗否？或可欺人于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时以图迁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

二三、昔者吾师之立教也，揭诚意为《大学》之要指，致知格物为诚意之功，门弟子闻言之下，皆得入门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极此知之体，使天则流行，纤翳无作，千感万应，而真体常寂，此诚意之极也。故诚意之功，自初学用之，即得入手。自圣人用之，精诣无尽。吾师既殁，吾党病学者善恶之机，生灭不已，乃于本体提揭过重，闻者遂谓诚意不足以尽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归寂，而物自化。遂相与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执体以求寂，而无有乎圆神活泼之机。希高凌节，影响谬戾，而吾师平易切实之旨，壅而弗宣。师云：“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尝离诚意而得也。言止则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则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于诚意焉。何也？盖心无体，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应感起物而好恶形焉，于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诚意之功极，则体自寂而应自顺。初学以至成德，彻始彻终，无二功也。是故不事诚意而求寂与悟，是不入门而思见宗庙百官也；知寂与悟而不示人以诚意之功，是欲人见宗庙百官而闭之门也，皆非融释于道者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二四、至纯而无杂者，性之本体也。兢兢恐恐有事勿忘者，复性之功也。有事勿忘而不见真体之活泼焉，强制之劳也；恍见本体而不加有事之功焉，虚狂之见也。故有事非功也，性之不容自已也；活泼非见也，性之不加一物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二五、心之本体，纯粹无杂，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即至善也。心无体，以知为体，无知即无心也。知无体，以感应之是非为体，无是非即无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应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应之事也，而知则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则也。意有动静，此知之体不因意之动静有明暗也；物有去来，此知之体不因物之去来为有无也。性体流行，自然无息，通昼夜之道而知也。心之神明本无方体，欲放则放，欲止则止。放可能也，止亦可能也，然皆非本体之自然也。何也？意见使之也。君子之学，必事于无欲，无欲则不必言止而心不动。（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二六、毋求诸已放之心，求诸心之未放焉尔已。夫心之体，性也。性不可离，又恶得[①]而放也？放之云者，驰于物焉已尔。（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恶得，贾本作“乌得”。

二七、今之讲学与学校之士言，曰：“吾有举业，未暇及也。”与缙绅之士言，曰：“吾有簿书，未暇及也。”与乡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务，未暇及也。”然则何时而后可以讲学耶？必去举业、去簿书、去家务，而后可以讲学，须是出家为释子道流。然释子道流亦未尝无事，天下安得无事之人而与之论学乎？必无事之人而后可与论学，然则所学者竟何事耶？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善之地。耕稼陶渔，不妨其作圣。然则人称无暇者，非学妨人，人自弃于学耳。[①]（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舜自耕稼陶渔……人自弃于学耳”一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缺。

二八、诸君坐中，有为师长用功久者，有为子弟相携而至者，亦有闻风而至者，且各将此念究竟，原从何处发来。若真从要明心性，还复真元，以植立天地，只此一念便与尧、舜、三王、孔、颜相接。从此无间，就时时在尧、舜、三王、孔、颜路上，

便是参天两地，瞬息千古矣。若尚有别念憧憧在内，便是立志未一，纵在此讲说，不过长得知见，于心性何益？此道昭察，人人具足。百姓日用，即是此道，只是不知。仁智所见，即是此道，又住于见了。此君子之道所以鲜也。（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二九、吾人要入圣贤堂室，须认取圣人真面目。佛家设法，常教屏息诸缘。吾为汝说，学者志道，果肯屏息诸缘，此心全体已是炯然。吾人自性自明，本来具足，只因诸缘积习流注，覆盖本来真面目，不得发见流行。当下屏息诸缘，此便是回天续命的手段，更有何法可得？（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〇、学问须从头脑上究极，如举网得纲，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纲也，良知得而天下之理得矣。良知是天命之性，性体流行，通彻无间，机不容已。窍于目为明，窍于耳为聪，窍于口为义，窍于四肢为礼，窍于心思为变化。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不学不虑而天则自显，彻内彻外而内外无间。本来至善，故无善可有；本来无恶，故无恶可除。此造化之真机，圣德之正位也。于此一得[①]，达之家国天下而无不同，质之前圣后圣而无不合，范围天地，终始万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理学宗传》《圣学宗传》缺“于此一得”一句。

三一、问“知所先后”。曰：“吾人只是信此先后不及，所以离道日远。今人在天地万物中，自统体而言，谓之天下国家；自耳目口鼻四肢而言，谓之身；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由天下国家约入身来，身岂不是天下国家的本？由耳目口鼻四肢约入心来，心岂不是身的本？如树之根，要枝干条叶畅茂条达，须从一根上培壅。一心之微，天则自然。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儒之所以为儒，聪明圣智，皆由此出。当下信得及，只在此下手，天下国家，更无有欠缺处。若信不及，且枝枝叶叶在闻见上求，在穷索上得，闻见益多，穷索益密，于本原之地益远。只信

此一根不过，失却先后次第，去道之所以远也。”（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言循循者，循其见之所及，未尝过为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诱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真也，诱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虽六经千圣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鱼兔，鱼兔真而筌蹄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后名，原其自性本然，则得亦无得，是得亦非真，而无所得之为真也。（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三、问：“家有父兄宗党，见义当为而众情未协，若同众则徇俗，违众则伤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则同之，不可同则违之，此亦不在事上。”①（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此句末，《圣学宗传》尚有“良知自能尽人之性”一句。

三四、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德矣。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尧、舜、禹授受，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一微字。（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五、问：“人生而静，初念最善，动而后有不善，非其体矣。良知随觉随消，固是格致之功，而保任此念，无有动处，日著日察，亦格致也。此意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静，执知见为保任，非格致实功也。致知之功，只从见在心体上取证。心体自能无欲，不必言静，自无不静；不必言初念，自无初无终；不必言著察，自诚之不可掩。”（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六、后世儒者，只为读书能益知见，一生遂以此心寄顿在册子里。圣人千言万语，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益人知见也。纵使字字体悟，有得于心，住于见者，见即为障。纵不住见，以见入者，即以见得，其于本体，犹隔一层。真性上岂容加一字，

岂容毫发比拟？才着比拟，犹画工传神，形色种种，非不具在，终是影子，欠却本来生气。（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七、诸生读《传习录》。先生曰："读《传习录》有纲。须知至善者，指吾心之本体也，即所谓良知也。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者，只一功也。此师门之所雅言，圣学之规范也，悟此可与入德矣。"（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八、问："何谓正念？"曰："无念。"曰："何谓无念？"曰："正念之念，本体常寂，才涉私邪，憧憧纷扰矣。"曰："亦有正念，而发不当时，如何？"曰："念不当时，皆起于意必之私，即是私意。"（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三九、张元问："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百务就理，有贼入即觉，毋容窝纵，是否？"先生曰："贼亦只是主翁自做。"（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四〇、元问"至诚无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诚与天地相配，汝能合下承当否？"对曰："不能。"曰："何谓不能？"曰："吾身渺然与天地参，每思至此，心便惘然，故不敢承当。"先生又顾座中诸友曰："诸君俱能承当否？"众起对曰："不能。"先生叹曰："天地之道，为物不贰，人心至诚，又与天地奚二？"元曰："人能终天地之功，理诚有之，但恐须圣人在天子位。"先生曰："学者小视其心，自丧其真耳。今且试与诸君言之：尔目尽万物之色，目之明与天地有穷尽否？耳尽万物之声，耳之聪与天地有穷尽否？心思尽天地古今之变，尔之智慧与天地古今有穷尽否？人特自间于形体，与天地不相似耳。"曰："尧、舜、三王、孔子，皆至诚之圣。尧、舜之光，格于上下；三王文命，讫于四海；格天配地，诚有实事。孔子茕茕卒老，无救于世，虽孔子亦有所不能矣。今一书生，遽言配天配地，恐为徒思，如何？"先生曰："尧、舜、三王之政，于今安在？孔子之教，数千年来宛如一日，孔子亦一书

生耳。”元曰：“闻先生之教至此，所患不诚耳。至诚功业配天地，此亦理之常耳。”先生曰：“以功业论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谓天人之原？”先生曰：“古人说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犹二之。其实人与天地一也。吾心灵明为天地主宰，天地无吾心，则地不见其博厚矣，天不见其高明矣，古今不见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几乎息矣。诸君自尽求诚之功，又何疑于配天配地乎？”（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四一、椿问：“日来功夫，觉只见病痛，不见本体，如何？”曰：“本体有何可见？觉处即是本体。”（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四二、拱极问：“良知不假于见闻，故致知之功从不睹不闻而入。但才说不睹不闻，即着不睹不闻之见矣。今不着此见，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无容毫发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应。明日又问：“致知之功，须究透全体，不专在一念一事之间。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无全体可透，如何？”先生默而不应。明日又问：“默体良知广大高明，原无妄念可去，才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广大高明之体矣。今只提醒本体，群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而不应。拱极固请。先生曰：“功夫略见端倪，正好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悟，才着分解，即已浅矣。”（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四三、先生讲《易》，至“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慨然示众曰：“学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为一虞字作祟耳。”曙问曰：“良知是非从违，何尝不明？但不能一时决断，姑自虞度，此或无害于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时，本是吉之先见，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诚可惧也！”（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四四、问：“心体多往来起伏，何如[①]？”先生曰：“只是未信良知。良知时止时行，此体常寂，有何往来起伏？”（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

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何如，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以下简称“钱本”）作“如何”。

四五、丁行问：“每念觉处，常疑未是真体，才见得，又恐不能保守。”曰：“你见明目者视色，还自疑非真否？又怕此明不能保否？”（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四六、问：“‘操则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这一操字，几千百年说不明矣。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①]，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军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②]（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是心操之之功，钱本衍一“操”字。

②此段语录，颜元《颜习斋先生四书正误》亦有收录，文字略异。“钱绪山德洪曰：‘操则存。操字，几千百年说不明矣。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军、操国柄之操。操军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

四七、问：“此心常觉凝滞，未能神触神应，何如？”曰：“学者不为胜心、习气障蔽，则为知见缠缚，如何得神？今日工夫，只将胜心、习气、知见等项一齐除却，便得良知精明，神触神应。百姓与圣人同，何待求能？”[①]（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此段《圣学宗传》较为简单。“问：‘此心未能神触神应，何如？’曰：‘良知精明，神触神应。百姓与圣人同，何待求能？’”

四八、问“学问须要超脱”。曰:“汝之所谓超脱,只是心不挂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说超脱异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脱;耳不累声,便是耳之超脱;心不累事[①],便是心之超脱。非是离却事物,守个空寂,[②]以为超脱也。”(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事,《圣学宗传》作“私”。

②《圣学宗传》《理学宗传》无“守个空寂”一句。

四九、问“顺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为顺逆?顺逆俱从心生。农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悦矣。心有意必,何处非逆?”(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五〇、本体上着不得一物。恐惧好乐,忧患忿懥,自是人不能无,但有了,便是本体之障。如镜本虚明,物来自照。若镜面有了一物,便是镜之障碍,物来俱不能照矣。圣人之心,只是鉴而不纳。(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五一、教与学只是一事。我诚心为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则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为善,诚心委曲以导之,则学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责于人,不知未能寡人之过,而反益己之过。(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五二、问:“乡愿阉然媚世,孟子从何处勘破?”曰:“从他讥狂狷之言见之。狂者行不掩言,正与他忠信廉洁相反;狷者不屑不洁,正与他同流合污相反。乡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洁以立己,同流合污以容众,故君子小人,无处不合,故自以为是。但狂狷学问虽未透,本根不坏,故可与裁。乡愿却搀入世俗心肠,虽忠信廉洁,只是要人称好,将本根已揠拔坏了,故曰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五三、师门尝以虚寂之旨立教，闻者哄然指为佛学。公曰："变动周流，虚以适变；无思无为，寂以通感，大易之训也。自圣学衰而微言绝，学者执于典要，泥于思为，变动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为吾儒者，仅仅自守，徒欲以虚声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虚寂，反从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饭，沦落失传，以至此耳。譬之东晋、南宋之君，不能为王，偏守一隅，甘将中原让归夷狄，不复敢与之抗。言及恢复之计者，群然目以为迂，亦可哀已。"（录自周汝登《圣学宗传》卷十四《钱德洪》，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五四、汝礼自叹平日多过。先生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时，便是超凡入圣矣。已往过失，不须更挂。虽有恶人[①]，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无前后，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计前论后，总非当下得手功夫。"（录自周汝登《圣学宗传》卷十四《钱德洪》，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校】

①虽有恶人，《理学宗传》作"虽恶人"。

五五、诸生待宿，鸡鸣而醒，起坐。先生问曰："醒来意思如何？"一友对曰："此时景象难言。"曰："此着景象矣。"一友言梦中亦知恐惕。先生曰："此是说梦矣。"一友言："醒来多念，屏除不去，安得使之澄然无事？"曰："此念与心斗矣。"未达，请问。先生曰："须是认得良知面目。若不曾认得良知，只于一切念上屏绝，是心与念斗，时起时灭，曷有穷已？良知原是生生不息，思念乌容屏绝？屏绝念头，只认虚寂为本体，是着虚境；虽后不觉且言梦，是着梦境。"（录自周汝登《圣学宗传》卷十四《钱德洪》，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五六、诚意之功，毋自欺而已矣。毋自欺之功，复得良知本然之体而已矣。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此指出良知不欺之体以示人也。致知之功在好恶上，故曰"致知在格物"。离却好恶，更无致知之功矣。故《大学·诚意》章指出好恶二字；《正心》章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亦只一好恶；《修身》章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亦只一好恶；《治国》章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亦只一好恶；《平天下》章所恶于

上下、前后、左右，亦只一好恶。好恶一正，而物无不格，身、心、国、家、天下之理，一归于正矣。（录自周汝登《圣学宗传》卷十四《钱德洪》，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五七、宏甫曰："顺而能达，帝王之政；逆而能忍，老庄之术。才识相配，必本领宏深。精魄有用，用不敢尽，安重以不亏疏其气，非的然以为美，遂厉而致之也。"（录自方以智《药地炮庄》卷二《世》，清康熙此藏轩刻本）

五八、钱绪山曰："昧入者明出，塞入者通出，忧愤入者以自得出。"（录自方以智《药地炮庄》卷三《宗》，清康熙此藏轩刻本）

五九、钱绪山曰："中而离乎四海，则天地万物失其体矣。或假借圣人之似，而逐外者遗内；或穷索圣人之微，而养内者遗外。"（录自方以智《药地炮庄》卷三《惠》，清康熙此藏轩刻本）

六〇、吾辈汨没于声利之场，沉溺于世味之好，皆缘不觉，故做主不起，所以不能超出尘寰也。然不可认一般半点为觉，亦不可以意兴见解为觉，必心体停当，去处不犯纤毫手段，乃为真觉耳。（原载《证心录》卷下《绪山钱先生》，现据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移录，《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 3 期）

六一、学问未透真悟，不免以意见相承。意见即真性之障。真性上元无欲根可住，元无拟议可精。真性流行，无欲非理，无义不拟。但非精义无间、尽脱欲根者，又未可以语言虚见承接。（原载《证心录》卷下《绪山钱先生》，现据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移录，《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 3 期）

六二、或问"操则存"。曰："汝试说'出入无时'是说心还是说放心。"曰："是说心。"曰："只一操字，几千百年说不明。今既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矣。夫所谓操者，操练操习之操，非把持执定之谓也。心之真体，元来变动活泼，岂容执定？人能操习此心，或顺或逆，或横或纵，随其所为，时时还他活泼之

体，不为世故物欲所滞碍，此便是操心之法。譬之操舟，良知即是舵柄。善操者得此舵柄入手，随波上下，顺逆纵横，无往不济。若执定舵柄，无有变通，舟便不活。此心通达万变而昭昭灵灵，原未尝发，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既无出入，何方所之有？如明珠走盘，终日圆转，不离于盘。此正指出心之真头面示人，以为操心者之法，非真以入为存、出为亡也。”（原载《证心录》卷下《绪山钱先生》，现据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移录，《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 3 期）

六三、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洪初闻时，心若未服，听说到此，不觉悚汗。（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六四、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曰：“洪要求元声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

也。今要候灰管,先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六五、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见之?”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六六、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

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六七、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六八、尝见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门,退坐于中轩,若有忧色。德洪趋进请问。先生曰:“顷与诸老论及此学,真圆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之场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说也！”德洪退,谓朋友曰:“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六九、按: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矣。故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〇、洪昔葺师疏,《便道归省》与《再报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当是时,倡义兴师,濠且旦夕擒矣,犹疏请命将出师,

若身不与其事者。至《谏止亲征疏》,乃叹古人处成功之际难矣哉!(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一、洪谓:“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盖忠、泰挟天子以偕乱,莫敢谁何?豹房之谋,无日不在畏,即据上游不敢骋,卒能保乘舆还宫,以起世宗之正始。开先勒石所谓:‘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又曰:‘嘉靖我邦国。’则改元之兆先征于兹矣。噫!岂偶然哉!”(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二、按:象山与晦翁同时讲学,自天下崇朱说,而陆学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尝闻先生论学于龙场,深病陆学不显,作《鸣冤录》以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三、是月德洪赴省城,辞先生请益。先生曰:“胸中须常有舜、禹有天下不与气象。”德洪请问。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与,又何得丧介于其中?”(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四、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家君疑未释,进问先生。先生曰:“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家君

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五、德洪与王畿并举南宫，俱不廷对，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先生喜，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每临坐，默对焚香，无语。（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六、按：豹初见称晚生，后六年出守苏州，先生已违世四年矣。见德洪、王畿曰："吾学诚得诸先生，尚冀再见称贽，今不及矣。兹以二君为证，具香案拜先生。"遂称门人。（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七、是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曰："何如？"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问。"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

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嘱付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洪、畿俱有省。(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八、同志朱衡、刘道、刘弼、刘岘、王舜韶、吴文惠、刘中虚等迎予讲学于精修观,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游城阓,见民居井落,邑屋华丽。洪曰:“民庶且富,而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谓礼义之乡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犹为赤土耳。”问之。曰:“南、赣峒贼,流劫无常,妻女相率而泣曰:‘贼来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师来,荡平诸峒,百姓始得筑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师之赐也。”洪嘉叹不已。乃谓曰:“沐师德泽之深若此,南来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独无?”众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责洪作疏纠材。是夕来相助者盈二百金。举人周贤宣作文祀土,众役并兴。中遭异议,止之。至嘉靖甲子,衡为尚书,贤宣为方伯,与太仆卿刘悫复完书业,祭祀规制大备,名曰“云兴书院”云。(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七九、是月,洪送王正亿入胄监。至金山,遂入金陵趋会焉。何迁时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报恩寺塔,坐第一层,问曰:“闻师门禁学者静坐,虑学者偏静沦枯槁也,似也。今学者初入门,此心久濡俗习,沦浃肤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与物无所睹闻,澄思绝虑,深入玄漠,何时得见真面目乎?师门亦尝言之,假此一段以补小学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镜面斑垢,必先磨去,明体乃见,然后可使一尘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终无所入。”洪对曰:“师门未尝禁学者静坐,亦未尝立静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辨是与非,自能时静时动,不偏于静。”曰:“何言师门不

禁静坐？”曰：“程门叹学者静坐为善学，师门亦然。但见得良知头脑明白，更求静处精炼，使全体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炼，使全体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见吾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时动时静，不见其端，为阴为阳，莫知其始：斯之谓动静皆定之学。”曰：“偏于求静，终不可与入道乎？”曰：“离喜怒哀乐以求中，必非未发之中；离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缉熙之止；离视听言动以求仁，必非天下归仁之仁。是动静有间矣，非合内合外，故不可与语入道。”曰：“师门亦有二教乎？”曰：“师尝言之矣：‘吾讲学亦尝误人，今较来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众皆起而叹曰：“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下塔，由画廊指《真武流形图》曰：“观此亦可以证儒佛之辩。”众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无得，欲弃去。感老妪磨针之喻，复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画《尧流形图》，必从克明峻德，亲九族，以至协和万邦；画《舜流形图》，必从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渔，以至七十载陟方；又何时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后可以成道耶？”诸友大笑而别。（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八〇、我师绪山先生编次《阳明夫子家乘》成，辉受而读之，作而叹曰：“嗟呼！天道报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测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续如线之道脉矣，乃伪学之谤不能弭；倡义兴师，以歼谋畔之独夫矣，乃君侧之恶不能去；开诚布心，不烦一旅，以格数百年负固之党矣，乃当轴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与世之落落也？及其没也，哭者尽哀，祭者尽诚，至今有吊其墓，谒其祠，拜其家庙，为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众之鼎鼎也？窃惑焉。”先生进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观天人负胜之机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时之艰也，人之胜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尽录者属子以终事焉。盖文固有略者矣；将人之祭于地与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实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顾可略而不书乎？子其揭日月为序，凡显而公卿，微而庶人，有举必书，庶乎定者可考而见，且使我后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灭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辉避席曰：“敬闻命矣。”作《丧纪》。（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丧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八一、部郎钱绪山、刘晴川,给事周讷溪先后以事下狱,相与讲学不辍。绪山先释,先生愿有以为别。绪山曰:“静中收摄精神,勿使游放,则心体湛一,高明广大,可驯致矣。作圣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识之,与晴川、讷溪读书赋诗,如是者五年。(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杨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二、《答念庵》:“古人以无欲言微。道心者,无欲之心也。研几之功,只一无欲而真体自著,更不于念上作有无之见也。”(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钱德洪》之《论学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三、钱绪山论意见之弊,谓:“良知本体著于意见,犹规矩上著以方圆,方圆不可得而规矩先裂矣。”曰:“此病犹是认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带一物,意即良知之运行,见即良知之发越。若倚于意,便为意障;倚于见,便为见障。如秤天平者,手势稍重,便是弊端。”(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一·邹守益》之《东廓语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四、绪山与之(贡安国)书曰:“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哓哓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五、绪山谓之(程大宾)曰:“古人学问,不离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六、《钱绪山寿序》:“吾之于学,常见其未尽处,不见有本体处。或曰:‘不

见则何知？’曰：‘宁有未知，不可有所见。见于仁则住于仁；见于智则住于智，见于中正则住亦以中正。甚者，乃以虚见借藉成用，而不知其非有。故吾不敢有所见，见吾过而已。见吾过以求复，其知而已。’”（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明儒学案》卷三十九《甘泉学案·洪垣》之《论学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七、有问钱绪山曰：“阳明先生择才，始终得其用，何术而能然？”绪山曰：“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愚谓此言是用才之诀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术？（录自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高攀龙》之《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八八、吴时来与钱德洪辨格物。绪山书曰，吴“之格物不免名色太多”，而吴则三致书辩之，认为绪山“以（朱）文公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之言为非，盖未免以文害辞”。但绪山又曰：“离物不可以言性”；“心不离乎人情”；“物者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从无声无臭中著见出来。格物者，顺其帝则之常，不使一毫私意间隔于其中也。”时来则曰：“斯语又觉缠绕矣！”（录自刘斯原《大学古今本通考》卷八吴时来《证道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1册）

八九、二十五日，会于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后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每日升堂，诸君发明良知与意见之害，退则各就寝，所商确俱夜分乃罢。予尝问龙溪曰：“凡去私欲，须于发根处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来，皆缘自己原有贪好、原有计算，此处漫过，一时洁净，不过潜伏，且恐阴为之培植矣。”绪山曰：“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运用，安事破除。”龙溪曰：“不然，此倒巢搜贼之法也，勿谓尽无益也。”七月二十三日，解会。……是夜，与龙溪共榻言别，因请指余之短。龙溪曰：“念庵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寻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终非了手，须更勉之。”已而龙溪令余有言。余谓此番对兄，尚觉于人情上牵连不断，大抵过于厚善，遂致防检稍疏。此中淡泊得下，即无染着耳。（录自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五《夏游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九〇、其曰："良知原是无知，而无不知；原无一物，方能类万物之情。"语虽殊，而意相发也。而绪山乃曰："知无体，以人情事物之感应为体，无人情事物之感应则无知矣。"将谓物有本末者，亦有别解欤？人情事物感应之于知，犹色之于视、声之于听也。谓视不离色，固有视于无形者，是犹有未尽矣。而曰："色即为视之体，无色则无视也"，可乎？谓听不离声，固有听于无声者，是犹有未尽矣。而曰："声即为听之体，无声则无听也"，可乎？质之龙溪未发之说，则知之为体，盖自有在，固不必若是之牵合也。或曰："绪山所言，其诸先生万物一体之义矣乎？"（录自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五《夏游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九一、钱绪山先生自广东舟返，过螺川，某于舟次听教，至南浦而别。一日侍坐山寺，方丈某问曰："何谓心无内外？"时寺僧方在殿叩钟，绪山先生曰："今闻钟时，我不往彼，钟不来此，而声闻无间，心无内外可知矣。"某犹未释然。及归螺川，问两峰先生何谓心无内外。两峰先生曰："汝谓心有内外乎？"且道："汝心所管至界到何处而止？若心所管摄无至界、无止处，则此心廓然无际，何内外之有！"某乃豁然有省。（录自王时槐《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条"，民国九年重刊本）

九二、迩者绪山、龙溪二兄自浙中临复古，大聚于青原，考德问业，将稽先师传习之绪。而精进者寡，因循者众，是忽实修而崇虚谈也。（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惜阴申约》，明隆庆六年刻本）

九三、绪山钱子先别而归，拳拳论有意见之弊，其言曰："良知本体，著以意见，犹规矩上著以方圆。方圆不可得，而规矩先裂矣。"因语同游曰："此病犹是认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带一物。意即良知之运行，见即良知之发越。若倚于意，便为意障；倚于见，便为见障。如秤天平者，手势稍重，便是弊端。"（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冲玄录》，明隆庆六年刻本）

九四、嘉靖己酉之春，大恭人唐寿登八十有五，同胥庆以慰望云，益谨以锡类

不匮之义，拜首为达寿祝！…… 绪山子相聚永和，称大恭人之寿曰："质庵方伯以风义节概俎豆乡社，而幼服姆教，善承继姑，是曰能巽；励庵郡守缵易庵参藩之绪，狷介峭特，以忤权贵，而服疏茹粝，萧然宦邸逾二十年，是曰能俭；浮峰甫晬而孤，诸兄元楚、元杰未室也，而食贫力教，俾从名师胜友以弘世业，是曰能训；迎养谏垣，时亲箴纫，俭以养廉，称述光范，喜愠不形，壮耄一致，是曰能恒；聚四懿以备群福，若鉴湖、耶溪之趋于海，无弗至矣。郊祀进阶，移封以荣，则有若康靖；手诏存问，叹尚福寿，则有若文定；咸张氏旧族也。等而上之，饰戎车，奏肤公，以匡中兴，尚有孝友家法在！"（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三《达寿说》，明隆庆六年刻本）

九五、绪山兄至青原，即自仙坛赴之，而手疏先及，未得奉答，耿耿。向论圣门之学以不逾矩为准。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即所谓良知，即所谓至善。加焉则过，损焉则不及；不及与过虽异，其逾矩均也。…… 其曰无疑不惑，皆指良知至善精莹坚定而言，非就人上效验说。故行有不得，反求诸矩。矩若加损一厘，便不免龃龉。切磋琢磨，步步有下手处。（录自邹守益《邹守益集》卷十三《与兰以信》，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九六、竹溪子以绩最入考于京，会绪山钱子自韶东下。…… 绪山子会于永和，同志胥集，飏言于众曰："竹溪子之绩，其信可考乎！天常朴茂，敦于伦理，于家庭蔼如也。任司徒郎有声，遴能而莅剧郡，凡十邑之赋税讼狱，胪列而栉比之，是以胥吏不肆，而茕独不扰。事上以慎，处僚以和，而利病闻于政者，介介不少贬。其于属吏，戒贪残而植其良，若在厥躬，上下胥孚，誉处日流，而其志欿然，有尚䌹之操焉。"（录自邹守益《邹守益集》卷四《赠竹溪林郡侯考绩序》，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九七、嘉靖庚子冬十月二十有一日，万安方池周君卒于蕲之官舍，年六十有九。癸卯，仲子贤宣举于乡，归省母氏刘。刘疾甚，以九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四。辛亥，宣偕兄寀、弟寰，卜葬于二十都菱陂之原。癸丑，宣成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

事，以修陵工加五品俸，考绩，赠方池如其官，升承德郎，而母氏赠大安人，征铭于同志钱秋官德洪。钱子称："龙蛇深蛰，乃潜其神；巨鳞足涔，怀璞掩瑜。爰有令子，策驾遐踪；振祥发端，褒崇幽泉。而天语下颁，有位不溢；才德能启，后之褒矣！"（录自邹守益《邹守益集》卷二十四《菱陂阡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九八、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着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着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绪山子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时，夫子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裁，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

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录自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天泉证道纪》，明万历十五年刻本）

九九、《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节。张彦陵曰：“出入只作内外字看。”钱绪山曰：“两无字，乃人主之心。自无之也，谓不把这两件在心上。此是深一层意，非正解也，以此作正解，则稍误。”此节《大全》《直解》俱主人君言，《浅说》泛指国人言，《浅说》不是。（录自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三十五，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一〇〇、昔绪山先师主新安盟，五邑人士云集，独华阳无一抠衣至者。师曰：“良知人人具足，特无呼而觉之者，安得华阳一人焉为嚆矢？”以不慧承之兹土六年，举会几遍。顷年华阳附歙以修会事，犹若逡逡不前。今且独当一面，号召五邑人士至矣。（录自祝世禄《环碧斋尺牍》卷三《与华阳会会友》，明万历吴时元刻本）

一〇一、吴悟斋中丞谓钱绪山曰：“顷贻书王龙溪，欲其实修实证，求之于言之外也。诚恐此老不察，又求之于言之内，不复向羞恶辞让是非上用一针，即所谓恻隐者，未免认贼作子，将一传而此学为世戒。”予读而旨之，以为正与程伯子言仁之旨合。往尝举似同署麻明之。明之曰：“中丞能不认贼作子否？”予曰：“君以为何如？”明之笑而不答。（录自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卷一，清光绪三年刻本）

卷二



序跋

贺黎蛟池序略

世之论学者,谓学非敏颖则契悟不速,非笃实则操履不坚,二者每病于不能兼,此中行之所以难也。噫!此以气质言性,非性之真也。性也者,维天之命,人人之所同知而同行者也。其体也虚而寂,而未尝离乎人情庶物之感也;其用也顺而则,而未尝不本于念虑之微也。故自蒸民之不识不知,而帝则昭察焉,故不事契悟而常自明;自孩提之爱亲敬兄,而仁义达之天下焉,故不事操履而常自行。在知性者顺而率之,无间于欲焉已矣。彼恃敏颖以为知者,执言诠为了达,是以知解见性,非自然之良知也。恃朴厚以为质者,执持守以为功,是以刻意为行,非自然之良能也。故美质可幸而不可恃,至道可得而不可闻。噫!非古之知性者,其孰能辨之?(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贺程后台序

三代而上,无讲学之会,师友之道,寓于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其为教也素明,其为学也有本,故自洒扫应对以至诗书礼乐,无一非教;自顺亲敬兄以至经世赞化,无时非学;自闺阃衽席比闾州党以至宗庙朝堂,无地非会。故虽无讲会之名,而有讲会之实。后世士之所趋,日流于富贵声利之习,而道德性命之理日微,任道者忧之,乃出而纲纪道脉,指悟人心,而四方同志翕然归德,故邹、鲁、濂、洛而降,天下始有讲会之名矣。吾师倡明《大学》宗旨,数十年来四方同志讲会日博,有司之良任风化之责者,又能为厚廪饩、广斋舍,以作成之。夫学莫难于虚己,教莫切于身率,道莫大于同善,后台率是三者以先多士,又岂待劝之而后进,令之而后行哉?充是不懈,虽使师友之道浸入,于比闾山谷靡不孚被可也。观于乡而见王道之易易,宁不为此生大快也邪?(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阳明先生诗录》序

右录以履历为次者，盖以见吾夫子情随所遇，辞以时发也。以滁阳后为正，而前附之，见吾夫子所学益精，辞益粹，诚之不可掩也。读是录者，以意逆志而有会焉，而兴焉，而求其所以精，得其所以粹，无以其辞焉而已矣。则是录之传，庶其不缪矣乎？嘉靖庚寅五月望日，门人钱宽谨识于钱塘胜果寺之中峰阁。（原载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藏《阳明先生诗录》卷首，现据钱本移录）

续刻《传习录》序

古人立教，皆为未悟者设法，故其言简易明白，人人可以与知而与能。而究极所止，虽圣人终身用之，有所未尽。盖其见道明彻，先知进学之难易，故其为教也循循善诱，使人悦其近而不觉其入，喜其易而各极所趋。

夫人之良知一也，而领悟不能以皆齐。有言下即能了悟者矣；有良知虽明，不能无间，必有待于修治之功者矣；有修治之功百倍于人，而后其知始彻者矣。善教者不语之以其所悟，而惟视其所入，如大匠之作室然，规矩虽一，而因物曲成，故中材上下，皆可与入道。若不顾其所安，而概欲强之以其所未及教者，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学者亦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释于声闻，悬解于测亿，而遂谓道固如是矣，宁不几于狂且惑乎？

吾师阳明先生，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惟揭《大学》宗旨，以指示人心。谓《大学》之教，自帝尧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门而复明。其为道也，由一身以至家国天下，由初学以至圣人；彻上彻下，通物通我，无不具足。此性命之真，几圣学之规矩也。然规矩陈矣，而运用之妙，则由乎人。故及门之士，各得所趋，而莫知其所由入。吾师既没，不肖如洪，领悟未彻，又不肯加百倍之功。同志归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来学，而四方学者渐觉头绪太多。执规矩者，滞于形器，而无言外之得；语妙悟者，又超于规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实，愿学者病焉。年来同志亟图为会，互相劘切，各极所诣，渐有合异同归之机。始思师门立教，良工苦心。盖其见道明彻之后，

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为未悟者设法。故其高不至于凌虚，卑不至于执有，而人人善入。此师门之宗旨，所以未易与绎也。

洪在吴时，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濬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使学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云。时嘉靖甲寅夏六月，门人钱德洪序。（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阳明先生文录》序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欲未涉，圣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陈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会，不逆于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之谓意教。中古之民，风气渐开，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圣人者出，则为之经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于政化之中，各足其愿，日入于善，而不知谁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后圣王不作，皇度不张，民失所趋，俗非其习，而圣人之意日湮以晦，怀世道者忧之，而处非其任，则哓哓以空言觉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

噫！立教而至于以言则难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与世谆谆者皆性所同也。然于习俗所趋无征焉，乃哄起而异之曰："是将夺吾之所习，而蹶吾之所趋也！"或有非笑而诋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几能自拔于流俗，不与众非笑诋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于俗，不与众非笑诋訾者，仅三千人焉，岂非空言动众，终不若躬见于政事之为易也？夫三千之中称好学者，颜氏之外又无多闻焉。岂速肖之士知自拔于俗矣，尚未能尽脱乎俗习耶？一洗俗习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尽得圣人千古不尽之意者，岂颜氏之所独耶？然而三千之徒，其于夫子之言也，犹面授也。秦火而后，掇拾于汉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后之儒者复以

已见臆说,尽取其言而支离决裂之。噫!诚面授也,尚未免于俗习焉,并取其言而乱之,则后之怀世道者,复将何恃以自植于世耶?

吾师阳明先生蚤有志于圣人之道,求之俗习而无取也,求之世儒之学而无得也,乃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自证以吾之心焉,殚思力践,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噫!亦难矣!世之闻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于流俗,不与众非笑诋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独证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诋訾,在孔子犹不免焉,于当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闻焉耳。如其有闻也,则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当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习所不能湮,异说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证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触其知,真如去目之尘沙以还光也,拔耳之木楔以还聪也,解支体之束缚以自舒也,去污秽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复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习之陋、世儒之说为哉?

先生之言,世之信从者日众矣!特其文字之行于世者,或杂夫少年未定之论。愚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删而去之;详披缔阅,参酌众见,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余或发之题咏,或见之政事者,则厘为《外集》《别录》;复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庶几知道者读之,其知有所取乎?虽然,是录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扃钥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扃钥之是竞,岂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轻耶?兹不能无愧于是录之成云尔!(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刻《文录》叙说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时邹谦之谪广德,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谦之复请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标揭年月,命德洪编次;复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

制间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遗复请刻。先生曰：“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德洪复请不已。乃许数篇，次为《附录》，以遗谦之，今之广德板是也。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时在两广谢病归，将下庾岭。德洪与王汝中闻之，乃自钱塘趋迎。至龙游闻讣，遂趋广信，讣告同门，约每越三年遣人裒录遗言。明日又进贵溪，扶丧还玉山。至草萍驿，戒记书箧，故诸稿幸免散逸。自后同门各以所录见遗，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吴，始较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遵《附录》例也。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读《文录》者当自知之。先生尝曰：“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见先生于姚，再见于越，于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头处。同门先辈有指以静坐者。遂觅光相僧房，闭门凝神净虑。倏见此心真体，如出蔀屋而睹天日，始知平时一切作用，皆非天则自然。习心浮思，炯炯自照，毫发不容住著。喜驰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何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德洪既自喜学得所入，又承点破病痛，

退自省究，渐觉得力。“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盖先生再罹宁藩之变，张、许之难，而学又一番证透，故正录书凡三卷，第二卷断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辩莫详于《答顾华玉》一书，而“拔本塞源”之论，写出千古同体万物之旨，与末世俗习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读之当为一快。

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群弟子于天泉桥上。时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诗。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协金石。少间，能琴者理丝，善箫者吹竹，或投壶聚算，或鼓棹而歌，远近相答。先生顾而乐之，遂即席赋诗，有曰“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皇翔侬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归越，明年居考丧，德洪辈侍者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者日众，癸未已后，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益进，感召之机亦自不同也。今观《文录》前后论议，大略亦可想见。

先生尝语学者曰：“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

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

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叹曰：“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荦，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

或问先生所答示门人书稿，删取归并，作数篇训语以示将来，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学问自觉所进未止，且终日应酬无暇。他日结庐山中，得如诸贤有笔力者，聚会一处商议，将圣人至紧要之语发挥作一书，然后取零碎文字都烧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于语默作止之间。或闻时讪议，有动于衷，则益自奋励以自植，有疑义即进见请质。故乐于面炙，一切文辞，俱不收录。每见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时精神鼓舞，歉然常见不足。以是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没，謦欬无闻，仪刑日远，每思印证，茫无可即。然后取遗稿次第读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为我先发之矣。虽其言之不能尽意，引而不发，跃如也。由是自滁以后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四海之远，百世之下，有同此怀者乎？苟取《正录》，顺其日月以读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会，必有沛然江河之决，莫之能御者矣！

《别录》成，同门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观之，其所取不过数篇。若以先生之学见诸行事之实，则虽琐屑细务，皆精神心术所寓，经时赞化以成天下之事业。千百年来儒者有用之学，于此亦可见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门人有读《安边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陈亦有可用。但当时学问未透，中心激忿抗厉之气。若此气未除，欲与天下共事，恐事未必有济。”

陈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贼在君侧，间有以疑谤危先生者，声息日至，诸司文帖，络绎不绝，请先生即下洪，勿处用兵之地，以坚奸人之疑。先生闻之，泰然不动。门人乘间言之，先生姑应之曰：‘吾将往矣。’一日，惟濬亦以问。先生曰：‘吾在省时，权竖如许势焰疑谤，祸在目前，吾亦帖然处之。此何足忧？吾

已解兵谢事乞去，只与朋友讲学论道，教童生习礼歌诗，乌足为疑！纵有祸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随他打来，何故忧惧？吾所以不轻动，亦有深虑焉尔！’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学，公辈曷不与之讲学乎？’是友亦释然，谓人曰：‘明翁真有赤舄几几气象。’愚谓《别录》所载，不过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时危谤，祸患莫测，先生处之泰然，不动声色，而又能出危去险，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学至是，岂意见拟议所能及！”是皆《别录》所未及详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为读《别录》者相发。

《复闻人邦正书》：裒刊《文录》，诸同门聚议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此久庵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此东廓诸公之言也。二说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广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窃若有附于东廓子者。夫传言者不贵乎尽其博，而贵乎得其意。得其意，虽一言之约，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则泛滥失真，匪徒无益，是眩之也。且文别体类，非古也，其后世侈词章之心乎！当今天下士，方驰骛于辞章，先生少年亦尝没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学；学未归一，出入于二氏者又几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独得于圣贤之旨；反覆世故，更历险阻，百炼千磨，斑瑕尽去，而辉光焕发，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说。自辛巳年已后，而先生教益归于约矣。故凡在门墙者，不烦辞说而指见本体，真如日月之丽天，大地山河，万象森列，阴崖鬼魅，皆化而为精光；断溪曲径，皆坦而为大道。虽至愚不肖，一触此体真知，皆可为尧、舜，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百世，断断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传言者不揭其独得之旨，而尚吝情于悔前之遗、未透之说，而混焉以夸博，是爱其毛而不属其里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赏于时者，久而不废，况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月日，善读者犹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庵之虑，殆或以是与？不得已，乃两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裒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而文

稽其类以从，时也。识道者读之，庶几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刻既成，惧读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阳明先生年谱》序

嘉靖癸亥夏五月，《阳明先生年谱》成，门人钱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尧、舜、禹开示学端以相授受，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噫！此三言者，万世圣学之宗与！"执中"，不离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灵，同体万物之仁也。"执中"而离乎四海，则天地万物失其体矣。故尧称峻德，以自亲九族，以至和万邦；舜称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尧、舜之为帝，禹、汤、文、武之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谓其能明是学也。后世圣学不明，人失其宗，纷纷役役，疲极四海，不知"中"为何物。伯术兴，假借圣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遗乎内也。佛、老出，穷索圣人之隐微以全生，而不知养乎中者遗乎外也。教衰行弛，丧乱无日，天禄亦与之而永终。噫，夫岂无自而然哉！寥寥数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尧、舜，颜、曾、思、孟、濂溪、明道继之，以推明三圣之旨，斯道灿灿然复明于世。惜其空言无征，百姓不见三代之治，每一传而复晦，寥寥又数百年。

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坌，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极性真，宜其疲神而无得也。盖吾心之灵，彻显微，忘内外，通极四海而无间，即三圣所谓"中"也。本至简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难，不其谬乎？征藩以来，再遭张、许之难，呼吸生死，百炼千摩，而精光焕发，益信此知之良，神变妙应而不流于荡，渊澄静寂而不堕于空，征之千圣莫或纰缪，虽百

氏异流,咸于是乎取证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学者悟从静入,恐其或病于枯也,揭“明德”“亲民”之旨,使加“诚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语之下,洞见全体,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忧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学者翕然来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慭遗,野死遐荒,不得终见三代之绩,岂非千古一痛恨也哉!

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为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迩年以来,亟图合并,以宣明师训,渐有合异统同之端,谓非良知昭晰,师言之尚足征乎?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始谋于薛尚谦,顾三纪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邹子谦之遗书督之。洪亦大惧湮没,假馆于史恭甫嘉义书院,越五月,草半就。趋谦之,而中途闻讣矣。偕抚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见罗达夫闭关方严,及读谱,则喟然叹曰:“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盖三变以至于道。今之谈‘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与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怀玉书院,以复达夫。比归,复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宾、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精校阅,曰:“庶其无背师说乎?”命寿之梓。然其事则核之奏牍,其文则禀之师言,罔或有所增损。若夫力学之次,立教之方,虽因年不同,其旨则一。洪窃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后之读谱者,尚其志逆神会,自得于微言之表,则斯道庶乎其不绝矣。僭为之序。(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阳明先师诗刻》序

德洪索居海隅,念哲人之既远,惧旧学之无征,乃偕王子汝中,求辅四方同志。舟抵芜湖,访何子性之于行台。时何子门人葛玺数十辈,翀然来集,相与登览嘉丽,究折旧闻,油油然乐也。夜宿蟂矶,见阳明先师二诗于壁间。明晨循水涯,复见纪时手刻于石上。恭诵之余,慨然兴感。夫二诗作于弘治之壬戌,正孝庙全盛时也,顾有崩颓即今之忧。石刻纪于正德之庚辰,武庙南征,正人情汹汹之时也,而顾阅

览徐行，刻石纪岁，若将无介于衷者，抑何说也？

夫自壬戌距正德改元，才二三岁耳！遂有逆竖乱政之祸，宁藩倡叛之谋，几危社稷，崩颓及今之忧，是岂有所逆睹而然耶？南征之日，权奸怀蓄异图，诬构忠良，先生趋行在，蔽不得见，漂泊江上游。假宴游之迹，若处以无事，卒之潜消奸谋，默定祸本，而身亦得以保全。则石刻之纪，又岂一时漫游寄兴者为也！炳几于事变未形之日，息患于祸机已著之后，吾于先生是重有感矣！行将登九华、涉匡庐，与诸同门合并为公，以终先生未尽之志。知先生阅历之地，所纪当益多，而所以兴感者，当益深也。因谋何子，刻二诗于珉碑，傍石刻而亭其上，敢僭序事委于下方，后之读是诗是刻者，知良工苦心，亦以见先生临机应变之略，皆实学所征也 。（原载柯愿《蟂矶山志》卷上《序》，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 —— 附徐爱 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21 卷第 4 期）

《传习录》中序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

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朱子晚年定论》引言

《定论》首刻于南赣。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遍告同志。师阅之，喜己学与晦翁同，手录一卷，门人刻行之。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隆庆壬申，虬峰谢君廷杰刻师《全书》，命刻《定论》附《语录》后，见师之学与朱子无相谬戾，则千古正学同一源矣。并师首叙与袁庆麟跋凡若干条，洪僭引其说。（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怀玉书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引

嘉靖戊午冬，怀玉书院工告成。广信知府鉴塘周君俶建议饬工延师，瞻士百虑，周集故土，乐有宁宇，以安其学。既将入觐，以其事属其僚黄君纹。已而考绩以最闻，擢云南按察副使。鉴塘寓书黄君曰：“吾将远别，不得视诸生成，所贻俸余若干，为我置书于局，使院生日亲先哲，犹吾教也。”时中庵读《朱子晚年定论》有感，谋诸斤石吕子曰：“书院复朱子草堂之旧，书生登朱子堂，瞻朱子禀饩，进之以朱子之学，可乎？”夫诸生所诵读朱子者，中年未定之说也，而不知其晚年之悟之精且彻也。予昔闻知行之说，自谓入道次第，进无疑矣。今读《定论》，宁知致知者，致吾心本然之知。其与守书册、泥言语、讨论制度、较计权术，意趣工夫迥然不同也。昔闻存省之说，自谓动静交修，功无间矣。今读《定论》，宁知本然之知，随触发，无少停息，即寂之中感在寂，即感之中寂在感耶。夫学莫先于识性之真，而功莫切于顺性之动。知不求于口耳影响，而求诸吾心之本然，是得性之真矣。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譬之四时，日月流而不息，不见造化声臭之形，是显微无间，顺性

之动而无违也。斯朱子《定论》发吾道之微，几榻造圣之规范也。以是而进诸生，亦足以慰鉴塘之教乎！斤石子曰："富哉！善推鉴塘公之心也。朱子晚年病目静坐，洞悟性真，昔其门人无有受其意而昌其说者。今得阳明先生，而朱子之学复显明于天下。以是而授诸生，则鉴塘之心匪徒足以淑院生，将达之天下后世无穷矣，不亦善乎！"于是黄君命上饶丞章子经，纠工锓梓，置板院局，以惠诸士，乞洪书其事。洪尝增刻《定论》于南畿，因兹请，乃复为引其端云。嘉靖己未夏仲端阳日，后学余姚钱德洪书。（录自《朱子晚年定论》卷首，明嘉靖三十八年怀玉书院周俶重刻本）

增刻《朱子晚年定论》序

适道者如京师然，所入之路虽不能无迟速之殊，然能终期于必到者，定志于先也。苟无定志，中道气衰，怠且止矣，乌能望其必至耶？洪业举子时，从事晦翁先生之学，自谓入圣涂彻，必在是矣。及叩师门，恍若有悟，始知圣人之道，坦夷直截，人人易由。乃疑朱子之说契悟未尽，辄生忽易之心焉。二十余年，岁月既去，毛发更矣，而故吾如昨，始歉然知惧。遭历罪狱，动忍忧惕，始于师门指受，日见亲切。复取晦翁之书读之，乃知其平时所入不无意见之偏，但其心以必造圣人为志，虽千回百折，不敢怠止。稽其实，其立朝也，以开悟君心为切；其莅政也，以民受实惠为功；其接引后学也，惟恐不得同跻圣域为惧。及其晚年病目，静坐有得，则尽悔平时注述误己误人，与其门人，务求勇革，勿避讥笑，且使遍告同志，其胸中磊荦，真如日月之丽天，其过其更，人人得而仰睹。噫，若是而可以忽易观之哉！宜其推重于当时，传信于后世。是信之者，非徒信其言也，信其人之有征也。但世之信先生者，皆有求为圣人之志矣乎？其格物穷理之说，似有近吾词章记诵之习，而注疏章句之便，又足以安其进取利禄之心。遂执其中年未定之说，号于人曰"吾能忠于朱门也"云云。若是而欲立朱子之门墙，麾斥且不暇矣，而况欲为其效忠耶？苟有出是者，亦不过执其持敬力行之说，以为矜名竞节之规，亦未闻有终疑其所入而得其悔者，是亦未有必为圣人之志，安于一善止也，又乌足以为深信朱子耶？《朱子晚

年定论》,吾师尝有手录,传刻于世久矣。史生致詹读之,若有契焉,欲翻刻以广惠同学。洪为增刻,得二卷焉。盖吾师取其晚年之悔,以自征其学不畔于朱说。洪则取其悟后之言,征朱子之学不畔于圣人也。使吾党之疑朱子者,勿以意见所得,辄怀忽易之心;信朱子者,毋安于其所悔,以必求其所情,庶不畔于圣人,是谓真信朱子也已。嘉靖壬子夏五月,后学余姚钱德洪撰。(录自《朱子晚年定论》卷首,明嘉靖三十八年怀玉书院周俶重刻本)

《传习录》中跋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语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传习录》下跋(一)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传习录》下跋（二）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

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益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殁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文录续编》序

德洪葺师《文录》，始刻于姑苏，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遗文见寄，俾续刻之。洪念昔葺师录，同门已病太繁，兹录若可缓者。既而伏读三四，中多简书墨迹，皆寻常应酬、琐屑细务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爱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师无行不与，四时行而百物生，言虽近而旨实远也。且师没既

久，表仪日隔，苟得一纸一墨，如亲面觌。况当今师学大明，四方学者徒喜领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践之实，或有离伦彝日用、乐悬虚妙顿以为得者，读此能无省然激衷！此吾师中行之证也，而又奚以太繁为病邪？同门唐子尧臣佥宪吾浙，尝谋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峰谢君来按吾浙，刻师《全书》，检所未录尽刻之，凡五卷，题曰《文录续编》。师胤子王正亿尝录《阳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纪》，并刻于《全书》末卷云。隆庆壬申一阳日，德洪百拜识。（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大学问》序跋

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

德洪曰：《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录既就，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顾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古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而上达之机，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非所及也。《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兹未及一传，而纷错若此，又何望于后世耶？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使学者

开卷读之，思吾师之教平易切实，而圣智神化之机固已跃然，不必更为别说，匪徒惑人，只以自误，无益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五经臆说十三条》序

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请问。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后执师丧，偶于废稿中得此数条。洪窃录而读之，乃叹曰："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即此以例全经，可知也。"（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跋

德洪曰："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嘉靖癸丑秋，太仆少卿吕子怀复聚徒于师祠。洪往游焉，见同门高年有能道师遗事者。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既后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故居赣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而征宁藩之后，专发致良知宗旨，则益明切简易矣。兹见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静坐中光景。洪与吕子相论致良知之学无间于动静，则相庆以为新得。是书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时闻滁士有身背斯学者，故书中多愤激之辞。后附问答语，岂亦因静坐顽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发耶？"（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家书墨迹四首》序跋

四首墨迹，先师胤子正亿得之书柜中，装制卷册，手泽灿然，每篇乞洪跋其后。

《与克彰太叔》序跋

克彰号石川，师之族叔祖也。听讲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礼。

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所胜、气所汩者，志不立也。痛惩其志，使习气消而本性复，学问之功也。噫！此吾师明训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为亿弟书。

《与徐仲仁》序跋

仲仁即曰仁，师之妹婿也。

海日翁为女择配，人谓曰仁聪明不逮于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后，其叔果以荡心自败，曰仁卒成师门之大儒。噫！聪明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德洪跋。

《上海日翁书》跋

右吾师逢宁濠之变，上父海日翁第二书也。自丰城闻变，与幕士定兴兵之策，恐翁不知，为贼所袭，即日遣家人间道趋越。至是发兵于吉安，复为是报，慰翁心也。且自称姓者，别疑也。尝闻幕士龙光云：“时师闻变，返风回舟。濠追兵将及，师欲易舟潜遁，顾夫人诸、公子正宪在舟。夫人手提剑别师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及退还吉安，将发兵，命积薪围公署，戒守者曰：‘傥前报不利，即举火爇公署。’时邹谦之在中军，闻之，亦取其夫人来吉城，同誓国难。人劝海日翁移家避仇。翁曰：‘吾儿以孤旅急君上之难，吾为国旧臣，顾先去以为民望耶？’遂与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为之防。”噫！吾师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传忠义凛凛。是书正亿得于故纸堆中，读之怆然，如身值其时。晨夕展卷，如侍对亲颜。嘉靖壬子，海夷寇黄岩，全城煨烬。时正亿游北雍，内子黄哀惶奔亡，不携他物，而独抱木主图像以行，是卷亦幸无恙。噫！

岂正亿平时孝感所积,抑吾师精诚感通,先时身离患难,而一墨之遗,神明有以护之耶?后世子孙受而读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岭南寄正宪男》跋

正亿初名聪,师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黄久庵寓留都,值时相更名于朝,责洪为文告师,请更今名。当时问眠食如何,今正亿壮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负师托乎!方今四方讲会日殷,相与出求同志,研究师旨,以成师门未尽之志,庶乎可以慰遗灵于地下尔。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阳日,门人钱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传经楼。(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又与克彰太叔》跋

祖母岑太夫人百岁考终时,海日翁寿七十有五矣,尤茕茕苫块,哀毁逾制。师十二失恃,鞠于祖母。在赣屡乞终养弗遂,至是闻讣,已不胜痛割。又闻海日翁居丧之戚,将何以为情?“欲济无梁,欲飞无翼”,读之令人失涕。师之学发明同体万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于人义天常无不恳至,而居常处变,神化妙应,以成天下之务,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诸万世而无弊者,得其道之中也。录此可以想见其概。德洪跋。(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序(附邹守益、陈九川跋)

正宪字仲肃,师继子也。嘉靖丁亥,师起征思、田,正亿方二龄。托家政于魏子廷豹,使饬家众,以字胤子。托正宪于洪与汝中,使切磨学问,以饬内外。沿途所寄音问,当军旅倥偬之时,犹字画遒劲,训戒明切。至今读之,宛然若示严范。

师没后，越庚申，邹子谦之、陈子惟濬来自怀玉，奠师墓于兰亭，正宪携卷请题其后。噫！今二子与正宪俱为泉下人矣，而斯卷独存。正宪年十四，袭师锦衣荫，喜正亿生，遂辞职出就科试。即其平生，邹子所谓“授简不忘”，“夫子于昭之灵，实宠嘉之”，其无愧于斯言矣乎！

东廓邹守益曰：“先师阳明夫子家书二卷，嗣子正宪仲肃甫什袭藏之。益趋天真，奠兰亭，获睹焉。喜曰：‘是能授简不忘矣！’书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法’，及切磋道义，请益求教，互相夹持，接引来学，真是一善一药。至‘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是以继志述事望吾仲肃也。仲肃日孳孳焉，进而书绅，退而服膺，则大慰吾党爱助之怀，而夫子于昭之灵，实宠嘉之。”

明水陈九川曰：“此先师广西家书付正宪仲肃者也。中间无非戒谕家人谨守素训。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师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诚爱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门人者，仅见一二于《全集》中，至为紧要。乃于家书中及之，可见先师之所以丁宁告戒者，无异于得力之门人矣。仲肃宜世袭之。”（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上国游》序

是卷师作于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题其稿曰《上国游》。洪葺师录，自辛巳以后文字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者。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多难殷忧，动忍增益，学益彻则立教益简易，故一切应酬诸作，多不汇入。是卷已废阁逸稿中久矣，兹刻《续录》，复检读之，见师天禀夙悟，如玉出璞，虽未就追琢，而暗暗内光。因叹师禀夙智，若无学问之全功，则逆其所造，当只止此。使学者智不及师，肯加学问之全功，则其造诣日精，当亦莫御。若智过于师，而功不及师，则终无所造，自负其质者多矣。乃复取而刻之，俾读师全录者，闻道贵得真修，徒恃其质，无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识。（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九《续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三征公移逸稿》序

德洪昔裒次师文，尝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别录》，为师征濠之功未明于天下也。既后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启原冲年即有志师学，搜猎遗文若干篇，录公移所遗者类为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将增刻《文录续编》，用以补其所未备也。出以示余。余读而叹曰："吾师学敦大源，故发诸政事，澜涌川决，千态万状，时出而无穷。是稿皆据案批答，平常说去，殊不经意，而仁爱自足以沦人心髓，思虑自足以彻人机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弃之，又奚病于繁耶？"乃为条揭其纲以遗之，使读者即吾师应感之陈迹，可以推见性道之渊微云。隆庆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识。（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续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渐斋诗草》后序

《渐斋诗草》者，余同季友赵子衡尊人参政公所作也。公名汉，字鸿逵，平湖县人，渐斋其号也，《诗草》凡若干首。余未仕时，即闻渐斋名矣！嘉靖壬辰，与子衡同殿对，论学有契，往来日数，故得尽叩公平生。及余抱罪归农，公先谢政家居矣！始得操几杖以从公游，挹其风致，与平日所闻，殊不相似，心甚讶之。公自推盱江都谏工科，出参西藩之政，纲条节概，振策纡谟，表表誉闻，炳耀当世。今与公居，嗒然若据槁梧，若御冷风，潇潇物外，如平生与世不相涉者。叩其蕴，武库珍藏，非得其扃钥，则缄縢深锢，渊然莫测其端。与之久处，令人浑脱垢污，旷朗沕穆之乡，容与冲虚之业，盖不知天地之高深，与万物之汇萃也。夫由前所闻则如彼，由今所见则若此，抑何居邪？

今季夏，子衡遣二子秩、程遗公《诗草》命余序。余受读之，起而叹曰："噫！公其知道者乎！夫道无定方，随时变化，四时之运，发散翕聚，错行而不悖者，时也。公之道，身与时俱，行与职异，故其为文也，辞与情迁。羲皇之世，恬漠无为，

三代之数，礼乐政治，时在无为，无为即道；时在政治，政治即道，无定方也。后世道术不明，慕羲皇之世者，离绝民义，穷索隐微，自谓独悟性真而不知日已远于伦物，佛、老之学是也。慕三代之制者，泥情器数而不知推本于性命之微，逐逐刍狗土苴而无资深自得之实，世儒之学是也。公当少壮有为之时，身任三王之治，邃志职思，必求自尽而不以为劳。及谢政桑间，与时休止，游心渊泱而不以为逸。如造化错运，屈伸维时，非其通方于道术而不拟其迹者，其孰能与于斯！”余读公《梦石僧》诗，谓：“圣人之道，以实心行实事。佛氏说心说性说命，吾未知其异同，但力求自得。道体之真，虽老而不倦耳！噫！此公之自状平生，晚季悟道深而人莫之测者欤？”公闻而笑曰：“之言也，是邪？非邪？吾不得而知之。吾率吾性焉已矣！”于是二子请书以复，使世之读《诗草》者，因其文而得其人，庶于余言为有征。嘉靖乙卯秋九月望，余姚钱德洪书。（录自赵汉《渐斋诗草》，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客星纪略》序

《客星纪略》者，允斋严公集献言以征世德也。羊裘钓叟与天子共卧，而客星帝座焉！岂偶然哉！盖子思之于缪公，师道也；先生之于光武，友道也。君臣师友，其义一也，不可偏废也。光于史册，后人韪之，因以名其所居之里曰“客星里”，归藏之山曰“客星山”，山前有桥曰“客星桥”。而家之祠、墓之庵皆是以是名矣！代远道丧，势竞风漓，表墓式闾，迹稀响绝，无惑也；亦其支庶侨散两浙，燕石罔辨，文献孰征。佞者借以诬正，而强右售弋，莫之抑矣！允斋惧而辑《内纪》，《内纪》成则源委著，伪者不得乱真也。又辑《外纪》，《外纪》成而先生之学、平田之迹不可得而泯也。又作《续纪》，叙后系以辨昭穆，志近迹以昭继述，欲使后之视今，若今之视昔，其不匮之思乎！总名曰《纪略》，犹歉于未备也。然观此者，尊尊亲亲之心可以油然生矣！予乘秋清，访允斋于严公山北之退谷山房，谈仁义之学，而工人锓《纪略》将竟，遂为之题诸首简云。大明万历二年甲戌秋八月既望，绪山钱德洪序。（原载严寿祺编《姚江下河严氏支谱》卷二《艺文前编》，民国九年务本堂本，现据

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21 卷第 4 期)

《峡江县志》序

古之人,政行于一时而泽流于千百世。夫一时之政,乌足以及千百世哉？有千百世之心也。心忠者,宰乎天地民物者也。无久暂,无遐迩,无古今,通极而无间者,心之谓也。故君子身在于当时,而其心则究乎千百世,虽没世而民不忘焉！得其心也。予读《峡江新志》而知石庵何子之善推其心矣！峡江者,临江郡新立邑也。石庵子以府倅视邑篆,才数月耳！兴利剔蠹,政厘民和,翕然与邑命维新焉！乃叹曰:"民心易治若此,吾焉得使民久安吾治乎？"乃稽往事,视将来,创为《新志》。山水人物、租赋庸调、政体风化,乃三属意焉！以告新令尹,使之开卷,而一邑之政,掌可示也。噫！岂非身居一时而心究于千百世乎？

东廓邹子、念庵罗子闻而言曰:"《峡江新志》,何子署政,且报政不出数月,而文足以表世,是何神也？"乃取其《志》相与序诸首,以相其成。予赴青原同志会,与石庵子晤言于同江、永和之间,见石庵子气温而志刚,心仁而政肃,与之论学,及"人心道心"之旨。予曰:"人心道心者,一念之分也。道心发于天则,不动声臭,故曰'微';人心生于有我,歉然不安,故曰'危'。'一'则纯乎道心而无二也,'精'则惟恐有人心之杂而不忘精择之功也。念念精择,念念纯一,此尧、舜相传之密旨也。"石庵闻之,洒然若有宿契焉！乃知石庵子之政得于学矣。夫学也者,所以纯其心也。千百世之心者,有千百世之学也。后之治斯邑者,思其政则思其心,思其心则思其学。噫！石庵子之泽,庶其流于千百世而无穷矣乎！

嘉靖己未秋七月廿五日,余姚绪山居士钱德洪书于玄潭观之雪浪阁。(原载乔大椿等修,王金英等纂《峡江县志》卷首,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21 卷第 4 期)

《岘山社会图》序

嘉靖庚戌仲春二十二日，洪自武林寄书一庵唐子，将寻岘山之盟，在湖州南郭，距武林二百里，非易日不至。晨发北关，苇航布席，迅风如驶，未晡时，忽见岘山，余讶曰：“是何神速？”一庵闻余至，喜而迎曰：“兄来时哉！明晨为社于岘山，诸乡老至矣！”洪曰：“异哉！天假片帆，讵知有异在兹耶？”明发登岘山，见同郡而至者十人，主期会者颙然白发，尚书公石庵蒋翁也。有越省而至者一人，昆山石川张公也。有越郡而至者一人，海盐东滨徐公也。东南同志闻岘山之社久矣！去年秋，洪与龙溪王子将趋会，以事阻弗克。今日之会之，适出不意，而座中皆东南名流，况中间故旧，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或至十年，有不及一见者，一旦即席晤语，登高择胜，雅歌微吟，神飞意动，思不自禁，乃执爵而颂曰：“博哉！斯会之义乎。可以广思矣！古之君子，出则以身明其政，入则以身明其教，耄不乱礼，耆不倦德，亦其知所程也。”石翁年几卫武，执礼秉德，终日钦钦，翁老矣，其志且然，则年有少于翁者，其能以无思乎？一岁二会，迹虽若疏，然未会思会，既会思离，会以考德，离思定业，精神常若流贯。况春秋二社相禅，离未久，会倏至，则竞时岁、惜景光者，又能以无思乎？朝无老成，乡乏耆德，有国之忧也。风化不新于天下，动率者无其人耳！诸老颙然在位，子弟不敢乞言而心自肃，则观化于下者，又能无思乎？世好下趋，名驱利逐，惟日不足，越数百里趋会，非理舟楫、具资斧、行假岁月不至。二公越省越郡惠然来思，则为婢子牵裾，老死寻丈之间，不能一出户庭以通天下之志，闻二公之风，又不能以无思也！夫会以考德，则德日起而会益亲，是知今日岘山之会，非特备耆英、乐真率为一时燕好也。百世之下，苟同斯志，想见遗事，其又能已于思乎？夫一会举而众思集，所以宣风教、贻后世，敢不祗勖以无忘吾子之言，乃出绘图。请书之，以征夫将来者。（录自张睿卿辑《岘山志》卷四《社会上》，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辨》序

古者豪杰之兴，志存乎为民，其必有仓卒制变之才，因时达权之智，始终一心之忠，夫然后足与销祸乱、续民命，以纪纲四方也。唐丁末造，群盗蜂起，黄巢拥众二十万，所过州郡屠剪焚荡，民无孑遗。当是时，吾祖武肃王决策率乡里子弟数十骑御之，贼遂宵遁，两浙赖以保全，其仓卒制变，可谓神矣。既而僖、昭蒙尘，中国无主，乃削平草窃，慎固封守，以俟天命。迨及宋兴，遂籍其土地人民，以归正统。父子若孙，三世一心，可谓忠矣。作五代史者列《十国世家》，乃等吴越与窃据之例，不已过乎？夫谓之“窃据”云者，私其土地人民而有之也。当时吴、闽、蜀、汉乘时僭号，力抗王师，使民积骸酾血，力穷国灭，于是而谓之窃据可也。吴越之肇基也，皆取之群盗之手；其受封也，皆出自朝廷之命。五季无可托国，及有宋受命，遂先纳款。欧阳文忠谓其知尊中国、效臣顺矣，而又等之窃据可乎？读史者不明大端，顾曰钱氏尝为昭宗赦董昌，尝自改元于国中矣。夫当昭宗播迁，政柄下移，民失所恃，王惟以保全生命为重也。昌之僭乱，不赦之罪也。杨行密为之奏，自为己地也。改元之说，无有的据，且当朱梁、后唐革命之晨，中国未有共主之日也。夫苟以民命为重，则虽不从乱命，拓封疆以自固可也。有所属，虽自纪年亦可也。是皆识时达权，真正大英雄之所为，岂规规小信足与拟哉？夫古今有不易之理，人心、公论是也。吴越之民，自唐以来七百有余岁，其爱戴钱氏之心，有如一日，是非刑驱势迫之也。其遗泽在人，故没世而民不能忘也。文忠谓其剥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诬乎？当时天下遭黄巢、契丹之乱，人至相食，有呼宰人所曰“舂磨寨”“宰杀务”者，惨毒不可言矣。欧阳子作《有美堂记》，特称钱塘之民，独得富完安乐，邑屋华丽，十万余家，斯实录也。司马温公《通鉴》书钱氏蠲租救荒，不一而足。赵清献公奏修钱氏坟庙，谓父老过之而流涕者。王荆公读东坡《表忠观碑》，谓其笔直事核。一时论定，罔有异言。厥后朱文公特书于《纲目》，胡致堂论辨于《管见》，岂非人心、公论有终不容泯灭者乎？若文忠者，固一代良史也，而为说独自相抵牾，则史之阙文传疑，岂易得哉？昔者苏子容为父辨谤，欲奏改草头木脚之语。某念先德不白，往来于怀，然而历考诸先正，则有若不待奏改而大义固已暴乎天下后世矣。用是授简于门人

马荩臣，为集诸家语，在吴越者汇次之，为《吴越世家疑辨》，使读史得据为案，以钉史文之疑，非敢为一家之书也。（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钱氏庆系谱图序

庆系谱之宗魏国公者，谱作于文僖公，而修于魏国公也。自忠懿王籍土归宋，赐第于汴京，缌麻以上亲，诏授以官政，故族属随至汴京者三千人，佩印绶者过半。自是子孙八十年不得展省于吴越，而坟庙芜秽，致动父老之流涕焉。七世祖荣国公与六世伯祖大夫公，熙宁间始以使相来浙，访辑诸祠墓，而赵清献乃奏改表忠观于钱塘，继奉其母贤德大长公主，扈宋而南，赐第于台之临海县。荣国公子三人，端仁公生于汴京赐第，其子孙家于常熟；端义公生于台之赐第，四世孙亚父府君讳璋迁于姚；端礼公亦生于台之赐第，三世孙随孙公迁于越。惟魏国公为端礼公之孙，其子孙亦叶于台。赐第临海者，又吾姚越之首邱也。而魏国公世爵，又以谱延其族属，故姚越宗之。而大夫公之孙宇之公随父尚文公而迁于剡西，子孙散居者众矣。明赐进士、刑部员外郎、十九世主奉表忠诸祠孙德洪百拜图识，二十一世孙汝荣沐手敬书。（录自《剡北钱氏宗谱》，浙江嵊县民国十五年抄本）

续钱氏庆系谱图序

续庆系谱之宗吾父心渔翁者，谱续于德洪也。吾父，本支族长，尝略吾王祖遗训以迪子姓。而谱族世系，历历口述，洪盖获耳详焉。自魏国忠靖公修庆系谱，而犹序各族之伦次。逮元之乱，宗姓南北奔窜，家室焚荡，而宗籍不守。惟吾台、姚、嵊、越，券丹、谱像褒然独全。越谱有续而惟详于越，台谱有续而惟详于台，不与台、越者俱不及焉。洪自入仕以来，四十余年承父口传，稽诸旧谱，爰遍询诸族，必亲至其地，亲睹其人，亲观其风习，亲核其乡人，而后取其谱而证之。信其人，不疑其

谱。然亦有其谱残缺，而口传有自，则信其人，不疑其传。亦有谱详之，征其子孙不竞，则信其谱，不疑其人。于是据其口传，以征吾父平日之所闻，则其断者可续也。因其谱之残缺，以参吾之旧谱有征焉，其缺者可补也。然其谱虽可据，而吾未尝亲诣其地，则存其图而不敢录，阙疑也。盖传信传疑，史有阙文，兴灭继绝，亦三代之遗政也。故通两浙以及各省族谱若干图，殆将大统同联族脉，发先德之休光，启后人之似续焉耳。意以我王祖千百年之遗泽，而遐迩子孙，裨将于今日，以吾父子数十年之精神，而诸族伦序，燕序于一堂，非世延文献，奚足取证？后之展阅是图者，其毋忽乎哉！维明嘉靖四十四年岁次乙丑八月上浣之吉德洪氏谨识。（录自《剡北钱氏宗谱》，浙江嵊县民国十五年抄本）

鲁氏重修世谱序

古者统一人心，各有所分守，天子分守以四海，诸侯分守以封内，卿大夫以禄，士庶以田，故各得所依，以相弈世，纲纪立而治法彰，亲疏辨而民族睦，治得其道也。后世上不揆道，下无法守，封建废而国无世土矣，仕无世禄矣，井田废而民无世田矣，世土禄田废而天下无世族矣。秦汉而降，二三大家所以衍弈叶之绪于不替者，惟世谱一事而已。夫世谱之传，亦非空文之足恃，必先祖有王公之贵、贤圣之尊，或卿佐之显，斯道德功业表著于当时，流光于后世。苟无其人，则泽易斩而子孙微矣，故谱之遗，必先祖得人而后可传也。先祖有人矣，使继体不续，则文献无征，亦不足以稽前而启后，故世谱之遗，必子孙得人而后可承也。子孙得人矣，然所居或都会之冲、战争之地，又不免播迁焚掳之惨，故世谱之遗，必居得其地而后可久也。吾姚称世族之盛，盖自扈宋南迁，定居者多王公贤圣之后，且山水完会，世出闻人，虽邻岛夷，然城邑之固，山泽之邃，民亦足以自守。三者备，而谱牒之传独盛于天下。

景桥鲁氏者，周公之苗裔也。其先有讳居仁者，为宋翰林，承旨，世居汴州京。六世而曰云、曰雷，以部郎谏议，扈宋迁居秀州。云之六世曰鏅者，又由会稽卜地于姚而居焉。景桥去邑北十里，平郊衍陌，四山环翠，其族繁庶，五六里无杂姓。

鍴之子曰允实、允直，助筑邑城，而世已显著。八世而养素君，曰怀恒者，尚德好义，试计然之策，累资具，表先茔，赈贫乏；虑宗党之盛，易侈而肆也，乃联约束，以镇雅静，而族之嚣讼好斗之风消。其子西北君，曰廷楷者，又从而敷大之，开菊圃以延贤士大夫，立族约以属贤子弟，而族之衣冠进退之风起矣。且置赡田，以崇先祖祀；续世谱而梓之，以惠布诸族。谱成，乞予序谱首。予维世族之在古今，犹河汉之光天，川渎之丽地，精华血脉，经络纬划，千载如一日，虽其中不无绝续疑信，然据后世子孙繁著，则自委以溯源，其来能无自而然耶？鲁氏自承旨而上，虽未能尽据，然其子孙更世已二十有五矣。据后而观，信其为王公贤圣之后无疑也，况世显卿佐文献之足征乎？西北君表扬先烈，而又以义率人，世谱之刻，寓意深远，非徒文献足征于时；布列之广，家藏一帙，有金匮石室固焉，是非继体得人，光裕前后，其能若是乎？后世子孙读是谱者，其将侈先祖之美，以自高其门第乎？抑思先祖之美，而求以继其志也？吾钱氏祖姑，与鲁三世缔姻，子孙出自钱氏者三居其一焉。予读是谱，其情非漫然者，故乐为之序，且以为鲁氏子孙勖云。时嘉靖戊午正月望日，赐进士第刑部陕西清吏司员外郎绪山居士钱德洪甫撰。（原载鲁森标等纂修《姚江景嘉桥鲁氏宗谱》卷首，清光绪二十二年孝思堂木活字本，现据钱本移录）

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

孔门七十子，独称颜渊能发圣人之蕴，夷考六籍，载孔门之言者莫详于齐、鲁《论》，而孔颜授受微言不少概见，又恶据以征其善发耶？夫颜子虽终日如愚，退省足发，喟然之叹，千古圣道之微征焉，如见立卓，其在竭才之后乎？是颜子发圣人之蕴者身也，言论非所与也。吾十七八岁时读《传习录》，闻师门有横山子者，今之颜子也。后十年侍师于越，横山子已遗世五年矣。当是时，四方同志日进，吾师每叹曰："孔门得一颜子而门人益亲，吾于诸士安得起曰仁之游乎？"而日闻吾师训言，皆因人答问，然能根极理要者，或寡矣。有触其机，如川流澜涌，端绪略见，则又愀然作曰："是意也，吾尝与曰仁言之，年来不易及也。"同门退而窃叹者亦曰："是意也，吾尝与曰仁侍，幸闻之，年来不易及也。"噫！是横山子之闻于吾师者，

非圣道之微者耶？已而闻诸其家孺人王，少寡而无子，门内之政肃肃，门外之政雍雍。横山厥考古真翁在堂，孺人躬具晨羞，寒暑靡变，曰："此吾先子之遗戚也。"四方同志登其堂宾门者，御事惟恪，曰："此吾先子之与游也。"有遗言辑而成书，梓惠同志，曰："此吾先子之遗志也。"孺人者，冢宰海日翁女、吾师之妹也。贵而不骄，富而有制，茹蔬服浣，人皆难之，则又曰："此吾先子之遗矩也。"古真翁得少子采，孺人慈鞠若母，严迪若师，曰："徐嗣庶其赖乎！"噫！是横山子之征于家者，非皆私省之实也耶！吾闻圣人之道无二，而中行独难。高明之士，超悟顿觉，若可与言圣道之微矣，然其凌虚简脱，征诸彝理，往往疏略而不究。谨厚之士，刻意笃行，若可与履圣道之实，然了悟未真，□之浑化，渣滓尽透精要，则又见二而未融。斯二者皆非得于中行者也。横山子远矣！吾虽不及与游，然其道至今未坠，想见其为人如和风煦日，冥悟道真，而又日见于行事，民彝物则蔼如也。噫！身发吾师之蕴，如古之所谓中行，可与者非耶？信乎横山子者，今之颜氏子也。孺人今年寿五十，七月六日实惟诞辰，采遗书曰："先生知吾兄者也，采生也晚，大惧吾兄之泽日湮，敬征一言以图不朽，且将以为嫂氏寿。"予曰："横山之道刑诸家，孺人既足征矣。然要诸久远，信于后世，使必传而无疑，非采其谁望耶？是在吾子。"（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九《徐曰仁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倪小野《突兀集》跋

洪不敏，窃尝受业于小野倪先生之门，迨后阳明王先生聚徒讲学于龙泉山之中天阁，遂从而卒业焉。两先生之文章、理学，洪皆尝心契其微，而不能强分优劣，犹之乎日月二曜之经天，人纵欲高下其议论而不可得也。至王先生谓先生诗文逼近陶、杜，近日何、李诸公还不可[①]逮。因是知先生平日为王先生所推服久矣。《突兀集[②]》四卷，王先生所选录也，洪即以王先生之言附识于后，世之读先生之诗者，其亦可以知所以宝矣。受业门人钱德洪谨跋。（原载周炳麟修，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上》，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现据张如安《钱德洪佚文补辑》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6卷第3期）

【校】

①可,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倪小野先生全集》作“能”。

②集,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倪小野先生全集》作“稿”。

阳明师《与晋溪书》跋

昔观政吏部,有同年曰潘高者,晋溪公门壻也,尝与予道公与吾师感遇之奇。师在赣,每进捷音疏,公见之,必称奇才。平生不见师面,客有进师像者,悬之中堂,焚香对坐,左手抱孙儿,右手执师奏,读至关綮,则击节赏叹,顾儿曰:“生儿当如此辈奇男子。”明日入朝,必尽行师请。南赣贼平,欲缴还旗牌,适闽中有叛军报,即奏师往视之,旗牌随行,不准缴还。时人莫之知也。师归,舟至丰城,猝遭宁藩之变,即以旗牌便宜集义兵,破洪都,告变未及闻,而罪人已先得矣。江西既平,群奸在君侧,挟武宗出南征,久驻留都,昼则荡舟芜湖江上,网鱼以肆乐,夜则尽撤拥卫,单骑以宿牛首,天下汹汹。师当谗谮百出,且奉旗牌练兵于上游。群奸挟谋,终不敢逞。武宗还京,内宫之变,不发于牛首,而发于豹房。乃驾迎新天子,执玉以朝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公之智有以豫定于先也。夫勘叛军,细事也,而顾遣大臣亲视之。贼平缴还旗牌,旧例也,而顾加命地方。有草寇窃发,即便宜处置。其身虽在朝,而心无日不在师右。同智相成,如桴应鼓,卒能捍大灾、定国是天下。不知师之归功于晋溪,而尚疑师成功之太易。古今称知遇之难者,睹此不可以发大慨耶?盖公之忠诚爱国,默与师会。公则有请必行,师则无言不酬,师与公自知之尔。余感师与公会遇之奇,皆本于忠诚之素合,乃纪所闻以跋于后,使论世者知所本焉。(录自陈龙正辑《阳明先生要书》附录卷二,明崇祯八年刻本)

卷三



记

三贤祠记

予读晦翁《方塘诗》,乃叹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上承千圣之绪,下启后学之端,尽见于是诗矣。特不知方塘在何地,后世亦有踵其芳躅而继发其余韵者乎?”今年五月,遂安庠生方应时、方世义等持其乡达詹侍御理事状,乞予作《三贤祠记》。予阅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翁尝自婺访詹虚舟先生,往来论学于其上,名曰“瀛山书院”。迨历宋元之间,岁久榛废,晦翁遗教亦绝响矣。戊辰夏月,宛陵周子恪奉简命莅遂,访求邑中旧事,得方塘遗址,心悦之,乃谋诸生方应时,创复书院而亭其塘。耆民方志达等又筑祠于书院后,安朱子位于中堂,以崇祀事。谓三贤者,左列詹子仪之而虚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将尸而祝之,以效畏垒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奋然以圣学为己任,下车未及期,即政厘弊革,民怀其德,士趋其教。暇则与乡达彦士论学于方塘之上,诸生跃跃然来歌来游,追想关、闽、洙、泗之气象,复见于今日,则周子倡学之功与朱子等,宜生祀之以衍其教于无穷也。夫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观其《方塘》之咏,一鉴澄清,云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见其胸中空洞,万象森列,此即唐虞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孔门之鸢飞鱼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即孟子之存神过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即程子之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头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学莫贵于自得,渣滓浑化,全体丕显,斯逢源资深,道义之出无穷矣。今周子政根于学,学本于心,故临政未久而民知三代之政可征,士信圣人之学可至,为有本也。今诸生服膺朱子之教,则思其平生以必为圣人为志,而深造于圣学之渊微,爰率其身以达之政,斯无愧于是祠之筑矣。余老矣,不能策杖与邑之诸乡达彦士歌游于胜地,因二生之请,姑序其说而归之用,以寄吾之思云。隆庆庚午五月,绪山居士钱宽撰。(录自方宏绶辑《四刻瀛山书院志》卷六《记》,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瀛山三贤祠记

余读晦庵朱先生《方塘诗》,乃叹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上承千圣之绪,下启后学之端,尽见于是诗矣。”今年五月,遂安方应时、方世义等持其乡达詹侍御理事状,乞余作《三贤祠记》。余阅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庵尝自婺访詹虚舟仪之,往来论学于斯,既后门人筑书院于方塘之上,名曰“瀛山书院”。岁久榛废,晦庵遗教亦绝响矣。邑尹周子恪来莅遂,访求方塘遗址,心悦之,乃谋于诸生,创复书院而亭其上,又筑祠于书院后,安朱子位于中堂,以崇祀事。所谓三贤者,左列詹子仪之而虚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将尸而祝之,以效畏垒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继从余与龙溪王子游,深信师门之学,奋然以圣学为己任。下车未及期,政厘弊革,民怀其德,士趋其教。暇则与乡达彦士论学于方塘之上;关、闽、洙、泗之气象,复见于今日,则周子倡学之功与朱子等,生祀之以衍其教于无穷宜已!余少业举子,从事晦庵《集注》《或问》诸说。继见吾师阳明夫子,省然有得于良知,追寻朱子悔悟之言,始信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矣。故尝增刻《朱子晚年定论》,使晦庵之学大显于天下。观其《方塘》之咏,一鉴澄清,云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见其胸中空洞,万象森列。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头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学莫贵于自得,斯逢源资深,道义之出无穷。今周子政根于学,学本于心,故临政未久而民知德。诸生服膺朱子,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说,而复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门之学,自率其身以达之政,斯无愧于是祠之筑矣。余老矣,不能策杖与邑之乡达彦士歌游于胜地,因二生之请,姑叙其说而归之周,以寄吾之思云。(原载吴世荣续修《严州府志》卷三十一《艺文》,清光绪九年刻本,现据钱本移录)

后瑞云楼记

瑞云楼者,吾师阳明先生降辰之地也。楼居余姚龙山之北麓,海日公微时,尝僦诸莫氏,以居其父竹轩公与母太夫人岑。海日公夫人郑,妊先生既弥十四月,岑

夜梦五色云中，见神人绯袍玉带，鼓吹导前，抱一儿授岑曰："与尔为子。"岑辞曰："吾已有子，吾媳妇事吾孝，愿得佳儿为孙。"神人许之。忽闻啼声，惊悟，起视中庭，耳中金鼓声隐隐归空，犹如梦中。盖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亥时也。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命名。后先生五岁尚未言，有道士至其家，戒竹轩公曰："天机不可泄。"竹轩公觉之，乃更先生名。自是讳言梦矣。先生一日忽诵竹轩公所读过书，公惊问之，曰："闻公读时，口虽不能言，已先默记矣。"及先生贵，乡人指其楼曰"瑞云楼"。他日公既得第，先子复僦诸莫氏居焉。弘治丙辰，某亦生于此楼。及某登进士，楼遂属诸先子。先师之生协诸梦，天降至人，诚非偶然。某不肖，辱登先师之门，而生也又辱与诸楼。今幸遗址尚存，恐后世失所稽证，使先生弧矢之地泯焉无闻，是不可以无记。敢叙述遗事，谋诸左右，使行道之人过兹地者指之曰："此先生平乡陬邑也。"庶其有睹宫墙而兴思者矣。盖亦公之余教也。（原载周炳麟修，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卷十四《古迹》，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现据钱本移录）

慈湖书院记

先生祠祀之在慈者，考诸邑乘，其来旧矣。没之日，门人建祠慈湖之南，率乡人为私祀者凡六姓。至咸淳间，制置使刘文忠公黻始奏改为书院，置山长、学员以典祠教。入元，提刑侍其君佐，复择地改建如宋制，即今湖北遗址是也。明兴，议革天下山长，归学徒于县学，而先生之祠祀遂废。嘉靖乙巳，泰和刘子逢恺以进士尹慈，首唱道教，风励士庶，睹祠之废，慨然兴咨。乃上议于知府魏子良贵，葺修祠像。祠后为燕堂，堂后为横经阁，前为扉轩，左右为斋舍，凡若干楹，朴斫藻绘，焕然一新。乃更请于学使孔君天引、监察御史杨君九泽，始克复其祀事。而六姓之后若刘侍御安者，复相与联其乡之缙绅，赞其尸祝事，以修岁腊享会之礼。而后生学士翕然思服先生遗教，皆来骏奔。于是宏规茂制，灿然大备于旧矣。

刘子爰与邑之大夫士聚讲于斯，复命先生裔孙淡请德洪记其事。德洪尝伏读先生遗书，乃窃叹：先生之学直超上悟者乎？其始未悟也，求心之体不得，闻象山举扇讼，豁然有觉，曰："此心之体，至止静而至变化，至明达而至自然。故循其自

然，视自能明，听自能聪，言自能义，动自能和，事亲自能孝，事君自能忠。不识不知，而帝则自顺者，心之体也。惟起乎意，便涉安排。故视横，意则昏；听横，意则塞；言横，意则跆；动横，意则乖。将迎固必，私智纷错，而帝则日漓者，失其体也。”故先生教人，尝曰：“不起意。”又曰：“心之精神是谓圣。”谓心之精神凝聚则明，而分散则昏，病起意也。先生赋质英粹，其平生不濡世纷，不堕习陋，故一触其机，能洞彻心源如此。但其教人，已自此入，亦即以此示人。盖直指本心，而欲超顿以入。根性理者，则能觌体承接，若江河之沛决；其次资悟不齐，则阶级悬隔矣。闻其说而不入，往往疑其或近于禅。夫禅之说与先生之书具在，其私己同物之心，区然辨也。乃惟圣门详于下学，而不竞其说，就人所至，以俟其自化，故人人乐得所趋。而先生爱人过切，立言过尽，容或有之。谓其学非性悟而疑訾之，则吾性昭然，断断乎不可诬也。

德洪方有感于先生之学，深庆诸君子今日之举，诚有征于人心之同然者。乃敢僭叙其事，而因及其学，使后之主祀于兹土者，庶亦知所从事云。（录自杨泰亨等纂《慈溪县志》卷五《建置四》，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二贤书院记

二贤者，宋鄱阳程氏端蒙与其从曾孙珙，师事晦庵，朱门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壮，与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阳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号蒙斋；珙字仲璧，号柳湖。家学相承，笃志濂、洛遗绪。淳熙年间，伪学衅萌，朝臣目端士为邪，且言于上曰：“是属能亡人国。”端蒙既荐名于朝，司文衡者，举王、苏、程之学策士，以阴诋晦庵，诸生骇愕阁笔，端蒙独奋笔正言，谓：“绍孔、孟之传，辟异端，息邪说，以宏先圣之道者，程学也。若夫王氏学，杂佛、老，坏人心术。苏氏立朝，节气可观，特学术未纯，不免出入战国之遗习。”同事者止之。曰：“天下岂有面慢其师而尚可与共事者耶？”遂投策而归，不复出，与其友董铢、王过联师树声，倡率同志。年四十九，病革，遗书晦庵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业师门耳！”晦翁恸其任道勇而用志专，亲为表墓像赞，取其遗书《性理字训》《学则》等编校阅之，且亲为之

序跋，盖嘉其教足以启来学而振末俗也。绍熙五年十一月，晦庵赴召，再过玉山，邑令司马迈设师席于学宫，时珙率诸生罗集坛下，质疑义，辨异同。晦庵为发孔、孟仁义之旨，使学者各求心悟以孚实行，今之《玉山讲义》是也。晦翁往来怀玉、鹅湖之间，珙周旋侍席，故饶信、闽、婺同学日众，珙与有力焉。所著书有《易说》《九畴策疏》行于世。宝祐以来，副使王佖及我朝知县俞玘、许公高相继立祠，以崇殷祀，曰“蒙斋书院”，曰“柳湖书院”，提学副使王宗沐亦各为题其匾额。今年，裔孙生员程一麟、一龙、尚仁等，问学于怀玉，因闻师门宗教，以悟晦庵之学，归以寻绎其祖训，省如也。乃率其宗党生员德美等，谋启于邦人之良，合二祠而为一，名曰“二贤书院”，以便岁时享祀，因以合同志，叙睦族之义焉。

一麟、一龙、尚仁乃偕院生王守胜、王嘉会、祝眉寿等，追送予于天真，请记其事。洪维朱子蚤年志学，旁搜力究，剖悉精微，使门人即物以通理，因博以归约。晚年静坐，忽悟性真，自取逢原，沛决莫御，乃喟然叹曰：“非全放下，终难凑泊。若寄情于故纸堆中而期其豁然贯通，是犹采枝叶以缀本根，欲其血脉流通，盖亦难矣！”是意也，当时门人未有承其志而敷明其说者。四百年后，吾师阳明先生追求先哲，乃得朱子晚年之悟，表为《定论》以告同志，而朱氏不传之秘，复显明于天下。但当二贤之时，天下方讳言学，朱子挺然身任斯道，及门之士又确守师模，饬身砺行，表著当时，施法后世。虽遭时摈斥，终身不用，不肯稍徇时好，以违初志，其艰难百折，扶植世教，千百年后，想望丰概，生气懔懔，可谓难矣！譬之开荒启废，以成菑畬之田，虽未及五谷之熟，而收功于他日者，反追其原，岂不艰且大邪？洪嘉二贤之志，足以遗淑于后人，且庆诸生之举，足以继承乎先业，乃为之请于抚巡吉阳何公、东泉郑公、布政使浮峰张公、提学沧溪黄公，檄府县以题其门额。噫！皆鲁僖作《閟宫》，诸人颂其能顺邦人之情。是举也，虽其子孙之贤。亦以顺上下仰止之情也欤？乃复为之记。（原载沈良弼修，董凤笙纂《德兴县志》卷九《艺文》，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此文已收录钱本，但缺此处所录第二段。）

仰止祠记

其略曰:“二三子,尔知天下有不因世而异,不以地而隔,不为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谓乎?夫子于诸生,世异地隔形疏,而愿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潜通于其间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岁,地之相去千有余里,揆其道则若合符节者,何也?为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岂惟舜、文为然哉?赤子之心与大人同;夫妇之愚不肖与圣人同;蒸民之不识不知与帝则同。故考诸往圣而非古也,俟诸百世而非今也,无弗同也,无弗足也。故历千载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间也;通千万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体炯然不灭。故夫子一登其端,而吾人一触其几,恍然如出幽谷而睹天日。故诸生得之易而信之笃者,为良知同也。虽然,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笃矣,亦尚思其难而拟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学也,天下非笑诋訾,几不免于陷阱者屡矣。夫子悯人心之不觉也,忘其身之危困,积以诚心,稽以实得,见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诸生之有今日,噫!亦难矣。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达,能继是无间,必信其燎原达海,以及于无穷,斯为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图之。”(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泾县儒学明塘碑记

学塘者,泾县儒学之泮璧也。其为广也,几百几丈;其为亩也,二十三有奇。学对承流山,其状元峰与莲花、望云诸峰相联,如翠幕之外,秉圭端立,下与塘光相掩映。脉则从天马降势,中支则入为县治。右支循溪而北,逆跳与县址相构。而塘于县为后襟,于学为前襟。于通邑论之,如人身为气海,毓育元和,疏泄秽恶,蜿蜒左出,与泾溪会流。则是塘虽于学为钟秀之地,实一邑风气所关也。旧半属民,有司每图复,未获。岁嘉靖癸丑正月,郡守刘公起宗奉部檄丈六邑之田,以平民赋。泾令邱君时庸适当觐行,难其人,应山黄公钲以部曹谪贰郡事,公喜曰:“泾民得所

矣。”遂请诸督学方泉赵公来治篆，鸠谍访士，定智画方，推诚布惠，弥月而功告成。既谒文庙，士进议，公曰：“吾将图之，偿以直。”沈麟氏者，且庠士也，愿为输税而辞其直。公义之，为之立券，塘则尽属于学，水则量给沈氏济荒，以励尚义之风。公将离政，学谕程君学颜、训导黎君文启，率诸生张问政、王文炯，请予纪其事，而久未有以应也。适今学谕郑君烨，偕学训刘君谏，端轨立范，式兴文教，如修饬庙庑斋舍，题名立碑，屏墙创制，凡有裨于学政者，加意修举，复申请学塘之文。予惟古之名士，身游一方，则一方之民必假物以识其思，如吴之范蠡、李太白之郎官湖，与泾之秋霜阁、桃花潭诸胜，不必其德泽功业加诸民，虽一时流寓宴适，民必相传为胜事，是岂徒侈一时之好哉？尚其人也。吾闻黄公之立朝也，秉躬抗志；其为政也，洁身惠民。特严厓峻节，往往不与时宜。其人品之高，使其流寓于泾，尚当与太白诸贤遗后人之思。况其一月报政，不动声色，而遂为泾民定百世之业，则民之思其遗德也，又能以自已乎？故塘之记，匪徒存一时之废举，而士民之心，当必有所寓焉尔。况郑公县宰，方创建水西精舍，与学师率诸生讲明性命之学，而保甲之法，与乡之父老鼓礼让之风。其立政也，则先养而后教，教则先士俗而及民俗，施为次第，灿然具举。而君之履亩以成赋，广学以兴士，适与之后先相应，则民之致其思也，其又能已于世世乎？君已行矣，而师生之请遑遑不怠，是虽公实德所召，而亦以见泾风俗之厚，不以公去留而为阻劝也。又郑君之修举学政，昭然可观，皆不可以不书，乃遂为记。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秋八月望日之吉，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员外郎、余姚钱德洪撰文，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前两京户部郎中、行人司司正、邑人王廷榦书丹。（录自李德淦等修《泾县志》卷七《学校》，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平濠记

初赣州在官吏书门皂及在门军民，阴阳占卜，皆与贼通，日在官府左右诇觇。不待言出于口，凡意向颜色之间，贼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则示以彼，在彼则示以此。每令阴阳择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励兵蓐食，

令俟期而发，兵竟不出。其后一出而成功。（黄绾记，下四条同）

公至丰城门，濠变，亟欲溯流趋吉安。舟人闻宸濠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以逆流无风为辞。公密祷于舟中，无何，北风大作，舟人犹不肯行，拔剑馘其耳，遂发。薄暮，度势不可前，潜觅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杀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舍之。故追不及。是夜，至临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调度。公曰："临江居大江之滨，与省城相近，且当道路之冲，莫若吉安为宜。"又以三策筹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芳[1]出中策，则趋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据江西省城，勤王之事，尚易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宁府将反，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杨旦、秦金，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以俟袭杀。复取优人数辈，各与数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代[2]兵处所飞报窃发日期，将公文各缝置袷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捉伪太师李士实家族至舟尾，令其觇知。公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宸濠逻获优人，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发。逾数日，公调度已定，乃移檄远近，暴濠罪恶，濠始悟为公所欺。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将还救，遣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兵[3]领精兵五百，分道兵击，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余人，从间道欲出公不意攻复省城。偶遇于兵处，我兵失利。报至，公怒甚，欲以军法斩文定等，自帅兵亲战。或以敌锋方交，若即斩之，兵无统领，俟各奋励，以图后效。明日，各帅兵奋死以战，大败之。

钱德洪按：此事《年谱》下载，以为先生失计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间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衄挫气，反因而激励其麾下，转败为功，则是即短见长，而足以垂法于行师矣！

江彬等初至，公往见彬辈，皆设席于傍，令公坐。公佯为不知，遂坐上席，转傍席于下以坐彬辈。彬辈衔之，出语诮公。公以常行交际礼谕之。左右皆为公解，遂无言。公非争一坐也，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

公见张永，与之语，知其忠，以濠付之，复上捷音。以为宸濠不轨之谋已逾一纪，旬月就俘，皆钦差总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归功总督军门，以止上江西之行，称病净慈寺。永在上前备言公尽心为国，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君[4]奔龙江关，忠等又阻之使不见。公乃以纶巾野服入九华山。永闻，又力言于上曰："王

守仁实忠臣，今闻众欲争功，欲并弃其官，入山修道。”繇是上益信公。

钱德洪按：此条载《年谱》中，然归功总督则止驾中伦，纶巾野服则举止中虑。故永得因以进言而解上疑。此谱所未及详也，并著。

公于丰城闻变时，参谋雷济、萧禹在侍，相与计议，恐宸濠径袭南京，遂犯北京。欲使迟留半月，远近闻知，自然有备无患。乃假写两广都御史杨火牌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颜咨俱为前事，本院带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齐往江西公干。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广州府起马，仰沿途军卫有司照数预备粮草，伺候支应。若临期缺误，定依军法斩首。意示朝廷先差颜等勘事，已密于两广各处提调兵马，潜来袭取宸濠。将发开[5]，雷济问曰：“宁王见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对曰：“疑则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叹曰：“宸濠素行无道，残害百姓。今虽从逆者众，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诱苟合一时，纵之前去。我以问罪之师，徐蹑其后，顺逆既判，胜负预可知也。但贼兵早越一方，遂破残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难为。今之计只是迟留，宸濠一日不出，则天下实受一日之福。”遂密遣乖觉人役，持火牌设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惧。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济等假写南雄、南安、赣州等府报帖，日逐飞报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动摇省城人心，一以鼓励吉安致义之士。又与济等谋假写迎接京军文书云：提督军务都御史王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咨本部题奉圣旨，许泰、郤永分领边军四万，从凤阳等处陆路径扑南昌；刘晖、桂勇分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州、淮安等处水陆并进，分袭南昌；王守仁领兵二万，杨旦等领兵八万，秦金等领兵六万，各从信地分道并进，刻期夹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后。本职先往福建公干，因遇宁王之变，见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两广兵齐，依期前进外。看得兵部咨到缘繇，皆是先发制人之谋。当时必以宁王兵未举动，今其兵已出，约亦有二三十万。若北来官兵不知的信，有误事机。以本职计之，若宁王坚守南昌，拥兵不出，官军远来，天时地利，两皆不便，恐难猝图。须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离江西。然后或摭其前，或击其后，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宁王主谋李士实、刘养正等各有书密寄本职，贼将凌十一、闵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来递状，皆要立功报效。可见宁王已是众叛亲离之人，败必不久。今闻两广共起兵四十八万，其先锋八万已到赣州；湖广起兵二十万，其先锋六万已到黄州；本职起兵十万，先领二万屯吉安府。

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约亦不下一万,共计见有十一二万,尽已足用。但得宁王早离江西,必有内变。因而乘机夹攻,为力甚易。为此备开缘繇,烦请酌定。一应进止机宜,选乖觉晓事人员同差去人役,星夜回报。写成手本,令济等选惯能走递家人,重与盘费,以前事机阳作实情,备细密切说与,令渠潜踪隐迹,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扬迎接官兵。又令济等寻访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结纳,令密报宁府。宸濠闻知,大加赏赐。差人四路跟捉,果获手本,将差人拷问详悉,当时杀死。因此又疑刘、李,不信其谋。又与龙光计议,假写回报士实书云:“承手教,足见老先生报国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不得已。身虽陷于网罗,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谕密谋,非老先生断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协力,当万无一失矣。然事机不密则害成,务须待机而发。不然恐无益于国,而徒为老先生与子吉之累,又区区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势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闵诸将遣人密传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与子吉开导激发而然。但恐此三、四将人皆是粗汉,易有泄漏,须戒令慎密,又曲为之防可也。目毕,即付丙丁,知名不具。”与养正亦同。两书既就,遣雷济设法差递士实,龙光设法差递养正。各差递人皆被宸濠杀死。宸濠繇是愈疑刘、李,刘、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与养正交厚指挥高睿致书养正,及遣济、禹引诱内官万锐等,私写书信与内官陈贤等,皆反间之谋。又多写告示及招降旗号,开谕逆顺祸福,及写木牌等项,动以千计。遣雷济、龙光、萧禹、王佐等分行贼垒,潜将告示粘贴,及旗号、木牌四路标插。又先张疑兵于丰城,示以欲攻之势。又将养正家属在吉安者厚加看养,阴遣其家人密至养正处传递消息,亦皆反间之谋。初宸濠保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于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马,径趋南京,谒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间,不敢轻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贼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惧,久驻江湖之上,师老气衰。又见四路所贴告示及插旗号、木牌,人人解体,无心攻斗。其后濠探知四路无兵,前项事机已失,兵势已阻,人马已散,多有潜来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拟之期果逾半月。及事平报捷,疏内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亦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当时若使不行反间,宁王必即时拥兵前进,两京各路何恃为备?所以使之坐失事机,全是迟留宁王一着;所以迟留宁王,全是谋行反间一事。今日读奏册所报,皆可书之。功而不知书、不能尽者,十倍于奏册。濠既就擒,江彬、许泰等

怅恨失计，无所泄毒，欲置冀元亨与济、禹、光等于死地。元亨被执，光等四窜，伺官军离省，方敢归家。当时粘告示、插旗牌，皆风雨黑夜，出入贼垒，万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间人役，被濠杀者，俱是亲信家人。今议者并将在册功次削去，恐继此有变，人皆以光等为鉴戒矣。（龙光说，下条同）

钱德洪按：按先生有言，孔子修《春秋》，于凡阴谋诡计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间，不形于奏，不宣于语，门弟子皆不闻，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颠尾，后世将不知反掌取濠之故，虽有忠诚体国之士，或临事而易视，惟观其成功者。如是，则一切谋计皆所以济其忠诚，在他人为阴诡者，在先生为变化随时，而有以发体国者之智慧，虽存之以杜奸，未为不合也。

公应变如神，不可测识。方破省城时，忽传令造免死木牌数十万，莫知所用。及发兵迎击濠于湖上，取木牌顺流放下。时贼兵闻闽[6]省城已破，胁从之众，欲窜无路，见水浮木牌，一时争取散去，不计其数。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濠兵既屡败穷促，思潜遁，见一渔船隐芦苇中，濠大声呼渡，渔人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

钱德洪按：渔人缚送，与捷疏所载颇殊，盖濠泣别妃嫔之后遁就渔舟，渔舟则知县王冕所转使耳。疏中不便详述，与不载反间诸谋同意。又蔡文述赣州父老言，濠为叶芳所擒。当时芳出濠不意乘之，故濠穷而思遁，虽王冕预备渔舟，伺候缚送，实芳促之之力也。

公在丰城闻变，南风正急，拜天哭告，风稍定。顷之，舟人欢噪回风，济、禹取香烟试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风大作。濠追兵将及时，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渔舟自缚，敕令济、禹持米二斗、脔鱼五寸，与夫人为别。将发，问济曰："行备否？"济、禹对曰："已备。"夫子笑曰："还少一物。"济、禹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罗盖曰："到地方无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门方戒严，舟不得泊岸，济、禹揭罗盖以示，城中遂欢庆曰："王爷爷还矣！"乃开门罗拜迎入。于是济、禹心叹：危迫之时，暇裕乃如此。（雷济说）

宁藩一事，谗先生者有二，曰：始通宁府，后知事不可成，从而剪之。又曰：宁府财宝山积，兵入其宫，悉取以归。当时至形诸章奏。有识皆知其必无，而莫悉其无之故；皆知其绝无可疑，而无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赣，当时故老尚有存者，咨

访累月，乃知先生计虑之深，规模之远，有非常情所能测也。逆藩当时所惮，独先生耳，杀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惓惓于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绝，机有所待也。峒酋叶芳有众万人，感不杀之恩，乐为用。先生间示以意，芳叩首踊跃，待报而发。逆藩亦属意于芳，尝以厚资啖芳，芳不却。有以闻于先生者，先生怃然久之，搏安[⑦]起曰："今日视义当为，成败祸福不计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携以往。鄱湖之战，逆藩望芳来，芳乘之，遂就擒。大难之平，芳实有力。先生语芳曰："吾请于朝，以官偿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乐拘束，愿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宫，籍所有以献，余以予芳，满其欲焉。（蔡文记）

钱德洪按：文非先生门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后世识制叛之机、用夷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师门，或问："用兵有术否？"夫子曰："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耳！凡人智慧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南风转急，面命某某为火攻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平日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安所施？"又尝闻邹谦之曰：昔先生与宁王交战时，与二三同志坐中军讲学。谍者走报前军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自若。顷之，谍者走报贼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亦自若。又尝闻陈惟濬述薛尚谦之言曰：昔见有侍于先生者，自称可与行师。先生问之，对曰："某能不动心。"曰："不动心可易言耶？"对曰："某得制动之方。"先生笑曰："此心当对敌者，且要制动，人谁与发谋出虑？"又问："今人有不知学问者，尽能履险不惧，是亦可与行师否？"先生曰："人性气刚者，亦能履险而不惧，但其心必持强持而后能。即强持即是本体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所谓守气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变无穷，此曾子所谓守约也。又尝闻刘邦采曰："昔有问人能养得此心不动，即可与行师否？"先生曰："也须学过，此是对刀杀人事，岂意想可得？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亦非谦言。但圣人得位

行志，自有消变未形之道，不须用此。后世论治，根源上全不讲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讲求，岂有必事杀人而后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赣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杀人为事，心岂割忍？但事势至此，譬既病之人，日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立视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没紧要事上。”

昔者洪德[⑧]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赣宁藩始末，俱不与闻。先生没后，搜录遗书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对月日，而后五征始末具见。独于用间一事，昔尝概闻奏疏文移，俱无所见。去年面访龙光，始获间书、间牌书稿，并所闻于诸同门者，悉汇而录焉。（录自钱德洪《平濠记》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抄本）

【校】

①芳，为“若”之误。

②代，为“伏”之误。

③兵，为“共”之误。

④君，疑为衍文。

⑤开，疑误。

⑥闽，为衍文。

⑦安，为“案”之误。

⑧洪德，为“德洪”之误。

诸暨县修建庙学记

予昔讲学紫山书院，暨生出湖山尹子“求放心说”请问绪山子，曰：“心为天地百物之灵，主宰乎天地百物者也。故心存则主宰灵，家国天下得其理矣，治之所由出也。心放则主宰昏，家国天下失其□矣，乱之所由生也。尧舜立万世圣学之宗，兢兢业业，以事其心，故其光被四表，格上下五典，从而万邦协；三王丕显，待旦以至日中昃，乾乾不息于诚，故三代之政，后世莫及焉者，得心教也。”于是诸生皆知

诵法师训,求其心而不敢放。

隆庆丁卯,石渠梁君以进士出宰暨,其为政以开悟人心为本,洁身澡德,贞志立教,未期月而政平民熙。日进诸生于馆下,语之曰:“尔诸生尝闻求放心之学矣,宁知求放心之外无遗学乎?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未立作圣之志也;放其心而后知求者,未悟圣学之微也。精底力造,洞悟性真,始知此心不容一刻之放,而亦无心之可放,斯谓能求其放心已矣。”于是学谕王子汝振偕其寮廖子致道、毕子诸相与共发此意,诸生沨沨然,学知所宗。君乃大恢庙学规制,以居师生,当道以最荐,趋台选而去。三师遗书于洪曰:“梁侯临政之美不胜纪矣,而政莫大于修崇庙学;修学规制之美不胜纪矣,而学莫大于启悟人心。”暨学自徐古石重拓旧制,而士之科贡不绝。迩年规制渐废,士亦不显。继事者乃谋迁学于郭外,侯相度新宫,风气不聚,且师生不可以野处。旧学自设科以来,前辈名贤继出,迩来文章谏议表显当时,亦奚病而改作。特制度亏缺,不可不讲耳。乃请于当道,属县尉曾君应祐引南濠之水入泮池,而通北濠之塞,出污纳新,而池影澄璧;竖棂星门以临池,与白杨文笔远近辉映;树崇楼于右翼,以补艮方之缺。修建庙庑亭阁,垣围庖湢,灿然大备,皆捐俸资。上不输公,下不损民,不数月而工告成。时有长山文光数十丈之祯,诸生陈相、沈资走天真请予记。予昔尝与徐子作庙学记,乃序经始之详,而未及论学。今石渠若将有启予者,乃为详序论学之端而略其制,使诸生知侯之修学非为观美,将以求得其心也。遂为记。时隆庆四年岁次庚午秋九月吉,诸暨县县丞冒承祖、主簿彭怀初同立。(录自陈遹声修《诸暨县志》卷四十四《金石志》,宣统二年刻本)

【校】

乾隆《诸暨县志》卷十二《学校》中的《诸暨县修建庙学记略》则较为简略,不及前文翔实:“予昔讲学紫山书院,为诸生论求放心之旨,于是诸生皆知求其心而不敢放。隆庆丁卯,石渠梁君以进士出宰暨,其为政以开悟人心为本,洁身澡德,贞志立教。未期月而政平民熙,日进诸生于馆下,语之以心学之微。于是学谕王子汝振偕其僚廖子致道、毕子诸相与共发此意,诸生沨沨然知所宗向,君乃大恢庙学规制,以居师生,当道荐最应选北上,三师遗书于洪曰:‘梁侯修学规制之美不胜纪矣,而其功莫大于启悟人心。’遘谋迁学于郭外,相度新宫,风气不聚,且师生不可以野处。遂一意葺旧而异谋以息,亦其开悟人心之一端也。愿为记之。予昔尝

与徐子作学记，乃序经始之详，而未乃论学。今石渠若将有启予者，乃为始序论学之端，而略其制，使诸生知侯之修学，非为观美，将以求得心也。”

诸暨县庙学告成记

姑苏徐君子旋以进士宰暨，至则悯夫民俗之弗协也，人文之弗振也。夙夜忧思，乃喟然叹曰：“吾欲政先风化，舍士谁与哉？”维时庙学圮坏，顾岁弗登，役未易兴也。乃先缉紫山精舍，请于学政文谷孔公，抡秀茂廪食之，循其旧学，诱以微旨，而属训导侯崇学、陈颉日夕砻砺之，士乃翕然以兴。明年，岁复大祲。君夙夜忧思，又喟然叹曰：“吾欲修起黉舍，而民病若兹。吾闻岁饥，役民可佐元元之急，吾将乘之事事矣。”乃尽捐岁俸，幕饥者赴役，于是悬资一呼，饿夫蚁集。邑之向义者又皆朋来偕役，君乃属丞李之茂及典史陈仪董率之。于是修庙庭，修两庑、斋堂、廨舍，修六经阁，彻其壅翳，复阁后射圃之没于民者，榜其门曰“观德”，徙学门于棂星门左。中辟甬道，建启圣、乡贤、名宦诸祠于甬道左，新敬一亭于诸祠前，亭后疏为方沼，周以曲阑，规芹湖千尺以为泮璧。左平啮蚀为岸，右绝洼水为堤，环植嘉木，石栏亘之。复城北过以数百丈，导芹湖之水入于浣。始于嘉靖乙巳三月朏，用土木之工凡若干，饥者奋于得食，义者喜于奏功，不匝月而工遂讫。于是规制中程，丹雘增焕，而庙学大治矣。

初，暨士以比岁科荐不与昔等，乃病庙学规制不法，议欲迁之。君为相地卜新弗食，故则食，至是用卜，底于成绩，士皆快睹，翕然颂曰：“何侯之能，拓故为新若斯耶？侯于造士之心，庶其慰矣。”予曰：“二三子思有以慰侯乎哉？其蚤夜自奋，庶几有三代之英者，应期而出，以为世用，是足以慰侯矣。”皆再拜曰：“敢弗只若兹训。”侯乃大会师生宾募，召襄役者，脯而落之。遣受募之民，使归就麦。观射于后圃，张组于前楹，登阁以延山，临湖以瞰流，环堤桥而观者数千人，乃大和会。是日丁未，行释菜礼，告厥成功。大明嘉靖二十四年，岁在乙巳夏四月望。余姚钱德洪洪甫撰并书。（录自沈椿龄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卷十二《学校》，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湖山先生（一仁）遗思碑记

嘉靖癸巳，予教授姑苏，徐子子骏受学。未几，予迁刑曹，忤权系狱逾三载。子骏以进士来令暨邑，闻予恩诏归田，遣二三子聘予讲学紫山。予忻然就道，抵紫山礼教堂，发明先师之学，诸子循循雅饬，气度雍雍。其感也易入，其教速从，英才乐育，日晡忘倦。

二三子引余自“作圣堂”登紫山绝巘，心旷神怡，乘月浩歌，秉烛至求放心堂，览求放心说，诵养心碑记。静坐呷茗，询厥所由。黄子顿起而言曰：“吾师湖山尹夫子，师门高弟，科荐洪都，筮仕吾邑，首良知，敦行不怠，敷教有方，多士云集，隘莫能容。节推陈侯，按郡雅重，为辟紫山，创建精舍。是紫山之胜，吾师讲学之区也。”郭子从萃、酆子琥继起而言曰：“吾师好义乐施，分俸周乏，朋侪日稠，廪饩益冗，罄资以助，势莫能支。宗师徐存翁允有司之请，膳田百七十亩有奇。是膳田之借，吾师讲学之资也。”徐子秉衡、郭子从蒙等，更起而言曰：“吾闻聆韶乐者，思舜德；睹河洛者，思禹功。敬业乐群者，不能不思永乎师之教。然崇安膳田，得晦翁之文而不堕；白鹿书院，以东莱之文而益新。今则贞珉胥泽，仰异鸿文，以垂不朽。”

绪山子曰：“噫嘻，有是哉！其感之入而教之从者，非予也。湖山子之教，作之于其先也。譬之开荒锄废，以成菑畲之田，虽未及五谷之熟，而成功于他日者，遹溯其源，岂不很大耶！二三子益致其良知，不忘师训，登礼教，及求放心堂。崇礼遏欲，一或随物牵驰，即尔存省，则作圣之功，端在是矣。虽非金石之勒，而先师之学，得湖山授受于暨，以远追洙泗何极也，是在二三子，二三其勖之！”

先生名一仁，字任之，江西安福人，旧同吏阳明先生师，详于龙溪予记云。（录自尹光涛等编《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尹氏族史研究所 1998 年版）

铁券记

洪武二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大建武功，定勋行赏，下礼官议铁券制度。翰林学士危素奏唐和陵时尝有铁券赐钱武肃王镠，其十五世孙钱尚德实宝藏之。上命

使者访焉！臣尚德奉诏，椟券及五王遗像以进。上御外朝，与丞相宣国公臣李善长、礼部尚书臣牛谅、主事臣王肃观之。上情豫悦，明日赐宴于中书省，命镂木为式，还其券与像，仍以礼敦遣之。三十一年，十六世孙钱克邦以大臣荐赴阙。正月十五日吏部引见，因以钱氏纳土至今尚存，谕北方归降者。十八日引见东宫殿下，亦问到今几代，恩谕备至，遂授江西建昌府知府。后都察院查勘任内税粮，其子钱汝贤持券像诣阙自陈，都察院引见奉天殿，钦奉圣旨："着孩子靠前来。当五代时天下大乱，各据偏方，尔祖能保两浙之民，不识兵革。到宋朝来，知道太祖、太宗是个真主，便将土地归附，可延赏也。券像复与尔归守。"永乐五年正月二日，礼部为礼仪事，钦奉成祖文皇帝圣旨："唐宋时封吴越王钱镠的铁券，他子孙见收着，恁部家差人驰驿去，同他亲人来看。钦此。"差行人曹润至台州府，十七世孙广西左参政钱性，同行人捧券驰驿上京，蒙御览毕，以礼遣还。钦差总督浙直福建江西等处军务兼巡抚浙江地方、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宪，钦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崔栋，钦差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袁淳。明嘉靖四十年岁次辛酉冬十月吉旦，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吴越武肃王十九世臣德洪谨识。（原载钱槐等辑《诚应武肃王集》卷五，清嘉庆十六年刻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余姚钱王表忠祠记

表忠祠在县北二里许，有山曰胜归。其麓为人字冈，湖流萦带，四水汇于右，万山合于前，文笔双参，玉屏重拥，而祠中丽焉。祠置三龛，中龛列庆系图，而神板自始祖吴越武肃王至弘祖公，凡十世。六世王封，四世公爵，示世泽之所自来也。左龛列始迁之祖，吴亚八府君讳璋以及子孙之显名于时者，凡若干人。本宗及各宗有大庆，则祭府君于宗支堂，而以诸贤配食，以存里社之义，示世德之相承也。右龛列高祖以至考，每年冬至祭。府君而以四亲位附食，不及各宗者，祠建于本宗且力未逮，示有待也。

吾姚钱氏有世庙旧矣。唐末之乱，中原群盗肆毒，而越民遭宏昌暴虐，民不聊

生，武肃遣将顾全武诛宏昌。贞明三年，袁郊以余姚来归，既而封王第八子元璀为余姚侯。于是姚有武肃行祠。七世祖荣国公奉其母贤穆大长公主南来，赐第于台州。嘉定年间，弘祖公知绍兴，卒于官。兹亚八府君从教授王宰辅先生，先生，姚人也。见府君丰资伟丽且重王孙，以女妻之，遂分自赐第，而家姚焉。于是建世庙于邓巷，既而迁毁。某始营室，于是嘉靖庚申当道建复表忠观于钱塘，少保胡公宗宪题世庙为钱王表忠祠，捐资助买祭田于开元乡，而因以名其籍。又五年丙寅，总督军门刘公畿匾祠眉曰“赐第分宗”，优祭田而复其差。于是世庙遗制灿然复矣。仰而叹曰：“物之兴废有时，而终始归于一德。”自吾三世祖忠懿王归宋，赐第洛阳，缌麻之亲，皆依赐第而居焉。吴越之坟庙不治者八十余年，赵清献公奏建表忠观于钱塘，而荣国公赐第于台，钱氏子孙复振。宋亡，元不仕，表忠观毁于兵。明兴，太祖御极，古训公首举洪武甲戌进士，而诸族以贤良文学显者彬彬而出，自是钱氏子孙复振。迩年，遭倭寇之乱，吴越祠墓渐为土民所据。今请于当道，次第清复，吴越之诸祠墓皆得复，祭于有司。其废也，遭时之乱；其兴也，遇世之隆，是岂人力之所及哉？先王德泽深入民心，愈久而不能忘，故因兴以存祠，因废以举祀，好德之念通于神明，自有所不容已耳。后之子孙亦将何以承之，惟修其德焉已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吾与诸子孙勖之。赐进士第、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武肃王十九世孙德洪撰。（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六，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彭祖庵碑记

世传彭祖即老子，其本传所谓古先生者是也。予甚疑之，盍亦论其世乎？《世纪》载：彭祖姓篯，名铿，历仕夏、商、周，为国师。在商，封彭城伯，故世称彭祖。寿七百九十七岁，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为周文王之师，去竹氏钱，为吾钱氏受姓之始。后世道家者流，见彭祖永年，乃援入《神仙通鉴》及《道经夷武志》诸书，皆附会命术之说，鄙诞不经。武肃王作大宗谱，止录《世纪》所载，不增一字，至十世魏国公作《庆系谱》，即增“其导引术，得道往流沙”语，盖徇道流之说，而信其为

神仙祖师也。予谓祖为三代国师，则三代之教，圣人之学也。三代有道之长，后世莫尚焉。周文王，大圣人也，而师孚公，则父子以圣学相授受，较然明矣。稽其世，孚公之后，在汉为让公，以忠谏武功封富春侯。在唐为武肃，以至忠懿，皆保民卫国，忠顺继世，不失圣学之家风。若老子所传曰庄列、曰赤松、曰伯阳平叔，皆自师其学，与圣道区然别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谓彭祖之所学，即二帝三王之道，而吾之所传，即彭祖之所述，不敢有所作也。若老子背六经以言道德，则作而不述矣。孰谓彭祖而可以老子拟乎哉？夫彭祖为圣人之学，亦得以延寿八百，则太上所纪寿数，与尧年舜寿俱可证也，又安得圣学之不为人仙耶？特为圣学者，未用其极耳！圣人之学，顺性命之理，性与天地万物同体，故亦以天地万物进退、盈缩为命，是所为大道也。在身为修己，在家国天下为治人，尧舜三王之治，其效至于鸟兽草木，咸若其性，而况于吾之一身神与气精，有不得其理者乎？后世圣学不明，世趋俗染，纷嚣驰逐，爱河欲海，枯髓竭精，日求死路而趋之，故清修高明之士悲之，出为修生之术以救世，其所谓观妙窃以归元冥，收摄保持以和神气，亦于道奚甚远者，即彭祖处世久持，亦岂无术以制其身哉！特其道不出人伦庶物，但见其述而不见其作，为后圣法。今之修生者，一以生死系念，辄欲遗世绝物，以遂其自利之私心，毫厘千里，有不容于不辨耳。故敢述孔子之言，以证圣人之学不同于老子。据彭祖之寿以证圣人之学，未始或遗乎仙术，则庶乎学圣人者志专，归同天下之学出于一，经正而民行兴，邪慝息矣。庵在钱塘西湖之滨，先王表忠观左方，通政东汇吕公、太仆玉阳史公相与度材圭位，择报先寺僧性天首其事，殿堂斋室凡若干楹，匾曰"寿域重开"。又择其弟性旋为开山主，又治东堂以奉其师碧峰、慧忠。盖三子墨名皆能道修生之术，将逃于杨而归于儒。吾深有取焉，乃为申明彭祖之学，以纪其成。（录自钱文选《士青全集》第一集《钱氏家乘》卷八《遗文》，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

敬爱堂记

太学生吴汝功甫筑室于永丰之太极乡，垲爽面阳，阶位既就，名其堂曰"敬

爱”。见绪山子于北雍，及爱敬之道焉！绪山子曰：“善哉，子之名堂乎！”吴子曰：“成尝事吾大父敬斋公，饬恭谨节，式闾里，一峰罗子称之曰：‘能敬。’吾父爱园先生，体国惠家，志存经济，晚事休暇，报瓮以适，双江子尝为号曰：‘爱园。’故爱敬之取吾堂者，志先德也。”绪山子曰：“善哉，子之名堂乎！可以论爱敬之道矣！”曰：“请问焉？”绪山子曰：“《记》有之，先祖有是美而弗彰，是弗仁也。彰之云者，非侈其辞说以夸诩于世也，显之于身，以及天下，以及后世之谓耳。爱敬之道，始于孩提，形于既长，达于天下，通极于千百世，则种种桐禅，其生意之无穷已也。爱敬也者，人之生意也，不学而知，不虑而能者也。自亲长以达之天下，良知良能之上，未曾有所加也。有所学焉，培溉之以达其根，芟刈之以去其翳，无戕其生而已。今子幼得庭训，芽甲全矣。去其翳以达其性，由是，虽通极于千百世，谁得而御之，是在吴子也矣！”吴子拜手而言曰：“至哉！爱敬之道乎。成不敏，敢不夙夜以祇事！岂惟成也，将吴氏之世世，实丰其植，请记之以昭其堂。”（录自王建中等修，刘绎等纂《永丰县志》卷三十三《艺文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省方亭记

奉化四山罗延，岿然独中峙者锦屏山也。盘旋井落之间，邑治负焉。余昔游天姆、华顶，尝道其境，环睹层峦叠峤，渺天际目，殊不可穷状。及一登锦屏之巅，不借车舆陟涉，四顾之下，诸胜攒萃，坐可俯而有也。岁嘉靖丁酉，县尹钱君竹梧报政之五年，民人浃和，政治休暇，每退食，与其邑中之贤达者，与贤达之游寓邑中者，偕登锦屏，徘徊瞻眺，道论古今，咨诹政治得失。百姓喜，公车出，老稚拥观隘巷，壮者附趋后先，或争持酒醪馎果以辅欢剧。一日，与吾友俞子思斋、邑剧翁子愧崖酒酣而乐，顾二子曰：“是山当诸胜之萃，是巅又当兹山之萃，不有名亭，曷羡嘉境？”乃命工柱石而亭之，请二子名。二子曰：“君出游而民乐，君游乐而治益进。是游无非事者，请以省方名亭如何？”君曰：“诺。”于是二子以书请予记其事。绪山子曰：“古者天子巡行方岳，诸侯会朝燕聘，凭轼结绍，车毂之声轧于道而民不称病。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康矢歌音于卷阿，禆谌谋政在野，子贱寄兴于琴，是何

政治之暇且豫也。后世规规于缠缴之中，身劳于智，事竭于谋，然而略而涉迹于山水观游，则百姓竞胥怨诅，执法者从而议其后矣。是何古今之不相及也？岂论治者未有其端耶？是故治天下者如治丝，绎其端，毋撄其乱焉已矣。古今之善为治者，正其身而教存，顺其时而事存，因其俗而化存，绎其端也，故治常逸。吾闻竹梧之治奉川也，洁己以廉，示民之无欲也，惠下以勤，示民之无倦也。事上以正，示民之不援也。接士以礼，示民之有敬也。宜其治益久，政益暇。日岭、隐潭、雪窦诸名胜踪迹，所到风物具存，下不以为病，上不以为疑，政最日闻于上，诵声交作于下，其庶几古之逸道者乎？是不可以无记。愧崖名桂，闽人。思斋名大本，与余同邑，俱已应聘南宫。竹梧名璠，海虞人，其先与余俱出吴越武肃后云。（原载钱开震修，陈文焯纂《奉化县志》卷三十七《古迹》，现据张如安《钱德洪佚文补辑》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6卷第3期）

悠远堂记

予尝求夫悠远之义大矣哉！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四时之运行，与夫人之所充积涵养，建业立功，著于当时，传于后世无穷者，莫不有悠远之道焉。吾六世祖始家白兔塘，号曰南山祖，宋淳祐八年卜筑白云山下七宅，以至于今，四百余年，堂屋二十一间独存，世守弗替，是非积累之厚，继述之美，曷克致此？余乃名曰“悠远堂”。盖以表其先世之德，使后之子孙景仰而兴起焉。今六世孙讳元杰，号云山兄者居之，作文以记之。夫悠远即悠久之义，悠久者，天地之道所以成物者也。故人生天地间，亦莫不有悠远之理。养生以寡欲，居易以俟命，此一身之悠久也。积善基于前，树德承于后，此一家之悠久也。自我先王以忠孝之胄，衍庆垂裕于其子孙者，固为深厚，宜乎后人之益蕃且盛，而不至于失坠其先业，此岂非深知夫悠久之理，而能得夫悠久之道者乎！名堂之义，盖不外是矣。世固有阀阅第望，赫然而兴，震耀当时，自常情观之，盖以非寻常所及，然不数世而曾不一传，则泯焉寂焉，无复有闻于世矣。如此者，其无悠久之德也。为先王之子孙若云山者，可谓贤矣。绍先业以光其后，斯堂之存，非云山修缉防范之功，焉能有今日之存也。每于墓祭

之时，一登斯堂，揭云山之翠，酌白兔之泉，与云山叙悠久之说，慕祖敬宗之意，蔼然而生。亲亲之义益笃，岂不乐哉！故为之记。（录自钱文选《士青全集》第一集《钱氏家乘》卷八《遗文》，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

合葬墓图记

先六世祖宋驸马都尉会稽郡王暨贤穆大长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县西北三十里。护国寺东五百步，凤凰山之阳。谨按：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于汴京赐第，年七十二。未几，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即位于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长子荣国公忱等，奉母贤穆与郡王灵輀奔江南，权厝于丹徒县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即奉母避浙东，旋迁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即台城赐公主营第。绍兴十二年冬，皇太后銮舆北归，贤穆欢乎大喜，乃求入觐。或谓主年高，恐撄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获春秋时见。今国有大庆，可即安不一贺天子乎！"既至临安，见上并见太后，相为涕泣。上与太后遣使劳问，相望于道。居数日，主寝疾，上趣国医诊视，疾少间。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汤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迁郡王灵輀，与贤穆合葬焉。（录自钱文选《士青全集》第一集《钱氏家乘》卷八《遗文》，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

卷四



疏议

请复表忠观疏

先祖吴越国三世五王，颇有微勋于两浙。自表忠观废，而祀典湮；《五代史》行，而忠义隐。乡邦父老，恒怀畏垒之思；郡邑诸生，每切明禋之请。不肖叨承末胄，世沐流光，执印券而思手泽之尚新，过颓垣而同父老之流涕。赖明公当政，再兴赵清献之遗风；文命覃敷，复表苏文忠之直笔。创置有地，庙貌聿新，使黄童野老，均输伏腊之诚，隽髦青衿，获与骏奔之敬。庶几先王遗灵，不终飘飘于故土。不肖余裔，尚得展省于明时。感恩思德，刻骨铭心，曷有穷已。谨编《疑辩》一集，奉尘清览。万赐俯烛，见千载之同心；共视落成，协一时之胜举。士民慰念，后嗣光荣。（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刻崇德王祖祠墓疏

古人重文献，谓“稽往事示劝惩，非文献不征焉”。故君子身在一时，其心上下千百年而如见者，恃有征也。夫无其征以求信于人，是不智也；有其征而不能表信于人，是不仁也。不仁，非孝也；不智，亦非孝也。

吾祖忠懿王当宋祖立，极挈其妃嫔族属以朝汴京，归而少妃周氏卒于道，遂依祖祠葬崇德之千乘乡焉。既而忠懿籍土归国，薨葬于洛阳，追封秦王。吴越之民思王之不归也，相与子孙筑秦王行祠于周妃墓后。妃后以子贵赠彭城郡太夫人，故土人祷祈祝赛皆以秦王为社，而志载泾村寺渡皆以钱林为名，谓帝墓曰陵，王墓曰林，尊妃葬也。自宋以来，世立生祠。我朝成化间，族孙钱珪尚增买祭田以处禋荐，当是时，祠墓尚无恙也。顷年以来，守墓徐氏穿圹窃财，遂致富。横耻其世为祠墓守也，将讳其迹而灭其名，穴墓规垄以营居室，毁祠裂碑以私货利，旧制荡空矣。夫周妃之野死道路者，朝中国也；秦王之世享行祠者，顺邦人也。徐氏之祖为王家奴，子孙更世数百而犹存不泯者，其何功德以致之依王灵也。世受国恩，不思图报，反自剥其庐焉，有人心者为之乎？先王宁弃数千里之成业，以保安民命。在守土者，犹协志兴复其废祀。徐氏世享数百年之利泽，为子孙者忍能不恤其抔土

乎？数年之间，一旦荡灭，诚何心哉！不肖子孙目击其事，痛心割腑，荷戈无地，悒悒不知何以戴天日也。所赖国法昭明，仰天可诉，故叙其始委，并采录志乘，以告当道。庶读者不待辩诘，而文献征，事理著。明公当政，必有以闵其情，而思为一泄其忿者，则不肖不智之名不敢居，不仁之罪庶或逭于万一矣。虽死之年，犹生之日也。稽颡泣血陈词以告，惟明公其察之。（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申吁疏

某闻事有旷世而相感者，心之同也；亦有不谋而自协者，时之会也。心苟同，虽世历千百而不以为远；时既会，虽人异古今而不以为殊。古之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其骨朽，其世异，而宗庙祭祀，岁时伏腊，千载如一日，非其心之同欤？然兴者未必无废，继者未必无绝，苟得其人，则兴灭继灭，隳惫于百年而聿新于一日，非其时之会欤？

始祖武肃王至忠懿王俎豆于吴越，亦已久矣。然自忠懿归宋，赐第于洛阳，子孙不得归视宗国者八十余年，坟墓不治，致使父老见颓垣而流涕。七世祖荣国公忱以使相来浙，饬葺诸茔。清献赵公为之疏奏于诸王，子孙、妃夫人复得栖神于故土。元乱华，灭裂礼教，百神不举，于是钱氏祠祀复湮，子孙戴宋仇元，百年之内无一人出仕其朝者。明兴，士民屡请，未遇其人。正德以来，某与宗兄士元出谋当道，次第呈举，于是吏部尚书许公讃、巡视佥都御史许公、御史宋君吴君张君、周君汝员、刘君仕贤、大学士徐公阶、都御史林公相继以职来莅事，或治其坟墓，或修其祠宇，或录其子孙，而临安、钱塘、台越诸祠墓渐复旧制。嘉靖丙辰年，倭夷寇乱，土贼乘时焚掠，祠墓又有同及于灾者。少保胡公宗宪、御史周君斯盛乱后思治，修复表忠观于钱塘。提学范公惟一与二司十三道通详焉，又清理武肃祖祠、忠懿行祠、周妃墓于崇德，而兵巡道王君健修治焉。御史张君科、袁君淳、伍君令修明祀典，而参政郑君茂申议焉，自是先祖遗灵复得所依。

夫物之废也固有自，而其兴也亦有因。赵清献之疏奏，虽因于荣国也，然非荣

国之所与也。恃人心之同,乘时会之适也。诸当道之建复或因乎不肖也,然非不肖之所得而与也。恃人心之同,乘时会之适也。或者曰:“钱氏祠墓在吴越亦多矣,安得尽举而葺之?”某曰:“举之义有三:有义之不可不举者,有情之不容不举者,有义与情合而不忍于不举者。武肃、文穆、忠懿保障吴越,德泽深于民心,此义之至重者也。故碑记武肃墓于临安,其在临安者十有一,有未暇及也;碑表文穆墓于钱塘,其在钱塘者二十有六,有未暇及也,此义之不容于不举者也。荣国奉其母秦鲁贤穆公主扈宋南迁,赐第于台州,四世而吾姚,祖迁于姚,三世而越,祖迁于越,公主、会稽郡王合葬于天台。是天台者,吾首丘也;台越者,吾宗国也。故复世庙于台、姚,复忠烈庙于越,而碑表会稽郡王四国公、十列孙墓于天台,是情之不容以不举也。崇德千乘乡有武肃祖祠,书翰碑石存焉。忠懿助宋削平江南,遂挈家属朝于汴京,而妃薨皂林,葬依祖祠焉。后忠懿薨于洛阳,追封秦王。百姓悲妃勤王野死,哀王去国不返也,乃建秦王行祠于墓后,盖表王归顺诚心,不忍战斗,其民故注情于妃墓,而尊号曰林,义至重也。荣国至崇德,令族属钱鹄专主祭扫,公主为之奏授以官。某去荣国十二世、忠懿之嫡派也,又得亲至其地,与进士贡孙置祭田以崇旧观,是情与义合不容以不举者也。”或者又曰:“君子泽斩五世,钱氏自唐至今八百年矣。世代寥绝,其能必求其宗而举之乎?”某曰:“噫!此岂本人心而论时会者乎?五祖自唐历五代以至宋,世有吴越,是泽以世土延也。六世王封,十世国爵,与宋终始,是泽以世爵延也。元世不仕。太祖立极,其在吾姚以开科进士举者钱古训,以贤良举者钱仁杰。太祖以古训出赐百夷,不辱君命,亲赐蟒玉。成祖录名于五伦书。其在台越以贤良举者建昌太守钱克邦、湖广参政钱性、博士钱宰,太祖、成祖两取铁券,享遇之归。宰咏五更朝罢之诗,太祖亲赐御笔改焉。既后科第不绝,是泽以世德延也。史述欧马谱续庆系世,虽寥绝,今犹昨也,又奚疑于五世而斩耶?《易之萃》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传者谓,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天子有天下,身为四海百神之主也。诸侯有国,身为四境百神之主也。卿大夫士有家,是身为先祖百神之主也。某自有知识,即不能忘情于先祖,不自知其为何心,念此身为先王之主也。故疲竭精神而不能已于晨夕。崇德祖祠,倭乱之后,几为世家所夺。某出而存之,且得肖翁牌行,修理尚未毕工。豪奴徐氏既发妃墓,今又一炬而尽其祠像,是又何心哉?此子孙之大变,天地非常之灾也。枕戈饮血,

何以为报？尚恃父母孔迩，控吁有地，世有赵清献，必不使行道之人兴嗟于白日，尚恐御事者不察，或疑不肖无因而妄作，乃叙述古今兴废之端，以指人心之同，时会之适。庶几知我者谓我心忧，悠悠苍天，彼何人哉？”（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清理临安武肃王墓疏

先祖吴越武肃王，当唐昭末造，削平草窃，慎固疆圉，中原群盗肆行屠掠，民不堪命。吴越之民，歌舞嬉游，百年一日。临安为王诞生之地，其注念尤深。黄巢拥众二十万，所过残灭，当时纵其越境，临安其为沼矣。王率乡里子弟数十骑破走之，自是历五季以迨全宋，民老死不识兵革。三节还乡以燕父老，九十已上者玉爵；八十已上者金樽；时饮玉者尚二十人。溪山树石俱覆以锦，遗训子孙，嫁女婚男，无离宗国旧亲，其于乡土之思，恩亦厚矣。七百年来，石镜、锁井、篮岭、锦溪，遗迹宛然。而独于抔土枯骨，忍能不顾恤耶？前代改迁县治，割墓茔右偏为厅廨、为布政分司，割左偏为城隍庙、为按察分司。茔域之前，左太庙、右祠堂，碑坊、宗祏、翁仲、仪兽、华表，擎天屹立左右，何雄壮也。夫为国家设立公署，而于王之规制不忍侵越尺寸，前人崇德念功之心，何昭显也！正德以前，贤宰王君翔、毛君忠时葺栅门奠祭，禁民践污。继后民始有耕种其上，而渐肆侵占。吏部尚书松皋许公时以佥事提兵驻锦城，以遏湖寇。夜感异梦，军中见金甲神人仗剑巡营，一军惊哨。明日公谒先陵，据省祭官陈天显等呈，尽致侵削之民于法。命有司建墓门，周以垣墙，神道路左右尽令退出，空闲不许占种，立石为界。提学副使刘公瑞取裔孙钱狃入县庠生，奉祠事。提学佥事、今南京吏部尚书林公云同南京尚宝司卿吕公楠树碑墓前，其成案碑记可覆视也。今距正德才五十余年耳，而民之侵僭，何纵肆之若此也！太庙祀太山神矣，五祖祏惟存其二矣。庙门僭为私戟矣，祠堂基僭为园圃，祠门为市肆矣，何忍心害德若此也！始假县帖以愚民，继借办祭以欺官。隆庆三年呈鸣，巡院李公批钱塘县提解究鞠，各犯自出退状求免科罪，今申覆巡院依申而尚未归结者，恃父母来迩也。今贤父母以名进士出宰兹土，抱经世之才，借牛刀之

试。一下车而僚属肃政，吏书承式，庭无积牍，狱无冤囚，百姓歌舞于途，商贾争趋于市。首谒先陵，遂兴吊古之思，此正清献公草奏之日，许尚书感梦之辰也。特不肖子孙散居遐方，生于其地者又微弱不振。某仰怀丰概，未接道崖。文献无征，曷兴封式，谨刻志乘，许案东坡碑铭及先祠诸刻，奉尘览正。慨惟古之帝王、贤圣、忠臣、烈士祠墓历千载而益新者，以人心同也。清献公奏建表忠观者，感父老之流涕也。许尚书无端兆梦，军中不呼，夜惊见先王，灵爽未泯也。陈天显建言报本，征士民之，公义难忘也。今恭遇贤父母，神人依德，上下同心，亲赐陟降皋丘，详披故牒，抚石马之嘶风，想淮南之阵势，必有愀然悲、泫然涕者矣。磨洗新碑，恢复旧物，是匪徒近采夫毛、王。将词无任仰切，惟贤父母鉴察。（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议复广陵王祠

窃见吴越国广陵郡王钱元璙乃其子节度使文奉，以英威果毅之资，当干戈抢攘之日，忠君举义，相父开牙，一破黄巢之鲸鲵，三出姑苏于水火，遂承朝命，乃建国。公列戟中吴，敷恩万姓，部军撩浅，通沟洫以利农，依礼士谘，谋选贤才而昌国宝。尽心绥奠，竭力经营，子父承勋，兵农一体。遂能销金革于百年，富完安乐；保编民于五代，歌舞嬉游。当有宋之开基，得全土而归，纳部鲜民，命脱屣邦封，致令改运之园池，俨以昔时之台榭。迨于文正请建学宫，继厥子之拓恢，成毓才之馆宇，后人怀德，皆已立祠，推此地之由来，实元璙之创辟。苟非勋伐之难泯，岂能廨屋之特存。观请建之贤，既临俎豆；何创辟之主，独缺粢牲。开一方礼仪之区，流千载衣冠之泽，况以劳定国，大患克除，在祭法所不遗于人心而必报者也。伏乞俯循舆议，丕振士风，考郡乘以稽功，顺人情而作庙，并修墓宇，重立碑铭，则公论无幽而不扬，礼文虽久而益著矣。（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议王祠合祭

先王德泽在民,英爽不泯。有司士民建祠,复祀忠烈,表著子孙,又得聚族合祭。遗训昭宣,庶足以发幽光而延世泽矣。然谱系不续,无以承前而继后;碑图不刻,无以联亲而别疏;赡田不置,无以主祠而奉祀。此三者,事理之决不可缓而废者也。

今与诸族子孙之贤者相聚定议,祠后庆系堂立石碑三,左右神板二。中碑刻大宗谱图,使知受姓之所自来,则诸族合祭得所本矣。左碑刻庆系谱图,使诸族根本于台之赐第,亲疏辨矣。右碑刻续庆系谱图,每图刻各支始迁之祖以及首事之子孙。不入图者,不得与合祭矣。左右神板则列武肃王后显名史册者,则各支有贤者出,得续名于后矣。续谱则本于庆系谱,盖庆系谱作于魏国忠靖公,凡十世。故续谱则始于十一世,以至于二十五世。各支始迁之祖,前乎十一世则列名于总图,后乎十一世则列位于续谱,上下统同,无相断绝也。其赡田则如祭田,议各置田于本支,以为轮年办祭及往来公费。惟买田一亩于本祠,以为春秋有司临祭之费,则主奉祠祀者得常守也。

吾年力衰惫,日不如前,惴惴焉,惟恐不得克终先人之志。故思与诸贤亟图之。子孙之贤,继我而出者,世必有人。但即今不为文献废缺,而欲责成于后人,盖亦难矣。此吾日夜之所遑遑者,惟诸贤亮察。(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卷五



书

上甘泉

良知天理原非二义，以心之灵虚昭察而言谓之知，以心之文理条析而言谓之理。灵虚昭察，无事学虑，自然而然，故谓之良；文理条析，无事学虑，自然而然，故谓之天。然曰灵虚昭察，则所谓昭察者，即文理条析之谓也。灵虚昭察之中，而条理不著，固非所以为良知；而灵虚昭察之中，复求所谓条理，则亦非所谓天理矣。今曰良知，不用天理，则知为空知，是疑以虚无空寂视良知，而又似以袭取外索为天理矣，恐非两家立言之旨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复王龙溪

久庵谓吾党于学，未免落空。初若未以为然，细自磨勘，始知自惧。日来论本体处，说得十分清脱，及征之行事，疏略处甚多。此便是学问落空处。譬之草木，生意在中，发在枝干上，自是可见。（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答傅少岩[1]

人生与世情相感，如鱼游于水，随处逼塞，更无空隙处。波荡亦从自心起，此心无所牵累，虽日与人情事变相接，真如自在，顺应无滞，更无波荡可动。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也。若此心不免留恋物情，虽日坐虚斋，不露风线，而百念自来熬煎，无容逃避。今之学者，才遇事来，便苦搅扰，便思静处，及到静处，胸中搅扰犹昔。此正不思动与不动，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拣择。致知格物功夫[2]，只须于事上识取，本心乃见。心事非二，内外两忘，非离却事物，又有学问可言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岩,贾本作“崖”。

②功夫,贾本作“工夫”。

复龙溪

吾心本与民物同体,此是位育之根,除却应酬更无本体,失却本体便非应酬。苟于应酬之中,随事随地不失此体,眼前大地何处非黄金。若厌却应酬,必欲去觅山中,养成一个枯寂,恐以黄金反混作顽铁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与季彭山

龙溪之见,伶利直截,泥功夫[①]于生灭者,闻其言自当省发。但渠于见上觉有著处,开口论说,千转百折不出己意,便觉于人言尚有漏落耳。执事之著,多在过思,过思则想像亦足以蔽道。(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

狱中寄龙溪

亲蹈生死真境,身世尽空,独留一念荧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为我设此法象,示我以本来真性,不容丝发挂带。平时一种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为不足害道,由今观之,一尘可以蒙目,一指可以障天,诚可惧也。噫!古人处动忍

而获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减削则已尽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答聂双江

夫镜,物也,故斑垢驳杂得积于上,而可以先加磨去之功。吾心良知,虚灵也,虚灵非物也,非物则斑垢驳杂停于吾心何所?而[①]磨之之功又于何所乎?今所指吾心之斑垢驳杂[②],非以气拘物蔽而言乎?既曰气拘,曰物蔽,则吾心之斑垢驳杂,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而今之致知也,则将于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则夫所谓致之之功者,又将何所施耶?(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而,贾本作"则"。

②驳杂,贾本后多"者"。

与张浮峰

龙溪学日平实,每于毁誉纷冗中,益见奋惕。弟向与意见不同,虽承先师[①]遗命,相取为益,终与入处异路,未见能浑接一体。归来屡经多故,不肖始能纯信本心,龙溪亦于事上肯自磨涤,自此正相当。能不出露头面,以道自任,而毁誉之言,亦从此入。旧习未化,时出时入,容或有之,然其大头放倒如群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谁与辨之。(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先师,贾本作"老师"。

与陈两湖

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1],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地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下同。

复周罗山

先师曰:“无善无恶心之体。”双江即谓:“良知本无善恶,未发寂然之体也。养此,则物自格矣。今随其感物之际,而后加格物之功,是迷其体以索用,浊其源以澄流,功夫[1]已落第二义。”论则善矣,殊不知未发寂然之体,未尝离家国天下之感,而别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国天下之感之中,而未发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为致知之实功,通寂感体用而无间,尽性之学也。(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功夫,贾本作“工夫”。

复何吉阳

“人有未发之中,而后有发而中节之和。”此先师之言,为注《中庸》者说也。注《中庸》者,谓“未发之中,人皆有之,至发时而后有不中节”。曰:“此未知未发之中也。未发之中,辟[1]若镜体之明,岂有镜体既明而又有照物不当者乎?”此言未为不确,然实未尝使学者先求未发之中而养之也。未发之中,竟从何处觅耶?离已发而求未发

必不可得，久之则养成一种枯寂之病，认虚景为实得，拟知见为性真，诚可慨也。故学者初入手时，良知不能无间，善恶念头杂发难制，或防之于未发之前，或制之于临发之际，或悔改于既发之后，皆实功也。由是而入微，虽圣人之知几，亦只此功夫耳[②]。（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辟，贾本作"譬"。

②亦只此功夫耳，贾本作"亦只此工夫"。

复杨斛山书

来教承举无善无恶与感物而动二言之疑，如兄所辩，更复奚词。窃意先贤立言，各有所指，于人所不疑之中，发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圣贤立言，人各不同，夫岂不欲相袭成说？以一人之听闻，大抵皆因时设法，自不能以尽同耳。虽曰因时设法，此心之体，本来如是。未尝有所私意撰说其间，以苟一时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离成说，精研此体于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独悟，沛决江河而莫之能御者矣。如以辞而已矣，则如所举数条，前人论说既详，信而无疑矣，又何必为是殊方之论，以起纷纷之辩耶？人之心体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无恶"，亦可也；曰"无善无恶"，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无疑，又为"无善无恶"者，何也？至善之体，恶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体，虚灵也，犹目之明、耳之聪也。虚灵之体不可先有乎善，犹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聪之不可先有乎声也。目无一色，故能尽万物之色；耳无一声，故能尽万物之声；心无一善，故能尽天下万事之善。今之论至善者，乃索之于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谓定理者，以为应事宰物之则，是虚灵之内先有乎善也。虚灵之内先有乎善，是耳未听而先有乎声，目未视而先有乎色。塞其聪明之用，而窒其虚灵之体，非至善之谓矣。今人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恻隐是谓善矣。然未见孺子之前，先加[①]讲求之功，预有此善以为之则邪？抑虚灵触发，其机自不容已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辩；耳患不能聪，不患有声不能闻；心患不能虚，不患有感不能应。虚则灵，灵则因应无方，万感万应，

万应俱寂，是无应非善，而实未尝有乎善也。其感也无常形，其应也无定迹，来无所迎，去无所将，不识不知，一顺帝则者，虚灵之极也。赤子匍匐将入井，自圣人与涂人并而视之，其所谓怵惕恻隐者，圣人不能加而涂人未尝减也。但涂人拟议于乍见之后，已洊入于纳交要誉之私矣。然则乍见之发，岂非生于不识不知之中；而洊入之私，岂非蔽于拟议之后邪？然则涂人之学圣人也，果忧怵惕恻隐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还其乍见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夫所谓廓然者，不蔽其虚灵之谓也。虚灵之蔽，不但邪思恶念，虽至美之念，先横于中，积而不化，已落将迎意必之私，而非时止时行之用矣。故自恻隐以保四海，自孩提以达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实无俟取足于外，而本来真体，浑然全具，学问之功，虽自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至己千，亦不过反其初焉已矣。真体之上，固未尝有所增益也。后之学圣人者，不思反复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聪明不足以尽圣人之知见，依依焉求索于外，假借影响测忆之似，自信以为吾心之真得，是蒙其目以拟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忆天下之声；影响测忆之似，拘执固滞之迹，适足以塞吾虚灵之真体，碍吾顺应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远矣。鉴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至空也。衡之称物，而天下莫欺以轻重者，以其至平也。衡能一天下之轻重，而不可加以铢两之积；鉴能别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尽天下之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曀霾絪缊，何物不有，而未尝一物为太虚之有。故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而明自生；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而岁自成。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夫既曰百虑，则所谓何思何虑者，非绝去思虑之谓也。千思万虑，而一顺乎不识不知之则，无逆吾明觉自然之体，是千思万虑，虽谓之何思何虑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极，虽谓之无善亦可也。故先师曰"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是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为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时设法，不得已之辞耳。然至善本体，本来如是，固亦未尝有所私意撰说其间也。告子以性为无善无不善，盖其认义为外，认性为内，守其空寂之虚体，顽制不动，以速一时之效，内外两截，已失至善之体矣，非先师立言之旨也。感物而动之动，即动于欲之动，非动静之动也。动静二字之义，有对举而言者，亦有偏举一字而二义备者。周子主静之静，是兼动静而言也。其自注曰："无

欲故静。”夫无欲故静,是有欲即动也,动则失其至静之体矣。《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即静一言,已尽夫性体寂感之理。感于物而动,是动则失其至静之体,涉于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静已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矣。”谓求其性于既动之后,非性之真也。故静之一言,实千古圣学之渊微,然非精凝湛寂、自得于神领独悟之中者,未易以言说穷也。洪之得于所闻者若是,然先师去我久矣,亦不知昔日所闻者,果若是否邪?姑据此心,以求正耳。来谕达道无五,达德无三,皆即一也。愚谓一诚而贯三、五则可、无三无五则不可,盖心之诚,譬如水之澄,然无杂三,则无杂自明,无杂自纯,无杂始终,如一五,譬则一样人来照还他一样形,五样人来照还他五样形,自是无差。故曰五本于三,三只是一,一只是此心无杂,人心只为私意所杂,所以失却至一之体耳。失却此体,所以不明不纯而有息,故发之应感,随处皆差。故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达德三,所以行之者一,正指道与德之端,欲人得其体也。得其体,名言俱忘矣。幸赐裁教,不吝往复,至爱至荷。[②](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先加,黄宗羲《明儒学案》二老阁版作“皆加”,贾本作“皆知”。

②文末“来谕……忘矣”一段《宗旨》未载,兹据《杨忠介集·附录》卷三移录。《附录》在该文末尾尚有邵武按语,曰:“此钱先生复书也,出先生《会语集》中。先生肇狱数年,与公同讲学圜中,《处困记》称其为同志旧友,则夫未入狱,既入狱,与夫既出狱,其往来论订亦非一二言明矣。而概同佚阙,可胜忾欤!”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将此书中大部分内容录于《语录》第三十五条中,然其所录语录根据的是《圣学宗传》第三条和《理学宗传》第一条,并有多处遗漏。比较诸本,当以《王门宗旨》所收之《复杨斛山书》及《杨忠介集·附录》所收之同文最为完整,其他皆只能作为参考。

与赵大洲书

洪昔幸侍,未尽请益,继遭罪难,颇觉有所省悟。思出而就正左右,兄又先我

远去矣。忽忽岁月,会晤无期,耿耿中夜,何有穷已?洪赋质鲁钝,向来习陋未除,误认意见为本体。意见习累,相为起灭,虽百倍惩克,而于此体终隔程途,无有洒然了彻之期。担阁岁月,浑不自知。上天为我悯念,设此危机,示我生死真境,始于此体豁然若有脱悟,乃知真性本来自足,不涉安排。征之于事,始觉无处可罢,始觉有才可竭。昭昭哲训,不我诬也。但旧习尚熟,或时怠缓,便会搀入,从此兢业保持,日消月化,庶可免于大恶耳。向承指示,想只在此。洪愚未能领受,今亦不能记忆,正有可质,人远日疏,安得不切痦寐也邪?吾人虽出处殊时,南北异路,皆谓了此大事出世。望诸兄大振法门,主张道脉,以幸斯世。更望时赐教言,启义离索,颙俟颙俟。是月陈明水来自临川,会于天真,龙溪、念庵、南山、鹿园俱从荆川期会。舍弟行,并此附告。(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复袁文辉、屠淳卿、高国重、屠羲民书①

狮岩夏会,诸君书来,见朋友虽不能如期翕聚,其中二三君子,向里真切,问辩详审。若此,则知叶落根存,生意凝固,种而复生,条肄预可想也。喜慰喜慰!学问功夫,只求自尽,朋友聚散,未足为忧,但自己一人志定功勤,同志自相观而起,况二三诸君已同德乎?觉即是善,不觉即是利。此是千古梦觉关人于一日之间。鸡鸣而醒,目即见物,耳即听物,心思即思物,无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惚因应,若有若无,故遇触即动,物过即留,虽已觉兴,犹为梦昼。见性之人,真机明察,一醒即觉,少过不及,觉早反亟。明透之人,无醒无觉,天则自著,故耳目聪明,心思睿知,于遇无触,于物无滞。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善利之辩,此为未知学者分辩界头,良知既得,又何拟议于意像之间乎?此中机缄,愈密则愈微,愈精则愈彻,才著拟议,便涉安排,毫厘间隔,千里殊途,在诸君默而识之,言语非所及也。(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校】

①《明儒学案》卷十一《绪山论学书》有部分载录,题为《与宁国诸友》。

谢江广诸当道书

冬暮，宽、畿渡钱塘，将趋北上。适广中有人至，报父师阳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将逾庾岭矣。即具舟南迎，至兰溪，忽闻南安之变。慌怖三问三疑，奔至龙游，传果实矣。死乎！何至此极邪！吾师以王事驰驱，尽心亶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师以身许国，死复何憾，独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诸怀耳。夫子讲学四十余年，从之游者遍海内，没乃无一人亲含襚，殓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职，哀悯何甚！

宽、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抚我，诱我翼我，实有罔极之恩，而今若此，无涯之戚，谁则任之！兼程至贵溪，始得凭哭其棺。间乃询之厮吏，始知临终之地，长途空寂，前后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预事之谋，载棺相随，使永诀之晨得以时殓襚。是虽子嗣门人亲临其事，当无逾此，诚死生而肉骨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师有罔极之恩，而没则贻我以无涯之戚，今赖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于二三子，实有无涯之感矣。夫野死而无悔者，夫子之忠也；无归而殡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义，而区区之恩感不与焉。特吾二三子儿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于无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尽。《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怜而终教之。（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再谢汪诚斋书

父师之丧颇德庇，于二月四日奠于堂矣。感公之私，与日俱积。乃弟乃子颇能承袭遗规，弗至逾礼。四方同门亦日来奔，颇具执事。是皆先生倡厚德于前，故子弟门人知激劝于后，不敢以薄自处，重获罪于大君子之门也。所谕父师军中羡余银两，责其官赍送嗣子，是执事哀死之情，推及遗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门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师嗣子方及四龄，未有知识；亲弟守俭、守文、守章，继子正宪欲代之言，顾其中有愿言而不敢尽者。生辈恃在旧爱，敢代为之言，惟执事其终听焉。

父师两广事宜，间尝询之幕士矣，颇有能悉其概者。谓奏凯之日，礼有太平筵宴及庆贺赆送之仪，水夫门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与例不必却者，收贮赏功所，谓之羡余，以作公赏之费。成功之后，将归，乃总其赏功正数，所给公帑不过一万余两，皆发梧州矣。正数之外，有此羡余，仍命并发梧州。从者又以沿途待命，恐迟留日久，尚有不时之需，姑携附以行，俟随地遣发。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变！病革之晨，亲命仆隶检遗书，治行篋，命赏功官劳其勤劳而归羡余于公。此实父师之治命也。当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笃遗孤之爱，案官吏之请，从合得之议，谓大臣驱驰王事，身殒边陲，痛有余哀，礼当厚报。况物出羡余，受之不为伤义，故直以事断而不疑其为私。其恩可谓厚矣。特弟子登受之余，尚不免于惶惑。盖以父师既有成命，前日之归是，则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义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终无以白于地下也。且子弟之事亲，平时一言，罔敢逾越，况军旅之事，易箦之言，顾忍违忘而私受乎？夫可以与者大人之赐，可以无取者父师之心，取之惟恐违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则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谨勒手状，代为先生布。并原银五百三十二两，托参随州判龙光原义男添贵送复台下，伏望验发公帑，使存殁之心可以质诸天地鬼神。是则先生无穷之赐，幽明共戴之恩也。不胜冒犯殒悼之至！（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再谢储谷泉书

宽、畿不率，弗祐于天，遽夺吾师之速；黄发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无所归。时闻凶讣，又恨未及相随以趋曳杖之歌；天丧斯文，后死者终弗与闻矣乎！既而奔丧贵溪，凭哭之余，水浆不入于口，奄奄气息，若无复可生于人世矣。间乃询其后事，乃知诸君子殚心瘁力，送死无憾，而先生左右维持之力居多。愚以为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经历，舟未入境，而执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慼，虽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劝之机不无所自，哀感何言。仆且私告曰：公虑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虑吾主君勋业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语曰：公恸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

于天下也云云。生辈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爱之至有如此也。"

噫！天下之爱吾夫子者有矣，叹之而已矣；信我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执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实以见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于其中，是未可声音笑貌为也。吾侪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终底于厄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于其间，斯道虽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惧乎哉？孟子曰："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今兹有乎尔矣！今兹有乎尔矣！于是自衢以下，顺流而归，慷慨激亢，无复为儿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于颠跻之中，吾当何以为报哉！

二月四日，已妥灵于堂。乃弟乃子，颇知自植，四方同门，又日来至，丧事聊此议处，不复敢远婴先生之怀矣。萧尚贤事略具汪公别纸，并奉请教。小厮辈以小嫌构辞，致烦案牍。在先生宽仁之下，当必有处。然是人亦无足过责者，夫子用之，所谓略其全体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报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过，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复责其全体之失也，难矣。恃在推爱，妄敢喋喋，荒悖不恭，万罪万罪！

（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与台守谭二华书

某抱罪南还，与舍侄应扬栖迟原野，不涉人世久矣。事有切衷，不敢以自避者，情有所激也。

先世吴越武肃王六世孙讳景臻，墓在天台县十四都之凤凰山，宋驸马会稽郡王也。子孙太师忱，丞相讳端礼、讳笃、讳象祖等俱以国公敕葬，凡四墓。列孙附葬，凡九墓。敕建护国寺，招僧供奉香灯，世世无替。嘉靖初年，寺僧中微某与台孙、举人楞告县，给示禁约，而土民不敢肆侮。癸巳，敝同年提学林退斋云同立碑于墓前，吕泾野补题曰"会稽郡钱王墓"。又八年，庚子，寺僧走，比京生与诸族之仕京者为之给牒请度，钱氏之与寺僧世恩亦厚矣。

迩来力稍竞，有僧名大庆者，遂潜发诸墓，得圹中所藏，大建楼房，塞墓前之塘八处以为田。今年某月，与乡中豪家阴谋风水，盗掘端礼公墓圹，发其财宝，毁其茔

域，灭其碑碣，窃各墓石以自筑生圹，意将潜灭古迹，罗重价以售人作葬地也。某等地远，赖土人褚天宇首告于县，而县家见钱氏子孙散处，偏听僧嘱，未与明正典法。夫钱氏三世四王颇有微勋于吴越，而郡王子孙忱与端礼、象祖俱为宋名臣，史可考也。立寺招僧，为修持香火，今不思世恩，而反盗发之，使先王先公枯骨不保，游魂无依。为之子孙者枕戈誓仇，其能一日帖席于牖下耶？所赖明公在上，控诉有地，世有赵清献，则钱氏坟庙必不使行道之人过而流涕。某等属旧又忍自蔽其私，不为公求伸于台下耶？先遣台孙庠生钱梧、钱大壮进状，万望亲提大庆师徒到案，开验坟圹，以正国法，仍令修复各墓旧规，则公之泽及枯骨，钱氏子孙世世感德于无穷矣。万赐俯照。（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与节推陈公书

先王当唐末初保障两浙之民，父祖子孙，相继百年。至宋有天下，乃挈其全土而归之，曾无吝色，盖恐无辜之民罹兵刃耳。故五代群盗为虐，掠人为粮，而钱塘之民独称富丽，且筑塘捍海，蠲租救荒，遗泽侵沃十三州之民，亦既深且长矣。赖当道诸公吊古论世，一旦兴复祠祀。夫先王挈十三州之地弃若敝屣，今欲栖魂于抔土，且承其故苑，尚有据之而不让者，其人之贤不肖相去何若是辽也。灵芝寺之舍也，始于先王，盛于宋高孝时，以及我朝永乐、正统，国初三出圣僧，皆蒙驿召谕，祭碑可稽也。殿宇数百间，乔木桑荫，黄门张方洲记可考也。其废也，侵于沈氏。苟非兴复有会，则先王以全土弃之，为之子孙者，顾尺寸而争之，则亦浅矣。童省祭，两院委官也。一旦置之死地，心何忍乎？事幸属之台下，威名所照，群奸无匿，必有崇大义以屈众志者，亦奚俟于不肖之言。但先王无知，而不肖辈又不能一辨恩怨，于情若有所不忍者。且日东渡，先此缕缕，万赐俯察。（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谢刘养吾(二札)

辱承雅爱,贱目作疼,不能从容晤对,别来殊怀耿耿。

先祖王妃周氏墓,乃三世祖忠懿王妃、彭城郡王讳惟治之母也。忠懿王朝宋归钱塘,妃薨于道,遂于崇德县千乘乡依祖祠葬焉。后以子贵,追赠彭城郡夫人,《县志》《家乘》可详。称钱林者重妃葬也,墓茔崇广,享殿严饬,岁更八百世,易七朝,非其生享禄位之崇,没荷人民之戴,安能变变以至今日也哉。徐氏子孙,为王家奴,世受国恩,为子孙者依兹抔土,富胜于乡,何修而得之也。忍心害理,乃一至此极耶?苏文忠公《表忠观碑》谓:"诸王妃夫人子孙坟庙不治,父老有过而流涕者。"夫所谓不治,有司失于修葺,尚无恙也。今周氏之墓,发其财而屋其域,货其宇而薪其木,以八百载之遗,而荡灭于数年之间。父老过之,其流涕又当何如也?不肖子孙仇不共天,必与枕戈荷戟,不极其辜,焉能安枕而食也?

尚赖父母孔迩,神人所仰,威明折断,罪狱昭然,必使豪奴为不肖完茔表墓,立石以记明公与复之迹,庶几慰先灵于地下,快民心于域中,岂特俾不肖子孙得以抗颜天日,为足私感也哉。念非明公,谁与控之成之?临发不胜拳切。

又

昨承丰范,归见部院。

诸当道诉及先王坟庙,证以志乘,莫不叹王泽废兴有时。上赖贤大夫在位,不泯幽光,复宣今日。志中所称文僖公惟演者,彭城郡王惟治之弟也。使相忱者,文僖之孙,秦鲁国大长公主长子也。公主者,会稽郡王讳景臻所尚宋仁宗女也。作秦王行祠者,彭城郡王与文僖公,顺土民之情,且为其母墓在而作,亦以妃朝宋道卒,秦王注意所在也。掌祀事者,皆公主后、秦王裔也。不肖某者,公主十三世,秦王十七世孙也。《家乘》载掌祀甚详,越五百年,不肖某展省其地,睹遗迹犹不泯焉。某虽非劣,尚赖文献足征,命运有待,若非人之私智所及。但崇德钱氏为忠献土[①]后,于妃墓近而情疏。吾姚子孙为妃嫡派,于墓情亲而地远。情疏则目击其废,而势不激;地远则耳闻其废,而情不奋。因循至今,不肖子孙之罪也。夫何尤夫材以钱林名?古者帝王墓曰陵,侯王墓曰林,文宣王墓曰孔林者,可证也。钱林之名,

为妃墓而立,村民世受王泽,岂能忘所自哉?祖庙与妃墓历年八百,在寺僧则念祠像之废,思饬后殿以居王,在徐氏则毁掘墓茔,发其材,占其地,事之淑慝,人之贤不肖,何相去之远若是也?

部院诸当道闻之,莫不为某扼腕。明公折狱明允,邦人称平,临台数语,已破徐氏之胆,而服邑人之心矣。尚望亲临其地,稽诸志乘,质诸父老,正徐氏以法,而尽逐其族,收墓茔祠址祭田,择寺僧之贤者世守之,以供香灯之役,则善恶分而赏罚明,子孙慰而人情悦,先王遗魂庶得安妥于地下矣。北面稽颡,惟明公亮之。(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校】

①土,为"王"字之误。

与鲍南衡书

不肖抱罪山栖,性驯麋鹿久矣。迩来群贤在位,吊古论世之余,上寻往迹,下顺舆情,兴复表忠祠宇而尸祝之。三年之内,聿成壮观,先王遗灵复得血食旧土。此赵清献昧死以闻之朝,苏文忠磨石记事之日也。不肖叨承末胄,躬逢盛举,其能已于铭心刻骨乎?故复变其麋鹿之性,周旋当道诸公间,情有所激,义不容于终遁矣。今大业垂成,所亏惟一篑之功,恭遇先生新政,精明博大,民神共仰,给示晓谕,将饰先祠之未备。扬旌惠顾,异成当道之奇功,此王者封墓式庐之仁,报功崇德之端也,敢不佩服?夫九仞之功难成,而一篑之功尤切,片瓦不葺,栋梁贯朽,一窦不塞,鬼瞰其庐。昨承颜色,而未敢遽以请者,嫌未同之言,复承言示之事,又不汲汲图,惟其何当雅情而竣庙事也。敢谨具未完工次进呈台下,惟公少加意焉。则先祠永终有赖,不肖且得以早返,偃息于麋鹿之区,以歌咏太平之盛,死且不朽,先王亦死且不朽。(录自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辞别何吉阳书

湖山浪迹,忽逢雅会,塔中晤语,仰见千古道心,不肖何幸遂此倾渴,庆慰!庆慰!所论静坐工夫,迩来与同志言,更觉何如?先师过辰州时,亦尝以此立教,谓:"学者平时放心未收,借此一段以补小学之功。"又谓:"人有世情俗染,积集于心,如斑垢驳蚀之镜,必须先知刮磨,尽去驳蚀,复还全体,而后纤尘不容,才拂易去,乃谓至此已是见得仁体矣!"后归越,朋友有以是问者,曰:"吾在南都已前,俱以是方为学者入门一著,学者一时晤见本体,颇收速效,后见渐落喜静厌动之病。盖是意原从静坐中得来,一涉多事,便觉纷乱,不在纷乱中体悟真体,却罪静坐未足。又思静坐以求之动静,不成片段,迩来'良知'二字,更觉简易直截。良知一明,无动静可分,无物我可间,虽千事万感,良知妙应,莫非帝则;虽毫发邪妄,良知炯然,无容住著。此真所谓'赤日当空,而阴崖鬼魅自无遁形矣'!向欲举此求正,客冗未尽披露,如何?如何?"(原载陈廷钧纂修《安陆县志补正》卷上,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舟过札(草书,纸本)

德洪顿首启:昨舟过贵乡,闻执事村居路远。且洪为广行期迫,城中诸相知俱不通及,用是怀歉。书院闻林秀水建制以龙渚,可贺可贺。刘龙阳天真经度,颇悴心力。王祯一议得时,便于事,或有所济,然必得权,借有力乃可恃耳。非执事任之,将谁责耶?龙阳书来,执事必有复也。毛梅庄,洪亦附去一简矣。行次匆匆,布此草草,不尽所请。侍弟钱德洪顿首拜石山沈大人先生道契丈,贵乡诸同志均乞致谢。幸幸。初八日具余。(录自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七,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答论《年谱》书（凡十首）

一

承兄下榻，信宿对默，感教实多。兄三年闭关，焚舟破釜，一战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属兄，后学之庆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尽，生死毁誉之念忘，则一体万化之情显，尽乎仁者，如何如何？师谱一经改削，精彩迥别，谢兄点铁成金手也。东去谱草有继上，乞赐留念。外诗扇二柄，寄令郎以昭，并祈赐正。诗曰：“我昔游怀玉，而翁方闭关。数年论睽合，岂泥形迹间。今日下翁榻，相对无怍颜。月魄入帘白，松标当户闲。我默镜黯黯，翁言玉珊珊。剑神不费解，调古无庸弹。喜尔侍翁侧，倾听嶷如山。见影思立圭，植根贵删繁。远求忧得门，况乃生宫闑。毋恃守成易，俯惟创业艰。”又书会语一首：“程门学善静坐，何也？曰：其悯人心之不自觉乎？声利百好，扰扰外驰，不知自性之灵，炯然在独也。稍离奔骛，默悟真百感纷纭，而真体常寂，此极深研几之学也。入圣之几，庶其得于斯乎？”

二

奉读手诏，感惓惓别后之怀。心同道同，不忘尔我，一语不遗，其彻心髓，真所谓“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也，感惕如之何！年来同志凋落，慨师门情事未终，此身怅怅无依。今见兄诞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间，已得人主张。吾身生死短长，乌足为世多寡，不觉脱然无系矣。此番相别，夫岂苟然哉，宜兄之临教益切也。师谱得兄改后，誊清再上，尚祈必尽兄意，无容遗憾，乃可成书。令郎美质，望奋志以圣人为己任，斯不辜此好岁月耳。乡约成册，见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动声色，天载之神也。余惟嗣上不备。

三

别后沿途阻风，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龙光寺。诸友群聚，提兄“丕显待旦”一语为柄，听者莫不耸然反惕。谓兄三年闭关，即与老师居夷处困，动忍熟仁之意同。盖慨古人之学必精诣力究，深造独得，而后可以为得，诚非忽慢可承领也。诸生于是日痛发此意。兄虽在关，示道标的，后学得所趋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缉

诸生,夙办柴米,为久留计,供应不涉有司。五日一讲会,余时二人轮班,代接宾客,使生得静处了谱。见其志诚恳,姑与维舟信宿以试之。若果如众计,从之;若终涉分心,必难留矣。二书承示周悉,同体之爱也。今虽久暂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坚执硬主也。柏泉公读兄《年谱》,深喜,经手自别,决无可疑,促完其后。

昨乞作序冠首,兄有书达,幸督成之。留稿乞付来人,盖欲付人誊真也。

四

兄于师谱,不称门人,而称后学,谓师存日,未获及门委贽也。兄谓古今称门人,其义止于及门委贽乎！子贡谓:“得其门者或寡矣。”孔子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门委贽者乎！今载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无闻焉,岂非委贽而未闻其道者,与未及门者同乎？韩子曰:“道之所在,师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从而师之,师道也,非师其人也。师之所在,吾从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尝别周龙冈,其序曰:“予年十四时,闻阳明先生讲学于赣,慨然有志就业。父母怜恤,不令出户庭。然每见龙冈从赣回,未尝不愤愤也。”是知有志受业,已在童时,而不获通贽及门者,非兄之心也,父母爱护之过也。今服膺其学既三纪矣,匪徒得其门,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于称门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贤与师同部曹,僚也;及闻夫子之学,非僚也,师也,遂执弟子礼焉。黄久庵宗贤见师于京师,友也;再闻师学于越,师也,非友也,遂退执弟子礼。聂双江文蔚见先生于存日,晚生也;师没而刻二书于苏,曰:“吾昔未称门生,冀再见也,今不可得矣。”时洪与汝中游苏,设香案告师称门生,引予二人以为证。汪周潭尚宁始未信师学,及提督南赣,亲见师遗政,乃顿悟师学,悔未及门而形于梦,遂谒师祠称弟子,遗书于洪、汝中以为证。夫始未有闻,僚也,友也;既得所闻,从而师事之,表所闻也。始而未信师学于存日,晚生也;师没而学明,证于友,形于梦,称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拟吾党承颜本体太易,并疑吾师之教。年来翕聚精神,穷深极微,且闭关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学丕显待旦,通昼夜,合显微而无间。试与里人定图徭册,终日纷嚣,自谓无异密室。乃见吾师进学次第,每于忧患颠沛,百炼纯钢,而自征三年所得,始洞然无疑。夫始之疑吾师者,非疑吾师也,疑吾党之语而未详也;今信吾师者,非信吾师也,自信所得而征师之先得也。则兄于吾师之门,一启关钥,宗庙百官皆故物矣。称入室

弟子，又何疑乎？谱草承兄改削，编述师学，惟兄与同。今谱中称门人，以表兄信心，且从童时初志也，其无辞。

五

南浦之留，见诸友相期恳切，中亦有八九辈，肯向里求入，可与共学矣。亦见其中有一种异说，为不羁少年，助其愚狂，故愿与有志者反覆论正，指明师旨，庶几望其适道。诸生留此，约束颇严，但无端应酬，终不出兄所料。已与柏泉公论别，决二十日发舟登怀玉矣。兄第五简复至，感一体相成之爱，无穷已也，仰谢仰谢！精诣力究，昨据兄独得之功而言，来简揭出四字以示，更觉反惕。谓："康节收手太早，若在孔门，自不容停脚矣。"实际之言，真确有味，闻者能无痛切乎？别简谓："孟子不得为孔子徒，盖叹己不得亲炙以成速肖也。"诵言及此，尤负惭恐。亲炙而不速肖，此弟为兄罪人也。兄之所执，自有定见，敢不如教？闲中读兄夜坐十诗，词句清绝，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隽永。比之宋儒感兴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愿正者，与兄更详之。吾党见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证，未宜轻以示人。恐学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体，作一景象，非徒无益，是障之也。盖古人立言，皆为学者设法，非以自尽其得也。故引而不发，更觉意味深长。然其所未发者，亦已跃如。何也？至道非以言传，至德非以言入也。故历勘古训，凡为愚夫愚妇立法者，皆圣人之言也。为圣人说道，妙发性真者，皆贤人之言也。与富家翁言，惟闻创业之艰。与富家子弟言，惟闻享用之乐。言享用之乐，非不足以歆听而起动作也，然终不如创业者之言近而实也，此圣贤之辨也。调息、杀机、亥子诸说，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盖学贵精，最忌驳。道家说"性命"，与圣人所间毫厘耳。圣人于家、国、天下同为一体，岂独自遗其身哉？彼所谓"术"，皆吾修身中之实功，特不以微躯系念，辄起绝俗之想耳。关尹子曰："圣人知之而不为。"圣人既知矣，又何不为耶？但圣人为道，至易至简，不必别立炉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为者，非不为也，不必如此为也。夫自吾师去后，茫无印正，今幸兄主张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讲会虽殷，可与言者亦非不多，但炉中火旺，会见有融释时，毫厘滓化未尽，火力一去，滓复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无变动，难也。而况庸一言之杂其耳乎？兄为后学启口容声，关系匪细，立言之间，不可不慎也。故

敢为兄妄言之,幸详述以进我。情关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谅之。

六

前月二十五日,舟发章江。南昌诸友追送,阻风樵舍。五日入抚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境。舟中特喜无事,得安静构思,谱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写,先录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润,即付来手。到广信,再续上。出月中旬,计可脱稿也。龙溪兄玉山遗书谓:"初以念庵兄之学偏于枯槁,今极耐心,无有厌烦,可谓得手。但恐不厌烦处落见,略存一毫知解;虽无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尚须有针线可商量处,兄以为何如?"不肖复之曰:"吾党学问,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针线,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脱,则恐又落商量知解,终不若'良知'自照刷之为真也。"云云。昨接兄回书,云:"好心指摘,感骨肉爱。"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尽性尽仁,致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慊矣。沧海处下,尽纳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盘旋,凌出霄汉,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复奚疑?故不肖不以龙溪之疑而复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诸生问:"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应之曰:"念翁悯吉水瑶贼不均,穷民无告,量己之智足与周旋,而又得当道相知,信在言前,势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贤大夫、贤士友,开局以共成此事。此诚出于万物一体,诚爱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参于其中也。若斯时有一毫是非毁誉、利害人我,相参于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为之力矣。比非尽性尽仁,'良知'真自得手,乌足与语。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闭关日久,姑假此以自试,即是不倚静知解。终日与人纷纷,而自觉无异密室,此即是不厌动知解。谓我虽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尽信,不信在人,于我无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谓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遗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尽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当道之托,若不耐心,无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无是非毁誉利害人我之间,自能动静合一,自能人我同过,自能尽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厘影子与'良知'本体尚隔一尘。一尘之隔,千里之间也。"诸生闻之,俱觉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陈左右,亦与局中同事诸君一照刷,可以发一笑也。幸教幸教!

七

连日与水洲兄共榻，见其气定神清，真肯全体脱落，猛火炉煅，有得手矣。自是当无退转也。但中有一种宿惑，信梦为真，未易与破耳。久之当望殊途同归，然窥其微，终有师门遗意在也。师门之学，未有究极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圣人之道至广大，至精微，儒、佛、老、庄更无剩语矣。世之学者，逐逐世累，固无足与论。有志者又不能纯然归一，此适道之所以难也。吾师开悟后学，汲汲求人，终未有与之敌体承领者。临别之时，稍承剖悉，但得老师一期望而已，未尝满其心而去也。数十年来，因循岁月，姑负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学，师道尚有赖也。但愿简易直截，于人伦日用间无事拣择，便入神圣，师门之嘱也。《大学》一书，此是千古圣学宗要，望兄更加详究，略涉疑议，便易入躐等径约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怀玉，期完谱尾，以承批教，归日当卜出月终旬也。

八

谱草苟完，方自怀玉下七盘岭，忽接手教，开缄宛如见兄于少华峰下，清洒殊绝，感赐深也。四卷所批，种种皆至意。先师千百年精神，同门逡巡数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学非夙悟，安敢辄承？非兄极力主裁，慨然举笔，许与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极力主裁，名山胜地，深居廪食，不能完也。岂先师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时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数言简而核，后当俱如此下笔也。闻老师遣冀行，为刘养正来致濠殷勤，故冀有此行，答其礼也。兄所闻核，幸即裁之。铺张二字，最切病端，此贫子见金而喜也。平时稍有得，每与师意会，便起赞叹称羡。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饭，见金而起喜心者，贫子态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觑破？兄即任意尽削之，不肖得兄举笔，无不快意，决无护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学三变诸处，俱如此例，若不可改，尽削去之。其余所批，要收不可少处。此弟之见正窃比于兄者。

自古圣贤，未有不由忧勤惕励而能成其德业。今之学者，只要说微妙玄通，凌躐超顿，在言语见解上转。殊不知老师与人为善之心，只要实地用功，其言自谦逊卑抑。《大学》“诚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谦，非欲谦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处，正见近来实得与师意同也。

舒国裳在师门,《文录》无所见,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军门一牌。《传习续录》则与陈维濬、夏于中同时在坐问答语颇多。且有一段,持纸乞写“拱把桐梓”一章,欲时读以省。师写至“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句,因与座中诸友笑曰:“国裳中过状元来,岂尚不知所以养,时读以自警耶?”在座者闻之,皆竦然汗背。此东廓语也。

又丙午年游安福复古书院,诸友说张石盘初不信师学。人有辩者。张曰:“岂有好人及其门耶?”辩者曰:“及门皆好人也。”张曰:“东廓岂及门乎?”辩者曰:“已在赣及门矣。”又曰:“舒国裳岂及门乎?”曰:“国裳在南昌及门矣。”张始默然俯首,后亦及门。

是年,石盘携其子会复古。其子举人□□,至今常在会,未有及门之说。昨南昌闻之诸友,相传因问律吕元声,乃心服而拜,盖其子侄辈叙其及门之端也。昨见兄疑,又检中离《续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则其诸所相传者不诬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后“问元声”语可矣。

徐珊尝为师刻《居夷集》,盖在癸未年,及门则辛巳年九月,非龙场时也。

继后可商量处甚多,兄有所见,任举笔裁之。兹遣徐生时举持《全集》面正门下。弟心力已竭,虽闻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爱谅之。

九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逾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峡江书。一隔千里,片纸之通,遂难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体久平复,在怀玉已得之柏泉兄。兹读来谕,更觉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虽父子之间,不能一语接,诚然诚然!此可与千古相感,而不可与对面相传,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诗中亦泄此意。达“性命”之微者,信口拈来,自与道合。但我阳明先师全部文集,无非此意,特无一言搀入者,为圣学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于此处幸再详之。兄卧处卑湿,早晚亦须开关,径行登眺,以舒泄蔽郁之气,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时举来,师《谱》当已出稿,乞早遣发,远仰远仰!

十

春来与王敬所为赤城会，归天真，始接兄峡江书，兼读师《谱》考订，感一体相成之心，庆师教之有传也。中间题纲整洁，增录数语，皆师门精义，匪徒庆师教之有传，亦以验兄闭关所得，默与师契，不疑其所行也。

去年归自怀玉，黄沧溪读谱草，与见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谋梓行。未几，沧溪物故，见吾闽去，刻将半矣。六卷已后，尚得证兄考订。然前刻已定，不得尽如所拟，俟番刻，当以兄考订本为正也。中间增采《文录》《外集》《传习续录》数十条，弟前不及录者，是有说，愿兄详之。

先师始学，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病学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谈二氏，犹若津津有味。盖将假前日之所入，以为学者入门路径。辛巳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自是指发道要，不必假途傍引，无不曲畅旁通。故不肖刻《文录》，取其指发道要者为《正录》，其涉假借者，则厘为《外集》。谱中所载，无非此意。盖欲学者志专归一，而不疑其所往也。

师在越时，同门有用功恳切而泥于旧见，郁而不化者，时出一险语以激之，如水投石，于烈焰之中，一击尽碎，纤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听者于此等处，多好传诵，而不究其发言之端。譬之用药对症，虽芒硝大黄，立见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药杀人者。故圣人立教，只指揭学问大端，使人自证自悟；不欲以峻言隐语，立偏胜之剂，以快一时听闻，防其后之足以杀人也。

师殁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吴时，见吾党喜为高论，立异说，以为亲得师传，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举而指示言之端。私录数条，未敢示人。不意为好事者窃录。甲午主试广东，其录已入岭表。故归而删正；刻《传习续录》于水西，实以破传者之疑，非好为多述，以耸学者之听也。故谱中俱不采入。而兄今节取而增述焉。然删刻苦心，亦不敢不谓兄一论破也，愿更详之。

室远，书札往复甚难，何时合并，再图面证，以了未尽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见，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书复去，念庵随以讣报，竟不及一见，痛哉痛哉！

（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卷六



杂著

书徐调元卷

楚人有梦猎者,误入虎阱,机发槛落,四闭如锢幽囚,偻挛伸缩不掉。外有豺貙叫哮之恐,内有阴崖鬼眴之悸。忧愁逼抑,不知所出,乃大呼而觉,梦也。噫!吾观今之求富贵声利者,非皆梦阱也邪?忧愁逼抑,觉奚有焉?梦不觉则阱不出,觉则无梦无阱;无梦无阱与自梦自阱,相去奚远哉?觉与不觉之间耳。不求而自得者,天之性也,富贵声利四者,非性也。定命于冥漠,其来傥然也,其去傥然也。一入于意,务求必得,是役智于无益,撄情于妄希,挟其所本无者,以累其所本有者,宁非大梦也邪?徐子调元尝从东廓子游,札其晤语以归。有曰:“富贵声利者,居庸关也。过则夏,不过则夷。”徐子归,栖于震泽之陂,三年得夷夏之辨焉。尤患居庸之未过也。复见绪山子而请其方,曰:“嘻,子岂梦居庸关邪?居庸能限人南北乎哉?子夏人也,又奚以夷忧?毋亦自崇其墉,自列其限,以自阱已矣。墉不崇,限不列,则关不梦,夷奚有焉?”徐子力学有年,嘉其梦之将觉,而或未之知也,故又示以楚人梦阱之说。(录自周汝登《王门宗旨》卷十《钱绪山先生语抄》,明万历余懋孳刻本)

《太极图说》按语

右《太极图说》与夫《中庸修道说》,先师阳明夫子尝勒石于虔矣。今兹门人闻人公诠,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畿,嗣承往志,乃谋诸郡守王公鸿渐、县尹朱君廷臣、贺君府,摹于姑苏学宫之六经阁,俾多士瞻诵,知圣学之所宗云。嘉靖乙未岁三月朔日,门人余姚钱德洪识。(录自日本《阳明学报》第153号,大正十一年四月刊)

书稽山感别卷

人有异常之恩于我者,君子感乎?异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恩,不可感也。

是故稽颡再拜，颂言烦悉，报之微也；适馆受飧，左右以赆，惠之微也。其遭也无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亲，其离弗违，无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极也。今夫龙兴而云从，云非恩乎龙而从也，嘘吸为变，莫之致也。计功量者，孰为恩，孰为感，悉悉而数之，则薄矣。吾于赣城杨君竹溪之于夫子何以异？吾固不能忘情于恩感，固亦无以为恩感也。

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杀之仁，绥思、田之顽民。维时荷戈持戟之士，其孙谋吴略，勇力拔众者，为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时归散，环视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广之武和斋，吉水之龙北山，赣之刘易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胜衣之士，是四君者岂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杀之仁，故不谋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为南安之变也，君皇皇然亲含襚，扶舆榇，行则与蒸徒共揖，止则与二三同门麻衣布绖并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亲，不以死而忘，无致而致，虽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我欲稽颡再拜，颂言烦悉，以报其情，而其情终不可报；吾欲适馆受飧，左右以赆，以惠其去，而其去终不可惠。故相率归于无言。噫！无言之感，洞彻千古，吾亦无如之何也已。虽然，君去而能益笃吾夫子不杀之仁，则吾之无言者尚有无穷之言也。因其去，吾复能已于言乎？是为书。（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万鹿园修路题词

玉山砌路之举，鹿园悯仆夫行路苦艰也。初议时，人忧功浩难成，予曰："在得人耳！"既而选于道众得明晓，僧众得天霖，人曰："得人矣！"然工浩难成也。予曰："在办真心耳！"今己酉二月，予自广游，过是路，将毕功，且建亭宇以休憩倦客，旷然成胜概矣！噫！能办真心，事无有不成者，吾党办真心以为学者，其亦有不成者乎？（原载万承式、万福纂修《濠梁万氏宗谱》卷十四《遗迹考》，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21 卷第 4 期）

致远说

王生道夫自新昌来学于半野范君。范君以致远为请益之，赠其友人，且册而书之。姚之士夫皆属言以识之，而复滥于余，予何言哉？然而范君从阳明先生游，王生者又范君之所与游，其志同者也。予敢肆其说，曰："道果远乎？"曰："致而未尝远也。""近乎？"曰："近而未尝近也。""可致乎？"曰："致而莫之致也。""不远？"曰："远而未尝远也，近而未尝近也，是道不可以方体求也。致而莫之致也，是不以方体求道也。今夫天苍苍者，不可以阶矣，水土草木何适非是？昧者泥焉渺焉，以穷其高，则冈悉悉。以数其繁，则劳天体芻矣。为道而泥其远近也，何以异？"曰："然则终莫之致乎？"曰："致而莫之致也，斯真致矣。昔者颜子欲见道之的，而未免方体之求也，故高坚前后弗之得矣。及闻夫子博约之训而循循焉，则如见卓立，而卒莫得其所从。颜子至是而始真致矣。后之为道者，吾惑焉。驰其必思于渺茫恍惚之中，自诬以为已得；溺其见闻于事物器数之末，自信以为已精。吾惧道之日远日离也。王生有致远之询，姑述所闻，用是以取证马[①]。嘉靖己丑五月望后三日。赐进士第、炉峰山人钱德洪洪甫书于龙山观日台之中天阁。（录自《南屏王氏宗谱》卷一，民国二十二年重修本）

【校】

①马，为"焉"之误。

天成篇

吾人与万物混处于天地之中，为天地万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万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万物也？天地万物有声矣，而为之辨其声者谁欤？天地万物有色矣，而为之辨其色者谁欤？天地万物有味矣，而为之辨其味者谁欤？天地万物有变化矣，而神明其变化者谁欤？是天地万物之声非声也，由吾心听，斯有声也；天地万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视，斯有色也；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尝，斯有味也；天地万物之变化非变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变化

也;然则天地万物也,非吾心则弗灵矣。吾心之灵毁,则声、色、味、变化不得而见矣。声、色、味、变化不可见,则天地万物亦几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万物者也。”

吾心为天地万物之灵者,非吾能灵之也。吾一人之视,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听,其声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聪也;一人之尝,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虑,其变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无弗同也;后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无弗同也。然则明非吾之目也,天视之也;聪非吾之耳也,天听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尝之也;变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视,则尽乎明矣;耳以天听,则竭乎聪矣;口以天尝,则不爽乎嗜矣;思虑以天动,则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参以人,是之谓天能,是之谓天地万物之灵。吾心为天地万物之灵,惟圣人为能全之,非圣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圣人之视色与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于色者,率天视也;圣人之听声与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于声者,率天听也;圣人之嗜味与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于味者,率天尝也;圣人之思虑与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乱于思虑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于色,以全吾明焉,与圣人同其视也;吾耳不蔽于声,以全吾聪焉,与圣人同其听也;吾口不爽于味,以全吾嗜焉,与圣人同其尝也;吾心知不乱于思虑,以全吾神明焉,与圣人同其变化也。故曰:“圣人可学而至,谓吾心之灵与圣人同也。然则非学圣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灵与圣人同,圣人能全之,学者求全焉。然则何以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于色矣,而后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于声矣,而后求克焉,非所以全聪也;吾口爽于味矣,而后求复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乱于思虑矣,而后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灵也者,心之本体也,性之德也,百体之会也;彻动静,通物我,亘古今,无时乎弗灵,无时乎或间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灵以通百物,勿使间于欲焉已矣。其功虽不同,其灵未尝不一也。吾率吾灵而发之于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发之于耳焉,自辨乎声而不蔽乎声,所以全聪也;发之于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发之于思虑焉,万感万应,不动声臭,而其灵常寂,大者立而百体通,所以全神

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灵而无间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复之,是之谓天成,是之谓致知之学。(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惜阴会语略

钱绪山德洪《惜阴会语》曰:“戊申与龙溪赴青原复古会,今九年而再至,穷乡邃谷,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是岂笑貌声音之足征乎哉?盖吾师以人人同得之心启于前,诸先达以人人同得之心发于后,道有本,教有端,入而得,行而成,诸子弟夙膺父师之教,亦尝究及卓立乎!学不及微,非入也;遇物而反,非得也;人我未同,非行也;无传于后世,非成也。不究其初,无以见斯道之明;不要其终,无以考斯学之相。引于无穷,此先达所为谆谆也。”

王龙溪畿曰:“良知之说,立此便是立诚,定此便是素定,加减不得,此外更求寂体,即是加,即二氏也;此外略徇知见,即是减,即是世俗之学。今谓功行疏浅不足以尽良知则可;谓良知不足以尽学则不可。谓愚夫之知,暂开暂闭,被嗜欲所缠,不能出头,则可;谓此知与圣人之知不同,则不可。”

邹文庄《惜阴申约》曰:“迩者绪山、龙溪二君,自浙中临复古,大聚青原,考德问业,将稽师门传习之绪,而精进者寡,因循者众,是忽实修而崇虚谈,意者相规相勉之有未至欤!”罗文恭松原答龙溪,则规之也。当时古风如此。(录自释笑峰撰,施闰章补辑《青原志略》卷三,清康熙八年刻本)

终命

初先生在广,奏凯之日,礼有太平筵宴及庆贺赆送之仪,其中有情不得却与例不必却者,收贮赏功所谓之羡余。及病革,召赏功官,劳其勤劳,而命归羡余于官。既卒,督抚汪诚斋鋐按官吏之请,以原羡银五百三十二两致其嗣子正亿。时正亿

方四龄，而先生弟守俭辈又不敢辞。德洪乃手状代布，托参随州判龙光、原义男添贵，送复汪公简发公帑，略言可以与者，大人之赐可以无取者。先师之心，易箦之顷，俨然治命，不忍违也。（录自陈龙正辑《阳明先生要书》八卷附录卷四《遗言逸事》，明崇祯八年刻本。该书所录钱德洪记录的《终命》有二则，其中《疾将革》一则，已见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钱德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一文中，故不录。）

绪山讲院会籍

德兴王生守胜、嘉会程生一麟、祝生眉寿，率其会友，跻怀玉，问所学焉！日侍讲席，若将得所省也，相与谋曰："吾尝谷处僻陋，不闻君子大道久矣！今幸见先生，吾心如揭云雾而见天日，朗然光霁，足破千古昏懵矣！使吾常日侍颜范，奚疑于严惮之资，若退而索居焉，其能免移于旧习乎？"遂相鸠工，筑精舍于文川之阳，立日月以为会期，且乞予一言，悬诸会堂，省诵之，庶其肃众志而相厥成乎！予闻而心悦，未之与处也。他日，予赴青原同志之期，程、祝二生偕陈生维新、潘生应奎侍予于南浦，复申前请，予唯之而未与处也。既还怀玉，释奠先师，告归。守胜等数百里跣足徒步，扶予归，舆过草坪，抵常山广济溪上，复申前请，予唯之而未有与处也。

于是程、祝二生复偕陈生维新及徐生，侍予归姚。予进四子而言曰："尔诸生谓吾言之足以肃众志而相厥成乎？譬之吾谷，吾言者，种植之方也；播种耰耘，敏厥终亩，以收刈获之功者，己之力也。吾言复奚与乎哉？古者宪老而不乞言，示民知所承也。子舆子曰："有所待而兴者，凡民也；无所待而兴者，豪杰也。"兴非病于凡民，病其兴而有所待也。夫乞言亦待也。兴也者，性之不容已也，作圣之机也。机存于中，随感而发。日用于是而不知者，凡民也；无俟于感而机自不已者，豪杰也；不容自已而不息其功焉，豪杰而圣贤也。今诸生筑室以图会，徒跣足以忘劳，千里而侍予者，皆性之不容已也。苟得其性，则筑室图会者，勤切磋也；百里徒跣者，坚初志也；千里侍予者，精所人也。果若是，则虽离予于千里之外，犹常侍于几席之间，羹墙立舆，恒自见其真面目焉！复奚待于言耶？苟非自得，则待予而兴

者,能无离予而返乎？诵予言而兴者,岂无违予言而背乎？予之不贵于乞言者,非有所隐也,欲诸生自知所承也。”四子闻之,惕然跃,省然得,默默者久之,起而谢曰:“今日始见先生真面目矣！奚待于言然哉！”虽然诸生之乞言者,非自为也,将以肃众志也。予又奚惜于言,乃为之书,使归而悬于会堂,庶几相期以有成也乎！（原载沈良弼修,董凤笙纂《德兴县志》卷九《艺文志》,民国八年刻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师服问

夫子既没于南安,宽、畿奔丧广信,拟所服于竹峰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没,子贡若丧父而无服制也。”宽、畿曰:“然。然则今日若有间也。夫子没于道路,执丧者弗从。宽也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畿请服斩以从,至越则释,麻衣布绖,终葬则释;宽居越则绖,归姚则否,何如？”邵子曰:“亦宜。”于是畿也服斩以行。（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讣告同门

去年季冬十九日,宽、畿西渡钱塘,将北趋殿封。二十二日,有人自广来,传夫子以病告,将还庾岭。闻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兰溪。传言夫子已逝,相顾骇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为吾道,必无此事。”兼程夜抵龙游驿,吏曰:“信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终于江西之南安。”闻之昏殒愦绝,不知所答。及旦,反风,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极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于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赎,而顾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兴。除夕至常山,又相与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实为之,奈之何哉！”

斯道晦冥几千百年,而昭明灵觉之体终古不磨,至吾夫子始尽发其秘。同志

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圣明，注眷日殷，在朝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则其未尽之志当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将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气数薄蚀，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发泄之，又旋而扑灭之乎？溯观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学者，上无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谓邪？

前年秋，夫子将有广行，宽、畿各以所见未一，惧远离之无正也，因夜侍天泉桥而请质焉。夫子两是之，且进之以相益之义。冬初，追送于严滩请益，夫子又为究极之说。由是退与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别，颇得所省，冀是见复得遂请益也，何遽有是邪！呜呼！别次严滩，逾年而闻讣复于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为终身永诀已乎！

夫子勤劳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则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为生耳。向使吾人懵然无闻，如梦如醉以生于世，则亦已矣；闻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为哉？人生不闻道，犹不生也；闻道而未见其止，犹不闻也。夫子教我发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几十年，而吾所闻止此，是夫子之没，亦吾没也，吾何以生为哉？呜呼！命也已矣，天实为之，奈之何哉！

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众，夫子遗书之存，《五经》有删正，《四书》有傍注，传习有录，文有文录，诗有诗录，政事有政事录，亦足恃矣。是夫子虽没，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遗书，百世以俟圣人，断断乎知其不可易也。明发逾玉山，水陆兼程，以寻吾夫子游魂，收其遗书。归襄大事于稽山之麓，与其弟侄子姓及我书院同志筑室于场，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为遐遗，乃大慰也。

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见于行，没乃光于万世者，亦以其门人子弟相守不变耳。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人揖子贡，相向失声，是非儿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学也。子贡反，筑室独居三年，则益粹于进矣。凡我同志，远者、仕者，虽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间相一聚，以庶几相期于成乎？

逾月之外，丧事少舒，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纸只语备录以示。嗣是而后，每三年则复遣人，一以裒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验朋友之进足，为吾不肖者私淑也。

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陆茫茫，预以陈告。惟吾同志，怜念怜念！（录自王

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遇丧于贵溪书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宾、浔之乱,疾作。二十六日,旋师广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请骸骨。二十一日逾大庾岭,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备棺后载。二十九日疾将革,问侍者曰:“至南康几何?”对曰:“距三邮。”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寿木随,弗敢告。”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张目曰:“渠能是念邪!”须臾气息,次南安之青田,实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也。是日,赣州兵备张君思聪,太守王君世芳,节推陆君府奔自赣;节推周君积奔自南安,皆弗及诀,哭之恸。明日,张敦匠事,饰附设披积;请沐浴于南野驿,亲进含玉;陆同殓禭。又明日,南赣巡抚汪公鋐来莅丧纪,士民拥途哀号,汪为之挥涕慰劳。十二月二十日,丧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储君良材、提学副使赵君渊哭,士民皆哭,声载于道。乃挽丧留于南浦,请改岁而行,以尽士民之哀。赵日至三踊哭。有问之,曰:“吾岂为乃公哭邪?”己丑改岁六日,将发舟,北风厉甚。储焚香虔祝于柩曰:“公弗行,岂为士民留邪?公党有子嗣、门人,亦望公久矣。”即时反风,不四日,直抵信州。

呜呼!夫子没而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诸大夫好德之诚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劳,闻其事能弗以为思乎?详述之,用以告吾同门者。(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征宸濠反间遗事

龙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于丰城闻宸濠之变。时参谋雷济、萧禹在侍,相与拜天誓死,起兵讨贼。欲趋还吉安,南风正急,舟不能动。又痛哭告天,顷之,得北风。宸濠追兵将及,潜入小渔船,与济等同载,得脱免。舟中计议,恐宸濠径袭

南京,遂犯北京,两京仓卒无备。图欲沮挠,使迟留半月,远近闻知,自然有备无患。乃假写两广都御史火牌云:“提督两广军务都御史杨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颜咨俱为前事,本院带领狼达官兵四十八万,齐往江西公干。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广州府起马前进,仰沿途军卫有司等衙门,即便照数预备粮草,伺候官兵到日支应。若临期缺乏误事,定行照依军法斩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颜等勘事,已密于两广各处起调兵马,潜来袭取宸濠,使之恐惧迟疑,观望不敢轻进。使济等密遣乖觉人役,持火牌设法打入省城。宸濠见火牌,果生疑惧。

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济等假写南雄、南安、赣州等府报帖,日逐飞报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动摇省城人心,一以鼓励吉安效义之士。

又与济等谋假写迎接京军文书云:“提督军务都御史王为机密军务事: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奉圣旨:‘许泰、郤永分领边军四万,从凤阳等处陆路径扑南昌;刘晖、桂勇分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州、淮安等处水陆并进,分袭南昌;王守仁领兵二万,杨旦等领兵八万,秦金等领兵六万,各从信地分道并进,刻期夹攻南昌。务要遵照方略,并心协谋,依期速进;毋得彼先此后,致误事机。钦此’等因。咨到职,除钦遵外,照得本职先因奉敕前往福建公干,行至丰城地方,卒遇宁王之变,见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敕旨,候两广兵齐,依期前进外,看得兵部咨到缘由,系奉朝廷机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备,先发制人之谋。其时必以宁王之兵尚未举动。今宁王之兵已出,约亦有二三十万,若北来官兵不知的实消息,未免有误事机。以本职计之,若宁王坚守南昌,拥兵不出,京边官军远来,天时、地利,两皆不便,一时恐亦难图。须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宁王已离江西,然后或遮其前,或击其后,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宁王主谋李士实、刘养正等各有书密寄本职,其贼凌十一、闵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来本职递状,皆要反戈立功报效。可见宁王已是众叛亲离之人,其败必不久矣。今闻两广共起兵四十八万,其先锋八万,系遵敕旨之数,今已到赣州地方。湖广起兵二十万,其先锋六万,系遵敕旨之数,今闻已到黄州府地方。本职起兵十万,遵照敕旨,先领兵二万,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约亦不下一万之数,共计亦有十一二万人马,尽已彀用。但得宁王早离江西,其中必有内变,因而乘机夹攻,为力甚易。为此今用手本备开缘由前去,烦请查照裁处。并将一应进止机宜,计议停当,选差乖觉晓事人员,与同差去

人役，星夜回报施行，须至手本者。”

既已写成手本，令济等选差惯能走递家人，重与盘费，以前事机阳作实情，备细密切说与，令渠潜踪隐迹，星夜前去南京及淮、扬等处迎接官兵。又令济等寻访素与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结纳，令渠密去报知宁府。宸濠闻知，大加赏赐，差人四路跟捉。既见手本，愈加疑惧，将差人备细拷问详悉，当时杀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实、刘养正，不信其谋。

又与龙光计议假写回报李士实书，内云：“承手教密示，足见老先生精忠报国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势不得已而然，身虽陷于罗网，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谋，非老先生断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协力，当万万无一失矣。然几事不密则害成，务须乘时待机而发乃可。不然恐无益于国，而徒为老先生与子吉之累，又区区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势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轻出耳。昨凌、闵诸将遣人密传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与子吉开导激发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汉，易有漏泄，须戒令慎密，又曲为之防可也。目毕即付丙丁，知名不具。”与刘养正亦同。两书既就，遣雷济设法差递李士实，龙光设法差递刘养正。各差递人皆被宸濠杀死。宸濠由是愈疑刘、李，刘、李亦各自相疑惧，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惧，兵势日衰。

又遣素与刘养正交厚指挥高睿致书刘养正，及遣雷济、萧禹引诱内官万锐等私写书信与内官陈贤、刘吉、喻木等，俱皆反间之谋。又多写告示及招降旗号，开谕逆顺祸福，及写木牌等项，动以千计，分遣雷济、萧禹、龙光、王佐等分役经行贼垒，潜地将告示黏贴，及旗号木牌四路标插。又先张疑兵于丰城，示以欲攻之势。又遣雷济、龙光将刘养正家属在吉安厚加看养，阴遣其家人密至刘养正处传递消息，亦皆反间之谋。

初时，宸濠谋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于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马，径趋南京，谒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闻前项反间疑沮之谋，遂不敢轻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贼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惧退沮，久驻江湖之上，师老气衰；又见四路所贴告示及插旗号木牌，人人解体，日渐散离，以故无心攻斗。其后宸濠探知四路无兵，前项事机已失，兵势已阻，人马已散，多有潜来投降者。我师一候宸濠出城，即统伍知府等官兵疾趋攻破省城。度宸濠顾念根本之地，势

必归救,遂预发兵迎击于鄱阳湖。大战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间始末尝闻诸吉水致仕县丞龙光。光谓德洪曰:“昔夫子写杨公火牌将发时,雷济问曰:‘宁王见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对曰:‘疑则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叹曰:‘宸濠素行无道,残害百姓,今虽一时从逆者众,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诱,苟一时之合耳。纵使奋兵前去,我以问罪之师徐蹑其后,顺逆之势既判,胜负预可知也。但贼兵早越一方,遂破残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难。为今之计,只是迟留宸濠一日不出,则天下实受一日之福。’”

光又言:“夫子捷疏虑繁文太多,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亦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当时若使不行间计,迟留宁王,宁王必即时拥兵前进,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两京各路何恃为备?所以破败宁王,使之坐失事机,全是迟留宁王一着。所以迟留宁王,全是谋行反间一事。今人读奏册所报,皆是可书之功,而不知书不能尽者十倍于奏册。”

又言:“宁藩事平之后,京边官军南来,失其奸计,由是痛恨夫子,百计搜寻罗织,无所泄毒,挤怒门人冀元亨与济、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执,光等四窜逃匿,家破人亡,妻子离散。直伺官军离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当时光等粘贴告示,标插旗号木牌,皆是半夜昏黑,冲风冒雨,涉险破浪,出入贼垒,万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间人役,被宸濠要杀者,俱是亲信家人。今当事平之后,议者不究始原,并将在册功次亦尽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劳,虽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赏罚若此,继后天下倘或再有事变,人皆以光等为鉴戒矣。谁肯复效死力哉?”

又言:“夫子应变之神真不可测。时官兵方破省城,忽传令造免死木牌数十万,莫知所用。及发兵迎击宸濠于湖上,取木牌顺流放下。时贼兵既闻省城已破,胁从之众俱欲逃窜无路,见水浮木牌,一时争取,散去不计其数。二十五日,贼势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锐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次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叫渡。渔人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神运每如此。”

又言:“尝闻雷济云:夫子昔在丰城闻变,南风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悯恻

百万民命，幸假我一帆风！’须臾风稍定，顷之，舟人欢噪回风。济、禹取香烟试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风大作。宸濠追兵将及时，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渔船自缚，敕令济、禹持米二斗，脔鱼五寸，与夫人为别。将发，问济曰：‘行备否？’济、禹对曰：‘已备。’夫子笑曰：‘还少一物。’济、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头罗盖曰：‘到地方无此，何以示信？’于是又取罗盖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门方戒严，舟不得泊岸。济、禹揭罗盖以示，城中遂欢庆曰：‘王爷爷还矣。’乃开门罗拜迎入。于是济、禹心叹危迫之时，暇裕乃如此。”

德洪昔在师门，或问：“用兵有术否？”夫子曰：“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面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安所施？”

又尝闻邹谦之曰：“昔先生与宁王交战时，与二三同志坐中军讲学。谍者走报前军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自若。顷之，谍者走报贼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亦自若。”

又尝闻陈惟濬曰：“惟濬尝闻之尚谦矣。尚谦言，昔见有侍于先生者，自称可与行师。先生问之。对曰：‘某能不动心。’曰：‘不动心可易言耶？’对曰：‘某得制动之方。’先生笑曰：‘此心当对敌时且要制动，又谁与发谋出虑耶？’又问：‘今人有不知学问者，尽能履险不惧，是亦可与行师否？’先生曰：‘人之性气刚者亦能履险不惧，但其心必待强持而后能。即强持便是本体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谓守气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变无言。此曾子之所谓守约，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者也。’”

又尝闻刘邦采曰：“昔有问：‘人能养得此心不动，即可与行师否？’先生曰：‘也须学过。此是对刀杀人事，岂意想可得？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后世格物之学所以为谬也。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此亦不是谦言。但圣人得位行志，自有消变未形之道，不

须用此。后世论治,根源上全不讲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讲求,岂有必事杀人而后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赣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杀人为事,心岂割忍,但事势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立视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没紧要事上去了。'"

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赣、宁藩始末俱不与闻。先生殁后,搜录遗书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对月日,而后五征始末具见。独于用间一事,昔尝概闻,奏疏文移俱无所见。去年德洪主试广东,道经江西,访问龙光,始获间书、间牌诸稿,并所闻于诸同门者,归以附录云。时嘉靖乙未八月,书于姑苏之郡学。(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九《世德纪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

嘉靖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我妻敏惠孺人,及长子应度,次子、妇王氏,墓在胜归□□□屏峰下,人字冈表忠世庙后垄也。呜呼!敏惠之没,哭冢子也,而不知身没之后,又□子妇同窆也。应度没后,丧其长女。王氏没后,丧其季子。五年之内,五丧相仍。维兹卜兆,三丧并举,且同穴也。使我以垂老之年临之,将何以为情耶?造化吻茫,无心相值。入我以无何有之乡,示我以未始有生之始,其死若梦,其生若觉,觉梦代禅,昼夜相错。谁毁而成,孰悲而乐?惟吾良知,超生出死,为万物纪,历千载而无今昨,吾又乌能以尔动吾之衷,龊龊索索,为呰为喈也乎哉?敏惠姓诸氏,生于开元乡之旧族,其才且贤,尝为状,其略矣。应度幼笃闻道,早辅吾学,同游日亲,临没有悟,赍志而往。子曰人元,为吾父心渔公嫡曾孙也。王氏,吾次子应乐妻,锦衣紫溪先生王正宪女,吾师阳明夫子长孙女也,能承家学,执妇道,生子人宗、人会。继娶赵氏,生子人官、人英。葬敏惠,虚其左圹,以须吾息。应度左附,虚左圹,从其妻蔡氏请也。铭曰:敏惠之没,身殉子死。一日三窆,我心曷已。造化无心,孰兴孰圮。视尔无生,我生亦寄。尔宁其归,我慎生理。尔窆我铭,我作尔止。顺天之休,与道终始。子孙仍仍,庶延尔遐祉。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吉旦,

孝男钱应乐、孙人元立。绪山居士钱德洪撰。(原载周炳麟修,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下》,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现据张如安《钱德洪佚文补辑》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6卷第3期)

黄石田墓志略

先生姓黄氏,讳池,字畜之,号石田。秉质天成,不事学虑而行自程,不事雕琢而器自形。少年读书,闻一格言说论,必求诸心而程诸事。事于父兄,父兄悦;处于乡人,乡人悦。君子见之,慕其德而不敢怠;小人见之,化于德而不敢欺,其素所树立然也。先生有弟弱而愚,父母恒忧之,先生护持维谨,友爱之情独挚,无后则以次子嗣之。府司李、陈侯让、邑令张侯行吾、司教尹师一仁首建紫山书院,讲明王氏致知之学。当时方讳言王学,先生独不疑,曰:“讲学以指吾良知,明吾所有也,夫何疑?”卒聘余主讲席,身率子弟崇信师教,且云:“教子以求精进,岂专事科第哉?”读《论语》首章,尝云:“学习将以求心之说乐,毋藏愠焉。已矣,若不见说乐,徒怏怏以尤人,学何事焉?”余叹曰:“古称岩穴多奇士,先生其人哉。”晚年钟世业,欲推明文公家礼,延宾冠。其少子璋立祭田,开义塾,使先人享祀丰腆,而乡之子弟咸陶淑以成其材,惜不得尽酬其经画而殁。悲夫!娶翁氏,子五人。长玺,恩贡生,徽府经历;次莹;次璧,岁贡生,太仓州州判;次玠;次璋。女一。孙十有二人,孙女五人。先生生于宏治癸丑正月廿四日卯时,卒于嘉靖壬子四月初三日丑时。以丙寅九月十九日葬于开化乡灵芝山之原。(录自陈遹声修《诸暨县志》卷六《山水志》,宣统二年刻本)

大绩公炬庐文

东冶之墟,溪山寥寂,爰有孝子庐于其亲之墓侧。既将终丧,哀裾不忍离其侧,绪山子进而言曰:“子浊外攻,盘郁内积,病入腠理,疰羸柴瘠,肤骨烦烝,神气

怳恻。”友人绪山子离其母之殡,匍匐往劝之归。孝子方皇皇屺陟,望之如弗见,慕之如弗得,咿咿如孺子牵曳慈母之衣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子尚以其之事亲也,早以善养闻,子昔之养亲也,将以养其亲体乎?抑将养其志乎?《传》曰:“事死如事生。”子昔之事生也,子哀毁以摈于死地乎?抑自节以全其生乎?子之亲志,见其子之哀毁以摈于死也,不戚心而悲乎?见其子之节以全其生也,不怡颜而悦乎?子之养志也,将以亲之志愿,其必欲使其亲恒怡颜于堂上,而今之事死也,则欲使其亲恒戚心于地下,其得谓之事死乎?孝子方皇皇屺陟,听而弗绎。绪山子又进而言曰:“子不信亲之念已也,盍思已之灭。四顾阒寂,一身孤卧,百病交剧,岁其身于空山丛棘,与虎狼鹿豕交道合迹。月露之晨,冰雪之夕,悲风号于木杪,哀猿啸于穷谷,庐烟夙念其子乎?已之念其子也,谓子置月既深,妻孥愊忆,使子视之,将喜而然之乎?抑怒而否之乎?孔子曰:‘所号未息,自卧自毁。’悲思怨忆,岚化天长地久。不知晨夜大化,茫茫匪为人诧,子尚咿咿不忍舍去,将俟亲复于是也。三阅历矣,死者日远,藏日者之墓乎?”是月病大作,伯兄柏塘子迎医奔视之。医者曰:“非离卑郁,不可理。”伯兄乃慰泣背负出山,舟载之归,绪山子曰:“孝子之爱其亲,性也。吾党欲割之,非利刃不断。”乃借约友南坡吴子、半野范子、半山翁子、晓江蔡子、龙冈胡子、南屏管子与其侄叔陵子往牵其庐,以膏火一炬而焚之。孝子病间趋墓视之,庐已灰烬。孝子乃伏墓恸哭,亲族兄弟群与迎亲之灵归,奠于家庙,临去逡巡,一步三顾,乃恸哭进谒,庙入就,妻子之养如初。孝子邹氏名大绩,自是东冶之民相与志其墓处,曰“邹孝子庐”云。(录自邹元瀛编《余姚北城邹氏宗谱》卷一,清光绪六年敦睦堂木活字本)

墓坟祭文

维王垂庆后人,七百有余年矣!可教宗承末裔,二十有一世矣!然流风乎古者,伦叙不失乎当今。子侄蕃敷,若星之布列于九道;精神通贯,如水之同会于一源。岂非积厚流光,仁深泽固,勋业永著于人心,誉问相传于不朽。当夫唐社既屋,宋郊未起,中原荡析于巢兵,五季昏承于窜主。惟兹吴越,商无易市而农不休

耕，士女嬉游于岁时，桑麻遍沃于原野。国家□运，虽限百年，民不知兵，画如一日。可教派别郡王，延族京口，念临安之遗事，慨苕水之潆流。石镜埋光，感哀猿于落日；锦乡芜迹，嘶石马于悲风。所赖怀土未夷，走村翁之伏腊；垄楸新植，籍贤宰之封培。残碑宛见于元冈，宗祏不迷于芳草。百年转省，千里婴情，举酒临风，陈词涕泪。尚飨。十九世孙刑部员外郎德洪撰文敬祭。（原载钱日煦编《钱氏家书》第二种《仪范绘真》，清光绪四年务云阁活字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奠王艮文

良知之明，万古一日。濂洛既远，此意几熄。惟我阳明，独指其的。吾党信疑，或未协一。惟我心斋，克践其迹。志果而确，功专而密。求志安丰，匪徒隐逸。勉仁乐道，偲偲切切。卓尔心斋，海滨豪杰。同志依归，斯文羽翼。呜呼已矣，无穷之戚。天丧斯文，哲人敛迹。临风一奠，写此衷臆。（原载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谱余》，清宣统二年东台袁氏排印本，现据钱本移录）

卷七



传

程溥传（略）

程溥，字广初，德兴人。父士宏，洪武初因督图籍触讳论死，溥以身代。至京，遇诏得免死，黥，役赴凤阳。役归，守者赠以金，不受，曰：“吾为父来，今得生还见吾父，足矣。”人以其黥面，称为铁面佛。（录自谢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八十九引《钱绪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符氏双节传（略）

李氏，符景第妻也。年十八归景第，逾年而自称曰：“吾病羸弗胜，子盍纳妾以辅吾？”符从之，卜钱塘杨姓女，纳之侧室，以妹呼之。既而李举子，名曰验。八岁景第亡，李年二十有六，杨年二十有四。李逆其心能同己，谓之曰：“吾病羸不能事事。”乃率其子与其内外政尽属之，杨亦欣代其劳，然必禀命而后行。家日丰裕，立义田以赡宗族。县尹议旌于朝，李命验固辞止之，乃旌其堂曰“双节”。（录自李卫等修，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卷二〇四《列女三·符氏二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慈节传（略）

丁行母也，年二十三而夫亡。长子任方二龄，行孕未弥月，茹饥服寒，治麻枲为食。二子长修贽使求阳明弟子事之，任又早世。岁乙卯，倭入寇，行负母以逃，贼至，缚行，母奋身救护，贼断其左臂，死之。行血泪交下，贼亦动容，遣之归葬。（录自李卫等修，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卷二一〇《列女九·绍兴府·丁时妻孔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节妇传（略）

棋之祖谲、父渭皆夭。祖母胡、母严少寡食贫。棋又短折。妇年二十二生子练，甫数月。瘠田数亩，量所入为十二分，每月用米一分，煮粥作糜，沉者奉姑，浮者自食。苟是月有意外之需，借月米措给，则忍饿勤作，以补不足，不移余月之储。糠粃糟蘖，树根蓏实，莫不遍食以自度，又掩覆其事以慰姑心。练长，教之持书，随人问字，久乃出课童子以助母食。严寿终，妇割田易资以终丧葬，积劳成病而殁，得寿五十有八。（录自李卫等修，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卷二一〇《列女九·绍兴府·王棋妻朱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陆节妇传（略）

名葵，年二十归陆。八年而夫亡，时子顺中在妊，哀顿屡绝。先是生子皆不育，及生顺中，忧不弥月，病郁成瘕，常指誓曰："吾身视此子为存殁。"比长，病亦渐间。欲延徐右山为顺中师，人曰："行峻难近。"对曰："严师所以尊道也。"延徐数年，不就他塾。卒年五十有六。（录自李卫等修，沈翼机等纂《浙江通志》卷二一三《列女十二·金华府·陆荣妻劳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八



赞

王阳明先生像赞

思自孩童，即闻至教。言词动履，并皆心妙。学问由成，中和体效。功业所就，仁义肯要。千圣一心，良知孔窍。俯仰古今，至诚合道。（录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明隆庆六年刻本）

阳明先师像赞

昔侍师颜，相承以心。师既逝矣，相证以言。惟日究乎精微，见师造之渊泉。未酬师志，何以假幸。惧惟日之不足，庶相属乎后贤。（录自佚名辑《王阳明先生遗像》，《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21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

明旌表孝子龙阳二尹闻斋邹公像赞

堂堂峨冠，肃肃华裾。睹公之像，我思渺如。仪无丑服，名不浮行。孝有明旌，民怀德政。父显子绳，系于子孙。谊范家声，蔼蔼闾里。龙山嵷嵷，姆岭于于。兕虎同歌，驯于旧庐。赐进士第、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姻友绪山居士钱德洪书。（录自邹元瀛编《余姚北城邹氏宗谱》卷首，清光绪六年敦睦堂木活字本）

笑亭徐公赞

君讳汉，肃夫公子也。学绍箕裘，良知冥契，所与友善者，独阳明夫子一人。性辟于茶，情陶于诗，读书中天，咏龙山二首，具载县志，名垂千载，而惜以庠士终。赞曰：生挺神奇，清高逸俊。心悟真知，道从先进。悠悠雅趣，茗啜诗成。荡荡襟怀，雪飞风迅。噫！天虽不畀之宠荣而名纪邑志，世与龙山共峻。嘉靖壬寅岁，刑部主

事钱德洪撰。(原载徐华润等修《姚江徐氏宗谱》卷五,民国五年木活字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武肃王像赞

于铄王祖,创业南服。允文允武,受天百禄。爰筑海塘,浙民之福。功业烜赫,谥号武肃。贻厥孙谋,永叶三祝。十九世孙德洪拜题。(录自钱日煦编《钱氏家书》第二种《仪范绘真》,清光绪四年务云阁活字本)

受姓之祖泉府上士像赞

商彭城伯二十八子为周文师,为钱氏受姓之始。彭祖为三代国师,而周文又师孚公,则父子以圣学相授受,较然明矣。节录《彭祖阁碑记》为赞,刑部员外郎裔孙德洪书。(录自钱日煦编《钱氏家书》第二种《仪范绘真》,清光绪四年务云阁活字本)

裘芝像赞

义门孙子真象贤,早年声价何隆然。胸中万卷饱今古,笔端五色生云烟。铨曹考最得显擢,佥提文印还尧天。余膏剩馥泽益溥,珪璋瑚琏烦磨镌。君不见,王通一布袍,河汾事业山斗高;又不见,安定善讲学,苏湖教法弟子繇。古人不朽类如此,公乎公乎如二子。高官显爵何足论,留取名垂国太史。赐进士第奉政大夫刑部郎中余姚绪山友生钱德洪赞。(录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编《裘氏重修家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第六十种,线装书局2002年版)

观涛先生像赞

曲水之嗣，少尹之继。阳明之徒，方伯之婿。志向登庸，屡科不第。存养恬真，乐道忘世。涵育三子，薰陶成器。两望以诗名，两怀以易名，两涵以书名，要皆贤父所致。嘉靖壬辰，进士刑陪[①]员外、窗友绪山钱德洪赠。（录自黄庆曾等修《余姚竹桥黄氏宗谱》卷首，民国十五年惇伦堂本）

【校】

①陪，为“部”之误。

卷九



古体诗

西台狱怀晴川斛山（三首）

与君别未远，咫尺殊棘园。与君别未久，再宿违令颜。咫尺今万里，渺弥绝河关。再宿若三秋，寥寂孤灯残。三秋岂云久，万里亦奚艰。但忆同心人，离别胡足叹。

杨子性耿介，刘子气粹和。所禀各异质，柔刚正相磨。置我二子间，俯教肯不阿。我资虽独下，所师良亦多。幽居各就正，相忘岁月过。今日忽参商，抱恨当如何？

心同道不二，千载还相求。况与子同时，远离胡足忧。愿各崇令德，毋为岁月遒。世趋日从下，所障匪末流。圣学久无术，谁为至道谋？愤激徒自伤，时运还相周[①]。安知今非昔，此理终不偷。孔颜不改乐，用行舍则休。吾生恐不逮，世趋亦何尤。（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还相周，叶树望及钱本均作“还相同”。

寄龙溪

梐梏念兹辰，劳人心草草。结发营四方，立身苦不早。昔同燕冀游，所遵视周道。谁知行路艰，中途失相保。一苇航大川，渺茫入穹浩。穷陟无津涯，狂波逝澜倒。世情乐久安，瞑行恶皎皎。举族嗤杞忧，而独掬怀抱。铅刀未成割，反伤亦不小。悠哉紫芝歌，惭愧商山老。（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狱中遇白楼诞日

未蒙新诏发，何日释缧囚。喜尔悬弧旦，浊醪过墙头。灯前话平生，与君相劝酬。逢辰正多难，况乃岁月遒。阑署方流火，凉风忽素秋。繁华被零露，落叶辞芳丘。积疴悲易老，怀恩各未酬。知子抱忠耿，剑气冲斗牛。时命有未然，何用频蹙

眸。愧我迂疏质，投时病不侔。自合遗闲散，狎与鸥鹭俦。春田理蓑笠，濯足美沧洲。生材各异用，胡能固相求？（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水西用李太白韵

天宫集良朋，相携出江郭。朝宿风光台，暮蹑秋霜阁。青崖日盘回，白云互飘泊。俯沦清泉流，坐看飞花落。嗒然忘去路，遗世若殒箨。谁当念道谋，千载同述作。便须共支茅，凌风振寥廓。人生会有期，百年定心诺。（录自李德淦等修《泾县志》卷三十一《词赋》，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诗扇二柄寄念庵

我昔游怀玉，而翁方闭关。数年论睽合，岂泥形迹间。今日下翁榻，相对无作颜。月魄入帘白，松标当户闲。我默镜黯黯，翁言玉珊珊。

剑神不费解，调古无庸弹。喜尔侍翁侧，倾听嶷如山。见影思立圭，植根贵删繁。远求忧得门，况乃生宫阛。毋恃守成易，俯惟创业艰。（录自《答论〈年谱〉书》一，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篇名系录者据《答论〈年谱〉书》所记而加）

奉陪水南张先生孤山宴集兼呈垆山地主

张公有雅好，我幸江上逢。击棹竞朝渡，直蹑孤山峰。主人设嘉燕，尊斝来江风。海霞浴赤日，万里烟涛空。凭虚立危壑，旷望接鸿蒙。造化显图象，寓目皆天工。静对两无语，百川自归东。天声发岩底，听者凌寰穹。不知继游者，千载谁与同。（原

载王叔杲、张秉铎修，朱得之纂《靖江县志》卷七《附录》，明隆庆四年刻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郊行访近斋先生

和风扇郊原，草树绿成绮。欣然出郭行，偶过柴桑里。新涨拍断堤，初荷覆幽渚。隔岸桔槔翻，垄畔歌声起。农夫馌茂阴，殷勤话晴雨。令拙民亦安，地僻俗犹美。高人川上居，开轩面流水。呼童具盘餐，相与论治理。日斜命驾归，炊烟满墟市。（原载郑重修，袁元等纂《靖江县志》卷十八《诗》，清康熙十一年刻本，现据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佚诗文辑录》移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

金波园中送鹿园先生入山

朝出湖上游，暮宿烟霞寺。与君结初心，日办山行事。君怀五岳姿，遗我意如弃。振锡驾长虹，白露横秋气。穷探会有时，万里岂无际？收拾杖头春，为我发幽滞。（录自万表《玩鹿亭稿·附录》，明万历万邦孚刻本）

闻应扬侄代巡岭表

岭云钟淑气，敷文日宣崇。交桂新罢兵，优诏锡南封。持斧讯民瘼，行化代天工。猛兽谁当衢，豪贵行避骢。激流在清源，省方贵赍躬。江门有遗教，道属白沙翁。端倪近何如，为我问民风。（录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寄仲实弟

尔来冲朔风,匹马向幽燕。匪为鹡原急,千里谁相怜。高堂辞白发,倚门滋系牵。白杨思豫章,回鸟悲殊迁。明发起踯躅,形影自相联。四节欻西陨,白露陨朝妍。与尔隔园墙,园墙日幽玄。音容眇天末,跂望脰亦痟。悠哉忧患心,缅邈思前贤。(录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闻应扬侄谪判全州

苕苕双梧树,托根南山颠。修柯荫四术,凝姿并春妍。问兹何能尔,同根气相连。凉飔变秋节,渥露忽凄泫。高冈振落叶,飘泊随风还。独留直干在,鸾鹭相栖迁。人乘运崇替,道与时周旋。母忧晷度违,但使省无愆。早花宜晚实,寒谷生温泉。物理苟可明,寥廓起高骞。(录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寄应度儿(二首)

汝年将十五,当知祖训言(绪山先生少时,心渔先生尝命诗,有"汝年将十五,吾年几五十"之句)。喜汝颇能文,枝叶匪所先。大哉鲁宣父,立志在斯年。志立及则圣,不及当为贤。譬彼穷林木,志若芽甲鲜。及时艺培溉,条肆自敷妍。婉娈黄小儿,良知已昭然。夙知暮无成,只为志不坚。勿以汝龄少,总角突而弁。勿以赋质良,弗学同愚焉。百寻始一篑,千里累纆牵。戒汝早立志,毋为嗜欲迁。

其二

吾年几五十,齿发渐疏下。八十老高堂,出入还腹我。昔闻良知训,明发若观火。超圣可跂足,谁云岁月堕。盛年不可恃,后悔亦已左。念汝初发蒙,如鸡始抱

卵。既喜羽翼新，复惧失轻惰。尧舜本孝弟，上达躬扫洒。诗书存圣矩，礼义出贤者。戒汝立早觉，鞭影示良马。（录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自责

鸣呼昧学子，岁月待尔为。四十已无闻，五十聿在兹。过时而弗悔，将同草木萎。虚声不掩实，空谈滋群疑。作室勤丹雘，而弗思筑基。无曰莫予观，尔心胡自欺。无曰一念小，至显发至微。无曰出无心，弗敬神外驰。细行不足矜，终为大德亏。从欲多后悔，顺理恒自怡。北辕非适楚，却步无前期。千圣孰云远，良知乃真师。（录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自怜示度乐二儿

自怜秉质凉，趋庭赖豫养。及长涉世岐，俗学沉影响。良田蹊斜径，虚室起尘坱。虽匪甘自沦，群趋且同往。中途逢至人，为我勤指掌。仿佛及道涯，良知忽宣朗。始见面目真，如孩初出襁。一悟破群迷，汗洽愧虚长。困学忌因循，悦心贵力殚。便居苦熟路，回途尚漭瀁。真宰有良意，多难亦忧怆。困衡启道腴，危惧陈法象。研精藉静专，切劘赖友党。乾惕不自遑，宿滓尽涤荡。往哉迈前修，岁月悲已晚。紧尔思及晨，勿恃来日远。少壮如春花，倏忽成老懒。我征思日迈，愤发不遑饭。为尔正前驱，勿效穷途返。共惜此年华，驰晖不易挽。（录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宝寿寺

微雨山径深，连冈倚危壁。登眺出云岑，逦迤悬萝薜。古寺松桧阴，山房梯凳侧。嘉朋曳履来，晤言见良觌。结念属清樽，情深动欢趯。坎坎鼓声渊，蹲蹲舞衣窄。清啸发孤峰，芳尘寄瑶席。云散不知还，班荆坐月夕。宁知后来者，相寻继幽迹。（录自沈椿龄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卷三十五《寺观》，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登紫山诗（二首）

云峰不可跻，逦迤凌空碧。梯磴临丹崖，巉岩履危石。绝栈蛛[①]丝悬，连冈鸟道窄。俯蹈沧溟翻，仰攀北斗侧。凌虚振羽翰，飘飖[②]豁襟臆。我欲驾长虹，披云叩元极。沅湘烟水迷，苍梧涧道隔。化城不可居，岐阳久寥寂。兹意竟何如，临风倚奎壁。

望望登高岑，芙蓉插空翠。蹑足凌云梯，峰头振双袂。乘虚御八极，嗒然遗下块。有客不能从，匍匐攀萝桂。初登跬步悭，临高万象会。譬彼始学人，穷探及高邃。勿惮道路难，行行志竟遂。勉哉千里足，为尔正缰辔。（录自陈遹声修《诸暨县志》卷八《山水志》，宣统二年刻本）

【校】

①蛛，乾隆三十八年《诸暨县志》作“珠”。

②飖，乾隆三十八年《诸暨县志》作“鹞”。

会一山精舍和竹轩先生《赤城诗》赠之

希平先生风雅清高，别号竹轩。一日会一山精舍出《赤城诗》，因和赠之。

轻梢带风声，密叶阴添雨。逍遥几席间，宛面相江水。湘江绿无边，十二峰高起。恨有尘外心，对此思千里。（录自《南屏王氏宗谱》卷一，民国二十二年重修本）

即景

凉飙吹散千峰雨，落日时闻秋树声。燕子差池辞社去，乱云飞落晚山晴。

天阶气肃风尘迥，阁道云深紫燕飞。新雨去来秋意早，远山凝望忽中违。（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和我来圜中行

我来圜中冬复秋，飘风落日悲西流。圜中犹有先到客，棘门重锢空白头。头白不改心中赤，忧时怛世情何极。丹精不返白日照，眼前谁是回天力？漫漫长夜狐鼠咻，白昼无光罔象游。夏台霜飞六月冷，永巷云霾惨不收。苏君冥会意何穷，高情当在古人中。货医谁识宁俞苦，争死当年忆孔融。结交何须问相识，智眼尘埃成物色。人间把袂意气新，白首论心还下石。苏君此意与谁论，阴德惟求心上存。埋光默与扶世道，满地弘开[①]方便门。我来幸识春风面，古人只在今人见。欲与相传作话名，恨无欧老一行传。（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满地弘开，叶树望及钱本均作“随地宏开”。

卷十



近体诗

文成祠[1]

云埋五岭路悠悠，海上罗浮入梦愁。山月凄凉归鹤夜，霜风飒瑟泪猿秋。百年著述图书在，千载经纶草迹留。忍伐祠前苍峡树，春秋配食荐神羞。（录自唐若瀛修，邵晋涵纂《余姚志》卷十四《祠祀》，清乾隆四十六年刻本）

【校】

①诗题《文成祠》，万历《仁和志》作《天真精舍诗》。

思龙泉绝顶

龙山只在蕙花阳[1]，僧梵悠悠燕鹊翔[2]。绝顶龙潜含雨气，中天阁翠接江光。梦回乡国堂垂白，秋到东篱菊正黄。南望伤心一挥泪，钱塘野渡正苍茫。（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蕙花阳，叶树望及钱本均作“蕙江阳”。

②燕鹊翔，叶树望及钱本均作“燕雀翔”。

睡醒和冯南淮、吕芹谷、沈南泉壁间韵

是夜明星傍雪晴，诸君为我动心惊。不堪壁上看诗句，翻忆当时对石枰（是夜再下锦衣狱，与芹谷对棋而别）。点破生涯云际鹤，唤残春梦晓窗莺。年来已得虚舟意，一任人间风浪生。（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和刘晴川、杨斛山春怀

佳人隔水路逶迤,月白沙明千顷陂。蕙帐兰房临贝阙,蜺旌羽盖照琼枝。相思欲寄青鸾杳,怅望空嗟白日移。旧约未终生别恨,衔恩延伫涕交垂。(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富春留别次罗念庵韵

与君廿载定心期,短发相看亦可悲。圣学久知非艺术,道心未许涉言辞。江涵宿雨潮生早,风断行云月上迟。打鼓行船中夜发,梦魂长诧别离时。(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谒蜀山东坡祠用秘图韵

爱尔荆溪风日间,偶来祠下拜遗颜。卜居先我期阳羡,种橘谁人继独山。去国尚留青简在,谪乡空见白云还。可怜胜事传村社,千载风流俎豆间。(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访唐荆川不遇戏题壁

闻携羽客入名山,采药春深不记还。两袖白云随足去,一筇明月伴身间。还将心诀酬佳侣,未用刀圭驻道颜。我亦当年曾脱屣,丹成原不离人间。(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游献花岩

融公说法虎参禅，此日岩头问道缘。佛石谩劳僧避座，岩花又见鸟当筵。芙蓉月落还归洞，银杏风号不记年。日暮小星槎上座，隔林遥见一灯悬。（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用晴溪壁间雪夜韵

白雪歌残春又归，雪堂曙色正辉辉。百年事业青菁饭[①]，十载相逢白苎衣。对岭孤松青入座，含风细竹翠成围。闭关久已知君意，一语中宵听者稀。（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青菁饭，叶树望及钱本均作“青精饭”。

白莲池

千岁莲池不结华[①]，白云生处是吾家。三餐不受山僧供，只嚼峰头一片霞。（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不结华，叶树望及钱本均作“不结花”。

游三祖寺赴沈古林顾日涯崇正书院之期

西来密意几何年，立化亭前一驻鞭。空外锡飞留异迹，山中衣去久无传。石牛不化眠春雨，风井无心印月泉。寄与荆南诸学士，肯将吾道属言诠。（录自黄宗

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宿五祖寺

真性人人原具足,漫将南北费评论。谁云半夜江边渡,只许三更灯下闻。玉涧泉声悲落日,莲池月色对芳樽。欲留一偈酬知己,犹恐相传一顿门。(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过四祖寺①沮雨

终岁驱驰路未休,吾生行脚为谁谋?征途似逐归衡雁,人世还同渡海舟。旧约未忘青鸟信,虚名真看白云浮。倦游欲偕名山住,灵润桥边对瀑流。(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四祖寺,叶树望及钱本均作"五祖寺"。

再上怀玉山①

地绝人寰未觉遐,归途回首隔烟霞。七盘云磴凌天寨,九叠溪声落少华。翠峪有田堪种玉,深林无路自成家。游人到此俱仙侣,何必天台学饭麻。(录自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校】

①诗题《再上怀玉山》,道光三年武次韶等纂修《玉山县志》卷三十一《下下·艺文志》作《上怀玉》。

寄示水西诸生

自别天宫海上来，思君此日讲筵开。几宵晤语风前榻，一曲清歌月下台。眼底流光真过隙，人间世味却残杯。岩头坐久忽忘去，遥见溪云天际回。（录自李德淦等修《泾县志》卷三十一《词赋》，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垒玉墩

仙人闲岁月，垒玉砌成墩。我亦千年客，溪声月下闻。（录自李德淦等修《泾县志》卷三十一《词赋》，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九里潭

潭上飞霞入锦屏，潭中流水寂无声。若把人心拟潭水，宁知静处即流行。（录自李德淦等修《泾县志》卷三十一《词赋》，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题孤山（二首）

江兴蒙蒙接海潮，村中篱落午烟消。孤山登岸贤人集，好为人间渡铁桥。

百里鳌峰镇地维，扶桑日上海潮归。江风莫信随波去，自有中流砥柱回。（录自王叔杲、张秉铎修，朱得之纂《靖江县志》卷七《附录》，《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3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

卧病万年寺

病夫高卧得天台，落木云深是再来。三十峰头借禅榻，月明飞锡下琼台。

一入天台便是仙，可怜尘世苦残缘。三更月出梦初觉，真与人间隔岁年。（录自潘瑊编《天台胜迹录》卷三，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

携诸生游蟠龙冈值雾四首（存三首）

雾里看山兴不孤，蟠龙冈上互相呼。漫嫌坐失千峰回，还识当年混沌初。

万壑泉声天外来，白雪深处隐蓬莱。山容岂吝游人见，只恐难为俗眼开。

雨后千峰云自开，玉琊月色净无埃。入山已断归时路，还有游尘带得来。（录自唐世徵等修，郭金台等纂《玉山县志》卷十《艺文·诗部》，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

齐山归赠柏轩丁丈同游五十人[①]

七十高怀[②]学壮游，千峰踏遍放湖舟。堤桥月色[③]歌声发[④]，笑倩儿孙劝酒寿[⑤]。（录自陈蔚纂辑《齐山岩洞志》卷二十三《齐山湖》，《贵池先哲遗书》第20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61年版）

【校】

①诗题《齐山归赠柏轩丁丈同游五十人》，张许修，陈凤举等纂《兰溪县志》卷十七《艺文·诗》作《赠吴审言翁名讱》。

②高怀，《兰溪县志》作"高年"。

③月色，《兰溪县志》作"夜月"。

④歌声发，《兰溪县志》作"歌声度"。

⑤酒寿，《兰溪县志》作"酒筹"。

更洞名翠华

千年洞在无人问，此日登临始得名。莫道洞因名后显，石门长对翠微屏。（录自刘权之修，张士范等纂《池州府志》卷六《贵池山川上》，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赠沈祏[①]

日日清溪上，清溪不断流。野云依石壁，凉月近沙鸥。静后天机活，闲中岁月优。高情随地得，何用觅瀛洲。（录自沈祏《淳朴园稿》卷五《外集·赠诗》，明崇祯七年刊本微卷）

【校】

①此诗作者署名为“炉峰山人钱宽”。

昭庆寺讲会示诸生

忆别溪山二十年，诸君音问亦萧然。自惭真诀传先觉，赖有斯文属后贤。岩阁虚无含晚翠，云峰突兀倚遥天。湖南万树茅堂静，好共新凉理断编。（录自释篆玉《昭庆寺志》卷十《游集》，《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 58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版）

长乐宗人留宴（二首）

樽酒相酬乐意多，先王世泽若江河。绮堂画烛笙歌沸，疑听当年衣锦歌。

山楼观宴兴无涯，千载相亲共一家。谁道先王流泽远，钱塘石马卧烟霞。（录

自钱林编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卷八,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五泄摩厓诗

五泄崖倾百尺流,半空雷动玉龙浮。来人莫惜跻攀力,不到源头不是游。(录自陈遹声修《诸暨县志》卷四十四《金石志》,宣统二年刻本)

过草堂遗址

万峰环玉草堂虚,先喆当年遗故墟。月落前山疑坐啸,云吹飞瀑见飘裾。传经有志期明道,病目无言废著书。我已衰年悲旧学,肯将胜地竞三余。(录自武次韶等纂修《玉山县志》卷三十一《下下·艺文志》,清道光三年刻本)

阳明先生祠

云埋五岭路悠悠,海上罗浮入梦愁。山月凄凉归鹤夜,霜风飒瑟泪猿秋。百年著述图书在,千载经纶草迹留。忍伐祠前苍峡树,春秋配食荐神羞。(录自周炳麟修,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卷十一《典祀》,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卷十一



附录一　年谱

凡　例

本谱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阳明全集》、明万历四十三年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明万历三年吕本《期斋吕先生集》卷十二《明故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公墓志铭》为基础,参考清康熙四年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及钱德洪存世著作及相关碑传史志、诗文集等,爬梳考索,力求全面展现绪山先生一生行实,对其官宦经历、讲学著书等学术活动勉力作详尽之考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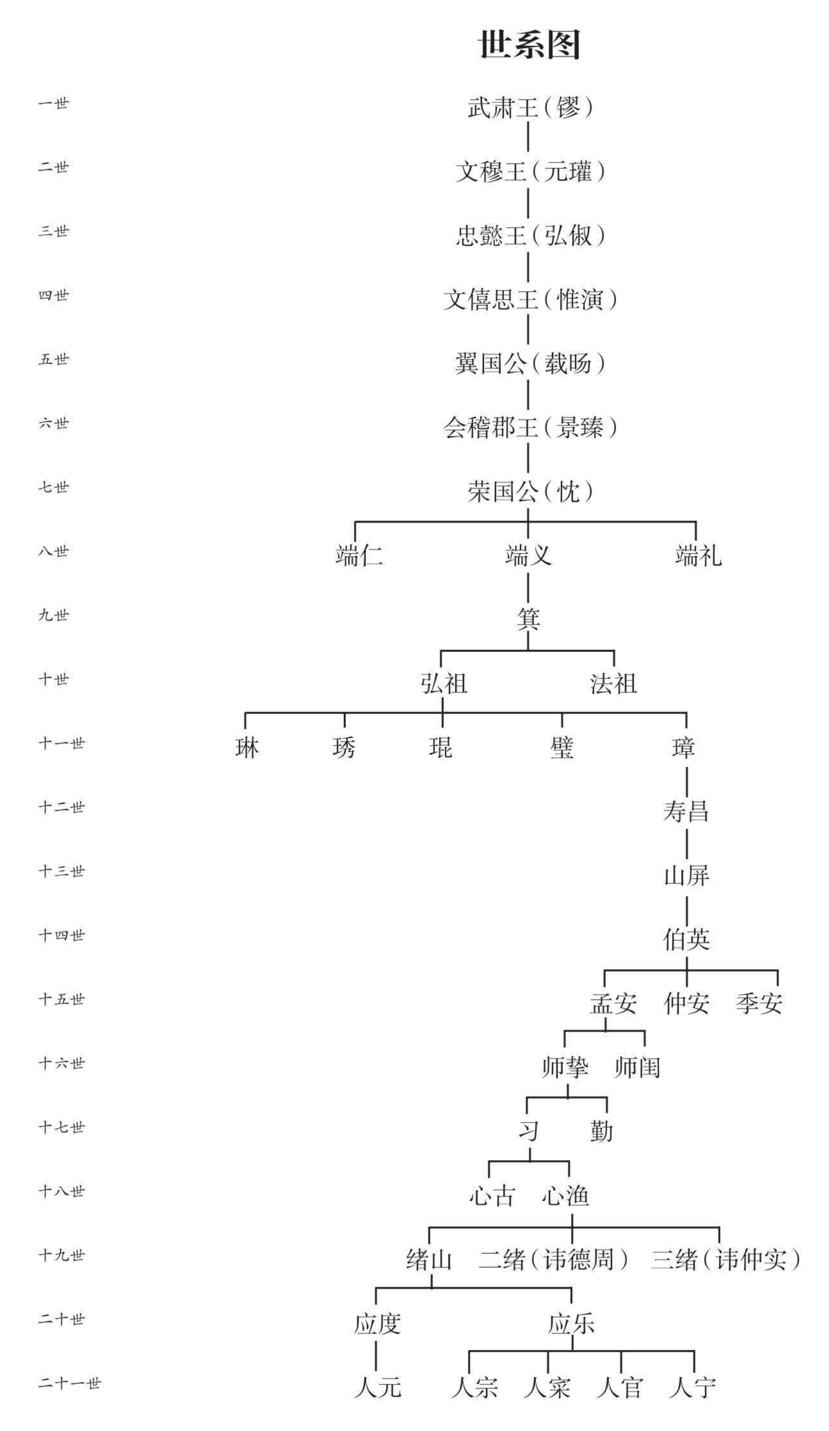
一、本谱纪事,采用中国历史纪元和夏历。凡知年不知月者,附于是年之尾。

二、谱主所交游者,初见时一般根据有关材料略述其行谊,属今人研究、考证所得者,则标明所出。而对身世无考者,注明待考或不详。

三、本谱所引用的史料,均标明引用原文的出处、卷数。后附引用书目及版本,以便稽核。

四、本谱于记述歧异之史料,略予考辨,择其最合理者。对于文中的错误或需要作出说明的,以【朱按】进行更正或说明。

世系图



【注】：此世系图根据清康熙四年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世系表绘制

家族渊源

钱姓是以官名为姓，源自彭祖篯铿。《史记·楚世家》："彭祖姓篯，名铿，尧封于彭城，为大彭国始祖。"后人尊称为彭祖。周文王时，彭祖裔孙篯孚为周文王师，官拜泉府上士（泉府，掌管全国的税收和钱粮；上士，周代宰夫级官阶之一）。因泉通钱，而篯字恰是钱字上有个竹头，篯孚的子孙便去篯字竹头简为钱姓。《通志·氏族略》也有记载："颛帝曾孙陆终生彭祖，裔孙孚，周钱府上士，因官而命氏焉。"唐昭宗天祐四年，梁王以钱镠为吴越王。食邑三万六千六百户。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赐玉册金印，在位四十七年。至唐长兴三年岁次壬辰三月二十六日，薨，享寿八十一岁。明宗皇帝降旨诏太常博士段颙，定谥曰"武肃"。

据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以下简称钱林《宗谱》）卷十三记载："（自少典）四十九世至富春侯，由下邳徙长城，江东第一代祖也。二十三传至武肃王，立国之祖也。"

钱林《宗谱》卷十《吴越国忠烈武肃王传》："吾先王讳镠，字具美，唐以来世居临安。父讳宽，字弘道，能诗，有文集五卷。仕唐为威胜将军、赠礼部尚书、守太府少师、赠司徒太师、中书令。后唐庄宗追封英显王。母水丘氏，于唐宣宗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六日，生王于县之石镜乡临水里。后诏广义乡为勋贵里故居，安众营为锦衣军。唐乾符间，平王郢曾师雄之乱，继以乡兵破黄巢于杭，定刘汉宏、董昌于越。乾宁三年，加镇海镇东节钺，进封为定乱国启圣运同德功臣，淮南等道节度使，两淮、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克淮南宣歙等四面行营都统，开府仪同三司，封彭城郡王。四年八月，赐铁券，加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尊加尚父，杨杭宣歙等州大都督府长史，命为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三万六千六百户。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赐玉册金印，在位四十七年。至唐长兴三年岁次壬辰三月二十六日，薨，享寿八十一岁。明宗皇帝降旨，诏太常博士段颙，定谥曰'武肃'，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文，翰林侍制张季恭书丹勒石，以王礼葬临安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娶吴氏，封吴越国妃，谥庄穆。有子五十人，始皆养子，自十三郎至四十七郎乃次子也。传王第七子元瓘嗣位，是为文穆王。宋天僖四年，曾孙惟演为枢密副使，赠天下兵马大元帅。《五代史》纪：'唐昭宗景

福元年，以王为武胜军防御使。二年，为镇海军节度使。乾宁元年，王遣顾全武讨董昌。三年，克越州，董昌伏诛。以王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光化元年，克苏州。天复二年，拒田君破之。昭宗天祐四年，梁王以王为吴越王。梁贞明二年，以王为诸道兵马元帅，太祖赐王玉带二匣，打球御马十四。后唐庄宗赐王玉册、金印，故东坡《表忠观碑》有“金券玉册虎符龙节”之说。天成年间，削王官爵。长兴元年，复王官爵。二年三月，王寝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愚懦，谁可为帅者？”众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王乃悉出印钥，授传瓘王，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朱按】：钱林，字泮木，号木庵，为武肃王钱镠廿四世孙。诸生，康熙九年重修钱氏宗谱。

至武肃王六世孙、会稽郡王钱景臻，赐第台州。其子荣国公钱忱生有三子：长端仁，子孙家于常熟；次端义，其四世孙钱璋迁于姚；季端礼，其四世孙迁于越，后其中有迁于姚之凤亭，又迁于鉴堰。

钱林《宗谱》卷十三载：“后建炎间，荣祖奉贤穆大长公主，扈跸而南，赐第于台之临海县。荣国公子三人，端仁公生于汴京赐第，其子孙家于常熟；端义公生于汴京赐第，四世孙亚八府君迁于姚；端礼公生于汴京赐第，而其孙魏国公之子澡与子应孙公、康孙公、芳孙公等迁于越，而应孙公遂居于会稽县，而康孙公、芳孙公又迁于姚之凤亭乡，与雍州太守明逸之孙同居，后芳孙公子成二府君迁至兰风鉴堰而家焉。”

钱林《宗谱》卷十一《始迁余姚龙泉山吴亚八府君传》：“公讳璋，弘祖第五子。宋端平间，弘祖公守绍兴。伯象祖公入相居杭，府君自台赐第随任之越。师教授王宰辅先生。先生，姚人也。见府君丰姿伟丽，深器之，且重王孙，以女妻之。弘祖公卒于官，遂赘王氏而家姚焉，盖嘉熙四年也。生子三人：寿甫、寿昌、寿华。时州守素善，弘祖公托州右民居为第宅，寿昌府君分第于邓巷，列戟华轩，建立世庙，与州前宅甲第联芳。元时筑南城，迁州前宅于龙泉山北麓，题曰‘吴越世家’。邓巷宅第中衰，至心渔公与心古先生，始僦莫氏瑞云楼而生绪山先生，后亦置宅于龙泉山北麓，与世家并联甲第，重建世庙于胜归山玉屏峰下。太保梅林胡宗宪公题曰‘钱王表忠祠’，侍郎羽泉刘畿匾祠额曰‘赐第分宗’。”

吕本《期斋吕先生集》卷十二《明故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吕本《墓志铭》）曰："武肃六世孙、会稽郡王景臻者，尚宋贤穆大长公主，南渡时赐第台州。其五世孙璋以父弘祖守绍兴，因赘余姚王氏，遂家焉，是为姚之一世祖也。四世上元尹伯英入国朝，与从子古训，以征辟甲科显。"

钱德洪曾祖师挚。祖习，生二子，心古、心渔。父蒙，字希明，号心渔。三岁瞽目，五年闻呻吟，通章句。十年丧父母，长而旁通于声律，善制箫，且以诗闻。配马孺人，生三子德洪、德周、仲实。

吕本《墓志铭》曰："曾祖师挚，祖习。父蒙，三岁瞽目，号心渔翁。"

邹守益《四然翁赞》："四然翁，钱姓，蒙名，希明字，浙之余姚人。"

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三《钱心渔翁墓记》曰："钱心渔翁希明蒙者，越之余姚人也，故吴越王二十六世孙。其幼也，三年而病，丧其明；五年闻呻吟，通章句；十年丧父母，…… 长而旁通于声律，善制箫，且以诗闻。"

【朱按】：据钱林《宗谱》世系表记载，先生父钱蒙应为吴越王十八世孙。

卷上　少习朱子　专心学问

弘治九年至正德十五年（1497—1520）

弘治九年　丙辰　先生生

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钱德洪生于余姚瑞云楼。瑞云楼，也是王阳明诞生之地。

钱德洪《后瑞云楼记》：“瑞云楼者，吾师阳明先生降辰之地也。…… 某不肖，辱登先师之门，而生也又辱与诸楼。”

吕本《墓志铭》曰：“马孺人梦祥云覆列，绮缯款款，若门联空中呼认太乙字，遂惊寤，而公生。兆与阳明公同，相传以为奇。”

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以下简称王畿《行状》）曰：“母马孺人，梦天以祥云覆列，绮缯款款，若联空中呼认太乙字，遂惊寤，君生。太乙，天之吉星也，意为传说列星之兆云。”

【朱按】：弘治九年丙辰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为1497年1月25日。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学者称绪山先生，浙江余姚人。

王畿《行状》曰：“姓钱氏，吴越武肃王十九代孙。尝读《易》灵绪山中，门人称为绪山先生。”

钱林《宗谱》卷十二《刑部郎中朝议大夫公传》曰：“公讳德洪，字洪甫，号绪山，嘉靖壬辰进士，任刑部郎中，两诏进阶朝议大夫。学溯良知，道传精一，天下咸尊师之。”

是年，王阳明二十五岁，王艮十三岁，薛侃十岁，徐爱九岁，邹守益五岁，欧阳德生。

弘治十年　丁巳　二岁

是年，王阳明寓京师，学兵法。

《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年丁巳”条载：“是年先生学兵法。”

弘治十一年　戊午　三岁

是年，王阳明寓京师，谈养生。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十一年戊午”条载：“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五月六日，王畿生于浙江山阴。

《王畿集》附录四徐阶《龙溪王先生传》曰：“妣陆，感神人异梦，以弘治戊午五月六日生公。”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松江华亭人。师从聂豹。嘉靖癸未（1523）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官浙江提学佥事、司经局洗马兼侍将、国子祭酒、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严嵩罢官后，成为首辅。赠太师、谥文贞。有《世经堂集》二十六卷、《世经堂续集》十四卷、《少湖文集》十卷。传见《明史》卷二一三、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七《南中王门学案三》。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王阳明弟子，传见徐阶《龙溪王先生传》（《龙溪王先生全集》卷首）、赵锦《龙溪王先生墓志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首）、查铎《纪龙溪先生终事》（《阐道集》卷九）。

是年，万表生。

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又号九沙山人，浙江鄞县人。世袭宁波卫指挥佥事。正德十五年（1520）武会试及第，历任左军都督漕运总兵、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南京都督佥书等职。精研理学，熟有明一代掌故。与王畿、罗洪先、

唐顺之、钱德洪等友善，又与王艮、黄宗明、邹守益、欧阳德、赵贞吉等交往，其哲学思想多得之于王畿，黄宗羲列其于浙中王门。事见王畿《骠骑将军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前奉敕提督漕运淮安地方总兵官鹿园万公行状》、焦竑《荣禄大夫南京中军都督同知万公表墓志铭》。

弘治十二年　己未　四岁

二月，王阳明第三次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二年己未"条载："先生二十八岁，在京师。举进士出身。是年春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弘治十三年　庚申　五岁

是年，王阳明"观政"期满，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三年庚申"条载："先生二十九岁，在京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四年　辛酉　六岁

是年，王阳明奉命审录江北。事毕，游九华山，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四年辛酉"条载："先生三十岁，在京师。奉命审录江北。先生录囚多所平反。事竣，遂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

是年，王艮十九岁，客山东。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辛酉十四年"条载："奉守庵公命，商游四方，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

王艮（1483—1540），字汝止，号心斋，山东泰州人。布衣出身，阳明弟子。其思想在阳明后学中独树一帜，被称为"泰州学派"。后人辑有《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传见《明史》卷二八三、赵贞吉《先师王心斋先生墓志铭》（《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八）、耿定向《王心斋传》（《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

薛侃年十六岁，闻讲《中庸》，遂志圣贤之学。

周汝登《理学宗传》卷十五《薛侃》："年十六，闻讲《中庸》，遂志圣贤之学。"

薛侃（1486—1545），宁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王阳明弟子。有《研几录》《薛中离先生全书》《图书质疑》。传见《明史》卷二七〇、王渐逵《行人司正薛侃墓铭》、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〇《粤闽王门学案》。

弘治十五年　壬戌　七岁

五月，王阳明复命。八月，疏请告。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五年壬戌"条："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复命……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

弘治十六年　癸亥　八岁

是年，王阳明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间。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五年壬戌"条："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

徐阶、吕本生。

吕本（1503—1587），字汝立，号南渠，又号期斋，余姚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三十二年（1553）官拜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从一品。有《期斋吕先生集》十四卷。

弘治十七年　甲子　九岁

是年秋，王阳明主考山东乡试。九月，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七年甲子"条："先生三十三岁，在京师。秋，主考山东乡试。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主乡试，试录皆出先生手笔。……九月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是年，罗洪先生于江西吉水。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别号念庵，吉水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历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赞善。隆庆改元，赠光禄少卿，谥文恭。服膺阳明

之学,然于阳明称后学,未称弟子。有《罗念庵集》十三卷、《石莲洞罗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明儒学案》卷十八《江右王门学案三》有录。

弘治十八年　乙丑　十岁

是年,王阳明在京师,门人始进。湛甘泉中二甲第三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先生一见定交为莫逆。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八年乙丑"条:"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是年先生门人始进。…… 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陈白沙门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侍读、南京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及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书。为学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与阳明致良知教有所不同。有《甘泉先生文集》内篇二十八卷、外篇十二卷。传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七《甘泉学案》、《明史》卷二八三。

正德元年　丙寅　十一岁

二月,王阳明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元年丙寅"条:"先生三十五岁,在京师。二月,上封事,下诏狱,谪龙场驿驿丞。"

正德二年　丁卯　十二岁

是年夏,王阳明至钱塘。冬赴龙场。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二年丁卯"条:"先生三十六岁,在越。夏,赴谪至钱塘。…… 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

邹守益年十七,以《春秋》举于江西乡试。

正德三年　戊辰　十三岁

是年春,王阳明至龙场,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因著《五经臆说》。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三年戊辰”条：“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

《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载钱德洪《五经臆说十三条》序：“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

徐爱是年中进士，授祈州知州。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余姚马堰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南京兵部郎中。阳明妹婿。于阳明弟子中及门最早。有《横山集》。《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有录。

正德四年　己巳　十四岁

是年，提学副使席书聘王阳明主教贵阳书院，阳明始论知行合一。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四年已巳”条：“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

十二月，王阳明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从而结束贬谪三年的生涯。

正德五年　庚午　十五岁

是年，钱德洪在其父心渔翁的建议下走读书应举入仕的道路，出就外傅，始习朱子学。

王畿《行状》曰：“十五，出就里师，心渔翁曰：‘吾未五十，筋力惫矣，百艺淡然，惟儒为席上珍，吾所嗜也。’君慨然有继述意，惟朱子集群儒大成，仰思俯诵，梦寐尝若见之。”

吕本《墓志铭》曰：“年十五，出就外傅，心渔翁曰：‘吾不幸目无所见，然心之所珍，儒而已，他非其好也。’公毅然欲成其志，遂取朱子集注、经书，早作夜思，梦寐常若见之……”

是年三月，王阳明至庐陵。八月，宦官刘瑾被捕下狱鄂，旋被处死。十一月，王阳明离庐陵赴京入觐。十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五年庚午”条：“先生三十九岁，在吉。升庐

陵县知县。先生三月至庐陵。…… 冬十有一月，入觐。…… 十有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正德六年　辛未　十六岁

是年正月，王阳明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与穆孔晖同为会试同考试官，取中王道、邹守益等，守益中进士第三人。十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六年辛未”条：“正月，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 十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

正德七年　壬申　十七岁

是年三月，阳明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是年，徐爱升南京工部员外郎，同舟南下。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七年壬申”条：“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 爱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满进京，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先生同舟归越 ……”

徐爱是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之谈话，后取名《传习录》。

是年，胡宗宪生。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祖籍安徽绩溪。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山东益都县令、浙江余姚县令、御史巡按宣府大同、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浙江总督等。隆庆六年（1572）追谥襄懋。传见《明史》卷二〇五《列传》九三。

正德八年　癸酉　十八岁

读《传习录》，始知徐爱。

《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吾十七八岁时读《传习录》，闻师门有横山子者，今之颜子也。”

二月，王阳明至越。先生初计至家即与徐爱同游台、荡，宗族亲友绊弗能行。五月终，与爱数友期候黄绾不至，乃从上虞入四明，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杖锡，至雪窦，上千丈岩，以望天姥、华顶；欲遂从奉化取道赤城。适久旱，山田尽龟拆，

惨然不乐，遂自宁波还余姚。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八年癸酉”条：“二月，至越。先生初计至家即与徐爱同游台、荡，宗族亲友绊弗能行。五月终，与爱数友期候黄绾不至，乃从上虞入四明，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杖锡，至雪窦，上千丈岩，以望天姥、华顶；欲遂从奉化取道赤城。适久旱，山田尽龟拆，惨然不乐，遂自宁波还余姚。”

冬十月，至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从游之众自滁始。其间，与孟源论静坐。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八年癸酉”条：“冬十月，至滁州。…… 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孟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先生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

正德九年　甲戌　十九岁

阳明在滁州督马政，甘泉自安南北还，两人相会于滁阳，进一步讨论了儒释是否同根的问题。四月，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五月，至南京。此间论学，阳明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九年甲戌”条：“先生四十三岁，在滁。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 五月，至南京。…… 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

正德十年　乙亥　二十岁

钱德洪年二十，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

《理学宗传》卷二：“钱德洪年二十，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

正月，王阳明疏以不职自劾乞休，不报。

王阳明立再从子正宪为后。

正德十一年　丙子　二十一岁

九月，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

处。十月，上《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归省至越。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十一年丙子”条：“先生四十五岁，在南京。九月，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是时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书王琼特举先生。十月，归省至越。”

徐爱归里省亲。

正德十二年　丁丑　二十二岁

正月，王阳明至赣。二月，平漳寇。十月，平横水、桶冈诸寇。十二月，班师。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十二年丁丑”条：“二月，平漳寇。…… 十月，平横水、桶冈诸寇。…… 十二月，班师。”

是年五月十七日，徐爱卒。王阳明哭之恸。

【朱按】：《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将徐爱卒年归于正德十三年，实有误也。依据有甘泉先生《祭徐郎中曰仁文》云：“维正德十二年岁在丁丑十一月，友人翰林院编修养病增城湛若水敬寓香中致祭。”黄宗羲《明儒学案》亦云“徐爱卒于正德十二年丁丑五月十七日”。

正德十三年　戊寅　二十三岁

正月，王阳明征三浰。六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七月，刻古本《大学》，刻《朱子晚年定论》。八月，薛侃刻《传习录》三卷于江西虔州。

《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十三年戊寅”条：“正月，征三浰。…… 六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 七月，刻古本《大学》…… 刻《朱子晚年定论》。…… 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

【朱按】：薛侃得徐爱《传习录》一卷（存 14 条）及序两篇（今存一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薛录 38 条，陆录 80 条），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并以徐爱所用《传习录》命名。

正德十四年　己卯　二十四岁

是年，钱德洪补邑庠弟子。

王畿《行状》曰："正德己卯，补邑庠弟子，举业日有声，屈其项辈。"

吕本《墓志铭》曰："正德己卯，补邑庠弟子员，每试辄竣等，同辈不敢望。"

八月，钱德洪乡试下第，遂轻进取，专心以学问为事。

正德十五年　庚辰　二十五岁

是年，倪宗正告假归籍。钱心渔与倪宗正交善，钱德洪受业其门下。

翁大立《倪小野先生传》："与钱心渔、吕醉梦敦布衣交，二公各以其子来受业。钱绪山，心渔子也。吕文安，醉梦子也。先生以国器期二公，后一以道学显，一以相业显。"

邵国麟《倪文忠公传》："比年告归里，不与持时事。郡邑大夫过而问者，以角巾阜服迓之。尝居私第教授后学，时则圣人之徒，有若钱绪山宽；时则礼乐名家，有若诸理斋燮；时则博士业名士，有若张小越元；时则宰相才，有若吕文安本，一经文忠公品题，无不悉验。"

钱德洪《突兀集跋》："洪不敏，窃尝受业于小野倪先生之门，迨后阳明王先生聚徒讲学于龙泉山之中天阁，遂从而卒业焉。两先生之文章、理学，洪皆尝心契其微，而不能强分优劣，犹之乎日月二曜之经天，人纵欲高下其议论而不可得也。"（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上》）

倪宗正（1471—1537），字本端，号小野，浙江余姚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尝以言事廷杖。后终于南雄知府。嘉靖中，赠学士，谥文忠。著有《易说》《观海集》《太仓集》《突兀集》《倪小野集》等。

是年，谭纶生。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宜黄县谭坊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戏曲活动家，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与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齐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除南京礼部主事，历职方郎中。倭寇屡袭浙江沿海，三十四年（1555），谭纶受命任台州（今浙江临海）知府。三十七年（1558），谭纶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转右参政使，兼治兵事。事具《明史》卷二二二《列传》一一〇、《台州府志·名宦传》。

卷中　师事阳明　宦海沉浮

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十一年（1521—1542）

正德十六年　辛巳　二十六岁

是年，阳明始倡良知之教。九月，归余姚省祖茔。钱德洪始师事阳明。

《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二》“正德十六年辛巳”条载：“九月，归余姚省祖茔。…… 德洪昔闻先生讲学江右，久思及门，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洪独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明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凡七十四人。”

王畿《行状》曰：“及阳明夫子平宸濠归越，始决意师事焉。夫子还姚，君相率诸友范引年、管州、郑寅、徐珊、吴仁、柴凤等数十人，辟龙泉中天阁，请夫子升座开讲。”

吕本《墓志铭》曰：“阳明公又平宸濠归越，始决意师事焉。及还姚，公率同志数十人龙泉中天阁，请阳明公升座开讲。”

嘉靖元年　壬午　二十七岁

是年二月，王阳明父王华卒。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元年壬午”条载：“二月，龙山公卒。”

是年七月，钱德洪赴省城参加乡试并中试。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元年壬午”条载：“是月德洪赴省城，辞先生请益。先生曰：‘胸中须常有舜、禹有天下不与气象。’德洪请问。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与，又何得丧介于其中？’”

嘉靖二年　癸未　二十八岁

是年二月，会试策问中，语含阴诋阳明之意，阳明门人徐珊不答而出，欧阳南野直书不讳而及第，钱德洪落第归，始侍师于越。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二年癸未”条载：“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先生。门人徐珊读《策问》，叹曰：‘吾恶能昧吾知以幸时好耶！’不答而出。闻者难之。曰：‘尹彦明后一人也。’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直接发师旨不讳，亦在取列，识者以为进退有命。德洪下第归，深恨时事之乖。见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曰：‘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先生曰：‘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徐珊，生卒不详，字汝佩，余姚人，嘉靖元年举人。传见《绍兴府志》卷五十二《人物志十二》。

欧阳南野（1496—1554），名德，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正德十一年（1516）中举后，旋即拜入阳明门下，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庄。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传见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六《南野欧阳公墓志铭》、徐阶《世经堂集》卷十九《欧公神道碑》、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

魏良弼（1492—1575），字师说，号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阳明巡抚江西时，水洲率兄弟师从之。有《魏水洲先生文集》六卷。传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

嘉靖三年　甲申　二十九岁

正月，阳明门人日进，辟稽山书院讲学。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三年甲申”条载：“正月，门人日进。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 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

八月中秋，阳明和钱德洪、王龙溪等百余门人设宴会于天泉桥。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三年甲申”条载：“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

是年，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对德洪求学于阳明门下一事，其父心渔翁不甚放心，怕他耽误科举考试，阳明与心渔翁论“圣学无妨于举业”。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三年甲申”条载：“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家君疑未释，进问先生。先生曰：‘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

王阳明有《心渔歌为钱翁希明别号题》注：“钱翁，德洪父。三岁双瞽，好古博学，能诗文。有渔者歌曰：‘渔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鱼渔更深。北溟之鲸殊小小，一举六鳌未足歆。’‘敢问何如其为渔耶？’曰：‘吾将以斯道为网，良知为纲，太和为饵，天地为舫。絜之无意，散之无方。是谓得无所得，而忘无可忘者矣。’”

十月，同门南大吉续刻《传习录》。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三年甲申”条载：“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

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号瑞泉，陕之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绍兴知府。传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一》、冯从吾《关学编》卷四《瑞泉南先生》。

嘉靖四年　乙酉　三十岁

正月，王阳明夫人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四年乙酉”条载：“正月，夫人诸氏卒。四月，

祔葬于徐山。”

九月，王阳明归姚省墓。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四年乙酉”条载：“九月，归姚省墓。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

是年秋，钱德洪偕王畿道出睦州，赴冲元会。

《王畿集》卷十三《邹东廓先生续摘稿序》：“嘉靖乙酉秋，予偕绪山子赴冲玄之会，道出睦州，……”

是年冬，钱德洪与王畿赴京应试。

嘉靖五年　丙戌　三十一岁

是年会试，钱德洪、王畿均举南宫，不就廷试，偕黄弘纲、张元冲等人同舟返乡。此后，初入阳明门下者，都由德洪、龙溪先行引导，人称二人“教授师”。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五年丙戌”条载：“德洪与王畿并举南宫，俱不廷对，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先生喜，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每临坐，默对焚香，无语。”

王畿《行状》曰：“丙戌，予与君同举南宫，不就廷试而归。夫子迎会，笑曰：‘吾设教以待四方英贤，譬之店主开行以集四方之货，奇货既归，百货将日积，主人可无乏行之叹矣。’”

吕本《墓志铭》曰：“丙戌，举南宫，不就廷试，又归。阳明公曰：‘吾道有赖矣。’甚喜。”

《王畿集》附录四徐阶《龙溪王先生传》曰：“丙戌，士复当试礼部，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荣子。顾吾之学，疑信者犹半，而吾及门之士，朴厚者未尽通解，颖慧者未尽敦毅。试仕士咸集，念非子莫能阐明之。故以属子，非为一第也。’公曰：‘诺。此行仅了试事，纵得与选，当不廷试而归卒业焉。’文成曰：‘是惟尔意。’…… 而同门绪山钱公亦在选，士咸举手以庆。然枋国大吏多不喜学，公语钱公曰：‘此非吾与君仕时也，且始进而爽信于师，何以自立？’乃不就廷试而还。其后，文成之门来学者日益众，文成不能遍指授，则属公与钱公等高第弟子分教之。”

黄弘纲(1492—1561),字正之,号洛村,江西雩都人。王阳明弟子。举人出身,官至刑部主事。传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七《黄公墓志铭》、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

张元冲(1502—1563),字叔谦。学者称浮峰先生,浙江山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少从阳明游,尝读书浮峰山寺。与钱德洪、王畿等相善。传见《刘宗周全集》文编七《大中丞张浮峰先生暨配胡淑人合葬墓志铭》。

十一月庚申,王阳明子正亿生。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五年丙戌”条载:“十一月庚申,子正亿生。继室张氏出。…… 先生初命名正聪,后七年壬辰,外舅黄绾因时相避讳,更今名。”

刘邦采、刘文敏与刘晓、尹一仁等人创立王门最有影响的讲会“惜阴会”于安福。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五年丙戌”条载:“十二月,作《惜阴说》。刘邦采合安福同志为会,名曰“惜阴”,请先生书会籍。”

邹守益《惜阴申约说》:“吾邑惜阴之会始于丙戌。”

嘉靖六年　丁亥　三十二岁

四月,邹守益刻《文录》于广德州。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六年丁亥”条载:“守益录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遗请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经》手段。三代之教不明,盖因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所学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诗》,若以其辞,岂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经》皆然。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许刻《附录》一卷,以遗守益,凡四册。”

九月初八,王阳明发越中,将命行时,德洪与龙溪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两人产生分歧,遂请教阳明。阳明之前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这四句话,钱德洪、王畿二人有不同看法:王畿提“四无”之说;德洪对本体“无善无恶”并无异议,但他更

重视功夫，更重视以“有善有恶”为前提的“为善去恶”之功夫。为此，在阳明起程赴两广前夕，二人请教阳明。于是，在越城天泉桥上阳明详细阐发了关于四句宗旨的思想，史称“天泉证道”。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六年丁亥”条载：“是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曰：‘何如？’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问。’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嘱付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九月下旬，王阳明征思、田，钱德洪、王畿等人送阳明渡钱江，游杭州天真山（杭州府钱塘县，又名龙山），登月岩（杭州凤凰山胜果寺附近）。然后溯江而上，过

钓台(即严子陵钓台,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钱塘江岸,相传严光垂钓于此)。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六年丁亥”条载:“甲申,渡钱塘。先生游吴山、月岩、严滩,俱有诗。…… 跋曰:‘右正德己卯献俘行在,过钓台而弗及登,今兹复来,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疮,徒顾瞻怅望而已。书此付桐庐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纪经行岁月云耳。时从行进士钱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杨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王阳明至衢。先生有《西安雨中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书院诸生》诗。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六年丁亥”条载:“丙申,至衢。西安雨中,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书院诸生:‘几度西安道,江声暮雨时。机关鸥鸟破,踪迹水云疑。仗钺非吾事,传经愧尔师。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德洪、汝中方卜筑书院,盛称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门深竹径,苍峡泻云泉。泮壁环胥海,龟畴见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

冬初,钱德洪与王畿送阳明至严滩,阳明与二人再申有无、实幻及工夫本体合一的究极之说。这次严滩问答是天泉证道的继续。此时,德洪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后,始信本体工夫合一。

《传习录》下记载了严滩问答:“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全集》卷三《语录三》)

钱德洪《讣告同门》曰:“前年秋,夫子将有广行,宽、畿各以所见未一,惧远离之无正也,因夜侍天泉桥而请质焉。夫子两是之,且进之以相益之义。冬初,追送于严滩请益,夫子又为究极之说。由是退与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别,颇得所省,冀是见复得遂请益也,何遽有是邪!呜呼!别次严滩,逾年而闻讣复于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为终身永诀已乎!”

王畿《行状》曰:“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

为问。”

【朱按】:关于实相幻相的一问一答,据《传习录》,实相幻相之说是由王畿先提出来的。按照王畿《行状》,实相幻相的问答是由阳明先提出来的。

十一月十八日,王阳明抵肇庆,有书致钱德洪与王畿。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六年丁亥”条载:“是月十八日抵肇庆。先生寄书德洪、畿曰:‘家事赖廷豹纠正,而德洪、汝中又相与薰陶切劘于其间,吾可以无内顾矣。绍兴书院中同志,不审近来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责,当能振作接引,有所兴起。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余姚又得应元诸友作兴鼓舞,想益日异而月不同。老夫虽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诸贤皆一日千里之足,岂俟区区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庆,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场,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

嘉靖七年　戊子　三十三岁

是年,阳明相继平定思田及八寨、断藤峡之乱。九月有书寄钱德洪和王畿,询家乡的“龙山会”(即“龙泉寺中天阁会”)及稽山书院等处的会讲情况。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七年戊子”条载:“与德洪、畿书:‘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年不审同志聚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尔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遍寄声,益相与勉之。九十弟与正宪辈,不审早晚能来亲近否?诱掖接引之功,与人为善之心,当不俟多喋也。魏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儿辈或不能率教,亦望相与夹持之。”

十月,阳明又有与德洪、王畿书,问各地生徒聚讲情况。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七年戊子”条载:“与德洪、畿书:‘书来见近日工夫之有进,足为喜慰!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此间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贼巢,为两省盗贼之根株渊薮,积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为一除剪,又复

迟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间便当就归途也。守俭、守文二弟，近承夹持启迪，想亦渐有所进。正宪尤极懒惰，若不痛加针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间，情既迫切，责善反难，其任乃在师友之间。想平日骨肉道义之爱，当不俟于多嘱也。’”

十月，应阳明之促，钱德洪与王畿准备北上赴廷试。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七年戊子”条载：“与何性之书：‘区区病势日狼狈，自至广城，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至今遂两足不能坐立，须稍定，即逾岭而东矣。…… 德洪、汝中辈，亦可促之早为北上之图。伏枕潦草。’”

何性之（1486—1551），初名秦，后名廷仁，以字行，改字性之，号善山，江西雩都人。嘉靖初举于乡，除新会知县等职。王阳明弟子。传见罗念庵《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善山何公墓志铭》、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

十一月九日，钱德洪与王畿西渡钱江，北上京师廷试，至彭城（今江苏徐州），闻阳明以病归，即兼程而下。至严滩，闻讣，确知老师已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南安（今江西大余县）。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八年己丑”条载：“先是德洪与畿西渡钱塘，将入京殿试，闻先生归，遂迎至严滩，闻讣……”

钱德洪有《遇丧于贵溪书哀感》：“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宾、浔之乱，疾作。二十六日，旋师广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请骸骨。二十一日逾大庾岭，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备棺后载。二十九日疾将革，问侍者曰：‘至南康几何？’对曰：‘距三邮。’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寿木随，弗敢告。’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张目曰：‘渠能是念邪！’须臾气息，次南安之青田，实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也。”

嘉靖八年　己丑　三十四岁

是年正月初三，钱、王二人奔丧至江西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阳明遗言。钱德洪有《师服问》，出于他“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于是王畿请服斩以从。次日，至贵溪（今江西贵溪县西），遇阳明棺，扶丧至玉山（今江西玉山县西北），检收阳明遗书。至西安（今浙江衢州市境内），与王玑、应典等定每年纪念阳明的会期。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八年己丑”条载：“先是德洪与畿西渡钱塘，将入京殿试，闻先生归，遂迎至严滩，闻讣，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是日，正宪至。初六日，会于弋阳。初十日，过玉山，弟守俭、守文，门人栾惠、黄洪、李珙、范引年、柴凤至。”

王玑（1490—1563），字在叔，号在庵，浙江西安（衢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约在嘉靖四年（1525），从学阳明，与王畿订交。

二月，归越后，德洪等弟子为阳明庐墓，并经理其家。阳明卒后，王家外侮内讧并作。为了保护阳明年幼嗣子，钱德洪与王畿共筑室于阳明墓旁，约同门弟子数人，互相轮守，以备不虞。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年辛卯”条载：“先是师殡在堂，有忌者行谮于朝，革锡典世爵。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遂相煽，欲以鱼肉其子弟。胤子正亿方四龄，与继子正宪离仳窜逐，荡析厥居。”

王畿《行状》曰：“及归越襄事，时权贵忌师德业之盛，尽革身后锡典。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行将不利于胤子。内讧外侮并作。君与予意在保孤宁家为急，遂不忍离，相与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夫子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教旨。”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三年甲午”条载：“先自师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门人栾惠、王玑等数十人雨中出候。师出天真二诗慰之。明年师丧，还玉山，惠偕同门王修、徐霈、林文瓒等迎榇于草萍驿，凭棺而哭者数百人。至西安，诸生追师遗教，莫知所寄。洪、畿乃与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

薛侃有《奉钱德弘、王汝中》：“公弼兄来，得读讣告词，恻然哽咽之中，有毅然负荷之期，别后新功，于此概见，敬服敬服。师门有赖，斯道之幸也！”

五月十八日，因范引年之请，钱德洪作《致远说》。

民国二十二年《南屏王氏宗谱》卷一《致远说》：“王生道夫自新昌来学于半野范君。范君以致远为请益之，赠其友人，且册而书之。姚之士夫皆属言以识之，……王生有致远之询，姑述所闻，用是以取证焉。嘉靖己丑五月望后三日。赐进士第、炉峰山人钱德洪洪甫书于龙山观日台之中天阁。”

十一月，葬王阳明于洪溪。谢迁有《祭王阳明文》。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八年己丑”条载：“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先生所亲择也。”

谢迁《归田稿》卷三《祭王阳明文》：“呜呼阳明，而止于斯乎！天生异才非偶然也，固将以为桢于国，胡为啬其年而不使之究厥施乎？夫名高毁来，自古已然。阳明不理于多口，亦甚矣。岂平素之所自立，毋乃太奇矣乎！然戡定乱逆之勋，表表在人耳目者，九重固深知之矣，又安得泯遗于鼎彝乎？吾之所以悼阳明者，为国惜才故尔，岂直区区交亲之私乎？呜呼阳明，九原茫茫，其亦知予之悲乎？”

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历官少詹事兼侍讲学士、詹事兼侍讲学士。加封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卒后，明世宗特赠太傅的官衔，谥号文正，葬于余姚东山乡白虎庄。著有《归田稿》八卷。

嘉靖九年　庚寅　三十五岁

五月，薛侃、钱德洪等人虑阳明卒后同门聚散无常，在杭州天真山建天真精舍以祀阳明。书院将成之时，薛侃请钱德洪执事。薛侃尚有《书院成请钱德宏兄》。

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三《书院成请钱德宏兄》：“…… 幸我绪山，侍师日久；微言奥义，具获指授；其爱同志、忧来学之心，与师一也。天真书院成在不远，谨会众，致请执事常居其中，凡我同门志，幼者师焉，长者友焉。……”

五月十五日，钱德洪刻《阳明先生诗录》于杭州胜果寺中峰阁。

《阳明先生诗录》卷首钱德洪序曰：“右录以履历为次者，盖以见吾夫子情随所遇，辞以时发也。以滁阳后为正，而前附之，见吾夫子所学益精，辞益粹，诚之不可掩也。读是录者，以意逆志而有会焉，而兴焉，而求其所以精，得其所以粹，无以其辞焉而已矣。则是录之传，庶其不缪矣乎？嘉靖庚寅五月望日，门人钱宽谨识于钱塘胜果寺之中峰阁。”

是年秋，精舍建成。以后“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钱德洪与王畿轮流居守。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九年庚寅”条载：“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 侃奔师丧，既终葬，患同门聚散无期，忆

师遗志，遂筑祠于山麓。同门董沄、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董其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前后相役；…… 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五年丙申”条载：“浙江之上龙山之麓，有曰‘天真书院’，立祀阳明先生者也。…… 书院始于先生门人行人薛侃、进士钱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资为之。”

薛侃有《天真精舍勒石》：“嘉靖庚寅秋，天真精舍成。中为祠堂，后为文明阁，为载书室，又为望海亭，左为嘉会堂，左前为游艺所、传经楼，右为明德堂，为日新馆，余为斋舍。周以石垣，界则东止净明，西界天龙，北暨天真，南抵龟田路。是举也，成夫子遗志，四方同志，协而成之，勒之于石，俾世守者稽焉。”

【朱按】：“天真山”在杭州府钱塘县，又名“龙山”。天真精舍后改名为天真书院。许多文章将“成夫子遗志”之“遗志”，误为“道意”或“遗意”，均与勒石原文不符。

嘉靖十年　辛卯　三十六岁

是年二月，谢迁卒。

五月，同门黄弘纲因钱德洪、王畿二人按例应赴京参加来年的廷试，恐失所托，会黄绾于金陵，为先生胤子王正亿请婚。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年辛卯”条：“是月，洪、畿趋金陵为正亿问名。绾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专。’洪、畿复走台，得太夫人命，于是同门王艮遂行聘礼焉。”

徐阶《龙溪王先生传》云：“时文成嗣子孤弱，且内外忌毁交构，捍宗豪仆，窥伺为奸，危疑万状。龙溪极力拥护，谋托孤于黄尚书绾，结婚定盟，久之乃定。”

钱德洪、王畿来往南京期间，路经苏州，时苏州知府是曾向阳明问过学的聂豹。二人共证聂豹称阳明弟子。

《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五年丙戌”条：“按：豹初见称晚生，后六年出守苏州，先生已违世四年矣。见德洪、王畿曰：‘吾学诚得诸先生，尚冀再见称贽，今不及矣。兹以二君为证，具香案拜先生。’遂称门人。”

《全集》卷三十七载钱德洪《答论〈年谱〉书》曰："聂双江文蔚见先生于存日，晚生也；师没而刻二书于苏，曰：'吾昔未称门生，冀再见也，今不可得矣。'时洪与汝中游苏，设香案告师称门生，引予二人以为证。"

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永丰人。正德丁丑年（1517）进士。历官华亭知县、御史、苏州知府、陕西按察司副使、巡抚苏州右佥都御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太子少傅，隆庆元年赠少保，谥贞襄。有《双江聂先生文集》十四卷。《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有录。

【朱按】：据宋仪望《双江聂公行状》，聂豹于嘉靖九年（1530）任苏州守，十年（1531）十月丁父忧归里，则称门生当为十年五月钱、王二人至南京途中事。

钱德洪与王畿、王艮、薛侃在南京，向邹守益问疾，相与论学。

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阳明弟子，江西讲学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编修。历官南考功、太常少卿、侍读学士、南京国子祭酒。隆庆元年（1567），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庄。著有《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传见耿天台《东廓邹先生传》（《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宋仪望《邹东廓先生行状》（《华阳馆文集》卷十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一》有录。

是年，钱德洪堂侄、王阳明弟子钱大经中乡试。

钱林《宗谱》卷十二："公讳大经，行一，中嘉靖辛卯乡试，授兴国县尹。易直古朴，处世不阿。娶胡氏，合葬陈山。子二人。"

是年冬，钱德洪、王畿治装北上，准备参加来年的廷试。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年辛卯"条："弘纲以洪、畿拟是冬赴京殿试，恐失所托。"

嘉靖十一年　壬辰　三十七岁

正月，王阳明门人方献夫大会王阳明弟子于京师。初春，钱德洪、王畿二人到达京师，参与会试，同中进士，观政吏曹，积极参加王门的讲学活动。昔时讲会一直以官资排座，钱、王提议应以年龄高低排座，得到大家的响应，后成为王门讲学的惯例。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一年壬辰”条：“门人方献夫合同志会于京师。…… 于时黄绾以进表入，洪、畿以趋廷对入，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余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

王畿《行状》曰：“时台谏部院诸同志，以吾二人颇有所闻，议举月会，商究旧学，动以数十。旧会以官为序，君与予告众曰：‘同志为道而来，须以齿序为宜。’众曰：‘然。’至今相会以齿，予二人倡之也。”

王畿《中宪大夫都察院佥都御史在庵王公墓表》载：“壬辰，余与绪山钱君赴就廷试，诸君相处益密，且众至六七十人。每会舆马塞途，至不能行，乃分处为四会，而江右同志居多。…… 旧会仍以翰林科道部属官资为序。余请曰：‘会以为学，官资非所行于同志，盍齿叙为宜？’君倡言以为然。至今守以为例。”

林春（1498—1541），字子仁，初号方城，后改东城，泰州人。嘉靖十一年（1532）会试第一，历任户部广西司主事、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等职。少从王心斋问学。中进士后，与王畿、罗念庵、唐荆川为友。有《林东城文集》，为其门人张纯及其子林晓晖手录遗文所成。传见《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四《林东城墓志铭》、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林大钦（生卒不详），字敬夫，号东莆，广东海阳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第一。时与王畿、罗念庵过从论学。传见《国朝献征录》卷二十一《东莆太史传》。

徐樾，字子直，号波石，贵溪人。官至云南左布政使，死军中。少负才名，得事阳明，继而卒业心斋门下。其学主现成良知，以不犯做手为妙诀。

钱德洪师倪宗正有赠钱德洪诗。

《倪小野先生全集》卷七《赠及门钱德宏进士》：“文章声价已喧传，名姓先归眷注前。善养且求曾子志，立朝翻愧贾生年。群观指点千金骏，厚载迟回万里船。驷马不夸题柱笔，有人知是玉堂仙。”

是年秋，钱德洪父母年老，为了便于照顾，“乞苏学教授”离京，湛甘泉作序赠之。至苏州后，则定祀典、申学规。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赠掌教钱君之姑苏序》曰：“壬辰之秋，钱子洪甫以进士告教职，以便迎养，得苏州教授，问教学之道于甘泉子。于是魏子、金子、沈子、柯子为之先焉。”

王畿《行状》曰："未几，君以亲老便养，乞苏学教授。至则定祀典，申学规，进诸生，谕曰：'古之学者必先辨志，词章、篆刻之习，艺焉而已。'"

吕本《墓志铭》曰："壬辰，北上廷试，以亲老乞恩便养，得教授姑苏。至则定社典，申学规，修废举坠，捐俸助贫，黜乡饮之滥与者若干人。然后，进诸生而谕之曰：'学必先于辨志，词章之习，艺焉而矣。'"

钱德洪到苏州以后，着手校定阳明《文录》的编类，并作《购遗文疏》，派遣学生前往闽、粤、荆、湘等地搜集阳明的遗文，有所收获。然后与黄省曾一起重新厘类，准备早日刊刻。

《全集》卷四十一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云："壬辰，德洪居吴，始较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遵《附录》例也。"

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吴县（今苏州）人。嘉靖十年（1531）中乡举，因母老，遂罢南宫。嘉靖初，阳明讲学于越中，五岳从之游，拜入门下。并尝从湛甘泉、李梦阳游，于书无不览。传见《名山藏》卷九十五《姑苏名贤小记》下。

钱德洪有《观涛先生像赞》："曲水之嗣，少尹之继。阳明之徒，方伯之婿。志向登庸，屡科不第。存养恬真，乐道忘世。涵育三子，薰陶成器。两望以诗名，两怀以易名，两涵以书名，要皆贤父所致。嘉靖壬辰，进士刑部员外、窗友绪山钱德洪赠。"

【朱按】：观涛先生讳黄中心，字以静，号观涛，邑庠生。生三子，长云龙，字子化，号两望，以诗名；次云凤，号两怀，以易名；季云鹤，号两涵，以书名。

嘉靖十二年　癸巳　三十八岁

是年，阳明门人在南京大举讲会，由欧阳南野主会。钱德洪亦"假事入金陵，…… 倡和相稽，疑辩相绎"。钱德洪称"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二年癸巳"条载："自师没，同门既襄事于越。三年之后归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并无时。是年，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阳、黄弘纲嗣讲东南，洪亦假事入金陵。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

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辩相绎，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师从王阳明。平生着意经学，考述著作颇富，在王门中别具一格。著有《庙制考义》《春秋私考》《读礼疑图》《四书私存》《孔孟图谱》《乐律纂要》《律吕别书》《蓍法别传》《说理会编》《诗说解颐》《易学四同》，凡十一种。传见《徐渭集》卷二十七《师长沙公行状》、张阳和《季彭山先生传》、《明史列传》卷七十。

刘阳（生卒不详），字一舒，号三五，江西安福县人。嘉靖四年（1525）举乡试。正德末年，在江两入阳明门下。传见王塘南《御史刘先生阳传》（《国朝献征录》卷六十五）、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

是年，先生仍在苏州，曾撰有《增筑道山亭记》（文佚）。

尹光涛等编《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载《湖山先生（一仁）遗思碑记》："嘉靖癸巳，予教授姑苏，徐子子骏受学。"

《苏州府志》卷一四〇《金石一》载："《增筑道山亭记》，钱德洪嘉靖十二年撰。"

嘉靖十三年　甲午　三十九岁

三月，衢州府知府李遂在西安（今浙江衢县境内）建讲舍于衢麓，钱德洪、王畿定会于衢州府西安，召集诸生讲学，其后又分为"龙游、水南会"及"兰西会"，与"天真会"遥相呼应。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三年甲午"条载："…… 至西安，诸生追师遗教，莫知所寄。洪、畿乃与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是年遂为知府，从诸生请，筑室于衢之麓。设师位，岁修祀事。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又分为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为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衢麓为之先也。"

李遂（1504—1565），字邦良，号克斋，又号罗山，江西丰城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传见《明史》卷二〇五《本传》、李见罗《先考大司马襄敏公克斋府君猷行状》。

八月，钱德洪聘主广州乡试，得梁津以下七十人。当时的监试戴璟，是钱、王两人的同年。

王畿《行状》曰:“岁甲午,聘主广东乡试。时监试戴侍御与君同年,尽以试卷属君,得梁津以下七十人。”

吕本《墓志铭》曰:“甲午,聘主广东乡试,御史戴君璟尽以帘内外卷付君取裁,得梁津等七十人。”

嘉靖十四年　乙未　四十岁

是年二月,钱德洪、闻人诠刻阳明《文录》于姑苏,名为《阳明先生文录》,世称姑苏版。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四年乙未”条载:“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录》于姑苏。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

三月初一,闻人诠督学南畿,摹《太极图说》与《中庸修道说》于苏州学宫,钱德洪有题《太极图说》。

钱德洪《太极图说》按语:“右《太极图说》,与夫《中庸修道说》,先师阳明夫子尝勒石于虔矣。今兹门人闻人公诠,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畿,嗣承往志,乃谋诸郡守王公鸿渐、县尹朱君廷臣、贺君府,摹于姑苏学宫之六经阁,俾多士瞻诵,知圣学之所宗云。嘉靖乙未岁三月朔日,门人余姚钱德洪识。”

是年八月,钱德洪作《征宸濠反间遗事》。

《全集》卷三十九《世德纪　附录》载《征宸濠反间遗事》:“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赣、宁藩始末俱不与闻。先生殁后,搜录遗书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对月日,而后五征始末具见。独于用间一事,昔尝概闻,奏疏文移俱无所见。去年德洪主试广东,道经江西,访问龙光,始获间书、间牌诸稿,并所闻于诸同门者,归以附录云。时嘉靖乙未八月,书于姑苏之郡学。”

八月上旬,钱德洪作《续钱氏庆系谱图序》。

民国十五年《剡北钱氏宗谱》卷首《续钱氏庆系谱图序》:“续庆系谱之宗吾父心渔翁者,谱续于德洪也。吾父,本支族长,尝略吾王祖遗训以迪子姓。而谱族

世系,历历口述,洪盖获耳详焉。…… 后之展阅是图者,其毋忽乎哉！维明嘉靖四十四年岁次乙丑八月上浣之吉德洪氏谨识。”

冬,母马孺人逝世,钱德洪回到余姚。德洪居丧期间,与同门一起修复中天阁。

王畿《行状》曰:“乙未冬,丁内艰,归越,与亲友修复中天阁之会。”

吕本《墓志铭》曰:“乙未,丁内艰,归越,与同志修复中天阁之会。”

是年,绍兴府推官陈让发起建办诸暨紫山书院。

乾隆《诸暨县志》卷十二《学校》载:“紫山书院,城西门内,本府推官陈让建求放心堂五间,作圣堂三间,礼教堂三间。北轩四间,在放心堂左;南轩四间,在放心堂右。上厢房在作圣堂侧,左右各四间;下厢房在礼教堂后,左右各两间。竹轩二间,在上厢房前。耳房在礼教堂侧,左右各三间。门一间,墙周围百余丈,华表二座,外曰养正之学,内曰紫石山斋。嘉靖乙未,陈公既建书院,因借吉祥、钟山二寺入官田一百七十四亩,以充养士修葺费役,颇有奸利。”

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堂侄钱应扬中进士,官至广东巡按。

《嘉靖十四年进士录》载:“(应扬)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民籍,国子生,治《书经》,字俊民,行一,年三十二,八月二十九日生。曾祖瑛,教官。祖裕。父绅。母杨氏。具庆下。弟应宿、应敦、应干、应皋、应夔、应契、应奎。娶潘氏,继娶孙氏,继聘王氏。浙江乡试第八名,会试第六名。”著有《内台钱后峰先生存真文稿》。

嘉靖十五年　丙申　四十一岁

三月,邹守益序钱德洪所辑《阳明先生文录》。

《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载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曰:“钱子德洪刻先师《文录》于姑苏,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曰明其志也;以诗赋及酬应者为《外集》,曰尽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为《别录》,曰究其施也。于是先师之言灿然聚矣。以守益与闻绪言之教也,寓简使序之。…… 嘉靖丙申春三月。”

是年,陈儒为两浙提学。钱德洪、薛侃、欧阳德等人都曾在南京和陈儒讲过阳明之学。

陈儒(1488—1561),字懋学,号芹山,嘉靖二年(1523)进士。有《芹山集》

四十卷。

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景、提学佥事徐阶，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五年丙申”条载：“门人礼部尚书黄绾作《田记》。《记》曰：‘今多书院，兴必由人，或仕于斯，或游于斯，或生于斯，或功德被于斯：必其人实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见，而后立书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树之风声，讲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龙山之麓，有曰天真书院，立祀阳明先生者也。盖先生尝游于斯，既没，故于斯创精舍，讲先生之学，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岂待予言哉？…… 则今日书院之创，非徒讲学，又以明先生之功也。书院始于先生门人行人薛侃、进士钱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资为之。继而门人佥事王臣、主事薛侨，有事于浙，又增治之，始买田七十余亩。…… 侍御张君按浙，乃跻书院而叹曰：“先生之学，论同性善。先生之功，存于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泽兹土尤甚，恶可忽哉！”乃属提学佥事徐君阶，命绍兴推官陈让，以会稽废寺田八十余亩为庄，属之书院。又出法台赎金三百两，命杭州推官罗大用及钱塘知县王钍买宋人所为龟畴田九十余亩以益之。于是需足人聚，风声益树，而道化行矣。……’”

湛若水是年先后在婺源县的福山书院、歙县的斗山书院、休宁县的天泉书院讲学。绪山先生曾过访。

康熙《婺源县志》卷十二《福田书院石林庵记》曰：“新安旧有紫阳，与今福山、斗山为三大书院，而甘泉先生有像在焉。嘉靖丙申，先生以礼乡北上，过新安，一时俨然之如泰山北斗。会于是，与多士竟究于是。而邹东廓、钱绪山、刘狮泉诸君子先生相继访焉。”

是年，邹守益等于江西吉安建青原会馆。

王阳明于正德间讲学青原山，邹守益等受业。嘉靖间，邹以祭酒致仕归，与刘邦采等王门学子于安福惜阴会基础上成立四乡会，春秋两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世称“青原会”。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相继主盟，会讲于此。浙江王畿、钱德洪等亦率徒来会。之后王时槐、胡直、刘方兴、刘大敏、刘元卿等亦相继会盟、会讲。

钱德洪为同门邹大绩撰文及像赞。

光绪六年《余姚北城邹氏宗谱》卷一载钱德洪《大绩公炬庐文》曰：“东治之

墟，溪山寥寂，爰有孝子庐于其亲之墓侧。既将终丧，哀裾不忍离其侧，……友人绪山子离其母之殡，匍匐往劝之归。孝子方皇皇屺陟，望之如弗见，慕之如弗得，咿咿如孺子牵曳慈母之衣求乎。……乃借约友南坡吴子、半野范子、半山翁子、晓江蔡子、龙冈胡子、南屏管子与其侄叔陵子往牵其庐，以膏火一炬而焚之。孝子病间趋墓视之，庐已灰烬。孝子乃伏墓恸哭，亲族兄弟群与迎亲之灵归，奠于家庙，临去逡巡，一步三顾，乃恸哭进谒，庙入就，妻子之养如初。孝子邹氏名大绩，自是东冶之民相与志其墓处，曰'邹孝子庐'云。"

光绪六年《余姚北城邹氏宗谱》卷首钱德洪所撰像赞："堂堂峨冠，肃肃华裾。睹公之像，我思渺如。仪无丑服，名不浮行。孝有明旌，民怀德政。父显子绳，系于子孙。谊范家声，蔼蔼闾里。龙山嵷嵷，姆岭于于。兕虎同歌，驯于旧庐。赐进士第、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姻友绪山居士钱德洪书。"

光绪《余姚县志》载："邹大绩，字有成，从学王守仁。侍父鹄疾尽瘁。父卒，庐墓侧，风雨不蔽，虎为遁去，紫芝生墓石，一本三秀。每号泣，乌鹊群鸣，若助其哀者。乡里以为孝感，奉旨旌表。后子为母病割股，人称世孝，从子坦誉亦先后割股疗母，府县勒碑名其里曰'孝子'。"邹大绩系阳明弟子，与钱德洪系同门。

邹守益与安福知县程文德共建安福复古书院。

《刘聘君全集》卷七《复古书院续置田记》："嘉靖丙申，松谷程侯以量移至，时文庄邹先生首倡阳明正学。程侯雅同志，遂谋即其地建讲院，故称'复古'云。薰修四十余年，人贤彬彬辈出。"

嘉靖十六年　丁酉　四十二岁

是年四月，各地私创书院遭禁毁。

夏燮纂《明通鉴》卷五十七"世宗嘉靖十六年"条载："是年四月，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罢各处私创书院。"

钱德洪师倪宗正卒。王阳明曾称其为"粹然无瑕疵者"。

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别集附王阳明语曰："世传倪小野为东坡后身，及观其文章、气节、生平、出处、去就，亦略与东坡相似。"又曰："东坡洵才美，然未免出入于内典诸书，若吾友小野，生平学问悉原本六经，讵非所谓粹然无

瑕疵者耶？”

是年，钱德洪有《省方亭记》。

光绪《奉化县志》卷三十七《古迹》载《省方亭记》：“岁嘉靖丁酉，县尹钱君竹梧报政之五年，民人浃和，政治休暇，每退食，与其邑中之贤达者，与贤达之游寓邑中者，偕登锦屏，徘徊瞻眺，道论古今，咨诹政治得失。…… 乃命工柱石而亭之，请二子名。二子曰：‘君出游而民乐，君游乐而治益进。是游无非事者，请以省方名亭如何？’君曰：‘诺。’于是二子以书请予记其事。…… 愧崖名桂，闽人。思斋名大本，与余同邑，俱已应聘南宫。竹梧名璠，海虞人，其先与余俱出吴越武肃后云。

嘉靖十七年　戊戌　四十三岁

是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建阳明祠于龙山。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十七年戊戌”条载：“龙山在余姚县治右。辛巳年，师归省祖茔，门人夏淳、孙升、吴仁、管州、孙应奎、范引年、柴凤、杨珂、周于德、钱大经、应扬、谷钟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钱德洪、周仲实等，侍师讲学于龙泉寺之中天阁。师亲书三八会期于壁。吴仁聚徒于阁中，合同志讲会不辍。丁亥秋，师出征思、田，每遗书洪、畿，必念及龙山之会。是年传以诸生请建祠于阁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时祀。”

是年冬，钱德洪服阕，补国子监丞。

吕本《墓志铭》云：“服阕，补北监丞，群国学弟子，立绳愆厅下，谕以悔吝吉凶之道，闻者悦服。”

王畿《行状》云：“服阕，补监丞，申饬监规。群国学弟子，立省愆堂，谕以省愆之义：‘悔则吉，吝则凶。’闻者愧服。”

嘉靖十八年　己亥　四十四岁

徐阶督学江西，建仰止祠于洪都，祀王阳明，又就士人家摹得王阳明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

《全集》卷四十《诰命·祭文·传记》载《阳明先生画像记》曰：“阳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写。嘉靖己亥，予督学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

是年，罗洪先复召为左春坊左赞善，与王畿相会于南京，然后共同游历、讲学二月有余。

罗洪先复召为左春坊左赞善，自江西北上，十月二日抵江苏镇江，王畿邀其共游南京。又与戚贤、王臣、湛若水、王慎中等聚会讲学。与王畿、王艮及王艮门人反复论学，主要讨论“静坐”“慎独”等问题，又“极论无欲之旨”（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二三《念庵先生行状》），王艮以所著《大成歌》《勉仁方》相赠。罗洪先特著《冬游记》，并有诗作述怀，中有“父母生我身，师友成我仁”之句。十二月初八日，王畿、戚贤送罗洪先至燕子矶而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冬游记》一卷，明罗洪先撰。…… 洪先宗姚江良知之说，是书乃其赴召时取道金陵，与王守仁弟子王畿、王艮辈讲学语。所言性命学问，浸淫佛氏，沦于虚寂，并守仁本旨而失之。李贽诸人，沿流不返，遂至累及守仁，为儒者诟厉。其所从来者渐矣。”

嘉靖十九年　庚子　四十五岁

是年十二月八日，王艮卒。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庚子十九年”条载：“冬十二月八日子时卒。邹东廓、王龙溪为位哭于金陵。”

嘉靖二十年　辛丑　四十六岁

是年，钱德洪转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因依法奏定郭勋死罪而下狱。

王畿《行状》曰：“循例转陕西司员外郎。时武定侯郭勋逮事先帝于藩邸，加封翊国公，怙宠恣骄，势倾中外。适上夜游西山，召不往。给事中高时劾其不领敕，下锦衣狱。密旨寻谕都指挥孙纲，去刑具而收。盖先帝之意，止欲薄示以法，不欲置之死也。已而自都察院解送刑部，勋戚貂珰逮狱者四百人，举司莫敢按。君曰：‘法者，朝廷之法，吾惟奉法，虽死何避焉？’严饬内外，按以违敕等罪凡数十状，当死。高某虑勋按死必从八议，欲诬以不轨。君曰：‘罪止于死，而诬以重罪，何以正法也？’奏入，上震怒，掷于地，不报。翌日复奏，不报。高讽给事中周亮劾君律法不明，遂下镇抚司，杖送都察院。君既逮，疏勋者日上不止。上益怒，再收锦衣狱。

旨云：‘既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又敢违旨？即与不领敕者同罪，一勋罪也。’上心以处重为谴，而群议以从轻为嫌，可谓冤矣。时堂官怜君无辜，鞫曰：‘尔特署司事耳，问官何在？’答曰：‘问官亦某一人。’盖思保全寮属，不欲嫁祸以自免也。”

吕本《墓志铭》曰：“未几升员外郎。时翊国公郭勋怙宠骄恣，势倾中外。适上夜游西山，召不往。给事中高时劾其不领敕，下诏狱，密旨谕指挥孙纲去刑具而收，盖上意不欲置之死法也。已而自都察院解送，勋戚貂铛逮系者四百人，诸司莫敢问。公曰：‘法者，朝廷之法，吾为法官，何避焉？’遂按以违敕等罪数十状，当死。高意勋从八议，未必死，欲诬以不轨。公曰：‘法止如是也。’奏入，上震怒，掷于地，不报。翌日复奏，又不报。高讽给事中周亮劾公律法不明，遂下诏狱，杖问。公既逮，论勋者日数上，上益怒，旨云：‘既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敢违旨？即与郭勋不领敕者罪同。’上以处重为怒，而群议以从轻为嫌，可谓左矣。时堂官怜公无辜，曰：‘尔特署司事耳，问官何在？’答曰：‘问官亦某一人。’不欲驾祸寮属以自免也。”

《明史·儒林列传二·钱德洪列传》载：“郭勋下诏狱，移部定罪，德洪据狱词论死。廷臣欲坐以不轨，言德洪不习刑名。而帝雅不欲勋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诏狱。所司上其罪，已出狱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勋，德洪故违之，与勋不领敕何异。’再下狱。”

《明史·世宗一》载：“（嘉靖二十年）九月乙未，翊国公郭勋有罪，下狱死。”

《明史·郭勋列传》载：“给事中高时尽发勋奸利事，且言交通张延龄。帝益怒，下勋锦衣狱。二十年九月也。寻谕镇抚司勿加刑讯。奏上，当勋死罪。帝令法司覆勘。而给事中刘大直复勘勋乱政十二罪，请并治。法司乃尽实诸疏中罪状，当勋罪绞。帝令详议。法司更当勋不轨罪斩，没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欲宽勋，屡示意指。而廷臣恶勋甚，谬为不喻者，更坐勋重辟。明年，考察言官，特旨贬高时二级，以风廷臣，廷臣终莫为勋请。其冬，勋死狱中。帝怜之，责法司淹系。褫刑部尚书吴山职，侍郎都御史以下镌降有差，而免勋籍没，仅夺诰券而已。”

是年，钱应扬任河北巡视长芦盐课御史。

嘉靖二十一年　壬寅　四十七岁

是年，钱德洪仍在狱中。在这期间，刘晴川、杨斛山、周顺之等人因故也被下诏入狱，四人“相与讲学不辍”。

王畿《行状》曰：“日与斛山杨侍郎、白楼赵都督读书谈道。赵请曰：‘霸胜受书狱中，愿从子受《易》。’于是晨夕讲《易》，吉凶悔吝之象，旷如也。与斛山辩无善无恶之旨：‘人之心体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无恶亦可也，曰无善无恶亦可也。至善之体，本来虚寂，恶固非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杨斛山传》载：“部郎钱绪山、刘晴川，给事周讷溪，先后以事下狱，相与讲学不辍。绪山先释，先生愿有以为别，绪山曰：‘静中收摄精神，勿使游放，则心体湛一，高明广大，可驯致矣。作圣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识之，与晴川、讷溪读书赋诗，又如是者五年。”

刘晴川（生毕不详），名魁，字焕吾，号晴川。江西泰和人，举人出身。阳明讲学时，与欧阳南野同征受业。传见周顺之《刘晴川先生传》（《讷溪先生文集》卷七）。

杨斛山（1493—1549），字伯修，号斛山。陕西富平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辛丑（1541）上封事五条下狱。丁未（1547）十一月释归，两年后卒，年五十七。著有《周易辨录》《中庸解》《斛山遗稿》等。

周顺之（1505—1569），名怡，字顺之，号讷溪，宣州太平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有《周恭节公文集》二十七卷。《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一》有录。

钱德洪以狱中所悟为内容著《困学录》，今佚。

王畿《行状》曰：“著《困学录》：‘生知者不见困，学知者不受困，困而学之，致命以遂其志，又次也，不学则为下矣。’”

吕本《墓志铭》：“日与赵都督、杨御史读书谈道，又为赵讲《易》。兴至赓歌，以发幽思。累积盈帙，名曰《困学录》。”

钱德洪狱中曾寄信与王畿，与王畿论学。

王畿《行状》曰：“狱中尝寄予书曰：‘上天为我设此法象，本来真性不容丝毫挂带，乃知平时学问大未得力。古人处动忍而获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减削则已尽矣。’”

是年七月己酉,钱应扬被“降一级调边方用”。

世宗决心整肃科道,命吏部会同都察院提出具体意见。吏部尚书许蒲、右都御史毛伯温等敢不从命,很快就按等第排出处理名单。《明实录》八二《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四 :“世宗即下旨:‘乔佑等职任言官,寄以耳目,专一党附权力,欺蔽朝廷,夏言辅导无状,不敢指实纠弹,及奉有明旨,仍怀观望顾忌,奸谄误国。本当重究,姑依拟:乔佑、钱应扬、杨馔并高时降一级调边方用;何允魁、章檗、白贲、朱箎、黎循典、焦琏、李秦、余圹、龙遂对品调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员姑留用,各夺俸半年;贾大亨等二十四员选用未久,夺俸两月。’”

钱德洪在姑苏授学时的弟子徐履祥是年知诸暨县事。

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十《科目》载:“徐履祥,嘉靖二十年辛丑沈坤榜,旋尚宝司卿。”

宣统《诸暨县志》卷二十二《名宦志》:“徐履祥,字子旋,长洲人。嘉靖壬寅知县事,明敏有为,以县寡文学加意振作,凡在学之士,无不爱而礼之。”

卷下　辑录师文　讲学终老

嘉靖二十二年至万历二年（1543—1574）

嘉靖二十二年　癸卯　四十八岁

是年，钱德洪获释，但被革冠带，削为民，归乡。此后讲学林下三十余年直至去世。

王畿《行状》："癸卯，诏革冠带归农。"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九："辛巳，初，顺天乡试，岁多冒籍中式。至是，余姚人钱德充易名仲实，冒大兴籍以中。慈溪人张汝濂易名张和，冒良乡籍以中。礼科给事中陈棐劾奏之。因历陈京闱之弊，其略谓：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而近年以来，情伪日滋，敢于为巧以相欺，工于为党以相蔽。其中奸宄之徒或因居家之时恃才作奸，败伦伤化，削籍为民，兼之负累亡命，变易姓名，不敢还乡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众多，解额有限，窥见他方人数颇少，逃学入京，投结乡里，交通势要，钻求诡遇者有之；或以顺天乡试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识，暮夜无知，可以买托代替者有之。一遇开科之岁，奔走都城，寻觅同姓，假称宗族，贿嘱无耻，拴通保结。不得府学则谋武学，不得京师则走附近，不得生员则求儒士，百孔营私，冀遂捷径。及其中科回籍，则既告路费，及告牌坊，四顾罔利，真同登垅。而其未得者则从旁挟持，互相攻发，蜂起浮议，星怗匿名。圣明辇毂之下，岂宜有此不美之事哉！请令所司核究顺天府学冒籍生员，俱遣回原籍，降等肄业。京卫武学，非武职应袭不得滥入。岁贡、援例监生如举人教官会试例，止得一入京闱，后但本省应试。而京闱乡试如各省法，唱名办验，不得混冒。庶乎前弊可革。得旨：钱仲实、张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员，提学御史核实具奏。余俱下礼部议。"

嘉靖二十三年　甲辰　四十九岁

王阳明门人辰州郡丞徐珊与邑宪副王世隆建虎溪精舍。祠内石刻王文成公像，横额书公绝句。

清同治《沅陵县志》虎溪书院条载："明王阳明先生自龙场谪归，道过辰州，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嘉靖中，郡同知徐珊即虎溪为精舍，作堂其中，名以修道……"

湛若水游南岳，于湖南衡山创建甘泉书院、白沙书院，有《岳游纪行略》。

邹守益与刘阳等人共建连山书院。

嘉靖二十四年　乙巳　五十岁

春，钱德洪受学生徐履祥之请，至诸暨紫山书院讲学。

尹光涛等编《中华尹氏通志》载王畿《暨阳教谕尹先生遗思碑记》："乙巳春，邑侯古石徐君，复扫紫山之室，延致绪山子开讲其间。"

钱德洪在紫山书院阐述和发扬了"求放心说"。

宣统《诸暨县志》卷四十四《金石志》载钱德洪《诸暨县修建庙学记》："予昔讲学紫山书院，暨生出湖山尹子'求放心说'请问绪山子，曰：'心为天地百物之灵，主宰乎天地百物者也。故心存则主宰灵，家国天下得其理矣，治之所由出也。心放则主宰昏，家国天下失其□矣，乱之所由生也。尧舜立万世圣学之宗，兢兢业业，以事其心，故其光被四表，格上下五典，从而万邦协；三王丕显，待旦以至日中昃，乾乾不息于诚，故三代之政，后世莫及焉者，得心教也。'"正是钱德洪的发扬，"于是诸生皆知诵法师训，求其心而不敢放"。

徐履祥重葺紫山精舍和诸暨庙学，四月，诸暨庙学告竣，钱德洪为之撰记。

乾隆三十八年《诸暨县志》卷十二《学校》载《诸暨县庙学告成记》："姑苏徐君子旋以进士宰暨，至则悯夫民俗之弗协也，人文之弗振也。夙夜忧思，乃喟然叹曰：'吾欲政先风化，舍士谁与哉？'维时庙学圮坏，顾岁弗登，役未易兴也。乃先缉紫山精舍，请于学政文谷孔公，抡秀茂廪食之，循其旧学，诱以微旨，而属训导侯崇学、陈颉日夕砻砺之，士乃翕然以兴。……始于嘉靖乙巳三月朏，用土木之工凡若干，饥者奋于得食，义者喜于奏功，不匝月而工遂讫。于是规制中程，丹艧增焕，

而庙学大治矣。…… 是日丁未，行释菜礼，告厥成功。大明嘉靖二十四年，岁在乙巳夏四月望。余姚钱德洪洪甫撰并书。”

钱德洪在诸暨讲学之余，曾游五泄和宝寿寺，与诸好友或弟子有倡和之作。

宣统《诸暨县志》卷四十四《金石志》载《五泄摩厓诗》：“五泄崖倾百尺流，半空雷动玉龙浮。来人莫惜跻攀力，不到源头不是游。”

乾隆《诸暨县志》卷三十五《寺观》载《宝寿寺》：“微雨山径深，连冈倚危壁。登眺出云岑，逦迤悬萝薜。古寺松桧阴，山房梯凳侧。嘉朋曳履来，晤言见良觌。结念属清樽，情深动欢趯。坎坎鼓声渊，蹲蹲舞衣窄。清啸发孤峰，芳尘寄瑶席。云散不知还，班荆坐月夕。宁知后来者，相寻继幽迹。”

是年六月，太庙成，钱德洪诏复冠带。

吕本《墓志铭》：“九庙成，诏复冠带，听用。”

《明史》卷十一《世宗本纪二》记载：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壬辰，太庙成”。

钱德洪作《慈湖书院记》，称杨慈湖之学为“直超上悟者”。

光绪《慈溪县志》卷五《慈湖书院记》载：“明兴，议革天下山长，归学徒于县学，而先生之祠祀遂废。嘉靖乙巳，泰和刘子逢恺以进士尹慈，首唱道教，风励士庶，睹祠之废，慨然兴咨。乃上议于知府魏子良贵，葺修祠像。…… 刘子爰与邑之大夫士聚讲于斯，复命先生裔孙淡请德洪记其事。德洪尝伏读先生遗书，乃窃叹：先生之学直超上悟者乎？…… 而先生爱人过切，立言过尽，容或有之。谓其学非性悟而疑訾之，则吾性昭然，断断乎不可诬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薛侃卒于家。

嘉靖二十五年　丙午　五十一岁

季夏，在杭州西湖禅舍，请钱薇为其父诗集《云夜吟》作序。

钱薇《承启堂稿》卷十七《〈云夜吟〉序》：“姚江心渔先生，予同年友钱丈德洪之尊人也。少病瞽，无所事事，长乃学筮，筮能发易之蕴；学箫，箫能协律之谐。间又托兴于诗，按节而吟，凡所感遇，欣适拂郁，一寄之于诗。于是德洪裒为集，而先生自题之曰“云夜吟”，其意以瞽者罔所见，昼恒如夜，夜即有明，瞽者不见其明，尝若阴云之蔽翳也。…… 今丙午季夏，予避嚣西湖禅舍，钱丈在焉。因授我《云夜

吟》,索序。”

是年,钱德洪至江西安福,参加复古会,游复古书院。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载钱德洪《答论〈年谱〉书》第八云:“又丙午年游安福复古书院,诸友说张石盘初不信师学。”

是年,王畿为同门尹一仁撰写《暨阳教谕尹先生遗思碑记》。

尹光涛等编《中华尹氏通志》载王畿《暨阳教谕尹先生遗思碑记》:“嘉靖壬辰秋,湖山尹先生来典暨阳教事,三年而教成。先生既入冬官,暨阳之士追思其教弗之忘也,图有以设之。徐生行、郭生从蒙辈,次叙其绩,再拜以请。…… 明嘉靖乙巳、兵部郎中王畿撰。”

宣统《诸暨县志》卷二十二《名宦志》有载:“尹一仁,字任之,安福人。嘉靖十一年,以举人署学谕。温厚忠信,尤喜接引后进。初至,即教人以致知求观本体,诸生哗然。久之,见一仁事事反躬约己,取与辞受咸要诸义,始翕然信之。”

尹一仁(1496—1578),字任之,号湖山,安福厚林(今江西省安福县)人。自幼即好学不倦,卓荦不群。后逢阳明先生王守仁主政江西,大兴心学,刻苦上进的一仁得到王守仁的赏识,招为入室弟子。传见《江西通志》《吉安府志》《安福县志》《绍兴府志》《诸暨县志》《襄阳府志》等。

嘉靖二十六年　丁未　五十二岁

是年,先生撰《湖山先生(一仁)遗思碑记》。

尹光涛等编《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载钱德洪《湖山先生(一仁)遗思碑记》:“嘉靖癸巳,予教授姑苏,徐子子骏受学。未几,予迁刑曹,忤权系狱逾三载。子骏以进士来令暨邑,闻予恩诏归田,遣二三子聘余讲学紫山。予忻然就道,抵紫山礼教堂,发明先师之学,诸子循循雅饬,气度雍雍。…… 绪山子曰:‘…… 而先师之学,得湖山授受于暨,以远追洙泗何极也,是在二三子,二三其勖之!’先生名一仁,字任之,江西安福人,旧同吏阳明先生师,详于龙溪予记云。”

是年,钱德洪父心渔翁卒,罗洪先、邹守益等撰墓记、墓表。

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三《钱心渔翁墓记》:“钱心渔翁希明蒙者,越之余姚人也,故吴越王二十六世孙。其幼也,三年而病,丧其明;五年闻呻吟,通

章句；十年丧父母，困穷矣，乃自力以进于博服。又几年，而兼命数卜筮之理。长而旁通于声律，善制箫，且以诗闻。既老，雅好游赏，尝欲肆意于洪波旷野之间以自适，遂号为心渔。心渔者，言其有目青而无心睫也。于是，翁有子三人，而三人者，学进士且有成。长子德洪，闻阳明先生明良知之学，将从之游，翁怒曰：'吾恃以养，而弃吾耶？'德洪曰：'固所以为养也。'翁不释，从而入先生之庭。……"

【朱按】：钱心渔应为"吴越王十八世孙"，而非"吴越王二十六世孙"。

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余姚心渔钱翁墓表》："益尝侍先师谒大禹庙，尘几萧然。及历南镇祠，则牲肥酒旨，香火煌煌，因叹俗态趋向之乖。先师笑曰：'古今学术，何以异于是？'于时同游，欢然有省。使心渔翁朵颐羊鼎而舍灵龟，则将督子禄仕，而焉能以承文命一脉之绪乎？世之父若兄，未必贫也，即贫，未必瞽也，其于迪子以正，势甚顺也。翁能为其逆且难克，开厥后而顺且易者，或以作俑而阶厉，人之气量相悬也。奚直露鹤与角鸱耶？"

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三《钱心渔挽诗》："心渔先生不可见，尚忆吹箫卧草堂。垂纶老作江潭客，得姓元从吴越王。贫病一生心自足，云山千里兴难忘。更闻治命真堪纪，人世空矜石椁藏。"

邵经济《西浙泉厓邵先生诗集》卷六《诗挽心渔翁兼慰绪山钱子十二绝》："年榜情推兄共弟，而翁端合我亲同。况聆謦欬承□□，生死如何不感通。心渔东海垂纶久，跃出长鲸与巨鳌。浪滚桃花春万里，九天龙宠薄云高。接翅雄飞恩似海，漫天逆浪祸如山。而翁言笑心常泰，欣戚何曾向此间（绪山以刑曹被逮，弟亦中选，以籍黜革，故云）。箫杖倚风吹月冷，琴床拨雨卧云酣。千年师旷成心感，领得元声手自谙（翁瞽而聪，素谙音律）。不学面墙刚自见，而翁学古且通经。胸藏千卷灵光发，愧杀双眸炯若星。笋舆延揽龙山胜，剑石留题向虎丘。自是胸中有溪径，谁夸当日子长游。乳瞽生来不解书，六书音义竟何如。羲文千古开心画，安用支离辨鲁鱼。家贫抱拙愁无计，太乙先天术已神。曾似乡评钱一判，百年信义动簪绅。阳明心学稽诸圣，海内宗之山斗长。学道自甘遗禄养，四然端的见非常。百岁那悭十五年，神完何用学逃禅。一朝解脱无烦恼，笑入泉台骨已仙。春来数简南坡老，为吊心渔江上翁。底事湖头新雨过，一帘诗草万花中。雨足湖南草树深，故人相见一沾襟。挑灯坐酒看遗稿，何日重开云夜吟。"

唐顺之（1506—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明代儒学大师。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嘉靖三十九年（1560），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文襄。著有《荆川先生文集》。《明儒学案》卷二十六《南中王门学案》有录。

邵经济，字仲才，号泉厓，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成都知府，有政声。著有《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西浙泉厓邵先生诗集》各十卷。

嘉靖二十七年　戊申　五十三岁

二月，王畿赴邹守益青原之会，道经安徽泾县，诸弟子相约以后会于水西精舍，每年春秋两次开讲会，请王畿、钱德洪轮流主讲，王畿应允。

《王畿集》附录二《龙溪会语》载《水西会约题词》："嘉靖己酉夏，余既赴水西之会，浃旬将告归，复量诸友地理远近，月订小会，图有终也。先是戊申春仲，余因江右诸君子期之青原，道经于泾，诸友闻余至，相与扳聚，信宿而别，沨沨若有所兴起。诸君惧其久而或变，复相与图会于水西，岁以春秋为期，蕲余与绪山子迭至，以求相关之益。余时心许之。"（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是年夏，钱德洪、王畿和贡安国等人共赴邹守益青原之会。六月一日，在丰城（今江西丰城市南）郊外遇到罗念庵。六月六日，至玉峡，邑令成井居以钱、王同门，邀会后山寺。六月初七，四人到达吉水，曾在念庵讲学处石莲洞和念庵家中论学。此后，钱、王等人赴安成参加邹东廓的惜阴、复古会。惜阴、复古会约两周。二十五日，一起到青原山，到会者有一百六十多人。会议期间，钱德洪、王畿、罗洪先讨论了已发未发及"破除私欲"的问题。钱德洪认为："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运用，安事破除。"此次会面，钱德洪将阳明年谱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以后五年的内容交罗念庵执笔。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罗洪先《〈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曰："嘉靖戊申，先生门人钱洪甫聚青原，言《年谱》，佥以先生事业多在江右，而直笔不阿，莫

洪先若，遂举丁丑以后五年相属。”

贡安国（生卒不详），字玄略，号受轩，泾县人，以贡生出身而出仕，任湖口教谕等职。为诸生时，曾从邹东廓学于复初书院，后又受学于王畿、欧阳南野、钱绪山（参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四《赠贡玄略升湖口学谕序》）。泾县水西会的倡导者之一，曾主持志学书院讲会。王畿有《祭贡玄略文》。

七月二十三日讲会结束以后，钱德洪与王畿、贡安国等人同赴贵溪县龙虎山，择江浙会讲地，到达以后，厌其喧闹。八月十二日，他们遂前往冲玄，并选定冲玄观为江浙会所。钱德洪与王畿、念庵登爱山楼，念庵作诗并撰记文，题之于楼壁。之后，钱德洪赴吉安府的万安（今江西万安县）。

《王畿集》附录二《龙溪会语》载《冲元会纪》曰：“戊申之夏，既赴冲玄之会。秋仲，念庵诸君送余南还，相与涉鹅湖之境，陟象山之墟，慨流光之易迈，叹嘉会之难数。乘间入龙虚（虎）山，得冲玄精庐，乃定为每岁江浙大会之约，书壁示期。”（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钱德洪与王畿过蟂矶山，见阳明先生有《过蟂矶次草泉心刘石门韵》二首，作诗刻序。

柯愿《蟂矶山志》卷上载钱德洪《〈阳明先师诗刻〉序》：“德洪索居海隅，念哲人之既远，惧旧学之无征，乃偕王子汝中，求辅四方同志。舟抵芜湖，访何子性之于行台。时何子门人葛玺数十辈，翕然来集，相与登览嘉丽，究折旧闻，油油然乐也。夜宿蟂矶，见阳明先师二诗于壁间。明晨循水涯，复见纪时手刻于石上。恭诵之余，慨然兴感。…… 因谋何子，刻二诗于珉碑，傍石刻而亭其上，敢僭序事委于下方，后之读是诗是刻者，知良工苦心，亦以见先生临机应变之略，皆实学所征也 。”

八月，钱德洪到达万安，应邀讲学于精修观。钱德洪与举人周贤宣等八月拟建云兴书院于万安，以祀王阳明，中遭异议，止之。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条载：“八月，万安同志建云兴书院，祀先生。…… 同志朱衡、刘道、刘弼、刘岘、王舜韶、吴文惠、刘中虚等迎予讲学于精修观，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

九月，钱德洪前往增城（今广东番禺），途经韶州，遇胡直问学，并一同在明经

书院谒阳明祠。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条载：“是月（九月），洪谒甘泉湛先生，逾庾岭，与诸生邓鲁、骆尧知、胡直、王城、刘应奎、钟大宾、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张昂等六十三人谒师祠，相与入南华二贤阁，与邓鲁、胡直等共阐师说。”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二《臬长胡庐山先生直·困学记》载：“戊申春，予游韶，太守陈公辟明经书院，延教六邑诸俊。…… 至秋，越钱绪山公至韶，陈公延留书院中。予甚喜，请益。”

冬，钱德洪到达增城，拜见了湛甘泉，求得父心渔翁墓铭和母马孺人墓铭各一篇，是为《钱心渔先生墓铭》和《心渔先生钱公慈惠孺人马母墓铭》。德洪聆听了甘泉对阳明后学“良知无事学虑”的批评，并提出了自己对甘泉“勿助勿忘之训”的理解。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钱德洪》之《会语》曰：“予于戊申年冬，乞先君墓铭，往见公于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游先生之门者，皆曰良知无事学虑，任其意智而为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觉矣，犹可谓之良知乎？所谓致知者，推极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游先生门者，乃云只依良知，无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纵情恣肆，尚自信为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予起而谢曰：‘公之教是也。’公请予言。予曰：‘公勿助勿忘之训，可谓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体自然，无容强索。今欲矜持操执，以求必得，则本体之上，无容有加。加此一念，病于助矣。然欲全体放下，若见自然，久之则又疑于忘焉。今之功夫，既不助，又不忘，常见此体，参前倚衡，活泼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机也。盖欲揭此体以示人，诚难著辞，故曰苦心。’公乃矍然顾予曰：‘吾子相别十年，犹如常聚一堂。’予又曰：‘昔先师别公诗，有“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之句。当时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见此体不得，注目所视，倾耳所听，心心相持，不胜束缚。或时少舒，反觉视明听聪，中无罣碍，乃疑忘可以得道。及久之散漫无归，渐沦于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非功也。始知只一无欲真体，乃见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活泼泼地。非真无欲，何以臻此？’公慨然谓诸友曰：‘我辈朋友，谁肯究心及此。’”

钱林《宗谱》卷六《心渔先生钱公慈惠孺人马母墓铭》落款为："钱塘浑浑，越王之枨。峻于高昊，有其隐沦。为心渔君，毋贰尔渔，毋贰尔心。心渔两忘，而独行其身，与物混混，而其志独骎骎，直追乎古人。贫贱不戚戚，贵富不忻忻。此非绪山秋官之严亲表忠吴越王之后昆乎。良知闾闾，良心之真。爱敬之至，至于无垠。达之天下，通于鬼神。谁其启之，维水有源。谁其谒之，铭之斯文。四千险途，嗣来甘泉。嘉靖戊申冬十二月吉，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八十三翁甘泉湛若水题并撰。"

先生对钱德洪居丧期间出来讲学，颇为不满，并责之以礼。

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一《问疑续录》："奇问：秦初贞承祖母重服，来卜居，讲学于樵，我师翁以为孝，而钱绪山有亲之丧。不远四千里来讲学，与秦子事一也。况钱子且为亲求墓铭，我师翁则责之以礼。"

嘉靖二十八年　己酉　五十四岁

是年初，钱德洪自广东而返，会王塘南于江西螺川，论"心无内外"。举"南浦大会"，与会者达数百人，德洪留连十日之多。

王时槐《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条云："钱绪山先生自广东舟返，过螺川，某于舟次听教，至南浦而别。一日侍坐山寺，方丈某问曰：'何谓心无内外？'时寺僧方在殿叩钟，绪山先生曰：'今闻钟时，我不往彼，钟不来此，而声闻无间，心无内外可知矣。'某犹未释然。"

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十《与成井居年兄》："迩钱绪山经南浦为大会。至数百人，留连旬日，亦地方美事。"

王宗沐（1523—1591），字新甫，号敬所，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传见《邓定宇先生文集》卷四《刑部左侍郎致仕敬所王先生行状》、张位《闲云馆集钞》卷二十三《明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宁王公墓志铭》。

先是万表有玉山修路之举，二月，钱德洪过玉山，路将成，钱德洪有《万鹿园修路题词》。

《濠梁万氏宗谱》卷十四《遗迹考》载钱德洪《万鹿园修路题词》："玉山砌路之举，鹿园悯仆夫行路苦艰也。初议时，人忧功浩难成，予曰：'在得人耳！'既而

选于道众得明晓，僧众得天霖，人曰：‘得人矣！’然工浩难成也。予曰：‘在办真心耳！’今己酉二月，予自广游，过是路，将毕功，且建亭宇以休憩倦客，旷然成胜概矣！噫！能办真心，事无有不成者，吾党办真心以为学者，其亦有不成者乎？”

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历官浙江把总署都指挥佥事、督运、浙江掌印都指挥、南京锦衣卫佥事、广西副总兵左军都督漕运总兵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其学多得自龙溪。有《玩鹿亭稿》八卷。《明儒学案》卷十五《浙中王门学案五》有录。

五月，钱德洪与王畿赴宁国府泾县“水西会”，参会者达二百三十余人。

《王畿集》附录二《龙溪会语》载《水西会约题词》：“嘉靖己酉夏，余既赴水西之会，浃旬将告归，复量诸友地理远近，月订小会，图有终也。先是戊申春仲，余因江右诸君子期之青原，道经于泾，诸友闻余至，相与扳聚，信宿而别，沨沨若有所兴起。诸君惧其久而或变，复相与图会于水西，岁以春秋为期，蕲余与绪山子迭至，以求相关之益。余时心许之。今年春，六邑之士如期议会，先期遣使戒途，劝为之驾。余既心许之，不克违。孟夏之望，发自钱塘，由齐云，历紫阳，以达于水西，……是会合宛及旁郡闻风而至者，凡二百三十人有奇。”（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八月，钱德洪与王畿带领浙江、安徽等地弟子赴冲玄之会。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冲元会纪》曰：“己酉仲秋，先生偕绪山钱子携浙徽诸友赴会冲元，合凡百余人，相与细绎参互，纪其语于左云……”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之《邹东廓先生续摘稿序》云：“嘉靖乙酉秋，予偕绪山子赴冲玄之会，道出睦州。”

【朱按】：“嘉靖乙酉”为嘉靖四年（1525），王畿方二十八岁，知冲玄之会当于阳明卒后，故“乙酉”为“己酉”。

钱德洪、王畿赴江西，与邹东廓等人共举“复古大会”，东廓作《惜阴申约》，列赏罚细则。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东廓邹先生传》：“己酉，会复古，作《惜阴申约》。”

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惜阴申约》：“……迩者绪山、龙溪二兄自浙

中临复古,大聚于青原。”

嘉靖二十九年　庚戌　五十五岁

一月,吏部主事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请钱德洪主教事,并揭德洪的《天成篇》示嘉义堂诸生。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条载:“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祀先生。…… 际与吕光洵议延洪主教事。乃先币聘,越三年,兹来定盟。…… 立师与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

二月二十三日,钱德洪赴湖州,参加岘山社之会,作《〈岘山社会图〉序》。

张睿卿《岘山志》卷四《社会上》之《〈岘山社会图〉序》:“嘉靖庚戌仲春二十二日,洪自武林寄书一庵唐子,将寻岘山之盟,在湖州南郭,距武林二百里,非易日不至。晨发北关,苇航布席,迅风如驶,未晡时,忽见岘山,余讶曰:‘是何神速?’一庵闻余至,喜而迎曰:‘兄来时哉!明晨为社于岘山,诸乡老至矣!’洪曰:‘异哉!天假片帆,讵知有异在兹耶?’明发登岘山,见同郡而至者十人,主期会者颙然白发,尚书公石庵蒋翁也。有越省而至者一人,昆山石川张公也。有越郡而至者一人,海盐东滨徐公也。”

四月,钱德洪送王正亿入胄监,至金山,遂入金陵参加了吕怀、何迁等主持的“新泉精舍会讲”。当时,何迁是吏部文选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请钱德洪一同登报恩寺塔。在塔上,二人有关于“静坐”和“入门”的问答。德洪认为入门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辨是与非,自能时静时动,不偏于静”。且师门并不禁止静坐,只是“致良知”是“动静皆定之学”,入门足够了,并引阳明的话结束问答:“吾讲学亦尝误人,今较来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下塔后,德洪指《真武流形图》证儒佛之辩。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条载:“是月,洪送王正亿入胄监。至金山,遂入金陵趋会焉。何迁时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报恩寺塔,坐第一层,问曰:‘闻师门禁学者静坐,虑学者偏静沦枯槁也,似也。今学者初入门,此心久濡俗习,沦浃肤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与物无所睹闻,澄思绝虑,深入玄漠,何时得见真面目乎?师门亦尝言之,假此一段以补小学之功。又

云："心罹疾痼，如镜面斑垢，必先磨去，明体乃见，然后可使一尘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终无所入。'洪对曰：'师门未尝禁学者静坐，亦未尝立静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辨是与非，自能时静时动，不偏于静。'曰：'何言师门不禁静坐？'曰：'程门叹学者静坐为善学，师门亦然。但见得良知头脑明白，更求静处精炼，使全体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炼，使全体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见吾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时动时静，不见其端，为阴为阳，莫知其始：斯之谓动静皆定之学。'曰：'偏于求静，终不可与入道乎？'曰：'离喜怒哀乐以求中，必非未发之中；离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缉熙之止；离视听言动以求仁，必非天下归仁之仁。是动静有间矣，非合内合外，故不可与语入道。'曰：'师门亦有二教乎？'曰：'师尝言之矣："吾讲学亦尝误人，今较来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众皆起而叹曰：'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下塔，由画廊指《真武流形图》曰：'观此亦可以证儒佛之辩。'众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无得，欲弃去。感老妪磨针之喻，复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画《尧流形图》，必从克明峻德，亲九族，以至协和万邦；画《舜流形图》，必从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渔，以至七十载陟方；又何时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后可以成道耶？'诸友大笑而别。"

吕怀（1492—1573），字汝德，号巾石，江西永丰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与钱绪山、王畿为同年。尝受学于湛甘泉，故《明儒学案》将其列入《甘泉学案》。但他与王门诸子来往甚密，在思想上具有折衷王湛两家之倾向。传见《明史》卷二〇八《洪垣》附传。钱德洪在此称其为阳明门人，不知何据。著有《巾石类稿》。

何迁（1501—1574），字益之，号吉阳，德安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士。受学于湛甘泉，出入于王湛之间。著有《吉阳山房文集》四卷。传见《明儒学案》卷三十八《甘泉学案二》、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九《何公神道碑》。

是年，罗近溪至维扬，约王畿、钱德洪会于留都天坛道场，未果。

罗近溪《盱坛直诠》下卷云："庚戌，师至维扬，约龙溪王公、绪山钱公大会于留都天坛道场，竟不果行。"

嘉靖三十年　辛亥　五十六岁

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赵锦建阳明祠于龙场。

是年，杨荆山刻钱德洪本《传习录》。

黄绾卒。

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五十七岁

是年九月重阳，钱德洪与王畿至全椒（今安徽省全椒县）往访戚贤。时戚贤因子病殁，积哀成疾，病益重。钱、王二人即在其家乡南谯书院讲学，举南谯会。戚贤扶病参加，为会五日。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九《祭戚南玄文》：“去秋重阳，予与绪山访兄于南谯。时兄以哭子之故，得转食疾，几殒复苏。”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刑科都给事中南玄戚君墓志铭》：“壬子冬，予与钱绪山再往南谯。时君已病，犹强起赴会，众若不能堪，君言笑自若。”

戚贤（1492—1553），字秀夫，号南山，晚年更号南玄，滁州全椒人。嘉靖元年（1522）补诸生，嘉靖五年（1526）进士，六年（1527）任归安知府之时入王门。在王门中，尤与王畿、罗洪先相善。传见《明史》卷二〇八、王畿《刑科都给事中南玄戚君墓志铭》、罗洪先《南玄戚君行状》。

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　五十八岁

是年九月，吕怀、成守节改建阳明祠于琅琊山（在今安徽滁州市西南）。十月，钱德洪携贡安国自宁国出发，前往琅琊山谒师祠。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条载：“十月，洪自宁国与贡安国谒师祠，见同门高年，犹有能道师教人初入之功者。”

秋季，钱德洪与吉阳何迁、初泉刘起宗会于南畿，相与商订旧学。他们认为“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

《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跋：“德洪曰：‘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嘉靖癸丑秋，太仆少卿吕子怀复聚徒于师祠。洪往游焉，见同门高年有能道师遗事者。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既后渐有

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

《全集》卷四十一载钱德洪《续刻〈传习录〉序》云：“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时嘉靖甲寅夏六月，门人钱德洪序。”

刘起宗（生卒不详），字宗之，号初泉，四川巴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以疏忤严嵩父子，谪广西荔蒲县典史。历升湖广提学使等职。与阳明弟子素有交往。传见《明史》卷二一〇、《掖垣人鉴》。

是年，钱德洪撰《五经臆说十三条》序。

《全集》卷二十六载钱德洪《五经臆说十三条》序：“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请问。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后执师丧，偶于废稿中得此数条。洪窃录而读之，乃叹曰：‘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即此以例全经，可知也。’”

嘉靖三十三年　甲寅　五十九岁

是年，宁国知府刘起宗建水西书院，举“宁国府六邑大会”，礼聘钱德洪、王畿间年至会。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条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闾东、宁国知府刘起宗建水西书院，祀先生。……起宗礼聘洪、畿间年至会。”

六月，钱德洪在水西书院讲学期间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刊行，是为“甲寅水西本《传习续录》”。有《续刻〈传习录〉序》。

《全集》卷四十一《续刻〈传习录〉序》云：“洪在吴时，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濬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

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使学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云。时嘉靖甲寅夏六月，门人钱德洪序。”

是年，欧阳南野卒。

嘉靖三十四年　乙卯　六十岁

欧阳德弟子胡宗宪按察浙江，受欧阳德遗命，改建杭州天真仰止祠。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条载：“德揭天真祠曰：‘据师二诗，石门、苍峡、龟畴、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师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师灵。’适其徒御史胡宗宪、提学副使阮鹗，俱有事吾浙，即责其改建祠于其上院，扁其额曰‘仰止’。”

钱德洪作《团练乡兵议》，支持戚继光、梁守愚抗击倭寇。

是年，钱德洪复刻《传习续录》于水西精舍，是为“乙卯水西本《传习续录》”。

《全集》卷三《语录三·传习录》钱德洪跋文：“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九月十五日，钱德洪为同季友赵子衡尊人赵汉《渐斋诗草》作序。

赵汉《渐斋诗草》钱德洪《后序》：“《渐斋诗草》者，余同季友赵子衡尊人参政公所作也。公名汉，字鸿逵，平湖县人，渐斋其号也，《诗草》凡若干首。…… 今季夏，子衡遣二子秩、程遗公《诗草》命余序。…… 于是二子请书以复，使世之读《诗草》者，因其文而得其人，庶于余言为有征。嘉靖乙卯秋九月望，余姚钱德洪书。

嘉靖三十五年　丙辰　六十一岁

是年，钱德洪轮主水西会，过往广德（今安徽广德县）的途中，参加当地复初会的会讲。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条载：“至洪、畿主水西会，往来广德，诸生张槐、黄中、李天秩等邀会五十人，过必与停骖信宿。”

四月，钱德洪在宁国府水西会时，被沈宠等人邀请至崇正书院。钱德洪有《游

三祖寺赴沈古林顾日涯崇正书院之期》诗。

《全集》卷二《语录三・传习录》下钱德洪跋文曰:“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载钱德洪《游三祖寺赴沈古林顾日涯崇正书院之期》:“西来密意几何年,立化亭前一驻鞭。空外锡飞留异迹,山中衣去久无传。石牛不化眠春雨,风井无心印月泉。寄与荆南诸学士,肯将吾道属言诠。”

五月,沈宠建仰止祠于崇正书院,请钱德洪作《仰止祠记》。钱德洪与诸生共祀阳明。

《仰止祠记》:“其略曰:‘二三子,尔知天下有不因世而异,不以地而隔,不为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谓乎?夫子于诸生,世异地隔形疏,而愿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潜通于其间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岁,地之相去千有余里,揆其道则若合符节者,何也?为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岂惟舜、文为然哉?赤子之心与大人同;夫妇之愚不肖与圣人同;蒸民之不识不知与帝则同。故考诸往圣而非古也,俟诸百世而非今也,无弗同也,无弗足也。故历千载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间也;通千万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体炯然不灭。故夫子一登其端,而吾人一触其几,恍然如出幽谷而睹天日。故诸生得之易而信之笃者,为良知同也。虽然,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笃矣,亦尚思其难而拟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学也,天下非笑诋訾,几不免于陷阱者屡矣。夫子悯人心之不觉也,忘其身之危困,积以诚心,稽以实得,见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诸生之有今日,噫!亦难矣。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达,能继是无间,必信其燎原达海,以及于无穷,斯为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图之。’”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条载:“是年,与乡大夫顾问、顾阙,迎洪于水西。诸生钟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会于立诚堂。宠率州守首举祀事。属洪撰《仰止祠记》。”

沈宠(?—1571),字思畏,号古林,安徽宣城人。举嘉靖十六年(1537)乡试,以举人就仕,累官福建御史、广西参议等职。尝师从贡玄略,后又入欧阳南野、王畿、钱绪山门下。曾因罗近溪、耿天台之请,主持宣城县忠学书院之讲会。传见万

士和《万文恭公摘集》卷九《沈君墓表》。

之后，钱德洪赴青原之会。其间和邹守益商议早日完成《阳明先生年谱》，并嘱邹守益作《天真仰止祠记》。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载：“邹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记》。记曰：‘嘉靖丙辰，钱子德洪聚青原、连山之间，议葺《阳明先生年谱》，且曰：“仰止之祠，规模𡸁旧观矣，宜早至一记之。”’”

是年，罗洪先有《赠钱绪山序》。

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九《赠钱绪山序》：“绪山钱子在阳明先生之门，号称笃实而能用其力者。自余十六七年来，凡六七见，而钱子之学亦且数变。…… 今年相见于青原，则曰：‘向吾之言犹二也，非一也。盖先生尝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无不善，吾无动焉而已。彼所谓意者动也，非是之谓动也。吾所谓动，动于动焉者也。吾惟无动，则在我者常一。在我者常一，则吾之力易易矣。’始吾于钱子之言以为是何其不一也，至于颜子之喟然而后释。”

钱德洪索罗洪先书“瑞云楼遗址”。

《罗洪先集》卷五《瑞云楼遗址记》：“瑞云楼在余姚龙山北麓，本莫氏居，尚书海日王公微时寓焉。而夫人郑有身，既逾期，母岑太夫人梦绯袍玉带贵人乘五色云，抱儿授之，惊觉，啼声在耳，果得儿，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也。于是以‘云’为名，呼其名，辄不应，亦不复言，如是者五年。一日道士入庭，指儿谓家人曰：‘天机慎勿泄也。’比出门，忽不见，亟易名，儿始能言，是为阳明先生。先生既贵，乡人号楼曰“瑞云”。其后钱心渔翁僦居之。弘治丙辰，绪山钱子生。钱子登进士，而莫氏以居来售，于是楼入于钱。嘉靖丙辰，钱子索予大书‘瑞云楼遗址’五字，垂之后记曰 …… 楼入钱氏，今已改筑。书遗址，盖纪实云。”

嘉靖三十六年　丁巳　六十二岁

王阳明昔有家书墨迹四首，王正亿得之于书柜中，制成卷册，请钱德洪跋于卷后。是年端午日，钱德洪跋于天真精舍之传经楼。

《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载《家书墨迹四首》：“四首墨迹，先师胤子正亿得

之书柜中,装制卷册,手泽灿然,每篇乞洪跋其后。”

《与克彰太叔》跋:“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所胜、气所汩者,志不立也。痛惩其志,使习气消而本性复,学问之功也。噫!此吾师明训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为亿弟书。”

《与徐仲仁》跋:“海日翁为女择配,人谓曰仁聪明不逮于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后,其叔果以荡心自败,曰仁卒成师门之大儒。噫!聪明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德洪跋。”

《上海日翁书》跋:“右吾师逢宁濠之变,上父海日翁第二书也。自丰城闻变,与幕士定兴兵之策,恐翁不知,为贼所袭,即日遣家人间道趋越。至是发兵于吉安,复为是报,慰翁心也。且自称姓者,别疑也。尝闻幕士龙光云:‘时师闻变,返风回舟。濠追兵将及,师欲易舟潜遁,顾夫人诸、公子正宪在舟。夫人手提剑别师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及退还吉安,将发兵,命积薪围公署,戒守者曰:“傥前报不利,即举火爇公署。”时邹谦之在中军,闻之,亦取其夫人来吉城,同誓国难。人劝海日翁移家避仇。翁曰:“吾儿以孤旅急君上之难,吾为国旧臣,顾先去以为民望耶?”遂与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为之防。’噫!吾师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传忠义凛凛。是书正亿得于故纸堆中,读之怆然,如身值其时。晨夕展卷,如侍对亲颜。嘉靖壬子,海夷寇黄岩,全城煨烬。时正亿游北雍,内子黄哀惶奔亡,不携他物,而独抱木主图像以行,是卷亦幸无恙。噫!岂正亿平时孝感所积,抑吾师精诚感通,先时身离患难,而一墨之遗,神明有以护之耶?后世子孙受而读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岭南寄正宪男》跋:“正亿初名聪,师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黄久庵寓留都,值时相更名于朝,责洪为文告师,请更今名。当时问眠食如何,今正亿壮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负师托乎!方今四方讲会日殷,相与出求同志,研究师旨,以成师门未尽之志,庶乎可以慰遗灵于地下尔。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阳日,门人钱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传经楼。”

是年,黄九成移居天真书院,从学于钱德洪、王畿,后入德洪门下。

焦竑《澹园续集》卷十《参议黄公传》:“丁巳,移居天真书院,从绪山、龙溪二公游,集者无虑数百人,讲诵咏歌之声,昕夕不辍。…… 绪山大器之,公因执贽为

弟子，愿终身禀学焉。”

黄九成（1533—1608），讳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休宁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

是年，钱德洪以姑苏版为底本，重刻《阳明先生文录》于天真书院，九月某日刻成。

《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载胡宗宪《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云：“而绪山钱子复诠次成编，名曰《阳明先生文录》，首刻于姑苏。…… 天真书院，为先生崇祀之所，四方士来游于此，求观先生之文者，每病其难得。钱子偕龙溪王子谋于予曰：‘古人有倚马论道者，兵事虽倥偬，亦不可无此意。愿以姑苏本再加校正，梓藏于天真，以惠后学何如？’予曰：‘诺。’遂捐俸金若干两，命同知唐尧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钱子谓予‘宜有言’。予素不文，然慕先生之道久矣，何敢以不文辞。…… 钱子起而揖予曰：‘子言真有裨于先师之教也，夫吾党其共勖诸。’嘉靖丁巳仲冬吉旦，后学新安梅林胡宗宪顿首拜撰。”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条载：“邹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记》。记曰：‘…… 岁甲寅，今总制司马梅林胡公宗宪按浙，今中丞阮公鹗视学，谋于同门黄子弘纲、主事陈子宗虞，改祠于天真上院，距书院半里许。以薛子侃、欧阳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师祠也。…… 岁丁巳春，总制胡公平海夷而归，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门杭二守、唐尧臣重刻先生《文录》《传习录》于书院，以嘉惠诸生。重修祠宇 ……’”

钱德洪是年再至安福，有《惜阴会语略》。

《青原志略》卷三《惜阴会语略》：“戊申与龙溪赴青原复古会，今九年而再至，穷乡邃谷，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是岂笑貌声音之足征乎哉？盖吾师以人人同得之心启于前，诸先达以人人同得之心发于后，道有本，教有端，入而得，行而成，诸子弟夙膺父师之教，亦尝究及卓立乎！学不及微，非入也；遇物而反，非得也；人我未同，非行也；无传于后世，非成也。不究其初，无以见斯道之明；不要其终，无以考斯学之相。引于无穷，此先达所为谆谆也。”

嘉靖三十七年　戊午　六十三岁

正月望日，应鲁西北之请，为三世姻家鲁氏撰《鲁氏重修世谱序》。

《鲁氏重修世谱序》："景桥鲁氏者，周公之苗裔也。其先有讳居仁者，为宋翰林，承旨，世居汴州京。六世而曰云、曰雷，以部郎谏议，扈宋迁居秀州。云之六世曰锴者，又由会稽卜地于姚而居焉。景桥去邑北十里，平郊衍陌，四山环翠，其族繁庶，五六里无杂姓。…… 吾钱氏祖姑，与鲁三世缔姻，子孙出自钱氏者三居其一焉。予读是谱，其情非漫然者，故乐为之序，且以为鲁氏子孙勖云。时嘉靖戊午正月望日，赐进士第刑部陕西清吏司员外郎绪山居士钱德洪甫撰。"

是年，钱德洪轮主水西会，春秋两期。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水西同志会籍》："宁国水西之有会，闻于四方久矣。嘉靖丁巳，岁值予赴会之期，…… 会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诸友虑其迹远而志暌也，复征予言以申警策。"

是年，钱德洪夫人诸氏卒。

王畿《行状》曰："配朱氏，嘉靖戊午，先君卒。"

吕本《墓志铭》曰："配朱氏，有懿德，先公十六年卒。"

【朱按】：钱德洪夫人为诸氏，《行状》《墓志铭》均误为"朱氏"。

是年，江西怀玉书院建成。

夏浚《月川类草》卷六《易简堂记》曰："嘉靖戊午，怀玉书院工成。"

嘉靖三十八年　己未　六十四岁

是年四月，钱德洪、吕怀应王敬所请，主怀玉书院教事。钱德洪有诗。

夏浚《月川类草》卷六《易简堂记》曰："嘉靖戊午，怀玉书院工成。…… 初山长绪山钱子应聘入山，既正皋比之席，乃驰疏约会山长巾石吕子赴焉，吉阳胡子、近庵桂子、学愚吴子暨予小子浚偕往。时己未四月乙卯也。"

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十六《怀玉书院碑》载："明年己未，余再至。……复请于巡抚何公迁，巡按郑公本立，聘余姚郎中钱公德洪，永丰少卿吕公怀主教事。"

黄宗羲辑《姚江逸诗》卷七载《再上怀玉山》："地绝人寰未觉遐，归途回首隔

烟霞。七盘云磴凌天寨，九叠溪声落少华。翠峪有田堪种玉，深林无路自成家。游人到此俱仙侣，何必天台学饭麻。”

是年，临江府通判何坚重修《峡江县志》。七月廿五日，钱德洪为其撰序。

乔大椿等修，王金英等纂《峡江县志》卷首《〈峡江县志〉序》：“峡江者，临江郡新立邑也。石庵子以府倅视邑篆才数月耳！兴利剔蠹，政厘民和，翕然与邑命维新焉！乃叹曰：‘民心易治若此，吾焉得使民久安吾治乎？’乃稽往事，视将来，创为《新志》。山水人物、租赋庸调、政体风化，乃三属意焉！以告新令尹，使之开卷，而一邑之政，掌可示也。…… 嘉靖己未秋七月廿五日，余姚绪山居士钱德洪书于玄潭观之雪浪阁。”

嘉靖三十九年　庚申　六十五岁

是年，钱德洪、邹守益、陈明水及刘师泉等人会于广信府上饶县的闻讲堂，是为“闻讲书院会”。

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首吕怀序：“庚申，…… 先生赴绪山钱丈怀玉之约，偕刘狮泉、陈明水、管南屏、濮回堂、况郭山诸丈会信，合诸士友论良知之学于信之闻讲堂。”

陈明水（1494—1562），名九川，字惟濬，号明水，临川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传见聂双江《礼部郎中陈明水先生墓铭》、罗念庵《陈明水墓志铭》。著有《明水陈先生文集》。

刘师泉（生卒不详），名邦采，字君亮，号师采，一作狮泉，江西安福县人。嘉靖七年（1528）中乡试，授寿宁县教谕，升嘉兴府州知，寻废官归。居乡常与同门诸友往来讲学于复古、复真、青原、五云、楚越之间。为学主张“性命兼修”，传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

三月初一日，有《〈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辨〉序》。

钱林《宗谱》卷八《诗文》载《〈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辨〉序》：“某念先德不白，往来于怀，然而历考诸先正，则有若不待奏改而大义固已暴乎天下后世矣。用是授简于门人马荩臣，为集诸家语，在吴越者汇次之，为《吴越世家疑辨》，使读史得据为案，以钉史文之疑，非敢为一家之书也。”

六月，督抚胡宗宪重建表忠观于灵芝寺，又命郡守陈柯重镌该碑于祠，钱德洪作为武肃王钱镠的十九世孙亦受命守之。

钱林《宗谱》卷六《表忠观碑》跋云："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夏六月吉旦，杭州府知府、闽人陈柯顿首谨跋，刑部员外郎、武肃王十九世孙钱德洪主祠。"

张岱《曲湖梦寻》云："宋熙宁（1068—1077）间，苏子瞻守郡，请以龙山废祠妙音院者，改为表忠观以祀之，今废。明嘉靖三十九年，督抚胡宗宪建祠于灵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孙德洪者守之。郡守陈柯重镌《表忠观碑记》于祠。"

是年，钱德洪主持重建钱氏世庙于余姚胜归山玉屏峰下，胡宗宪题匾"钱王表忠祠"。德洪撰《余姚钱王表忠祠记》。

王畿《行状》曰："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没，锐意表章，恢复遗墓，建葺祠宇，置祭田，修祀事，每岁仲秋，大会台、杭、苏、越族属二十余支，合祭表忠观后寝，以证谱系，联宗谊，载在《吴越世家》，无一日而忘亲恩也。"

钱林《宗谱》卷十一《始迁余姚龙泉山吴亚八府君传》曰："至心渔公与心古先生，始僦莫氏瑞云楼而生绪山先生，后亦置宅于龙泉山北麓，与世家并联甲第，重建世庙于胜归山玉屏峰下。太保梅林胡宗宪公题曰'钱王表忠祠'，侍郎羽泉刘畿匾祠额曰'赐第分宗'。"

钱林《宗谱》卷六《余姚钱王表忠祠记》载："表忠祠在县北二里许，有山曰胜归。其麓为人字冈，湖流萦带，四水汇于右，万山合于前，文笔双参，玉屏重拥，而祠中丽焉。…… 迩年，遭倭寇之乱，吴越祠墓渐为土民所据。今请于当道，次第清复，吴越之诸祠墓皆得复，祭于有司。…… 赐进士第、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武肃王十九世孙德洪撰。"

是年，应邹守益之催促，钱德洪复寓嘉义书院，完成阳明《年谱》的三分之二。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条载："师既没，同门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谋成年谱，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稿，总裁于邹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并。洪分年得师始生至谪龙场，寓史际嘉义书院，具稿以复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遗书曰：'同志注念师谱者，今多为隔世人矣，后死者宁无惧乎？谱接龙场，以续其后，修饰之役，吾其任之。'洪复寓嘉义书

院具稿，得三之二。”

八月望日，撰《泾县儒学明塘碑记》。

嘉庆十一年《泾县志》卷七《学校》载《泾县儒学明塘碑记》：“学塘者，泾县儒学之泮璧也。…… 故塘之记，匪徒存一时之废举，而士民之心，当必有所寓焉尔。况郑公县宰，方创建水西精舍，与学师率诸生讲明性命之学，而保甲之法，与乡之父老鼓礼让之风。其立政也，则先养而后教，教则先士俗而及民俗，施为次第，灿然具举。而君之履亩以成赋，广学以兴士，适与之后先相应，则民之致其思也，其又能已于世世乎？君已行矣，而师生之请遑遑不怠，是虽公实德所召，而亦以见泾风俗之厚，不以公去留而为阻劝也。又郑君之修举学政，昭然可观，皆不可以不书，乃遂为记。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秋八月望日之吉，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员外郎、余姚钱德洪撰文，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前两京户部郎中、行人司司正、邑人王廷榦书丹。”

嘉靖四十年　辛酉　六十六岁

是年，钱德洪将阳明作于弘治初年（三十岁以前）的《上国游》汇编成《文录续编》一卷单独刊刻。

《全集》卷二十九《续编四》序曰：“是卷师作于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题其稿曰《上国游》。…… 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识。”

十月，钱德洪有《铁券记》。

钱槐等辑《诚应武肃王集》卷五《铁券记》：“洪武二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大建武功，定勋行赏，下礼官议铁券制度。翰林学士危素奏唐和陵时尝有铁券赐钱武肃王镠，其十五世孙钱尚德实宝藏之。…… 永乐五年正月二日，礼部为礼仪事，钦奉成祖文皇帝圣旨：‘唐宋时封吴越王钱镠的铁券，他子孙见收着，恁部家差人驰驿去，同他亲人来看。钦此。’差行人曹润至台州府，十七世孙广西左参政钱性，同行人捧券驰驿上京，蒙御览毕，以礼遣还。钦差总督浙直福建江西等处军务兼巡抚浙江地方、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宪，钦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崔栋，钦差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袁淳。明嘉靖四十年岁次辛酉冬十月吉旦，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吴越武肃王十九世臣德洪谨识。”

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　六十七岁

是年，钱德洪完成《阳明年谱》草稿，前往安福访邹守益，准备一起校稿。十月，至洪都，闻邹守益讣，与胡松前往安福吊念。返回途中，将草稿拿到吉安，就正于罗念庵。罗念庵督促德洪尽快住到怀玉书院，专心《年谱》的写作和考订。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载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始谋于薛尚谦，顾三纪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邹子谦之遗书督之。洪亦大惧湮没，假馆于史恭甫嘉义书院，越五月，草半就。趋谦之，而中途闻讣矣。偕抚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见罗达夫闭关方严，及读谱，则喟然叹曰：'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盖三变以至于道。今之谈"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与刊正。"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条载："壬戌十月，至洪都，而闻守益讣。遂与巡抚胡松吊安福，访罗洪先于松原。"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载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绪山钱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编有先生《年谱》旧矣。而犹弗自信，溯钱塘，逾怀玉，道临川，过洪都，适吉安，就正于念庵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则省，其事则增矣。"

嘉靖四十二年　癸亥　六十八岁

是年正月，钱德洪完成《阳明先生年谱》初稿。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条载："壬戌十月，至洪都，而闻守益讣。…… 洪先开关有悟，读《年谱》若有先得者。乃大悦，遂相与考订。促洪登怀玉，越四月而谱成。"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载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越明年（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成于怀玉书院。"

四月，《阳明先生年谱》正式完成。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条载："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师年谱成。"

五月，钱德洪与王畿一同校阅《阳明先生年谱》，最终审定后，初刻于天真书院。钱德洪作《〈阳明先生年谱〉序》。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载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癸亥夏五月,《阳明先生年谱》成。”

六月,钱德洪持《阳明年谱》复访罗念庵,念庵为之作序,是为《〈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

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二十四附胡直《念庵先生行状》:“次年癸亥五月,先生 …… 六月愈。先是钱绪山来自浙,以《阳明先生年谱》请校裁,迨是编竣序之。略曰 ……”

嘉靖四十三年　甲子　六十九岁

是年春,钱德洪与王敬所举“赤城会”,结束后回到天真书院。

《全集》卷三十七《年谱附录二》载钱德洪《答论〈年谱〉书》第十书:“春来与王敬所为赤城会,归天真,始接兄峡江书,兼读师《谱》考订,感一体相成之心,庆师教之有传也。”

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九《与钱绪山》:“去岁闻以《年谱》事,期今春与廓翁复聚。久之无来耗,远承书问,始知又留天真也。”

十二月十六日,葬妻敏惠诸孺人,及长子应度,次子、妇王氏,墓在胜归山玉屏峰下。

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下》载钱德洪《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嘉靖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我妻敏惠孺人,及长子应度,次子、妇王氏,墓在胜归□□□屏峰下,人字冈表忠世庙后垄也。”

【朱按】:读钱德洪《余姚钱王表忠祠记》一文,可知缺字处为“山麓玉”三字。

罗洪先卒。

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　七十岁

是年,钱德洪参加新安六邑同志大会。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建初山房会籍申约》:“新安旧有六邑同志之会,予与绪山钱子更年莅会,以致交修之益。初会斗山,后因众不能容,改会于福田。今年秋仲,予复赴会。属休宁邵生汝任辈为会主,驰报让溪、觉山、周潭诸公

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会于建初山房。予以趋归之亟，不能待诸友，因出会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与诸君相会，复七年于兹矣。”

清嘉庆十一年《泾县志》邹守益《水西精舍记》：“岁戊申，绪山钱君、龙溪王君赴会青原，诸生追随于匡庐、复古之间，议借泾邑水西寺，以订六邑大会，延二君迭主讲席。”

是年，钱德洪作《颐闲疏》，驰告四方，将不再远游参加会讲，但仍邀集四方同志参加天真书院春秋两季为期一个月的会讲。

吕本《墓志铭》云：“年七十，作《颐闲疏》，驰告四方，不复远游矣。”

是年，钱德洪为剡北钱氏撰《钱氏庆系谱图序》。

民国十五年《剡北钱氏宗谱》之《钱氏庆系谱图序》：“庆系谱之宗魏国公者，谱作于文僖公，而修于魏国公也。自忠懿王籍土归宋，赐第于汴京，缌麻以上亲，诏授以官政，故族属随至汴京者三千人，佩印绶者过半。自是子孙八十年不得展省于吴越，而坟庙芜秽，致动父老之流涕焉。七世祖荣国公与六世伯祖大夫公，熙宁间始以使相来浙，访辑诸祠墓，而赵清献乃奏改表忠观于钱塘，继奉其母贤德大长公主，扈宋而南，赐第于台之临海县。荣国公子三人，端仁公生于汴京赐第，其子孙家于常熟；端义公生于台之赐第，四世孙亚父府君讳璋迁于姚；端礼公亦生于台之赐第，三世孙随孙公迁于越。惟魏国公为端礼公之孙，其子孙亦叶于台。赐第临海者，又吾姚越之首邱也。而魏国公世爵，又以谱延其族属，故姚越宗之。而大夫公之孙宇之公随父尚文公而迁于剡西，子孙散居者众矣。明赐进士、刑部员外郎、十九世主奉表忠诸祠孙德洪百拜图识。”

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　七十一岁

是年，钱德洪汇集《文录续编》六卷，刻于嘉兴。

《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条载：“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录续编》成。师《文录》久刻于世。同志又以所遗见寄，汇录得为卷者六。嘉兴府知府徐必进见之曰：‘此于师门学术皆有关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启予征少师存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录续编》，并《家乘》三卷行于世云。”

诸暨黄池卒，钱德洪是年有《黄石田墓志略》。

宣统《诸暨县志》卷六《山水志》载《黄石田墓志略》："先生姓黄氏，讳池，字畜之，号石田。秉质天成，不事学虑而行自程，不事雕琢而器自形。少年读书，闻一格言说论，必求诸心而程诸事。事于父兄，父兄悦；处于乡人，乡人悦。君子见之，慕其德而不敢怠；小人见之，化于德而不敢欺，其素所树立然也。先生有弟弱而愚，父母恒忧之，先生护持维谨，友爱之情独挚，无后则以次子嗣之。府司李、陈侯让、邑令张侯行吾、司教尹师一仁首建紫山书院，讲明王氏致知之学。当时方讳言王学，先生独不疑，曰：'讲学以指吾良知，明吾所有也，夫何疑？'卒聘余主讲席，身率子弟崇信师教，且云：'教子以求精进，岂专事科第哉？'读《论语》首章，尝云：'学习将以求心之说乐，毋藏愠焉。已矣，若不见说乐，徒怏怏以尤人，学何事焉？'余叹曰：'古称岩穴多奇士，先生其人哉。'晚年钟世业，欲推明文公家礼，延宾冠。其少子璋立祭田，开义塾，使先人享祀丰腆，而乡之子弟咸陶淑以成其材，惜不得尽酬其经画而殁。悲夫！娶翁氏，子五人。长玺，恩贡生，徽府经历；次莹；次璧，岁贡生，太仓州州判；次玠；次璋。女一。孙十有二人，孙女五人。先生生于宏治癸丑正月廿四日卯时，卒于嘉靖壬子四月初三日丑时。以丙寅九月十九日葬于开化乡灵芝山之原。"

乾隆《诸暨县志》卷二十九《人物九・卓行》载："黄池，字畜之，号石田。嘉靖中，晋江张行吾志选知县事，会安福尹湖山一仁掌邑教，明理学敦古礼，浮薄者方嗤笑之，池命其子玺、璧、璋受业于紫山书院。复命其子偕同学郦琥、应思敬聘姚江钱绪山德洪主讲席，一时学者知所趋向，池为之倡。及卒，钱德洪志其墓。"

隆庆元年　丁卯　七十二岁

是年，钱德洪进阶朝列大夫致仕。

吕本《墓志铭》云："穆宗御极，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尹校等交章荐之，谓其潜心理学，可充辅导，以表仪朝著，盖欲用公以不次之位也。吏部覆以年逾七十，不宜烦政事，仅进阶朝列大夫致仕而已。"

是年，嘉靖乙丑进士梁子琦授诸暨知县。

宣统《诸暨县志》卷二十二《名宦志》载："梁子琦，字汝珍，号石渠，寿州进士。隆庆丁卯宰暨，为政以开悟人心为本，洁身澡德，贞志立教，未期月而政平民熙。"

隆庆二年　戊辰　七十三岁

是年，钱德洪增订了阳明《年谱》，补录了附录，把由沈启源收集的各《年谱序》和《论年谱书》加在了后面。

钱德洪、王畿的弟子周恪在遂安县（今浙江淳安县西南狮城镇西）修建瀛山书院，王畿为之作记，是为《瀛山书院记》。

罗柏麓等纂民国《遂安县志》卷十王畿《瀛山书院记》："明隆庆戊辰，宛陵周子恪来令遂，与其兄太常君怡，尝从予与绪山钱子游，深信师门良知之学。其治遂也，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每携同志访瀛山方塘之旧，锐意兴复，聚材鸠工。方君应时董其役，经始于七月望，再越月而落成。凡为屋二十有四楹，仍匾曰'瀛山书院'。中为格致堂，前为登瀛亭，后为三贤祠。周子走书币来征言。"

周恪，号少峰，时为遂安县令，与其兄周怡为王畿、钱德洪门下弟子。

隆庆三年　己巳　七十四岁

王畿是夏因曾同亨之约，西渡钱塘，在杭州联床论学。临别，曾同亨出卷请王畿赠言以为别，王畿因作《别曾见台漫语摘略》。

王畿《别曾见台漫语摘略》曰："己巳夏，请假南还。先期折简，寓先师嗣子龙阳，约会武林。予辱尊翁莓台先生素爱，又闻颇邃于学，情不容已。乃冒暑西渡趋会，晨夕聚处，联床证悟。"

隆庆四年　庚午　七十五岁

是年春，王塘南经过浙，拜见钱德洪、王畿。

王时槐《王塘南先生自考录》"隆庆四年庚午"条："是春，北上过浙，谒钱绪山公于钱王祠，谒王龙溪公于金波园。钱公论学谆切，王公谓'平常心是道，不可过求'。"

五月，钱德洪为瀛山书院"三贤祠"作记，是为《三贤祠记》。

《四刻瀛山书院志》卷六载钱德洪《三贤祠记》："今年五月，遂安庠生方应时、方世义等持其乡达詹侍御理事状，乞予作《三贤祠记》。"

八月，钱德洪弥补早年"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做

法的“失误”，同意把由沈启源搜集编订的《三征公移逸稿》四卷作为《文录续编》增刻之。

《全集》卷三十《续编五》载《三征公移逸稿》钱德洪序云：“德洪昔裒次师文，尝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别录》，为师征濠之功未明于天下也。…… 隆庆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识。”

秋九月，诸暨县令梁子琦重葺诸暨庙学，诸生陈相、沈资走天真，请钱德洪作记。

宣统《诸暨县志》卷二十二《名宦志》载：“…… 初，嘉靖间，学谕林志兴与一二生儒惑形家言，图迁本学于金鸡山下，尽鬻紫山书院田以充费，费罄而学不果迁，至是，犹有鼓其说者，子琦力辟之。一意葺旧，乃大恢学规以居师生，异谋始息。”

宣统《诸暨县志》卷四十四《金石志》载《诸暨县修建庙学记》：“隆庆丁卯，石渠梁君以进士出宰暨，…… 暨学自徐古石重拓旧制，而士之科贡不绝。迩年规制渐废，士亦不显。继事者乃谋迁学于郭外，侯相度新宫，风气不聚，且师生不可以野处。旧学自设科以来，前辈名贤继出，迩来文章谏议表显当时，亦奚病而改作。特制度亏缺，不可不讲耳。乃请于当道，属县尉曾君应祐引南濠之水入泮池，而通北濠之塞，出污纳新，而池影澄璧；竖棂星门以临池，与白杨文笔远近辉映；树崇楼于右翼，以补艮方之缺。修建庙庑亭阁，垣围庖湢，灿然大备，皆捐俸资。上不输公，下不损民，不数月而工告成。时有长山文光数十丈之祯，诸生陈相、沈资走天真请予记。予昔尝与徐子作庙学记，乃序经始之详，而未及论学。今石渠若将有启予者，乃为详序论学之端而略其制，使诸生知侯之修学非为观美，将以求得其心也。遂为记。时隆庆四年岁次庚午秋九月吉，诸暨县县丞冒承祖、主簿彭怀初同立。

隆庆五年　辛未　七十六岁

贵州巡抚阮文中和贵州按察使冯成能见文明、正学两书院院址狭窄，年久失修漏雨，乃迁建贵阳原有的阳明书院于抚署左侧，请马廷锡主讲其中。马廷锡讲诲不倦，听课者常达数百人。冯成能作有《改建阳明祠记》，阮文中作有《阳明书院碑记》。

阮文中《阳明书院碑记》曰：“贵阳旧有祠与书院祀先生，既而迁徙靡常，僻在

委巷中。予奉命抚兹地，抵祠下，叹曰：‘此岂所以妥先生灵者哉？’檄司府为改建之。于是，方伯蔡君文、宪使冯君成能协其议，命知府李濮等董其役。择军门前左空基为之，而增以民居，出赎锾以佐其费。前为享堂，后为讲堂，俱六楹。前后为左右房各四楹。前为二门，又前为大门，树棹楔于通衢，匾曰‘阳明书院’。未几，工告成。”

隆庆六年　壬申　七十七岁

是年，钱德洪参与了《王文成公全书》的刻写。

《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曰：“今年九月，虬峰谢君来按吾浙，刻师《全书》，检所未录尽刻之，凡五卷，题曰《文录续编》。师胤子王正亿尝录《阳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纪》，并刻于《全书》末卷云。隆庆壬申一阳日，德洪百拜识。”

万历元年　癸酉　七十八岁

是年，神宗即位，钱德洪按例进一阶。

吕本《墓志铭》曰：“今上登极，虽又进一阶，人情未厌也。”

王畿《行状》曰：“今上初即位，奉例复进阶一级。”

钱应乐是年乡试中式。

万历二年　甲戌　七十九岁

八月十五日，钱德洪作《〈客星纪略〉序》。

民国九年《姚江下河严氏支谱》卷二《〈客星纪略〉序》：“《客星纪略》者，允斋严公集献言以征世德也。…… 然观此者，尊尊亲亲之心可以油然生矣！予乘秋清，访允斋于严公山北之退谷山房，谈仁义之学，而工人锓《纪略》将竟，遂为之题诸首简云。大明万历二年甲戌秋八月既望，绪山钱德洪序。”

是年九月，钱德洪寓杭州表忠观。

吕本《墓志铭》曰：“念同志之会，忽戒仆，束装西游，寓先祠表忠观，饮食言笑如常。”

十月二十七日，钱德洪卒于杭州表忠观。逾十日，其子应乐奉柩以归于姚。

王畿《行状》曰："十月廿六日，犹衣冠夙兴。翌日丑时，趺坐，气息忽微，奄然逝矣。"

吕本《墓志铭》曰："绪山钱公之卒于钱塘表忠观也。逾十日，其子应乐奉柩以归于堂，…… 十月二十六日，犹夙兴衣冠而坐。是夜丑时，气息渐微，奄然逝矣。"

【朱按】：十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574年11月10日。《明儒学案》谓"二十六日卒"，有误，当为二十七日丑时卒。

闰十二月初三日，葬德洪于余姚胜归山玉屏峰下。王畿作《行状》，吕本作《墓志铭》。

钱林《宗谱》卷十二《刑部郎中朝议大夫公传》曰："寿七十九，与敏惠朱孺人合葬于玉屏峰。大学士徐存斋、吕南渠作铭表，门人知府萧良干题石曰'大儒绪山先生之墓'。"

王畿《行状》："君子应乐，既扶榇还姚，将以是年闰十二月初三日，葬胜归山玉屏峰下，乃述君履历生卒岁月并其世系子姓之概，乞状于予。念予与君数十年交与之情，异形同心，知君莫如予，义不容辞。"

吕本《墓志铭》曰："又逾二月，而举殡以葬，乃持龙溪王公所著状，请予铭诸墓石。…… 铭曰：穆穆武王，传世十九。笃生绪山，光前裕后。生本乎祖，无美弗彰。成我惟师，乃服其丧。蜚英甲科，司教执法。化行讼平，顾罹颠蹶。欣然解组，归事二亲。讲学明道，以淑斯人。彼苍者天，高不可问。既丰其才，大位何靳。公庭有子，王家之宾。未究厥用，待此而伸。人字之冈，佳城郁郁。勒词贞珉，千禩弥吉。"

钱德洪有子二人，曰应度、应乐。有孙六人，曰人元、人宗、人寀、人官、人宠、人宁。有曾孙一人。

王畿《行状》曰："子二：长应度，邑庠生，早卒，娶蔡氏，成都经历五臣女。次即应乐，举人，娶王氏，阳明夫子继子锦衣千户正宪女，继娶赵氏。二女：长适同知史鹓孙举人铨，次适御史郑寅子庠生安元，侧室任氏出。孙男六：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宗，邑庠生，娶丁氏；人寀，娶杨氏；人官；人宠；人宁。孙女二：长适侍郎龚辉孙庠生彻，次适知府严中子庠生用明。曾孙一，曾孙女二。

【朱按】：据钱林《宗谱》载，钱德洪孙五人，曰"人元、人宗、人寀、人官、人宁"，而无"人宠"，或其早逝，未载。

参考书目

1. 吕本:《期斋吕先生集》,明万历三年刻本。

2. 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3. 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清康熙四年木刻本。

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5. 王畿:《王畿集》,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6. 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清宣统二年东台袁氏排印本。

7. 修纂者不详:《南屏王氏宗谱》,民国二十二年版。

8. 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9.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藏:《阳明先生诗录》,嘉靖九年钱德洪序刊本。

10. 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11. 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

12. 尹光涛等编:《中华尹氏通志》,尹氏族史研究所 1998 年版。

13. 李铭皖等:《苏州府志》,清光绪七年刻本。

14. 作者不详:《剡北钱氏宗谱》,浙江嵊县民国十五年抄本。

15. 邹元瀛编:《余姚北城邹氏宗谱》,清光绪六年敦睦堂木活字本。

16.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清咸丰二年刻本。

17. 李前泮修,张美翊等纂:《奉化县志》,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18. 杨泰亨等:《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9. 钱薇:《承启堂稿》,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20. 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21. 邹守益 :《东廓邹先生文集》,明隆庆六年刻本。

22. 邵经济:《西浙泉厓邵先生诗集》,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

23. 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261 册。

24.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25. 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明万历元年刻本。

26.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

27. 万承式、万福纂修:《濠梁万氏宗谱》,《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107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

28. 罗近溪:《盱坛直诠》,广文书局1960年影印本。

29. 赵汉:《渐斋诗草》,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30. 黄宗羲:《姚江逸诗》,清康熙南雷怀谢堂刻本。

31. 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焦竑:《澹园续集》,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33. 释笑峰撰,施闰章补辑:《青原志略》,清康熙八年刻本。

34. 夏浚:《月川类草》,《会稽夏氏宗谱》清活字本。

35. 乔大椿等修,王金英等纂:《峡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

36. 武次韶等纂修:《玉山县志》,清道光三年刻本。

37. 严寿祺编:《姚江下河严氏支谱》,民国九年务本堂木活字本。

38. 李德淦等修:《泾县志》,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39. 张岱:《曲湖梦寻》,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40. 陈学孔修,章振萼纂:《遂安县志》,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41. 罗柏麓等:《遂安县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42. 钱槐等辑:《诚应武肃王集》,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43.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明万历十五年刻本。

卷十二

附录二 其他

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

王畿

君讳德洪，字洪甫，初名宽，避先世讳，以字行。姓钱氏，吴越武肃王十九代孙。尝读《易》灵绪山中，门人称为绪山先生。父讳蒙，三岁瞽目，号心渔翁。世家邓巷，被回禄，始僦莫氏以居。母马孺人，梦天以祥云覆列，绮缯款款，若联空中呼认太乙字，遂惊寤，君生。太乙，天之吉星也，意为传说列星之兆云。

君自幼端严若成人，不作婴儿之态。外舅陈善鉴，谓心渔翁曰："奇哉是儿，貌庄质粹，有儒者气象。吾女有弱息，愿与为姻。"遂许聘，是为朱孺人。十五，出就里师，心渔翁曰："吾未五十，筋力惫矣，百艺淡然，惟儒为席上珍，吾所嗜也。"君慨然有继述意，惟朱子集群儒大成，仰思俯诵，梦寐尝若见之，性好博览，而不长于记，读未成诵，虽千百弗措也。一日诵读有得，昼夜忘寝食，遂构危疾。已而悔之，铭其牖曰："学贵精，不贵博。"自是功以序进，首取《学》《庸》，覃思四月，意有所得；徐取《传注》[①]《或问》证之，六经四子以次而授。随物观理，充广知识，积久俟其贯通，自信以为朱氏之学在是矣。正德己卯，补邑庠弟子，举业日有声，屈其项辈。时友人郑思敬领批，主司属意，以为必中，及下第，叹曰："命之不可，必也如是。"遂轻进取，专心以学问为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及阳明夫子平宸濠归越，始决意师事焉。夫子还姚，君相率诸友范引年、管州、郑寅、徐珊、吴仁、柴凤等数十人，辟龙泉中天阁，请夫子升座开讲，君首以所学请正。夫子曰："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德。唐虞受授，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一微字。"众闻之，跃然有悟，如大梦之得醒，盖君实倡之也。君笃信夫子之学，心渔翁恚曰："尔固得所师矣，恐妨试事，奈何？"对曰："男闻教以来，心渐开朗，科第逼予则有之，入试胡虑哉？"次年嘉靖壬午，果中式。追惟夫子还越，惟予与君二人最先及门，戴玉台巾，服小中衣，睢睢相依，咸指以为异言异服，共诽讪之，予二人毅然弗顾也。壬午、癸未以来，四方从学者始众，时薛中离、邹东廓、王心斋、欧阳南野、黄洛村、何善山、魏水洲、药湖诸君，咸集馆下。凡有来学者，夫子各以资之所近，分送会下，涤其旧见，迎其新机，然后归之于师，以要其成，众中称为教授师。丙戌，予与君同

举南宫，不就廷试而归。夫子迎会，笑曰："吾设教以待四方英贤，譬之店主开行以集四方之货，奇货既归，百货将日积，主人可无乏行之叹矣。"自是四方来学者益众，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诵读，或列坐讲解。予二人往来参究，提醒师门宗教归之自得，翕然有风动之机。

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四句为教法。君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予谓："夫子立教随时，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路，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无知之知，物即无物之物。[②]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而心亦不可谓之无矣。"君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予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定师门教法，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丁亥秋，夫子将有两广之行。君谓予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端，四无之说，为上根立数；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起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今既已说破，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上根人亦无从接授。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悟入，亦因其所近。若能各舍所见，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辨正"之论，始归于一。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及答。予曰："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功夫，后所举是用功夫合本体。有无之间，不可以致诘。"夫子莞尔笑曰："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正好更相切劘，默默保任，弗轻漏泄也。"二人唯唯而别。过江右，东廓、南野、狮泉、洛村、善山、药湖诸同志二三百人，候于南浦请益。夫子云："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轻言，以待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虽出山，德洪、汝中与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诸君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待予归未晚也。"夫子既平思、田，移镇南安待命，时戊子冬。予与君方治装北行，途闻青龙之变，往迎丧，至广信，议师服。君谓："宽也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畿请服斩衰以从。讣告四方同门，以为生

不闻道，犹不生也；闻道而未知其止，犹不闻也。夫子虽殁，其心在宇宙，其言在简编，百世以俟圣人，知其不可易也。驰书心渔翁，具陈父生师教，愿为服丧。翁曰："吾贫，冀禄养，然岂忍以贫故，俾儿薄其师耶？"许之。及归越襄事，时权贵忌师德业之盛，尽革身后锡典。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行将不利于胤子。内讧外侮并作。君与予意在保孤宁家为急，遂不忍离，相与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夫子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教旨。时薛中离以行人会葬，恐同门离散，因夫子有天真卜筑之期，相与捐资聚财，构天真精舍，设夫子像于中堂。予二人迭为居守，四方同志士友之来于浙者，得有所瞻礼。壬辰，始与君北行，终试事。观政吏曹，部中同年数十人，日以五经约会于东西坐厅，胜日出游，歌咏笑谈，不知守部之困也。时台谏部院诸同志，以吾二人颇有所闻，议举月会，商究旧学，动以数十。旧会以官为序，君与予告众曰："同志为道而来，须以齿序为宜。"众曰："然。"至今相会以齿，予二人倡之也。未几，君以亲老便养，乞苏学教授。至则定祀典，申学规，进诸生，谕曰："古之学者必先辨志，词章、篆刻之习，艺焉而已。"同门友闻人铨督学南畿，君图刻《阳明文录》，颁布多士，示之向方。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谓有东鲁沂水遗风。

君以进士授职，例得八品俸资夫皂，吏部咨谕所司，照例给与，君悉辞之，人尤以为难。岁甲午，聘主广东乡试。时监试戴侍御与君同年，尽以试卷属君，得梁津以下七十人。乙未冬，丁内艰，归越，与亲友修复中天阁之会。服阕，补监丞，申饬监规。群国学弟子，立省愆堂，谕以省愆之义："悔则吉，吝则凶。"闻者愧服。寻升刑部湖广司主事，吏部缺大理丞，林文选春与君善，私谓曰："君一往见乃公，可得也。"君叹曰："吾岂往见得官者哉？"循例转陕西司员外郎。时武定侯郭勋逮事先帝于藩邸，加封翊国公，怙宠恣骄，势倾中外。适上夜游西山，召不往。给事中高时劾其不领敕，下锦衣狱。密旨寻谕都指挥孙纲，去刑具而收。盖先帝之意，止欲薄示以法，不欲置之死也。已而自都察院解送刑部，勋戚貂珰逮狱者四百人，举司莫敢按。君曰："法者，朝廷之法，吾惟奉法，虽死何避焉？"严饬内外，按以违敕等罪凡数十状，当死。高某虑勋按死必从八议，欲诬以不轨。君曰："罪止于死，而诬以重罪，何以正法也？"奏入，上震怒，掷于地，不报。翌日复奏，不报。高讽给事中周亮劾君律法不明，遂下镇抚司，杖送都察院。君既逮，疏勋者日上不止。

上益怒，再收锦衣狱。旨云："既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又敢违旨？即与不领敕者同罪，一勋罪也。"上心以处重为谴，而群议以从轻为嫌，可谓冤矣。时堂官怜君无辜，鞫曰："尔特署司事耳，问官何在？"答曰："问官亦某一人。"盖思保全寮属，不欲嫁祸以自免也。是冬，严冰坼地，积雪盈圜，君身婴三木，自分必死，独念亲倚庐，无缘面诀，魂飞茕茕，遍照圜宇，乃自叹曰："吾在柙中，四肢且不能保，思亲数千里外，不亦幻乎？"洒然一空，鼾声彻旦，日与斛山杨侍郎、白楼赵都督读书谈道。赵请曰："霸胜受书狱中，愿从子受《易》。"于是晨夕讲《易》，吉凶悔吝之象，旷如也。与斛山辩无善无恶之旨："人之心体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无恶亦可也，曰无善无恶亦可也。至善之体，本来虚寂，恶固非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著《困学录》："生知者不见困，学知者不受困，困而学之，致命以遂其志，又次也，不学则为下矣。"勋既死，君请曰："臣罪当诛，亲老，乞赐骸骨。"癸卯，诏革冠带归农。盖君之学，得诸生死真境中，益觉自信。狱中尝寄予书曰："上天为我设此法象，本来真性不容丝毫挂带，乃知平时学问大未得力。古人处动忍而获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减削则已尽矣。"九庙成，诏复冠带，闲住听用。先是马孺人卒于苏，君痛未跻中寿，哀毁成疾，兹释狱生还，拜膝下，恍若隔世人。君与二弟晨夕在侍，委曲承欢，以顺亲之心。心渔翁临诀时，问长儿何在。君偶出，亟归。翁曰："儿在吾喜。"言已即逝。君尝叹曰："使亲知我易，使亲忘我难，吾父子之间，庶几其忘矣。"

君既释狱，予亦以言官论荐，致忤时宰，罢归山中，聚处者二十余年，心迹合并，益得以究极所闻，会归于一。窃念吾人所志虽同，资性稍异，各有所得力处，亦各有受病处。予尝谓："君所造大概已坚悬凝定，中间形迹未尽脱化，未可全道功行未修，或者彻底透露处，尚有可商量在。"君谓："彻底未尽透露，此正向来功行之未修耳。功行若修，更无可商量矣。先师云：'眼前利根之人不易得。'学者未肯实用克己功夫，未免在意见上转，遂谓本体可以径造而得，乃于随时实用功处，往往疏略而不精，流入于禅寂而不自觉，甚者恣行无忌，犹自信以为本体自然。此吾党立言之过，不可以不察也。"予谓："君指点学者之病，大概了了，未可执以为定见。司马君实功行非不修，说者以为未闻道。吾人所学，贵在得悟，若悟门不开，无以征学，一切修行，只益虚妄耳。此非言思所能及。姑默识之，以俟日后之证可也。"

君尝与季彭山书曰："兄与龙溪往复辨论，未免各执所见，非所以相取也。良知是千古灵窍，此处信得及，彻上彻下，何所不通？龙溪之见，伶俐直截，泥功夫于生灭者。闻龙溪之言，自当省发，是龙溪于吾党学问头脑，大有功力也。但于见上微觉有着处，开口论说，千转万折，不出己意，便觉于人言尚有漏落耳。"观此，君于予言，大段已无逆于心。着见之教，敢不自勉！夫子"互相取益"之言，庶几不至辜负耳。

穆宗朝，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尹校，交章荐起，以为潜心理学，可充辅导，用之以表仪朝著，足以赞盛世文明之化。当事者泥于朝著表仪之说，难以授职。优养老臣，清朝盛典，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然以退为进，固非君之愿也。今上初即位，奉例复进阶一级。君七十，作《颐闲疏》，驰告四方：古人七十曰老而传。少壮则思尽其职，以敬业也；衰疲则思安其身，以全养也。故七十在朝则致其仕，在家则传诸子孙，皆因时命以顺人心，虽不专事养生，而长生之道未尝不在其中。譬之四时之序，成功者退；尧、舜耄期，亦倦于勤，非有所强也。"自是不复远游，相期东南同志，每岁春秋时祭，会于天真，因为湖上浃旬游处，共证交修。盖君取友之志，未尝以老而衰也。君善摄养，去冬始觉少衰。今年九月，念同志之会，忽戒仆，束装西渡，寓表忠观，谢绝有司，以静养为事，饮食言笑如常。十月廿六日，犹衣冠夙兴。翌日丑时，趺坐，气息忽微，奄然逝矣。呜呼痛哉！

君笃毅悃诚，厚于伦理，处家庭上下，宁过于厚，不流于薄。居常无惰容，虽盛暑必衣冠而坐。与门人处，以意相授，有疑义时，启其机，以待其自悟，不欲尽发也。待子弟严而有礼，有过则微示之向，使人之意自消。生平不亲货殖，逮归田三十年，未尝以私请入公门。人有冤负，则挺身为之伸雪，不以嫌为避。尤笃于孝友，与二弟周甫、充甫，虽各爨，同居二十余年，产舍至今未尝析。二弟虽老，事之若父母，亦不知其为兄也。君善识人，大司马胡梅林方尹姚，君曰："必为当今名将。"劝其读先师奏疏公移。乙卯，倭奴焚掠乡居，君作《团练乡兵议》，以赞成之。首荐门下士，今都督戚继光、总兵梁守愚，卒赖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谢君曰："始疑公儒门，不娴将略，乃知善将将也。"

先是阳明夫子《年谱》三纪未就，念庵遗书促之。登怀玉山，四月而《谱》成，复与予洎念庵，校而梓之，期于传信而已。同志见示云："是《谱》叙学问处详，叙

其事功处似略,何也?”君曰:“德业一也。举盛德必云大业,举崇德必云广业,举进德必云修业,非可以详略论也。古云以至道治身,以绪余土苴治天下国家,别而言之,犹二之也。”尚有奇迹奇论,非常情耳目所及者,疑于语怪,未及纂入。夫力乱与神,世之所有,何独至于怪而无之?但非常道,恐滋世人之惑,故罕言耳。有《言行逸稿》一编,藏而未行,盖将有待也。自奔丧卒葬,以至出仕归田,无一日而忘师教也。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没,锐意表章,恢复遗墓,建葺祠宇,置祭田,修祀事,每岁仲秋,大会台、杭、苏、越族属二十余支,合祭表忠观后寝,以证谱系,联宗谊,载在《吴越世家》,无一日而忘亲恩也。

君自闻学以来,无一息不在于道,切切以取友论学为事。时江、浙、宣、歙、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舍书院,随地结会,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予亦随处参次论说大要,发明师教,辨析诸方论学同异之旨,使归于一。时海内主盟道术,惟吾夫子与甘泉翁。夫子主良知,甘泉主天理。或问二教同异,君曰:“汝无求二教之同异,求自得焉已矣。言良知则实致其知,言天理则实造其理,所谓自得也。心一也,以其自然之明觉而言,谓之良知;以其自然之条理而言,谓之天理,良知天理岂容有二?先辈假此以示人,乃话柄耳。若夫致与体认之功,迂直烦简,毫厘之机,存乎悟者之自得,非可以口舌争也。师门尝以虚寂之旨立教,闻者哄然指为异学。夫变动周流,虚以适变,无思无为,寂以通感,《大易》之训也。自圣学衰而微言绝,学者执于典要,泥于思为,变动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为吾儒者,仅仅自守,徒欲以虚声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虚寂,反从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饭,沦落失传,以至此耳。譬之东晋、南宋之君,不能为主,偏守一隅,甘将中原让归夷狄,不复敢与之抗,言及恢复之计者,群然目以为迂,亦可哀已!”此皆君忧道苦心,不得已而有言者也。

君尝纪夫子之学有三变:其始也泛滥于词章,已而出入二氏,及居夷动忍,豁然有悟,乃始一意于圣人之学。其立教之法亦三变:贵阳以来,倡为知行合一之说,知行二字,皆从功夫而言,真知乃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也;滁阳以来,则恒教人静坐,道丧教衰,人不知所养,狂奔外驰,欲反其性情而无从入,不得已而教之静坐,亦以补小学一段功夫,盖权法也;江西以来,则专提“致良知”三字,虽昏蔽之极,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固无间于动静也。观于夫子之学与教,吾党

可以自考矣。

君子应乐，既扶榇还姚，将以是年闰十二月初三日，葬胜归山玉屏峰下，乃述君履历生卒岁月并其世系子姓之概，乞状于予。念予与君数十年交与之情，异形同心，知君莫如予，义不容辞。按：先世吴越武肃王六世孙、会稽郡王名景臻者，尚宋贤穆大长公主，南渡时赐第台州。五世孙璋，以父宏祖公守绍兴，因赘余姚王氏，遂家焉，是为姚之一世祖也。四世祖上元尹伯英，入皇朝，与从子古训，并以征辟甲科显。曾祖师挚，祖习，父即心渔翁，母马孺人。君生于宏治丙辰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万历甲戌十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嘉靖戊午，先君卒。子二：长应度，邑庠生，早卒，娶蔡氏，成都经历五臣女。次即应乐，举人，娶王氏，阳明夫子继子锦衣千户正宪女，继娶赵氏。二女：长适同知史鹓孙举人铨，次适御史郑寅子庠生安元，侧室任氏出。孙男六：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宗，邑庠生，娶丁氏；人冞，娶杨氏；人官；人宠；人宁。孙女二：长适侍郎龚辉孙庠生彻，次适知府严中子庠生用明。曾孙一，曾孙女二。

君负尚友之志，卓然已有所闻矣。虽经济之业，未及概见，平生于此学，孜孜力肩，发明师门宗教，以同于人，所谓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者非耶？君尝谓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见为见龙之见，在田之龙，不以位而以德。吾人讲明正学，以待将来，为王者所取法，文明之征也。"其志微矣！惟有道君子，幸惠一言以志之，使得信今而传后。好德之怀，忧道之念，义兼之矣！谨状。（录自王畿《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校】

①传，疑为"集"字之误。同样之记载，绪山本人即记为"集注"（见《瀛山三贤祠记》）。

②"无知之知""无物之物"，明万历十六年萧良干刻本分别作"无善无恶之知"和"无善无恶之物"。

明故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公墓志铭

吕本

绪山钱公之卒于钱塘表忠观也。逾十日,其子应乐奉柩以归于堂,又逾二月,而举殡以葬,乃持龙溪王公所著状,请予铭诸墓石。予惟公与龙溪同学阳明公,数十年间发明致知之说,志同道合,相得欢甚,即司马君实与范景仁不是过。君实、景仁相约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今读龙溪书公事,无一字不可信而传者。予辱从公举进士,因此托名不朽,岂非至幸哉!

公讳德洪,字洪甫,初名宽,避先世讳,以字行,武肃王镠十九世孙。武肃六世孙、会稽郡王景臻者,尚宋贤穆大长公主,南渡时赐第台州。其五世孙璋以父弘祖守绍兴,因赘余姚王氏,遂家焉,是为姚之一世祖也。四世上元尹伯英,入国朝与从子古训,以征辟甲科显。曾祖师挚,祖习。父蒙,三岁瞽目,号心渔翁。母马氏。世居邓巷,遭回禄,始僦莫氏楼以居。是楼为阳明公降生之所,曰"瑞云"。马孺人梦祥云覆列,绮缯款款,若门联空中呼认太乙字,遂惊寤,而公生。兆与阳明公同,相传以为奇。公自幼重迟不戏,周旋中规矩。外舅陈公善相人,语心渔翁曰:"此儿不凡,当为大儒。"因以女之女许聘焉,是为朱孺人。年十五,出就外傅,心渔翁曰:"吾不幸目无所见,然心之所珍,儒而已,他非其好也。"公毅然欲成其志,遂取朱子集注、经书,早作夜思,梦寐常若见之,使文有未诵,而意稍窒疑,虽百倍其功,弗措也。又因读诗过劳,遘危疾,题其牖曰:"学贵精,不贵博。"而识见益进于高明。心渔翁恒受从弟窘辱,惟劝翁含忍不较。其伯心古贫,子妇孀居,百计承父母意,分赡而假贷之,不知力之不逮也。家事悉属于弟周甫,惟率季弟充甫专意绩学,尝曰:"使得显亲食禄,何忧于外侮之侵、贫乏之不赒乎!"心渔翁闻之而喜,日与陈竹东、蔡一治、吴石山、倪小野立社唱酬,谓公必能成其志也。正德已卯,补邑庠弟子员,每试辄竣等,同辈不敢望,凡可以应有司之求者,不难矣。一日读阳明公《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阳明公又平宸濠归越,始决意师事焉。及还姚,公率同志数十人[①]龙泉中天阁,请阳明公升座开讲。阳明公曰:"观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非知识也。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可与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微字。"众闻之,

跃然有悟，公实倡之也。公笃信阳明公，尽弃其学而学焉。心渔翁患妨举业，颇不乐。公曰："未有理明而不中选者也。"明年壬午，果领乡荐。癸未，下第归，晨夕在师侧，四方来从游，如薛中离、邹东郭、王心斋、欧阳南野、黄洛村、何善山、魏水洲、药湖诸君，咸集馆下，及闻风而来者，无虑数百人。必令引导，以端从入之途，皆称公山中教授。丙戌，举南宫，不就廷试，又归。阳明公曰："吾道有赖矣。"喜甚。丁亥，阳明公将有两广之行。公与龙溪曰："师教虽明，悟入则各因资之所近，盍共究宗旨？"龙溪曰："师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有善有恶为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恐亦未是究竟语。盖心亦有有善有恶时，意亦有无善无恶时，知亦有无知之知，物亦有无物之物，若滞言诠，非善学也。"公曰："不然。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本体。"

是晚，请问阳明公，坐天泉桥上。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王须用钱工夫，钱须透王本体，相取为益，吾更无遗念矣。"自是，天泉辩正始归于一。戊子冬，公与龙溪将北上，途闻阳明公有青龙之变，即回舟往迎丧至广信，驰书心渔翁，具道父生师教，愿为服丧。翁泣曰："吾贫，冀禄养，然吾岂以贫故，俾儿薄其师耶？"许之。于时，权贵忌阳明公德业之盛，尽革身后恤典。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将不利其胤子。公挺然曰："保孤宁家，吾责也，愿以身殉之。"消内变，御外侮，殚厥心力，暇则与四方赴吊同志发天泉遗教，俾师学日明。胤子无恙，以俟后之封袭，公之功可谓大矣。壬辰，北上廷试，以亲老乞恩便养，得教授姑苏。至则定社典，申学规，修废举坠，捐俸助贫，黜乡饮之滥与者若干人。然后，进诸生而谕之曰："学必先于辨志，词章之习，艺焉尔矣。"同门友闻人诠督学南畿，公请其刻阳明公《文录》颁布多士。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有东鲁沂水遗风。公以进士授职，例得八品俸皂，悉辞之，人尤以为难。甲午，聘主广东乡试，御史戴君璟尽以帘内外卷付君取裁，得梁津等七十人。乙未，丁内艰，归越，与同志修复中天阁之会。服阕，补北监丞，群国学弟子，立绳愆厅下，谕以悔吝吉凶之道，闻者悦服。寻升刑部主事，文选林君欲以大理丞擢公，一见执政可得，公笑而却之，未几升员外郎。时翊国公郭勋怙宠骄恣，势倾中外。适上夜游西山，召不往。给事中高时劾其不领敕，下诏狱，密旨谕指挥孙纲去刑具而收，盖上意不欲置之死法

也。已而自都察院解送，勋戚貂铛逮系者四百人，诸司莫敢问。公曰："法者，朝廷之法，吾为法官，何避焉？"遂按以违敕等罪数十状，当死。高意勋从八议，未必死，欲诬以不轨。公曰："法止如是也。"奏入，上震怒，掷于地，不报。翌日复奏，又不报。高讽给事中周亮劾公律法不明，遂下诏狱，杖问。公既逮，论勋者日数上，上益怒，旨云："既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敢违旨？即与郭勋不领敕者罪同。"上以处重为怒，而群议以从轻为嫌，可谓左矣。时堂官怜公无辜，曰："尔特署司事耳，问官何在？"答曰："问官亦某一人。"不欲驾祸寮属以自免也。是冬寒甚，公身婴三木，自分必死，独念亲倚庐悬望，无由面诀，哽咽者久之，旋自叹曰："吾在柙中，四肢且不保，而思亲数千里之外，愚亦甚矣。"舍然一空，鼾声达旦。日与赵都督、杨御史读书谈道，又为赵讲《易》。兴至赓歌，以发幽思。累积盈帙，名曰《困学录》。勋既死，群党尽窜，公请曰："臣罪当诛，亲老，乞骸骨。"癸卯，诏革冠带归农。盖公之学得之生死真境中，益觉自信。九庙成，诏复冠带，听用。先是马孺人卒于苏，公以未跻中寿，哀毁成疾，兹得生还，拜翁膝下，恍然隔世人，与二弟晨夕在侍，委曲承欢。心渔翁临终，问长儿何在，公偶出亟归，翁曰："儿在，吾喜。"言讫即逝。公尝叹曰："使亲知我易，使亲忘我难，吾父子之间，庶其忘矣乎！"明年，往广南乞湛公甘泉志、江右邹公东廓记、罗公念庵表，合葬父母于胜归山。自是心无内顾，遍游宣、歙、江、广间，随地结会，风声所召，虽深山邃谷，亦有愿求一见，获闻绪言，以没世者。如在韶，则陈豹谷延主明经书院；溧阳，则史玉阳聘主嘉义书院；宛陵，则刘初泉聘主狮子岩与水西精舍；蕲州，则沈古林聘主崇正书院；江右，则督学王敬所大辟讲舍于怀玉山，群八邑士，骋公为山长。若冲玄，若斗山，若青原，若君山，若福田，若衢麓，若复真，若复古，诸书院往来敷教二十年，不可枚举，各有《规约》，有《会语》，凡若干卷，载公《全集》中。年七十，作《颐闲疏》，驰告四方，不复远游矣。每春秋仲丁，止会东南同志于天真书院，因为湖上浃旬之游。穆宗御极，给事中岑用宾、御史尹校等交章荐之，谓其潜心理学，可充辅导，以表仪朝著，盖欲用公以不次之位也。吏部覆以年逾七十，不宜烦政事，仅进阶朝列大夫致仕而已。今上登极，虽又进一阶，人情未厌也。公善调摄，老而益强，去冬始觉少衰。应乐力劝公家居，就子妇养。今年九月，念同志之会，忽戒仆，束装西游，寓先祠表忠观，饮食言笑如常。十月二十六日，犹夙兴衣冠而坐。是夜丑时，气息渐微，奄然逝矣。

公性本诚笃，而加以学问之功，忠信孝友，数十年来称于宗族乡党者无间言。在己细行必矜，居常无隋容，然度量汪汪，不责人小过。与门人处，善诱曲成不遗；待子弟严而有礼，朝夕训诫，靡所不至。平生不亲货殖，逮归三十年，未尝以私请入公门。人有冤负，则挺身为之伸雪。与二弟终身怡怡，同居者二十余年，二弟虽老，事之若父，公亦不知其兄也。亲故贫不自立者，日夜思授以生计，汲汲与人为善，而尤重志节。闻守节妇，乐与传述之，积有《妇行录》一卷。又善知人。大司马胡梅林方尹吾姚，曰："公必为当今名将。"劝其读阳明公奏疏、文移。乙卯，倭奴焚掠乡居，公作《团练乡兵议》，卒保无虞。荐门下士今都督戚继光、总兵梁守愚于梅林，果树大勋。梅林谢公曰："始为公儒者，不闲将略，今乃知善将将也。"先是阳明公《年谱》三纪未就，罗念庵遗书促之，公登怀玉山，四月而《谱》成。自奔丧卒葬，以至出仕归田，无一日而忘师教也。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没，故凡遗墓在临安、钱塘、崇德、天台者，罔不表章恢复。又请建英烈庙于越，表忠观于杭，立表忠世庙于胜归山，置祭田，修祀事。每岁仲秋，大会台、杭、苏、越族属二十余支，合祭表忠观后寝，以联族谊，具载《吴越世家》，是公无一日而忘亲恩也。其他嘉言善行，不可殚述。有同志哭曰："先生为道而出，全道而归；本祖而生，顾祖而死。庶几知言者欤！"公卒于万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有懿德，先公十六年卒。男二人：长应度，邑庠生，早卒，娶蔡氏，成都府经历五臣女；次即应乐，举人，娶王氏，阳明公继子锦衣千户正宪女，继娶赵氏。女二：长适府同知史鹓孙举人铨，次适御史郑寅子庠生安元。侧室任氏出。孙男六人：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宗，邑庠生，娶丁氏；人宷，娶杨氏；人官；人宠；人宁。孙女二：长适侍郎龚辉孙庠生彻，次适知府严中子庠生用明。曾孙一，曾孙女二，俱幼。闰十二月初二日葬于胜归山玉屏峰人字冈。於乎！学以致知为先，善以及人为乐。公早闻良知之说，既深造而自得矣。又推其所得以觉人，几遍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诚服。思以其道佐天子，济斯世，与公身亲为之何异？天之生公，于世教岂小补哉！铭曰：

穆穆武王，传世十九。笃生绪山，光前裕后。生本乎祖，无美弗彰。成我惟师，乃服其丧。蜚英甲科，司教执法。化行讼平，顾罹颠蹶。欣然解组，归事二亲。讲学明道，以淑斯人。彼苍者天，高不可问。既丰其才，大位何靳。公庭有子，王家

之宾。未究厥用,待此而伸。人字之冈,佳城郁郁。勒词贞珉,千祀弥吉。(录自吕本《期斋吕先生集》卷十二,明万历三年刻本)

【校】

①数十人,后疑脱“于”字。

钱德洪传

周汝登

钱德洪,字洪甫,初名宽,后改今名,号绪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归越,往师事焉,率诸友七十余人,辟龙泉中天阁,请文成升座开讲,首以所学请正。文成曰:“观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一微字。”众闻之跃然,如大梦得醒,绪山倡之也。绪山笃信其师学,父恚曰:“尔固得所师矣,如妨试事何?”对曰:“男闻教以来,心日开朗,科第逼予则有之,入试胡虑哉?”明年嘉靖壬午举于乡。方文成返越,惟绪山与龙溪两人最先及门,戴玉台巾,服小中衣,睢睢相依,咸共讪诽,指为异言异服,两人毅然弗顾也。时师门来学者众,咸集馆下,文成各以资之所近,分送两人会下,使涤其旧见,迎其新机,然后归之师,以要其成,众中推为教授师。丙戌,与龙溪同举南宫,不就廷试而归,文成迎会,笑曰:“吾设教以待四方英贤,譬之市肆主人开行以集四方之货,奇货既归,百货将日积,主人可无乏行之叹矣。”自是四方来学者日益云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诵读,或列坐讲解。而绪山与龙溪往来参究,一提师门宗旨归之自得,翕然有风动之机。丁亥,与龙溪证道于天泉桥。戊子冬,方治装北发,途闻师变,往迎丧至广信,且驰书于父,具陈父生师教,愿为服丧。父曰:“吾贫,冀禄养,岂忍以贫故,俾儿薄其师耶?”许之。后师丧归越,权贵忌嫉文成德业之盛,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将不利于胤子,内讧外侮并作。绪山与龙溪相与保孤宁家,日夕不相离。且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文成

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遗教。壬辰，与龙溪同北行，终试事。观政吏曹，时与台谏部院诸同志，举月会商究旧学，动以数十。旧会以官为序，绪山与龙溪告众曰："同志为道而来，须以齿序为宜。"众曰："然。"至今相会以齿，二人倡之也。未几，以亲老便养告，就苏学教授，至则定祀典，申学规，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谓有东鲁沂水遗风。乙未，丁内艰归，修复中天阁之会。服阕，补监丞，寻升刑部主事。时缺大理丞，林文选春与绪山善，欲以擢授，曰："一见执政可得也。"绪山笑而却之，循例升刑部员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诏狱。身婴三木，日与赵都督、杨御史读书谈道，又为赵讲《易》，每赓歌以发幽思。癸卯，放归农。绪山之学，得诸生死真境中，益觉自信。狱中尝书示龙溪曰："上天为我设此法象，本来真性不容丝毫挂带，乃知平时学问，大未得力。古人处动忍而获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减削则已尽矣。"绪山生还，拜父膝下，恍若隔世，承欢良久，始宅父忧，自后益切切，以取友论学为事。江、浙、宣、歙、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舍书院。随地结会，咸设皋比，以待文成《年谱》，三纪未就，绪山实成之。年七十，作《颐闲疏》，驰告四方，自是不复远游，相期同志春秋会于天真，因为湖上浃旬游处，共证交修。甲戌年，竟卒于湖上之表忠观，其先祠也，年七十九。（录自周汝登《圣学宗传》卷十四，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①

【校】

①《理学宗传》所录与此篇完全相同。

钱德洪传

何乔远

钱德洪，字洪甫，余姚人，钱缪之后。父希明，三岁失明，而博古能文章。守仁倡道，德洪与王畿首师事之，推尊发明为独至。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王华卒，守仁使门弟子纪丧，因才任使。仙居人金克厚者，为人谨厚，守仁使司厨。克厚语德洪曰："吾学得司厨而大进。"嘉靖五年，德洪与畿、厚同举进士，而德洪、畿相谓曰："吾斯未信。"引疾归，卒业于守仁。士及守仁之门者，守

仁使德洪先引导之,俟志定有入,方与请见。八年,当殿试,方北上,闻守仁丧,遂辍试,与畿迎丧广信,制服哭之。构天真精舍,当湖海之交,像祀守仁。收录遗言与答问语,曰《传习录》。既殿试,乞教授苏学,以便养,迁国子监丞。立省愆堂,教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迁刑部主事,转员外郎,坐械系郭勋忤旨下诏狱,与杨爵、赵都督白楼讲学狱中。勋死,乃释。隆庆初,荐复原职,以引年进阶朝列大夫。今上即位,复诏进一阶。德洪自少至老守其师说,既早废,周游四方,号召同志,所至,学者迎事而受业焉。畿学虽师守仁,而在官好干,请武进人薛应旂为南考功郎中,黜之,应旂亦坐补外南京给事中。游震得等讼言,应旂下吏部尚书。唐龙覆言,应旂疾恶如仇,去奸若脱,宜复京秩,以劝后来。应旂得复官,畿后遇应旂,下拜而谢之。(录自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明崇祯十三年序刻本)

钱德洪传

过庭训

钱德洪,字洪甫,初名宽,后改今名,号绪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归越,往师事焉,率诸友七十余人,辟龙泉中天阁,请文成升座开讲,首以所学请正。文成曰:“观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谓良知,而非知识也。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一微字。”众闻之跃然,如大梦得醒,绪山倡之也。绪山笃信其师学,父恚曰:“尔固得所师矣,如妨试事何?”对曰:“男闻教以来,心日开朗,科第逼予则有之,入试胡虑哉?”明年嘉靖壬午举于乡。方文成返越,惟绪山与龙溪两人最先及门,戴玉台巾,服小中衣,睢睢相依,咸共讪诽,指为异言异服,两人毅然弗顾也。时师门来学者众,咸集馆下,文成各以资之所近,分送两人会下,使涤其旧见,迎其新机,然后归之师,以要其成,众中推为教授师。丙戌,与龙溪同举南宫,不就廷试而归,文成迎会,笑曰:“吾设教以待四方英贤,譬之市肆主人开行以集四方之货,奇货既归,百货将日积,主人可无乏行之叹矣。”自是四方来学者日益云

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诵读，或列坐讲解。而绪山与龙溪往来参究，一提师门宗旨归之自得，翕然有风动之机。丁亥，与龙溪证道于天泉桥。戊子冬，方治装北发，途闻师变，往迎丧至广信，且驰书于父，具陈父生师教，愿为服丧。父曰："吾贫，冀禄养，岂忍以贫故，俾儿薄其师耶？"许之。后师丧归越，权贵忌嫉文成德业之盛，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将不利于胤子，内讧外侮并作。绪山与龙溪相与保孤宁家，日夕不相离。且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文成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遗教。壬辰，与龙溪同北行，终试事。观政吏曹，时与台谏部院诸同志，举月会商究旧学，动以数十。旧会以官为序，绪山与龙溪告众曰："同志为道而来，须以齿序为宜。"众曰："然。"至今相会以齿，二人倡之也。未几，以亲老便养告，就苏学教授，至则定祀典，申学规，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谓有东鲁沂水遗风。乙未，丁内艰归，修复中天阁之会。服阕，补监丞，寻升刑部主事。时缺大理丞，林文选春与绪山善，欲以擢授，曰："一见执政可得也。"绪山笑而却之，循例升刑部员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诏狱。身婴三木，日与赵都督、杨御史读书谈道，又为赵讲《易》，每赓歌以发幽思。癸卯，放归农。绪山之学，得诸生死真境中，益觉自信。狱中尝书示龙溪曰："上天为我设此法象，本来真性不容丝毫挂带，乃知平时学问，大未得力。古人处动忍而获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减削则已尽矣。"（录自过庭训《圣学嫡派》卷四，明万历刻本）

明绪山先生钱德洪

刘鳞长

弱冠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归越，往师事焉，率诸友七十余人，辟龙泉中天阁，请文成升座开讲，首以所学请正。文成曰："观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一微字。"众闻之跃然，如大梦得醒，绪山倡之也。绪山笃信其师学。父恚曰："尔固得所师矣，如妨试事何？"对曰："男闻教以来，心自开朗，

科第逼予则有之,入试胡虑哉?”绪山之学,得诸生死真境中,益觉自信。狱中尝书示龙溪曰:“上天为我设此法象,本来真性,不容丝毫挂带,乃知平时学问,大未得力。古人处动忍而获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减削则已尽矣。”(录自刘鳞长《浙学宗传》,明崇祯十一年刻本)

钱德洪列传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余姚人。王守仁自尚书归里,德洪偕数十人共学焉。四方士踵至,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

嘉靖五年举会试,径归。七年冬,偕畿赴廷试,闻守仁讣,乃奔丧至贵溪。议丧服,德洪曰:“某有亲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畿曰:“我无亲。”遂服斩衰。丧归,德洪与畿筑室于场,以终心丧。十一年始成进士。累官刑部郎中。郭勋下诏狱,移部定罪,德洪据狱词论死。廷臣欲坐以不轨,言德洪不习刑名。而帝雅不欲勋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诏狱。所司上其罪,已出狱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勋,德洪故违之,与勋不领敕何异。”再下狱。御史杨爵、都督赵卿亦在系,德洪与讲《易》不辍。久之,斥为民。

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云。

穆宗立,复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录自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三,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

黄宗羲

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浙之余姚人。王文成平濠归越,先生与同邑范引年、

管州、郑寅、柴凤、徐珊、吴仁数十人会于中天阁，同禀学焉。明年，举于乡。时四方之士来学于越者甚众，先生与龙溪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文成，一时称为教授师。嘉靖五年举于南宫，不廷试而归。文成征思、田，先生与龙溪居守越中书院。七年，奔文成之丧，至于贵溪，问丧服，邵竹峰曰："昔者孔子没，子贡若丧父而无服，礼也。"先生曰："吾夫子没于道路[1]，无主丧者，弟子不可以无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筑室于场，以终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试，出为苏学教授。丁内艰。服阕，补国子监丞，寻升刑部主事，稍迁员外郎，署陕西司事。上夜游西山，召武定侯郭勋不至，给事中高时劾之，下勋锦衣狱，转送刑部。勋骄恣不法，举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轨。先生据法以违敕十罪论死，再上不报。举朝以上之不报，因按轻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为故入，故不报，遂因劾下先生于狱。盖上之宠勋未衰，特因事稍折之，与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婴三木，与侍御杨斛山、都督赵白楼讲《易》不辍。勋死，始得出狱。九庙成，诏复冠带。穆宗朝，进阶朝列大夫，致仕。万历初，复进阶一级。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先生与龙溪迭捧珠盘。年七十，作《颐闲疏》，告四方，始不出游。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阳明"致良知"之学，发于晚年。其初以静坐澄心训学者，学者多有喜静恶动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过重。然曰"良知是未发之中"，又曰"慎独即是致良知"，则亦未尝不以收敛为主也。故邹东廓之戒惧，罗念庵之主静，此真阳明之的传也。先生与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习闻其过重之言。龙溪谓："寂者心之本体，寂以照为用，守其空知而遗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谓："未发竟从何处觅？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是两先生之"良知"，俱以见在知觉而言，于圣贤凝聚处，尽与扫除，在师门之旨，不能无毫厘之差。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龙溪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先生则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念庵曰："绪山之学数变，其始也，有见于为善去恶者，以为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吾安得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恶夫言之者之淆也，无善无恶者见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为善者而行之，以为恶者而去之，此吾可能为者也。其不出于此者，非吾所得为也。'又曰：'向吾之言犹二也，

非一也。夫子尝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无不善，吾无动焉而已。彼所谓意者动也，非是之谓动也；吾所谓动，动于动焉者也。吾惟无动，则在吾者常一矣。'" 按先生之无动，即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发乎？然则谓"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后语矣。（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清光绪八年二老阁刻本）

【校】

①道路，贾本作"道途"。

钱绪山传

邵廷采

绪山钱子，讳德洪，字洪甫。年十七，读《传习录》，闻王子讲学江右，思及其门。王子平宸濠归，省祖茔于余姚。钱子请亲命，率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且请，为会龙泉之中天阁。王子书会期于壁。嘉靖壬午，举于乡。丙戌，与龙溪王子并举南宫，俱不廷对。王子喜，凡初及门者，令之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丁亥九月，与龙溪子证道于天泉桥。十一月，王子至肇庆，寄书钱子与龙溪子曰："绍兴书院，德洪、汝中既任其责，余姚又得应元诸友鼓舞。老夫虽出山林，每以自慰。" 戊子九月，王子与钱子书："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益相与勉之。" 十一月丁卯，王子卒于南安，时钱子与龙溪子将入京殿试，传王子归，迎至严滩，闻讣。己丑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是日正宪至，六日会于弋阳。十日过玉山，守俭、守文、门人范引年、柴凤等至。王子丧归越，内讧外侮并作，钱子与龙溪子保孤宁家。庚寅，薛尚谦建天真书院，钱子与龙溪子合同志资为之继。壬辰殿试，以亲老告，就苏学教授。过金陵，与黄子绾、闻人子诠等议刻《文录》，作《购遗文疏》，搜猎于江、浙、闽、广、直隶。乙未二月，刻于姑苏。丁内艰归，修中天阁之会，服阕，补监丞，升刑部主事，历员外郎。癸卯归，丁父忧。庚戌，增刻《朱子晚年定论》二卷。时谋修王子《年谱》，钱子分年得王子始生至谪龙场。越十年，接续其后，得三之一，以丁丑以后五年，属罗子洪先。

癸亥四月,《谱》成。丙寅,刻王子《文录续编》六卷并《家乘》三卷,后为《世德纪》。甲戌卒,年七十九。(录自邵廷采《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钱德洪传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号绪山。(《三祠传辑》:弘治丙辰,祀灶前夕,德洪母梦祥云款款空中,呼认太乙,而德洪生。)王守仁平濠归越,德洪与同邑范引年、管州、郑寅、柴凤、徐珊、吴仁数十人会于中天阁,同禀学焉。(《姚江书院志略》:德洪率从子大经、应扬及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分省人物考》:钱应扬,字俊民,以进士授长沙府推官,选河南道御史,巡视长芦,盐课御史出按广东,建言,降全州判官,升筑安知县。)明年举于乡,四方之士来学于越者甚众,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一时称为教授师。嘉靖五年举会试,径归。七年,偕畿赴廷试,闻守仁讣,乃奔丧至贵溪,议丧服。德洪曰:“夫子没于道路,无主丧者,弟子不可以无服,然某有亲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畿曰:“我无亲。”遂服斩衰。丧归,筑室于场,以终心丧。十一年始成进士,以母老乞恩便养,得教授苏州,至则坐道山亭开讲,学者翕然,外庠士皆僦居学旁舍以听。丁内艰,去厂关,补国子监丞,升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案:史传作郎中),署陕西司事。上夜游西山,召武定侯郭勋,不至,给事中高时劾之,下勋锦衣狱,转送刑部。勋骄恣不法,举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轨。德洪据法以违敕十罪论死,再上不报,举朝以上之不报因按轻也,劾德洪不明律法。上以德洪为故入,故不报,遂因劾,下德洪狱。盖上宠勋未衰,特因事稍折之,与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御史杨爵、都督赵卿亦在系,德洪与讲《易》不辍。久之,斥为民。九庙成,诏复冠带。穆宗朝,进阶朝列大夫,致仕。万历初,复进阶一级。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明史本传》,参《明儒学案》《景贤录》)。子应乐,举人,三为县令,而居业萧然,无忝家学(《三祠传辑》)。(录自周炳麟修,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九》,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平濠记》提要

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钱德洪撰。德洪本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余姚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初，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纲具于《叙功疏》，其细目具于《年谱》。德洪受业守仁，据师友所见闻，其阴谋秘计及一切委曲弥缝之处，有《疏》及《年谱》所不详者，因作此记以补之。凡黄绾所说四条，龙光所说二条，雷济所说一条，附载德洪随事附论者五条，又《自跋》一条。大旨谓宁藩之败，由于迟留半月始发。其迟留半月则由于守仁多设反间以疑之。守仁在日，秘不言。守仁殁后，始得其间书、间牌之稿于龙光。而驾驭峒酋叶芳及阴令知县陈冕，诡渔舟以诱擒宸濠，皆当时所不尽知者云。（录自《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三《史部九》，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绪山会语》提要

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钱德洪撰。德洪有《平濠记》，已著录。《明史·儒林传》称：四方士从王守仁学者，皆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事守仁四十年。尝刻《阳明文录》。故称王氏学者以钱、王为首。又称德洪彻悟不及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是编为其子应乐所刊。前四卷为会语、讲义，五、六两卷为诗，七卷以下为杂文，第二十五卷则附录墓表、志铭。虽其诗文全集，而大致皆讲学之语，故仍总名曰《会语》。今亦著录于儒家焉。（录自《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子部六》，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钱德洪著述

钱德洪《绪山语录》一卷。陆世仪曰："姚江弟子吾必以绪山为巨擘，其序《传习录》曰：'吾师以致知之旨开示来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

得。今师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日以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盖为龙溪而发，救正王学末流之功甚大。绪山当日虽以天泉之会压于龙溪，然不负阳明者绪山也，终背阳明之教者龙溪也。”

《绪山会语》二十五卷，《平濠记》一卷。[①]《阳明先生年谱》三卷，《绪山文集》二十四卷。（录自周炳麟修，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上》，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校】

①《绪山会语》二十五卷、《平濠记》一卷的按语与上两文同，略去。

与钱德洪、王汝中

王守仁

一（丁亥）

家事赖廷豹纠正，而德洪、汝中又相与薰陶切劘于其间，吾可以无内顾矣。绍兴书院中同志，不审近来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责，当能振作接引，有所兴起。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余姚又得应元诸友作兴鼓舞，想益日异而月不同。老夫虽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诸贤皆一日千里之足，岂俟区区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庆，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场，未能多及，千万心亮！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年不审同志叙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逐致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为寄声，益相与勉之。九、十弟与正宪辈，不审早晚能来亲近否？或彼自绝，望且诱掖接引之，谅与人为善之心，当不俟多喋也。魏

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儿辈或不能率教，亦望相与夹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诸同志不能尽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戊子）

德洪、汝中书来，见近日工夫之有进，足为喜慰！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喜幸当何如哉！此间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贼巢，为两省盗贼之根株渊薮，积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为一除剪，又复迟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间便当就归途也。守俭、守文二弟，近承夹持启迪，想亦渐有所进。正宪尤极懒惰，若不痛加针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间，情既迫切，责善反难，其任乃在师友之间。想平日骨肉道义之爱，当不俟于多嘱也。书院规制，近闻颇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银二十两，稍助工费。墙垣之未坚完及一应合整备者，酌量为之。余情面话不久。（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六《文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与德洪

湛若水

《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且愿诸公与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风机之动，然后刻之非晚也。此意尝与谦之面论，当能相悉也。江、广两途，须至杭城始决。若从西道，又得与谦之一话于金、焦之间。冗甚，不及写书，幸转致其略。（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赠掌教钱君之姑苏序

湛若水

壬辰之秋，钱子洪甫以进士告教职，以便迎养，得苏州教授，问教学之道于甘泉子。于是魏子、金子、沈子、柯子为之先焉。甘泉子曰："嘻！吾尝职斯矣，教学之道，信乎斯，斯已矣。夫学，觉斯者也；夫教，效斯者也。是故明乎斯，斯之谓觉；达乎斯，斯之谓效。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夫斯也者，斯道也；斯道也者，天之理也；天之理也者，人之心也。正人之心，体天之理，信乎斯，斯已矣。故以之成己则模范立焉，以之成物则士习淳焉。模范立则师道尊，士习淳则人道兴。师道立，人道兴，则风俗厚，贤才昌，治化理，而天下平矣。故厚风俗，昌贤才，理治化，平天下，在师儒教学之道始矣。"或曰："钱君学于阳明子，盖举进士六年而不仕，以潜养于墓庐。得阳明子之道深矣。阳明子之道，良知也，足以教矣。而又求言于甘泉子者何哉？且甘泉子之道，天理之学也，而又何取焉？"应之者曰："子谓知有二乎哉？子谓天有二乎哉？子谓子之天理有二乎哉？天有二，则理有二；理有二，则知亦有二矣。无所安排之谓良，不由于人之谓天，故知之良者，天理也，孟氏所谓爱敬之心也，知良知之为天理，则焉往而不体？故天体物而不遗，理体天而不二，故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不相用不足以为知。夫良知必用天理，则无空知；天理莫非良知，则无外求。不空知而外求，故曰：人之心也，天之理也，先觉觉后觉之斯道也尽之矣。"今钱子之往也，则将召庠士而问之曰："子今之天，与尧、舜、孔、孟之天同乎？"彼将曰："同。""天之所生，同此人乎？"彼将曰："同。""人之生，同此心乎？"彼将曰："同。""心之生，同此知乎？"彼将曰："同。""所知同此天理乎？"彼将曰："同。""同则将求之乎？"曰："然。""然则，学问、思辨、笃行，则将何求矣？"曰："焉求哉，求自得斯而已矣，求斯心而已矣，求其知而已矣，求体乎天之理而已矣，求复乎天者而已矣。"则将应之曰："子既不能外天，又乌能外乎天之理？又乌能外心？又乌能外心之知？"则将豁然大悟：吾心与天一，吾知与天一，而吾之理与天一。其为物不贰，故曰"配天"。于是苏之士，人人知为师者之所以教，为弟子者之所以学。壬辰八月二十六日。（录自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奉绪山先生书

王艮

先生倡道京师，兴起多士，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非先生乐取诸人以为善，其孰能与于此哉？近有学者问曰：“良知者，性也，即是非之心也。一念之动，或是或非，无不知也。如一念之动，自以为是，而人又以为非者，将从人乎？将从己乎？”予谓良知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自能辨是与非。此处亦好商量，不得放过。夫良知固无不知，然亦有蔽处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而孔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齐王欲毁明堂，而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若非圣贤救正，不几于毁先王之道乎？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多识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观诸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则可见矣。然子贡多学而识之，夫子又以为非者，何也？说者谓子贡不达其简易之本，而徒事其末，是以支离外求而失之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一者，良知之本也，简易之道也；贯者，良知之用也，体用一原也。使其以良知为之主本，而多识前言往行以为畜德，则何多识之病乎？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其间，则孰知其是非而从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简易之道也。充其是非之心，则知不可胜用，而达诸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矣。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呜呼！朱、陆之辨，不明于世也久矣。昔者尧欲治水，四岳荐四凶。尧曰：“静言庸违，方命圮族。”既而用之，果至败绩。四岳不知而荐之，过也。尧知而用之，非仁乎？不能拂四岳之情，舍己之是而从人之非，非至仁者不能与于此也，是以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岳曰：“胤子朱启明。”尧曰：“嚚讼可乎？”是以不得舜为己忧，不特仁乎天下，亦仁于丹朱也。舜即受尧之禅，而又避位于尧之子，使当时之人皆曰：“吾君之子而立之。”不几于失尧仁丹朱之心乎？不特失尧仁丹朱之心，亦失尧仁天下之心也。此是非之又难明也。舜受尧之禅是也，而又不忍逼尧之子于宫中而避之。避之者，逊之也。是故顺乎天而应乎人，皆由己之德也。孔子曰：“尽美又尽善。”是非明矣。故孟子曰：“行一不义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此先师所谓致知焉尽矣。鄙见请正高明其裁示之。（录自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清宣统二年东台袁氏排印本）

寄钱绪山

薛侃

学无巧,慕巧反拙;理无可得,自以为得者失细。自检来二十年,行脚未登途二十年,论议尚未道著一句,惶悚惶悚。脚下人人有路,头上人人有宅,孟子就中点出正路安宅千载。几人寻见,寻见几人;居住不离,措足不差;侃为此惧,思得证明;离索靡由,恐成枯落。吾兄久在熔范,幸为指度。(录自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二,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书院成请钱德宏兄

薛侃

吾师致良知之说,以道言之,尽天下之道矣;以学言之,尽天下之学矣;以事物言之,尽天下之事物矣。何者,人生而性善谓良知也,良知致达之天下也,非达道乎?良知之体无不善,流而后有不善,故学者反之而已。学问、思辨、笃行,皆所以反之也,反之而复其本体,善与物为体者也,万物者也,体不遗者也,非尽天下之学、尽天下之事物乎?问者未察,察而未尽,此学所以未大明也。此学不明,无以推其一体之仁及与人为善之心,吾师之死不目瞑矣。而况吾侪亲承诲育,或苗而未秀,或秀而未实,或得其一而未知其二,闻其端而未究其意者,是可不复聚而讲明之乎?不胥翼维以底于成乎?幸我绪山,侍师日久;微言奥义,具获指授;其爱同志、忧来学之心,与师一也。天真书院成在不远,谨会众,致请执事常居其中,凡我同门志,幼者师焉,长者友焉。如侃虽长而未有闻,亦事师友之间焉。庶几质证有方,聚会有地,以事离去,自请代请者,必端的矣。如是弗断,斯道可一,斯学可明也。吾执事幸毋以年以事多让。《中庸》曰:“诚者非所以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今亦曰:讲学非所以成物而已,所以成己也。谨专人惇请,惟蚤惠临,祷万祷万!(录自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三,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与钱绪山书

薛侃

远隔有疑，无从质请。吾兄尝传师说，间有游念，不妨一语。恐为初学求之太急者而发，与濂溪"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之言相似而实相成。吾辈正欲在静中能定，动上能应，磨煅乃有根脚，若以因人而发之言执为定论，正可与静中纷纷有念，动上冗冗无措者作窠臼耳。医行口去，无人转方救解，杀人多矣。先儒谓"被一言误了十年"，又谓"说得太早"，是处正宜究竟，不可自误，亦恐误人也。何如何如！（录自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三，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又与绪山书

薛侃

世途多顺，名利津通，惟有志有道，类遭阻折，此神天铸造意也。吾侪值此从无声无臭作起生涯，乃是承当得过。若又沾沾事物，屑屑人我，便成孤负。某被痰火迷闷，心气粗浮，余二十年，虽常承规诲，终是自明自蔽。蔽时凡夫无异，明时还是隔窗窥日，舍形顾影，遏胜追怅。吾兄高明强毅，又与吾师同地而生，想能一了百当，先登彼岸。无若下根小知，晚而后悔也。（录自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三，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复钱绪山书

薛侃

承远教，殊用警发。今日正自修其道之弗暇，岂敢遽以明道是图？自尚汶汶，亦讵能昭昭于人耶？然圣人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师亦云："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于人；有分寸之觉，即欲同此分寸之觉于

人。”此一统事，非有前后，非有彼此也。学而非此，则见修者何事，等候者何物，无亦有精粗之判、人己之隔已乎？昭天之道，察民之故。此学也，此心此时也；质鬼神，一民物，通极无外。此学也，此心此时也；了即自了，无待也；障即自障，非外也。汲汲者此也，见其进，不见其止者，此也。日精之而已，舍此无进，舍此别无所用，其汲汲也矣。（录自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三，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奉钱德弘、王汝中

薛侃

公弼兄来，得读讣告词，恻然哽咽之中，有毅然负荷之期，别后新功，于此概见，敬服敬服。师门有赖，斯道之幸也！自学不明，此道离而为文学，画而为谨厚，激昂为气节，驰逞为功能，皆谓自足焉止矣，奚复讲学之为？斯言出，而仁之体亡；仁体亡，此人欲所以横流，禽兽所以逼人，吾师所以睽于时也。夫唐虞之为唐虞，以其能使黎民敏德也；三代之为三代，以其人人为君子也。由今之学无变，今之俗能使黎民敏德否？能使人人君子否？如谓弗能，则学之不讲诚可忧，与人同归之念不可不急矣。吾师上承千圣，下开绝学，正在此念纯切无替，是以斯文渐兴，斯道渐明。而世之爱吾师，知有此事者，谓此为多；不爱吾师，不知此事者，谓此为虚，亦可哀矣。所赖此理在人心，磨劫不泯，都下信向日众，则四方可知，后世可知。吾辈正当任其责，务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庶几以一衍百，以百衍千，以千衍之万亿，则斯道之寄为不孤矣。愿审己相时，虚心体物，以会天下之同，尽此生之为，只干此一事足矣。若人持一见，地各一方，则此学之明不明未可知也。不审诸兄以为何如？（录自薛侃《薛中离先生全书》卷十五，公昌印务局民国四年铅印本）

与钱绪山

罗洪先

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则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离去大远，此心如何？兄见《夜坐诗》中间指先天之病，非谓先天也，谓学也。记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儿若问天根处，亥子中间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谁会求之未发前？"是白沙无心于言也，信口拈来自与道合。白沙虽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达，为之愧愧。然不敢妄言，乃尊兄终身之惠，不敢不敏。病戒多年，复此喋喋，不任惶恐。（录自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与钱绪山

罗洪先

别简数百言，反复于仆之称谓。谓仆以师阳明先生称"后学"，不称"门人"，与童时初志不副。称门人于没后，有双江公故事可据，且谬加称许，以为不辱先生门墙。此皆爱仆太过，特为假借推引，在仆固有不然者。窃意古之称谓，皆据事实，未尝徇其所欲，以著诚也。昔之愿学孔子，莫若孟子，孟子尝曰："吾未得为孔子徒也。"盖叹也。夫得及门，虽互乡童子亦与其进，不得及门，虽孟子不敢自比于三千之后。惟其实，不惟其名，师法者宜如何哉？彼其叹之云者，谓未得亲炙见而知之，以庶几于速肖焉耳。未尝即其愿学而遂自谓为之徒也，此仆所以不敢也。虽然，仆于先生之学，患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门，称谓之门不门，何足轻重？是为仆在愿学，不在及门也。今之称后学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师者，然后书之。如是，则仆之称谓者，实与名应，宜不可易。若双江公与仆两人，一则已获侍坐，一则未纳贽事，体自别，不得引以相例。且使仆尝有不得及门之叹，将日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为激昂之助，未为戚也。惟兄听其言。（录自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与钱绪山

罗洪先

去岁闻以《年谱》事,期今春与廓翁复聚。久之无来耗,远承书问,始知又留天真也。详读《会语》,受益不少,然欲请者亦不少。执事之意,只欲主张良知常发,便于圣贤几多疑聚处,尽与扫除解脱。夫心固常发,亦常不发,二者可倒一边立说否?至谓“未发之中,竟从何处觅”,则立言亦大易矣。夫良知既常发,则彼谓先求未发之中者,亦必不能离发而求之。但以应事,与间坐时分发与否?其言句稍别其心,固不能使其必不发也。在彼只言句不融,在此谓未发无处觅,却是断绝学原矣。虽云发明师说,非执事容易立言。弟则以为于师说亦恐未尽,以言发明,不若以身发明,似为更切。弟往往饶舌,宜为诸兄所弃,然卒不为诸兄所弃,宜弟之饶舌也。若《凝德楼会语》四首,其三段又与前说大不类,却是切实语,参出互见,岂神妙莫测耶?“几”字之论全是,但以“念”字为克念之念,又似不须增一“微”字,《易》之言动却浑然动之微,乃是圣人形容克念处苦心语,执事试味之,不在言说争一字也。承唐公委记佳亭,弟何幸附名其后。近来多病,此等应酬,尽求减省。料廓翁必有高作,弟虽从饶免例矣。勿罪。(录自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九,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赠钱绪山序

罗洪先

绪山钱子在阳明先生之门,号称笃实而能用其力者。自余十六七年来,凡六七见,而钱子之学亦且数变。其始也,有见于为善而去其恶者,以为致良知也。已而曰:“未矣。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吾安得而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后十年,钱子会予于京师,曰:“吾恶夫言之者之淆也。无善而无恶者见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为善者而得之,以为恶者而去之,此吾可能为者也。其不出于此者,非吾所为,亦非吾之所当闻也。”今年相见于青原,则曰:“向吾之言犹二也,非

一也。盖先生尝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动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无不善,吾无动焉而已。彼所谓意者动也,非是之谓动也。吾所谓动,动于动焉者也。吾惟无动,则在我者常一。在我者常一,则吾之力易易矣。”始吾于钱子之言以为是何其不一也,至于颜子之喟然而后释。然于钱子,盖惟恐其过执,未见其数变之过矣。虽然,使钱子而无意于颜子,则已如必以卓尔为至,又安知今之所谓无动者不数变于也哉?夫明敏者,以勤用其力为难;而笃实者,以知所用力为难。故精而一者,众人言之,而非众人之所能尽知也。虽然,谓之良知,而又有所难知也哉?求足于知,而不取必于言之然与不然,是吾告王子者,亦所以为钱子也。钱子如曰:“吾昔也而言知,皆其有所因者也,今而后知吾之于知也,犹二也,非一也。”则钱子用力,庶几竭才矣乎!(录自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九,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与钱绪山论《年谱》

罗洪先

兄下岭过玉之期,友人皆能道之,淹留三四月,便了数十年欠事,回思向来悠悠,谁之咎欤?可贺可喜!但区区一无所知,徒以愚直不隐,吾兄委以笔削之权,窃念知旧雕丧,日月不待,而徐生远来,强以相迫,而前此有请,已劳俯从,柏泉公又急入梓,势不可缓。大约先生平生可法者多,亦容易下笔,不烦装缀。遂以暇日奉命,尚俟再订耳。

昔象山先生学术,因朱门相轧,其《年谱》不满人意,每见友人于门生推尊处,辄有厌心。故区区于执事铺序处,不复留一字,只平平说去,令人自看,彼自有题评也。《年谱》大意,欲明先生学术与事业之详,故必根究的实,不敢稍加文饰,以取罪过。盖先生学问已明,待人自入,安能为人汲汲促之始知哉?只描写用工,节次不失针线,将来自有具眼人,此万世事,非一人之私也。荆川有言:“万世人眼毒,瞒得谁过?”真知言哉!

双江公在闽闻讣,为位哭称“门生”,皆亲与区区言。若此苏州事,想是书石登

刻第二次事，幸勿执。国裳非不知其曾称门生与谷平师同，是时先生为提督，二公皆属下，属下称门生固宜。其后国裳不称门生，自其后来实情与谷平师同。反覆《集》中，有市舶时《辞谢阳明公不赴召》一书，《代府县学送公帐词》三首，皆未称师。其诗中有《送王阳明都宪之京次邹会元韵》，题不称师甚明。彼不欲师而吾强之师，何也？善山友人有曰："以先生之学，何患无门生，何必国裳？"其见稍大，请思之。先生未尝一日离门生，故前后书"门人集"一句可省。奏议大长，且有成书，故须简截，以便版帙。

前后先生事实与前忘书者，今更补入；或又更词，未曾请问，必亮不疑。初见《年谱》云"庚辰正月在赣，九月始返南昌"，非巡抚所宜，心疑之，意必有据，不敢擅动。及查开先石刻与各诗，始知正月在舡，二月至省，六月如赣，至吉安，书青原碑，遂为改正。当时龙北山光曾约来言擒濠始末，未及践言而卒。昨念之，入其言与不肖身所亲闻者，凡六十余条，诗十八首，以告来世。《年谱》贵传事实，如杀九十三人，略不见奏议中，盖行事与告君各有体段，尽从奏议，翻作诳矣。当用词语转干，使人易见其情乃佳。

先生事业，莫微妙于破三浰，莫危于擒宸濠，故委曲描写，以动人之思；其学问，莫要于致良知，故质直叙述，以俟人之悟。天泉桥上与龙溪兄分辨学术，当时在洛村兄所闻亦如此，与龙溪兄《续传习录》所载不悖，此万世大关键，故一字不敢改移。养正赣州所语，已别作叙述一段，后诸友云：莫若用不肖旧记一段，方见五十年前实事，出于无意，遂自截入，更无自嫌。

先生门人甚多，多不载名，如吉水不下十余人。今见录中者必可传，一概漫写，似觉大滥。如裘鲁江原未纳拜，不必强入。再查乙亥正月《自陈疏》，本属己亥考察，故随例进，已不应有他言。《年谱》中所载，乃纳忠于武庙者，与题既不类，比查先生文集，奏疏内绝无此疏，意者当时拟而未上欤？以无稿可据，而乙亥又自有《自陈疏》，遂尽除之。若有所遗，他日增入集中可也。（录自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复钱绪山放心说书

万表

绪山子示我以求放心之说，既闻教矣，愿有以复之。夫仁，人心也，心则仁之体也，由是而达之正路也，即元而亨也，四德本一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已矣者尽之也，谓求放心之外，无复有由义之功也。今子曰："求之未放之心，使不驰于物。"无乃有以制之乎？明明德者明之也，慎独诚意者勿欺之也，尊德性尊之也，尽其心者尽之也，存其心者所以事之，只奉承而不违也。孔子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盖心之体本如是也，然虽曰出入，而实无出入；虽曰操存舍亡，而实无存亡也。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者，盖欲因其已放之心而求之，使得其体也。故曰求而不曰收，求则寻求义也。苟求得其体，则千绪万端昔之纷驰而放之者，悉皆得之，无复遗也，则无放与不放也。[①]不得其体，虽时存之，犹放也。以心制心，是二之也。行其所是而去其所非，是取舍之心未忘，乃知识也，[②]非不识不知也，非感而遂通也，非乍见孺子入井一时怵惕者也，亦二之也。子谓"性不可离，又恶得而放"？则得之矣。而又云"驰乎物"者，又谁驰也？敢以是质之。（录自万表《玩鹿亭稿》卷四，明万历万邦孚刻本）

【校】

①此条王畿《鹿园万公行状》(《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记为："苟求得其体，则千条万绪纷然而施者，皆此体之呈现，则无放与不放也。"

②此条原文作"其取舍之心乃知识也"，据王畿《鹿园万公行状》改。

读钱绪山《叙思乐》书

万表

读绪山子《叙思乐》之什，文则美矣，然于言乐，若有未尽，敢述所疑。叙曰："乐者心之体也，学者所以复其体也，不学则私胜欲流而戚戚然忧也。"又曰："君子之学以全其乐也，其不容不学以远忧也。"夫乐固心之体，而喜怒哀乐四者皆乐

也。子以行歌泮堤油油然之乐为乐，以为复心之体也，则喜怒哀乐之时为非心体乎？若然，则是心体为有间断也。喜怒忧患，圣人所不能无，子谓圣人非乐乎？孔子谓颜子不迁怒，非无怒也。盖心之体即太虚也，喜怒哀乐，心之用也。譬之太虚，则雷霆风雨，开合往来，无非太虚景像，子独以晴霁者为太虚乎？是故君子求得其体而已矣。喜怒哀乐，随感而见，所谓左右逢源，则独处逢渠者也，又何疑乎？惟其喜怒哀乐之一体也，故曰常乐，故于富贵，于贫贱，于夷狄患难，但据目前随所显见，无非一体之流行，而此体未尝或昧，此之谓无入而不自得也。然非穷理、尽性、至命，何足以知之？是以君子贵穷理也。子盍曰“二三子今日行歌之乐于拂逆忧恼之时”？其怀抱景像殊异，究竟其体，是果同乎异乎？其中或有一负性命者，不作文字见解便能闻言，即疑寝食弗措，唯然策发，亲到孔颜乐处，其为乐也至矣。若只以行歌泮堤油油然之乐以为真乐，不复会其本体，则乐亦是苦耳。近来狂夫之言，更觉狂甚，惟吾子择之。（录自万表《玩鹿亭稿》卷四，明万历万邦孚刻本）

答钱绪山

万表

云舟来领教，甚慰。弟居淮役役，所谓倚毗属望者，全未全未。而今觉得政事，著些心不得，转为所累，只随事处事，稍觉省力也。寻常心中，顺逆得失，冷冷热热，往往来来，此理之常，亦稍识破，亦无可去取者耳。吾兄何以教之？读尊翁《云夜吟集》，句句皆从胸中流出，非词章之学所能窥识。容赘数语，另当寄上；《俚说》一章，附请教。今年全运幸俱，过淮，七月半边，当议北上矣。（录自万表《玩鹿亭稿》卷四，明万历万邦孚刻本）

简钱绪山、王龙溪

邹守益

养病之疏，多荷维持，足见知己之爱。然延望俞旨，尚未得报，岂当事者犹有所迟疑耶？纯甫、思孝兄，素号相知。相知之道，贵在知心。若必欲强其力之所不逮而自以为爱惜之，譬诸病马强以驾车，马病日增，车且将仆，岂所以爱之也？盍若放之幽闲，使完其精力，徐收而鞭策之乎？谈间更望赞成之。敝邑虚粮之害，甚于焚溺，赖当道以丈量振之，庶曰有更生之望。故内重、宜克、子懋、仲瞻诸友，及同志四十余人，共任其功，数月之间，渐已就绪矣。然以危双江之虚己从害，诸友之协心秉公，而任事之际，尚有参差不齐。此见学问之功，真无穷已，一有意必，则病痛立见。古人所以历试诸艰者，正为见诸行事乃见实学。吾兄驱使仕途，谙练当日精，其何以教之？汝重、一舒归，备言致斋先生力任斯文，以倡雅会，声应气求，和者日众，又得子仁诸同志拔茅以进，吾道其将兴乎！更望诸君子互相砥砺，修之于家而行之于天子之庭，使真儒之效，式光于师训。草野之至嘱也！（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五，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简王龙溪、钱绪山二公

陈九川

不肖离索日久，罪恶滋深，祸延先君先妣，旁及兄弟，去春相继弃背，人间所无之变，一时交集，孱躯崩裂，命如悬发，敬保余息，图终大事，奄逾小祥，未能就绪，二三同志痛其哀苦，或时慰临之，因惠警策，使无颠坠，为先人羞，乞铭甘泉，期兹岁暮，襄事夙夜，哀念如无所归，高明万里，其何以教恤之。

先师发明良知之学，救人心于将死。二先生久炙晚年，道谊精确，执丧筑场之义，风驱海内，若传衣法而受顾命者，同志取衷焉。甚恨阻终久，未能商略疑贰。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见本体流行之自然，则虽饬身励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欲惩忿为下乘，迁善改过为妄萌，使勤学之士、骤窥影响者，皆欲言下了当，自

立无过之境。乃徒安其偏质，便其故习，而自以为率性从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紧切知是知非。所借以明而诚之者，反蔑视不足轻重，而遂非长过，荡然忘返，犹惊然自是，横于胸臆，为拒善之藩篱。则其流弊，又岂但如旧时窠臼沉沦于文章器数之末者哉？此不肖之所深忧也。夫子载晦蚀之学，方赖圣哲，初使昭明，方期大行于天下，而顾又有可忧，如前所云者，不肖辈安能逭其罪邪？非仰赖二三君子，精确指授，因人异施，预救其弊，则将安所诿乎哀中？书不尽意，惟会照之不次。（录自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清抄本）

寄钱绪山书

陈九川

久不奉教，驰念何如？子弼还知，候命主会，波石已彻皋比。昨得东廓书，知已补北，慰幸慰幸！仆山栖无进，远负良朋，虽自信此心，范围天地，发育万物，日用言动，与鸢飞鱼跃，云行雨施，同一化机，然气习未融，行不掩见，惟一切应酬，不敢加意，悉任其真，虽逾矩尚多，若流恣意，然与曩时内照强制之病，轻矣！高明又何以砭救之？比来觉得戒惧兢惕工夫，即是天机不息之诚，非因此为入道复性之功也。向闻先师有工夫即本体之说，未之深信，今始解悟，非握天机，终不可语圣功也。累行制心，可以为贤矣。非此之悟，终落第二义，不知高明以鄙见为何如也。夫吾心本与天地同体，而本能戒惧兢惕，吾何为哉？顺帝之则而已矣。山栖得此，真可以与鹿豕同游，而况有同志同类相与笑谈论议，真不知老之将至也。龙溪闻复以旧官南，得久与南野聚乐，而东廓、荆川、少湖、念庵诸君，又比得以戛磨钉证，以合于精一，先师之道其必大明于天下矣。匡庐云水，何时大集，以毕此愿，不尽。（录自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清抄本）

简钱绪山刑曹

陈九川

昔公逮诏狱，闻严旨，人皆危之。川窃谓斯文之未丧，知天以是熟公之仁也。僻地深栖，久不得消息，良系远怀。除岁董兆时归，得奉手教，知归侍久矣，欣慰无量。所谓慨然有得于初心，知公之增益，乃果如此。所谓习根未出，意见缠缚，其殆中川之膏肓耶！川往岁之变，亦缘骄盈意必之私，足以召灾基祸。平生未尝动心于患难，然而无进步处，正以其不知精察其过耳。乃今始得悔悟而洗濯之，岂其善根不灭，亦非天之所弃者欤？平时无洗心之功，故于不善之萌，每觉于意念流注之后，而始思正之，故犯手费力，迄无成功。始觉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非本体清明不能也。然未尝不知，即不复行不难矣。“未尝”二字，太然不易，此处非但争迟早，最有欲请质者，非纸笔所能尽也。先师中年所论致知格物，正是致曲工夫，于学者极有力。于南元善书中指点本体，尤煞明白，若有直悟本体，便自清明，照破诸妄，永不能起而为祟，即自直炳忿先，便得天地之心矣。窃不自揆，以为必从事于此，乃不失先师命脉，而皆未能也，仁者其何以辅策之？病足不能出门庭，愈当即入匡庐，为诸君先驱，以俟终教。力疾布此，不尽欲言。（录自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清抄本）

答钱绪山

聂豹

承谕云：“学问得悟本旨，言语笔札不相涉，特为学者设法入门，下手终当有实地可据。故老师诚意之旨所以终年哓哓也。”公之意，将无谓致虚守寂以养乎未发之中云云，非初学可骤语，只说诚意方有实地可据乎？注云：“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是入门下手，全在“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使好好色、恶恶臭亦须力之实用，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是也。世

顾有见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真者乎？有闻恶臭而不恶,而恶之不真者乎？绝无一毫人力,动以天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又曰:“诚无为。”又曰:“诚无事。”又曰:“诚者自然而然,稍涉人为,便是作好作恶,一有所作,便属自欺,其去自慊远矣。”故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盖言诚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满吾虚灵本体之量,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谓先天之体,未发之中。故自此而发者,感而遂通,一毫人力与不得,一毫人力不与,是意而无意也。”今不养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恶根,而求恶臭之恶。好谓苟且徇外而为人也,而可谓之诚乎？盖意者心之发,亦心之障也。慈湖深病“诚意”二字,谓非孔门传授本旨,而以不起意为宗,是但知意为心之障雾,而不知诚为意之丹头也。点铁成金,来无所起,过而不留,惟诚者能之。盖意者随感出见,因应变迁,万起万灭,其端无穷。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乎慊,是使初学之士终身不复见定静安虑景界,劳而无功,只自疲以速化耳。不知当时先师之意果如文公之注乎？抑别有说耶？尝观平旦之好恶,孩提之爱敬,是即好好色、恶恶臭之真体,未尝实用其力,而用无不实;未尝禁止其自欺,而自无欺之可禁。穷其源委,间不容发。故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愿公有以教之。(录自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九,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寄钱绪山

欧阳德

近得与龙溪兄聚处,尽觉旧习之非。此心未到精莹澄彻,种种识鉴运用总是自私,用智总是浮饰。始信静专动直,静翕动辟,心体本是如此,未能充实,必无光辉,分毫假借不得。自今勉力,傥有进步处,幸吾兄惠教之。(录自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答钱绪山

欧阳德

先师格物之学，真是如古人，切磋琢磨，瑟僩赫喧，精粗表里，密切周遍，然皆良知本来如此，未尝于良知上增添得些。海内同志如兄与龙溪数公，直是如此用功。近来朋友却是看得忽易。某尝谓："舜格事亲一物，千变万化，夔夔斋栗，以终其身。若圣人能忽易得，即是罔念作狂矣，如何如何！未缘亲就，企望教音，彼中同志会聚，幸道此，少见区区受耶之情。（录自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与钱洪甫书二首

黄绾

一

别去岂胜驰念。《阳明先生文集》必如此编辑，使学者观之如入丛山，入探渊海，乃见元气之生；群材众类，异物奇品，靡所不有，庶足以尽平生学问之大全。随其所好而择之，皆足以启其机而克其量，斯不为至善至妙者乎！

二

价来辱教，深荷道谊至爱。所论讲学一事，仆谓必于有讲固非，必于不讲亦非，但当随其分量浅深，因其语默之宜，有以投之，则无不得。但恨仆学力未足及此，故见其哓哓也。得教警发多矣，尚期策励，以图后功。所命从皂事自能留意。九峰、鹤山未及会见，相见能一一。价索归速，率此不悉。（录自黄绾《石龙集》卷三十，明嘉靖年间刻本）

又答钱绪山书

刘斯原

吴悟斋《又答钱绪山书》云:"《集》中云'离物不可以言性',曰'心不离乎人情',如曰'合内外、通物我而一之'。曰'物',曰'人情非物而何',曰'不离';曰'合',曰'通而一之,非格而何',却不以此语训'格物'。又曰:'物者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从无声无臭中著见出来,格物者,顺其帝则之常,不使一毫私意间隔于其中也。若无私意,不待格而自无不格;若有私意,格其不正以归于正。'则斯语又觉缠绕矣。帝则即物则,即天则,乃吾之良知因物而起,真感真应,不可增减之则也。以人治人,其则不远,絜矩不逾矩,顺此则而已矣。则不在物,亦不在我;亦在于物,亦在于我。何者? 无物不起知,无知不应物。'在格物'云者,正不离物,不离人情之谓也。'格'之云者,正顺其帝则之常,乃吾之良知一念之微,从无声无臭中著见于事物者也。良知在我,随物之来而顺以应之,即此顺应,便是天则,此之谓'格'。《集》又舍此而曰'物',乃良知之著见。格乃格其不正之私意,则既言诚意,又言格物,头上安头,窃恐夫子不如是之赘词也。则未知翁所谓'物',所谓'人情'者,复何所指? 而所谓'合'、所谓'通'者,补凑何处? 程伯子曰:'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圣人岂不应于物哉? 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 此数语,犯今日讲学之病。"(录自刘斯原《大学古今本通考》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1册)

与绪山钱洪甫二首(时寓天真)

孙应奎

一

白首相亲,获领教益,不枉四十余年同门之义。但通格无二,则犹未能,须实地争自濯磨,不患不融化,但年不待矣。恐溘然无及是,则可忧也。仆明发渡矣,回首门墙,徒瞻云岳,殊怅。昨谕厕名《文成全集》,请已之。

二

示刻《文成全书》,增入贱名,厕诸同事之末,此与进盛心,甚知感激。但披阅叙次,一未效劳,冒有事之荣,窃无功之誉,内以欺己,外以欺人,求之吾心,殊不能自安也。况口耳师传,未能孚于有众,只足以为同事之辱而已。幸勿滥入,谨辞。(录自孙应奎《燕诒录》卷五,明万历间刻本)

寄钱绪山

钱薇

别后两得兄教,仰感道爱,正如得佳味,不忍自甘,推一脔于相知,非心期磨砺者,能若此乎?

自愧不能知味,何以仰答来贶。水西、君山二序,皆因病设方,足占玄心变化。独何吉阳一书,未能无疑,敢请质焉。始言"静坐工夫,已见得仁体矣";后却言"原静坐中来,一涉多事,便觉纷乱"。夫圣贤言静,如静而后能定。周子曰"主静",此静字非对动而言,故曰"无欲故静"。程子又谓"动亦定,静亦定,如此方见得仁体",仁体合动静而俱定者也。既见仁体,动复纷乱,则是仁体犹未见也。天体惟仁,故一阳来复,自春而夏而秋冬,确然不犯纷乱。心体惟仁,故随其所念,自静而动,而始终一以贯之,亦不犯纷乱。下学工夫,可言静坐,到得力后,触处皆仁,贯动静,无纷乱矣。千军万马与暗室屋漏同,勿忘勿助与鸢飞鱼跃同。不知吾兄以为然否?弟闲居一室,每仰兄与龙溪拳拳引进同辈,诚万物一体、休戚相关之心也。又能脱身烟霞山水之间,超然远览,如弟真匏瓜耳。诚者,非自成己,以成物也。诚者,万物一原,人己皆成,独能成己,知诚之半也。知诚之半,谓之不知诚亦可。是故人己皆成,乃吾心真实之意所流通,此知兄所处者是而某不逮也。然受禀有不同。某闭户寂处,则时有开悟,稍涉世,便逐于应迹,岂能静不能动耶?然动有心动,有身动,身不动而心可动,亦或不碍于静也,幸教之。欧阳南野向南都,曾领教,不知其过西水,失于趋唁,彼邑司训先生,往当致书为候。(录自钱薇《承启堂稿》卷十五,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复钱绪山

钱薇

春正十七日抵杭，即扣尊寓，觅踪迹，谓尚在会稽山水间，弄丸窝中，渡江未期也。乃与江槲翁、虚岩丈冒雪访梅，问梅从何处来，梅但嫣然而笑。乃披蓑登两高峰，问峰混沌以前，峰凝然不动。遂借榻法相、虎跑之间，澄心默坐，然后知天地以无始为始。彼梅者，天地中之生机；峰者，天地间之静镇，皆一物耳。天地托此以示生生无已者也。人心生生即天地矣，故吾有愧于梅与峰，彼不答者，所以教我也。兄乃遣僧招我，不答于彼而见与于兄，甚幸甚幸！极思一面，但是月方到家，治一榻，甚幽寂；用其目于无视，用其耳于无听，用其心于无知识；游天地中而不知天为高，地为下，物非物，我非我，统为一家；天用以覆，地用以载，物用以役，是故无物无我，上天下地，往古来今，皆浑成一我矣。我方有一我之乐，而未能赴兄用我之乐，安得与兄一笑于梅花峰石之间，而谈天地之真玄也？（录自钱薇《承启堂稿》卷十六，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致钱绪山先生

蔡汝楠

自石屋山房侍教，别忽数年。不肖罹大痛，自江藩归，亦日届禅除矣。抱痛忍死山中，块然交游出处，一切事情茫茫俱如隔世，有于苫次语及海事者，亦如武陵人坐迷何代。令亲偶至，道及动定。为唐贞山致新刻《文录》，开缄读首题数语，旷然如揭云雾而睹朗日，岂忧中晦冥沉痼之余，五内得混沌一番，重见天开地辟，令人踊跃至是耶？天真助圆，期在兹辰，但与祥日尚隔两旬。恋恋荒垄，须以来月为期，得抠衣承请尔。龙溪兄在水西否？倘得同来月之会，是至愿也。（录自蔡汝楠《自知堂集》卷十八，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答钱绪山

夏浚

承示怀玉书院疏引,具见兹山之胜,旷奥悉备。有如从江上望九华,又如入天台探桃源也。夫兹山之胜,得先哲表揭,人皆知其奇矣!至若藏奇不露,必俟观者心目所到,乃自得之,所谓抱璞守拙,不轻示人。则兹山之秘,为造物所私,不轻泄者,至是尽泄之矣!岂非兹山之显晦有时,而此学之绝续有待邪?夫自有书院以来,中间兴废凡几,而恢复规模未有盛于今日者。然而事重谋始,礼宜遵制,若更塑先师像,犹鄙心所疑。使惟立朱陆二贤主,则比于瞽宗之义尤切。所谓其有国,故则释奠无合者,是已高明以为何如。吾丈与巾石先生共应当道之聘来主教事,深为吾党得师之庆。会见讲明此学归于大同,有光鹅湖之会,直沂洙泗之源,岂非天壤间一大快事哉?承召约会,第未知巾石兄蚤晚入山。不肖当约一二同志,撰履以从。又按志在宋学士杨仪实生于玉山,盖亿祖文逸为伪唐玉山令。亿将生,一道士袖敕来谒,自称怀玉山人。忽失所在,俄而亿生书院,则后人因而志之耳。又来教引晦翁与东莱书,有曰:“吾悔不得自鹅湖遂入怀玉,深山静坐数月,损约收敛。”又曰:“恐于密切处,不得如外事之易谢绝也。以为先儒图会之切,自省之密,有如此者,极是恳恻。愚意晦翁此言,已觉鹅湖辨论太多,直欲近里着,已然犹同于横渠定性未能不动之虑。若论太公顺应直体无欲为作圣要诀,则内外两忘,动静皆定,斯澄然无事矣。尚何外诱之足虑哉?”吾党欲求此学大同,殆宜从事于此,亟欲求正有道,姑此发端。(录自夏浚《月川类草》卷十,《会稽夏氏宗谱》清活字本)

简钱绪山

夏浚

怀玉之会,虽不尽所怀,然而不屑于公,乡往日久,固有倾盖。若平生信宿,而久要不忘者矣。白龙联舟数语,夜分别去,真觉公从天上来,犹带烟霞气也。日来

道体何如？初至城中，不免将迎之扰。惟慎眠食，调摄真气，自当勿药。《阳明先生事略录》似请教，辟之传神。公所述《年谱》，必得其真。兹所编撰，特表其立朝与经世大节用见，真儒实学，非偶然也。惟公一览教之，幸甚！钟子汝材所请，冗中未及执笔，姑俟再寄耳。余惟宝爱，以栋斯文。（录自夏浚《月川类草》卷十，《会稽夏氏宗谱》清活字本）

简钱绪山

夏浚

贤郎至，获奉教札。第奖借太过，非所敢当。且承道体康豫，深慰仰怀。见示《归越录纪事》，敷义考终，志感足备他日史氏之采，且令鄙人题引其端，而愧非其人也。然以平生私淑之志，窃愿附名其间，亦因以取正有道焉耳。倘不弃管蒯，幸特加郢正，无为此编之累，如无可采，以覆酱瓿。昨得董生书，谓与水洲先生同载而西，亦奇事也。又闻泉师将有武夷之游，或得南浦倾盖之晤。则公之斯行，所得益多矣。第此时闽中，方有倭患，不识得以从容临观否？风闻巾石兄已往侯，不肖当瞻望青牛入关，撰屦就谒也。时守巡当路皆按郡，想亦以邻警之故，福城受困已久，浙中援兵且至，当此危急，其患未可言也。吉阳公倘来游怀玉，宜俟秋凉，请乘间言之，何如？还棹在何时？便风附问暑中，惟倍万宝啬，以副吾党之望。（录自夏浚《月川类草》卷十，《会稽夏氏宗谱》清活字本）

简钱绪山

夏浚

盛价至，只领章江六月廿一日书，殊慰。第奖借过情，悚息悚息！承道体康胜，赴会青原，良朋久要，旧学重订，信宿未了，计反怀玉在中秋后也。闻泉翁老师有武夷之约，彼中方有兵事，想不果往。目下粤中归师，大为道路之患，杀掠无忌，莫

敢谁何,此将来隐忧也。奈何奈何!不肖谬辱二公不鄙,以院志相托,殊非所长,虽勉强载笔,不免代大匠斫也。惭惧惭惧!属稿初成,尚俟就正,乃可入梓。山川志略如初稿,沿革志始未概具,惟是崇正堂实当庙前难设,讲席请更名致斋所,亦可具服制所宜有也。祀典志中有商量,如初拟建宗儒、思贤二祠。今朱陆袝食,诸贤止宜总为崇德一祠便名宦,取其有功于兹山者,更名报功祠,亦以别于常制云。院牒志公移书疏,略为概括八编,学宪戒规附之。院田志惟怀玉田赋租入原额总撒得其详。东岳、博山所入,惟有租数,田赋额数皆未备。盖案牍尚未吊回故也。经籍志原具见,在者无几,俟考所从来入之。教规志先以濂溪明道语,次以晦庵象山语,又次以阳明甘泉二师语,用示学的。二公训规、会语请附于后。文翰凡例,取其有关山院者,若作于书院。而有关名教者附焉,统唯裁定,纪载之文易简,堂记承命撰次求正,有若明德堂记及兴复怀玉书院记及院志前、后序,当属之二公,或请之当路,乃可成编。惟图之董生,用时辈来迓,附上志稿,万惟赐教笔削。幸甚!(录自夏浚《月川类草》卷十,《会稽夏氏宗谱》清活字本)

与钱绪山先生

王宗沐

赵学博金上舍至辄拜手书,引掖拳拳,何胜瞻溯!去冬之别,一岁于兹。自敝道郊园之聚,诸生中勃勃而起者实繁,而竟以敝人力薄不能究结,安得道驾再纡洪都,施法雨溉此枯渴也。故乡一脉,今惟执事是任。天真再造,岂非吾道之会,继此振遗响以续先功!恐当为久住之计,使后生皆识所归,则庶几有成绩尔。東廓、念庵诸公,每会未尝不及,雅度惟深悬耿,令弟近亦闻计九月终可得面。《传习录》就梓已完,讹误未别,尚须役便。徐生特遣送阳明先生像去,谨此附问,驽身未鞭,进退寸尺,成物切励,本公素旨,幸有以教之。(录自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十,明万历元年刻本)

狱中诗集序

杨爵

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狱，既而绪山钱子、白楼赵子皆以负罪同系于狱，如楚囚之相对也。二子者，叹旧业之易荒，不以蒙难为意，时时读《易》。余以圜墙之中而得赏，奇析疑之乐，因与二子取六经三史、诸子百家，数相论难，情兴感触，发为诗歌，古风近体，各有所得。岁月既久，总成一帙，录藏巾笥，意不在诗与文，而在无忘今日患难相与之心也。故吾三人每相聚语，未尝不叹相遇之奇而幸其相处之益也。古者大圣贤之心学，渊源相与，神交默会，故有诞先登岸，不假于困穷郁抑而后成。然以动心忍性，熟其所存，精其所履，而优入于神化之境者，自上智而下恒多有之。吾观钱、赵二子，景希先哲，探讨幽秘，亹亹不厌，他日行所学以福斯世，而成可久可大之事业，其与涵养家塾而措诸廊庙者，何异耶？顾予庸疏多罪，劣于振拔，幸得窃其影响，补愆省咎，而仅比于折肱知医之万一焉。夫以多凶多惧之区，而为进修之地者，亦在乎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时嘉靖壬寅秋七月既望，爵书于狱中。（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越世家疑辩序》跋

夏浚

月川子曰：余读绪山子《吴越世家疑辩序》，盖信其为千古公案，非一家之私言也。夫前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若不思盖前人之愆，而惟务掩过，是诬之也，非孝子慈孙之心也，仁且智者弗为也。绪山子念先德之不暴于天下后世，故思从而表之。表之诚是也，不可得而私也。征诸吴越之人心，则民到于今不忘；质诸先正之公论，则君子无弗与者，顾独于欧阳史文不能无疑焉。然而据其论定之说，有若《有美堂记》，其归德云云，则亦无弗与者，谓后世之史类不能阙文传疑者，非邪？况天道福善祸淫之常，久之无弗定者。使钱氏之德，或厌于天，则其享国之久，世泽之长，天之报应如此哉！余故特征诸天命，俾读者以是先之。嘉

靖庚申春三月，月川子夏浚书于怀玉易简堂。（录自马荩臣《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卷末，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绪山讲院教语

邹守益

学圣之要，以求仁责诸躬，以辅仁望诸友。能仁其身，则明物察伦，德修道凝，发育峻极，与天地同流，反是则无。无恻隐羞恶，不可列于人道。学者审于界限之严，故慎于独知，顾諟明命，不敢以须臾离天则。而亲师取友，离经辨志；亲直谅，远淫比；凡衣冠之不正，服饰之不衷，父子君臣之不尽分，辞受仕止之不中节，皆朋友之责也。是以相观而善，以劝德业，以规过失；是之谓文会而辅仁。若只以工词说，广闻见，析异同，是外驰以徼誉也，于辅仁悬矣。巾石吕子、绪山钱子，膺当道聘主怀玉之教事，诸生悦其教，惕然有省也。德兴王生守胜、嘉会、良臣，程生一麟、一龙、尚仁，祝生眉寿，相与筑舍于文麓之阳，以肃众志。二师咸有训词。予因所习，以助切磋。（录自锡德修，石景芬等纂《饶州府志》卷二十八《艺文三·杂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①

【校】

①据《饶州府志》卷七《学校志·书院》载："绪山书院，明嘉靖戊午，王守胜、祝眉寿等构屋于十五都，文川都御史吉阳何公扁以'文麓精舍'；辛酉，御史浮峰张公更名'绪山'；万历乙未，祝惟敬等改建十七都。"

瑞云楼遗址记

罗洪先

瑞云楼在余姚龙山北麓，本莫氏居，尚书海日王公微时寓焉。而夫人郑有身，既逾期，母岑太夫人梦绯袍玉带贵人乘五色云，抱儿授之，惊觉，啼声在耳，果得

儿，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也。于是以“云”为名，呼其名，辄不应，亦不复言，如是者五年。一日道士入庭，指儿谓家人曰：“天机慎勿泄也。”比出门，忽不见，亟易名，儿始能言，是为阳明先生。先生既贵，乡人号楼曰“瑞云”。其后钱心渔翁僦居之。弘治丙辰，绪山钱子生。钱子登进士，而莫氏以居来售，于是楼入于钱。嘉靖丙辰，钱子索予大书“瑞云楼遗址”五字，垂之后记曰：山川出云，有开必先，言气几也，吾于瑞云何疑。虽然，云故无体，自无出有，而变化形雨泽降。故言天下之至变者，莫如云，而庇万物者，亦莫如云。予未及登先生门。闻先生少时负性不羁，驰骋出没于百家众技，靡所不入，其后刊落支离，一以良知为主，真有以接濂、洛不传之绪而昌大之。天下之人闻其说，如卿云承日，光景焜郁，有目之所共见而乐就之；视其少时，不知凡几消蚀而更易也。先生功业伟矣。乃其晚年，日益不足，以为躬行，犹若未尽，顾昔所为，又皆太虚之浮云，而于人之讥讪摧折倾轧汗蔑者，又如晦明交代乎！吾前倏为白衣，倏为苍狗，而吾漠然，无可动心。呜呼！此岂一时之瑞，其千载不数见者哉！钱子事先生最久，在朝之日无多，有自我西郊之象，然所至朋从，云集雾滃，未尝不以良知之说相传，其瑞一时耶？千载耶？是在钱子。十余年来，予与钱子止一再见。慨踪迹之难并，壮衷之易逝，犹夫云之聚散，不可得而常也。而钱子之年，又已加于先生。使先生如钱子之年，其日益不足者，当复何似？钱子不为瑞云，得乎？楼入钱氏，今已改筑。书遗址，盖纪实云。（录自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三，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钱绪山先生要语序

刘宗周

予读《天泉证道记》，知王、钱二先生并传阳明子之教法也。子尝有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先生推明之，为“四无”之说，而钱先生则谓是师门教人定本，不可易。遂举以质阳明子。曰：“汝中所言，可接上根人；德洪所言，可接下根人。”世传王门教法，有此两端。予尝虚心讽咏，间果无师门定本之言，一有一无，语语执著，不免王先生驳正，固也。

故子亦不觉讶然自失，至许为颜子、明道所不敢言，钱先生当于何处作解？而予以为，此非子之言，而王先生之言也。子所雅言，"良知"而已矣。又曰"良知即天理"，为其有善而无恶故也。知是有善无恶之知，则物即是有善无恶之物，意即是有善无恶之意，而心之为有善无恶，又何疑乎？古之言道者，至"至善"一语，天机发泄已尽，过此以往，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也。即言及"无"字，已成剩语，云何得有上根法？吾闻乾竺氏之言曰："不思善，不思恶，时见本来面目。"王先生"四无"之说，意本诸此，此真颜子、明道所不敢言。甚矣！其敢言之也。王先生方诩诩语下，以为与己，遂笔之于书，以艳来祀，无乃与"良知"之旨愈相谬刺乎！予故曰："此非子之言，而王先生之言也。"即钱先生，固尝有《论学书》数十卷，大抵不离"良知"者近是。予独喜其言良知不作有无善恶诠解，堕学人执见，尤为善发师蕴，乃知当日定本之言，殆亦一时之权论，而未可遽以概先生也。先生尝谓王先生曰："凡为愚夫愚妇立法者，皆圣人之言也。为圣人阐道妙、发性真者，皆贤人之言也。"此可为天泉断案。先生有裔孙集生氏，颇能读先生遗书，犹念先生之教不尽行于后世也，因出旧编，请政于予。予后进识浅，愧未窥先生万一，而友人王金如遂取先生之书，摘其粹者若干条，为《要语》示予。予曰："何俭乎？"曰："先生之书，虽不尽于是，而教法则已备是。子不云乎：'德洪接下根。'殆为吾侪而设。"予曰："有是乎！有是乎！其下也，乃所以为上也。故曰：'下学而上达。'"夫不离愚夫愚妇而直证道真，彻上下而一之者，其惟"良知"二字乎！呜呼！此真钱先生之言而子之言也。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教者，必自先生始。乃根器如金如，而独有取于先生之言，亦可为善学也已。（录自刘宗周《刘子全书及遗编》卷二十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次绪山韵五首

杨爵

闲楂一旦会消融，骤雨惊风过太空。隐显从心无上下，险夷信步有西东。感来定拟初张弩，应罢还如未叩钟。浩浩霄壤多少事，真机都在卷舒中。

双鹳飞来圜树梢，看他春到便衔巢。显庭常若俨宾际，幽世必须借白茅。心果合天真浩浩，狂非作圣但嘐嘐。会教身世全无我，方寸才能免物交。

莫道幽居心可欺，格思便有鬼神知。还看处处玉吾地，敢不时时慎所为。要走长途须健步，能除深病是真医。谁言岸远难先到，只在人心一转移。

眼底纷纷变态多，谁怜世道日颓波？百年事业真难措，半隙光阴亦易过。川上月临悬细饵，墙头雨倒整烟蓑。乐游却恐归豪放，渣滓须先向此磨。

此心常要拟虚舟，虚得能将万物收。后乐不妨随地乐，先忧岂但为身忧？也知步履须藏用，却笑疏狂真妄投。龃龉方圆成感慨，徒怀击楫在中流。（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次绪山韵三首

杨爵

日转庭檐春色光，西圜消息意微茫。想君每动三秋念，笑我常怀一段狂。往哲皆从修性作，世人谁是为身忙？从今各记年前约，只恐颠危心易荒。

从来克己最为难，克去超过人鬼关。水自流澌山自止，火何炎热水何寒。坐看百妄浑消尽，便是一真由此还。正见胸中好景象，天光云影半空间。

划却纷纷俗务牵，襟怀一片自天然。行无非与才成性，磨而不磷方是坚。霁月想他何气象，光风忘我到衰年。洋洋满目无停息，谁向霄壤识秘传。（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次绪山怀友韵

杨爵

二年得与子相亲，不意知为困里身。心在熟仁狂作圣，事求精义道通神。化成品汇千山雨，消尽寒阴一气春。白发从今还努力，肯辜良友教谆谆？（录自杨

爵《杨忠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闻绪山出狱

杨爵

思君不见日三秋,忽听西圜恩诏优。承志彩衣应有分,倚门白发可无忧。庙堂事业成虚语,圣学全功蚤自收。待我洒回闽海泪,衡南握手与同游。(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送钱绪山

杨爵

寤寐今犹怀赵子,眼看钱子又将行。同心良友匆匆去,不尽闲愁种种生。桎梏逢时风露冷,圜阶送处雪霜清。忧虞二载忽分袂,而我安能已此情?

与君同难两年分,至道常期日以新。时讲尽忠兼尽孝,共成为子与为臣。圜中岁月杞人老,天外风尘世路湮。耿耿每怀无限思,明朝有感向谁陈?(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怀绪山先生

杨爵

携手分离不再逢,幽中尝忆往年冬。马牛颠沛风尘迥,童冠逍遥江渚溶。人品岂非黄叔度,气根应似郭林宗。相违叹此圜墙外,更有关山千万重。(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送绪山出狱

杨爵

每道别离今果离，是谁欢喜是谁悲？共将心事常相忆，记我丁宁四首诗。

两共幽圜霜雪寒，而今离别要相欢。愿君分袂毅然去，莫向铁门回首看。

二载相逢一旦离，徘徊孰令我心悲。此时此地真难得，说与儿孙世讲之。（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春日江行怀钱洪甫系狱作

徐珊

春日载初阳，和风畅温柔。烨烨紫芝屿，泛泛青兰舟。颓云堕重壑，嶒峨激中流。稀闻伐木唱，莺鸣时相求。美人困罗网，羽翼摧高秋。风日岂不媚，坎壈增烦忧。川途何渺默，凄郁乖绸缪。矢心在宿昔，亢志遵前修。永言素患难，庶以抒羁愁。迟君朱雀林，慰予苍龙洲。（录自徐珊《卯洞集》卷四，明嘉靖二十三年刻本）

中秋同绪山兄彭昆佩玩月

邹守益

旷岁怀分席，良宵对举觞。帝衷昭宇宙，师训俨美墙。盘谷留禅榻，冰轮出上方。铿然清咏发，莫是舞雩狂。（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一，明隆庆六年刻本）

雨夜闻绪山、龙溪二君至志喜

邹守益

翩然遗铎续兰亭，信报青鸾夜不扃。带得老仙瓢内滴，唤回二十四岩青。（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二，明隆庆六年刻本）

入徽州界宿道湖怀绪山诸君

邹守益

齐云遥望拥仙騑，短棹冲寒共振衣。舟向莲花滩上度，鸟依龟画界中飞。灵根欲趁新阳苗，丹鼎谁怜宿火微？早晚化城寻旧诀，鲁戈斜日尚堪挥。（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二，明隆庆六年刻本））

绪山同师泉岩泉及诸生九日升连岭四角峰顶上

邹守益

袖得胡仙九日云，四峰决策玩氤氲。中天恍坐灵光殿，俯顾疑旋碧海纹。禹穴传衣千里至，华山遗调九关闻。两溪酿熟泸溪酒，醉谳黄花忘日曛。（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二，明隆庆六年刻本）

钱绪山见访夜坐

钱薇

长安相见日，联骑向春风。君怀经世略，予愧济时功。感慨声华旧，殷勤道谊同。乾坤借回斡，跋涉岂浮踪。（录自钱薇《承启堂稿》卷三，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赠别钱绪山

钱薇

握手谁怜千古心，芳兰相赠碧江浔。故人能枉山阴棹，野客空怀彭泽琴。鼓箧相亲期夙昔，忘言默会意何深。天真揽胜须携屐，一笑知君慰好音。（录自钱薇《承启堂稿》卷六，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赠及门钱德宏进士

倪宗正

文章声价已喧传，名姓先归眷注前。善养且求曾子志，立朝翻愧贾生年。群观指点千金骏，厚载迟回万里船。驷马不夸题柱笔，有人知是玉堂仙。（录自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七，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

用心渔翁韵寄乃郎绪山

倪宗正

得意春风忧转重，连书上乞大明宫。养亲即立忠君地，体国先成造士功。不论名随官职显，但求心与圣人同。杏花坛下斑斓舞，多寿年年祝华封。（录自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七，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

送钱君绪山

徐渭

南昌自古盛才贤，亦仗皋比启妙传。肯使异同虚白鹿，但教升散绕青毡。文

成旧发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线悬。况有阳城方予告，好从暇日问真诠。（录自徐渭《徐渭集·徐文长逸稿》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行经玉山吊孙烈妇

徐渭

孙，士人家也。无子，畜一妾，身。遇贼袁三，妇欲全妾身，佯代之随贼。度妾去已远，始骂贼，贼刳其五内死。钱绪山公命作。

桃花含子怯风残，少妇捐生为所欢。赵氏存孤较犹易，木兰替父不为难。镜中玉靥迎刀碎，头上金钿照胆寒。此际白虹应贯日，非关易水别燕丹。（录自徐渭《徐渭集·徐文长逸稿》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心渔歌为钱翁希明别号题

王守仁

钱翁，德洪父。三岁双瞽，好古博学，能诗文。

有渔者歌曰："渔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鱼渔更深。北溟之鲸殊小小，一举六鳌未足歆。""敢问何如其为渔耶？"曰："吾将以斯道为网，良知为纲，太和为饵，天地为舫。絜之无意，散之无方。是谓得无所得，而忘无可忘者矣。"（录自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外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心渔小引

程文德

心渔，钱洪甫氏尊翁先生号也。嘉靖甲申，阳明先生尝为翁赋之。问对数言，

尽心渔之义。后八年壬辰，洪甫就廷试来京师，以告甘泉先生。先生亦为赋之。又闻诸荐绅士尝传之、叙之、歌之、咏之，嗣是慕翁而有述者，当日益众矣。洪甫尝为予谈翁平生，目虽废视也，而性情之迈，而闻识之博，而吟咏之工，而蓍卜之神，而歌乐之谐，而步趋之恭，而论辨之超，而嗜好之奇，类非有目者所能及。磊磊乎，轩轩乎，殆非樊中人。予闻之矍然起立，悠然凝思，恍然若随翁杖履，而与之相上下于云门仙壑间也。然则洪甫氏之闻道，卓有自矣。于戏！吾未尝见翁而心翁，则有翁矣；彼习见翁者而无是心，可谓之见翁乎？观此可以知心渔矣。洪甫归而告翁，其亦谓然乎？（录自程文德《程文德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

四然翁赞

邹守益

四然翁，钱姓，蒙名，希明字，浙之余姚人。教其子宽，举进士，未试于廷，归，从阳明先师以学。三载，将上京师，闻先师南安之讣，遂趋广信。所亲谓翁曰："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将无隆师而薄亲乎？盍躬往绍兴促之？"宽自途上书，宽譬翁，翁意少解。诸友复交劝，翁遂移舟以归。归语所亲曰："儿所行者，义也，奈何欲以利沮之？"宽既返，趋翁请命，语及和靖母事，翁慨然曰："举世皆妇人，尹母独为男子。吾讣决矣！"促往绍兴，敦葬事。或问其故，翁答曰："吾始而愠然，继而强然，继而释然，终而乐然。"众因称之曰"四然翁"云。三岁失明，继连失怙恃，寄食于星卜间。已而读《易》龙冈，遂神于蓍。好鼓瑟，按九徽为准，纵横上下，曲中音阶。尝自制杖箫，杖长七尺，纳箫于窾，兴至辄取而吹之，声振林谷。闲居自评诗文，或放古调为歌辞，号曰《雪夜吟》。晚慕严陵之操，别号心渔。马子明衡为之传，其事皆奇伟可诵。某与宽同业，敬述而赞之，赞曰：古有贞教，维德义是经。箪瓢之养，慈孝欣欣。孰是口体，棼棼以营？循墙孔颜，朵颐公卿；如童稚而醉，孰觉其醒？猗！四然翁善成其子，形骸之外，洞视千古！我仪图之，将孰与伍？昔有尹母，今有钱父。（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遗稿》卷十，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钱绪山尊堂像赞

钱薇

吁嗟乎！此俨然袆翟而端居者谁也？心渔翁之元配，绪山丈之慈帏。人知心渔伟丈夫，而佐之者实含其辉；人知绪山奇男子，而训之者能慎其几。吁嗟乎！脱簪丸胆，古岂无传；而相瞽成德，斯今之贤。归姑苏之禄养，峨姚水之幽阡。吁嗟乎！以哲人为配兮，以三凤为传。既生而荣兮，亦殁而安。考德者，宜征北堂之遗化；论报者，已睹其孙枝之永绵。（录自钱薇《承启堂稿》卷二十五，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雪夜吟集》序

杨爵

余与钱子洪甫同狱中，得其父心渔翁所著有《雪夜吟集》，而相与序述发扬，显心渔翁之心与行，而可与传后者，多海内之名士，余读之不能不有所感于心也。天赋人以聪明才知，岂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其心哉？心渔翁发之于诗，其过人者亦多矣。诗歌琴曲之类，且不过以此一种之乐趣，以养其悠然自得之性情，而忠孝大节，乃其平生之怀抱，今诗歌中往往见之；而循自然之理以任乾坤之句，几于乐天知命者矣。夫有大抑郁，必有大亨通，固理数然也。吾观心渔翁之子孙，济济多英才，而长子洪甫进士，方任刑部员外郎，以学行知名于世。天其有以慰心渔翁之心乎！（录自杨爵《杨忠介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云夜吟》序

钱薇

姚江心渔先生，予同年友钱丈德洪之尊人也。少病瞽，无所事事，长乃学筮，

筮能发易之蕴;学箫,箫能协律之谐。间又托兴于诗,按节而吟,凡所感遇,欣适拂郁,一寄之于诗。于是德洪裒为集,而先生自题之曰“云夜吟”,其意以瞽者罔所见,昼恒如夜,夜即有明,瞽者不见其明,尝若阴云之蔽翳也。然先生之瞽止于目耳,心之清朗不啻天日,其明乃倍于目。予观世有懵于为者,行若赴坎,止若蹈冥,颠倒瞀乱,终身不睹坦途,反不如先生坦坦荡荡,日游康庄,又况能发之篇章,和之节奏,以舒性情而中律吕,是其孰明孰暗,孰昼孰夜,宁无能辨之者哉?今丙午季夏,予避嚣西湖禅舍,钱丈在焉。因授我《云夜吟》,索序。予览篇中有《寄子诗》,勉以忠孝。盖钱丈昔郎北部,勘郭翊国罪无所挠,以直道下狱,先生不以为忧,而诗有“立志为忠孝”语,今见集中。嗟乎!是可以观先生之大矣,所谓能以瞽全者矣!养其目于不用,用其视于不勤,通千古而烛万象,宁止一吟云乎哉?夫人之处世,愦愦为喑哑,虽白日如长夜,皎皎为光明,即暗室犹青天,是云夜之名特据其迹焉耳!予故悲先生之遇而幸其心之达也,又喜钱丈能继先生之志而发其所未尽也。于是,引诸篇端而归之,钱丈以为何如?(录自钱薇《承启堂稿》卷十七,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刻本))

钱心渔翁墓记

罗洪先

钱心渔翁希明蒙者,越之余姚人也,故吴越王二十六世孙。其幼也,三年而病,丧其明;五年闻呻吟,通章句;十年丧父母,困穷矣,乃自力以进于博服。又几年,而兼命数卜筮之理。长而旁通于声律,善制箫,且以诗闻。既老,雅好游赏,尝欲肆意于洪波旷野之间以自适,遂号为心渔。心渔者,言其有目青而无心睫也。于是,翁有子三人,而三人者,学进士且有成。长子德洪,闻阳明先生明良知之学,将从之游,翁怒曰:“吾恃以养,而弃吾耶?”德洪曰:“固所以为养也。”翁不释,从而入先生之庭。听其言,跃然出曰:“几误矣。”放歌而归。先生之丧,德洪辍廷试往为服,翁且固许之。其后德洪第进士,官刑部,而仲子德周者与荐名,翁之意不侈也。已而刑部坐逮下狱,再岁夺职以归,而荐名者亦以飞语削籍,翁之意不沮也。第谓德

洪曰："吾固待子以入土，闻施滩之上有山，属项氏者，多人弃之，则曰：'而之葬我也必于是。'吾固乐就人所弃也。夫形家善夸严，祸福诡人，以济其私，夫人不知察也。莫不以亲为贵富媒，离兄弟，堕孝慈，以须岁月而卒抵于他，故而慎哉。无以吾身中其术哉！"翁年八十有五而卒。将葬，卜金答山之祖茔，曰："燥以石，其化也必迟。"德洪曰："不可。"卜之施滩之山，吉，且曰："可使水蚁无侵肤。"德洪曰："可矣。固先子之志也。"于是得之项氏，葬翁于施滩之山，而托余为记。

余谓德洪曰："君不欲化者之迟也，不以翁为达生欤？夫古之达生者，莫如庄周，周之卒也，不欲夺鸟鸢与蝼蚁，而弟子者不能对。夫既无爱于其身矣，故可以为蝼蚁，亦可以为鸟鸢，由是言之，均化矣，可以速，亦可以迟，而又何择焉？彼形家之言固璞之为之也，其术欲无使化者之速败，其以祸福诡人者，于意亦曰姑以诱之，则为之子与孙者，庶其有所爱与畏，而自尽其心，而又无忘其远也哉！是亦厚终之道也，君之畏侵肤也，亦犹是也。如畏也，则曷以璞言？不以璞言求之，安知求者之非入于可畏也？且不欲其侵肤矣，而又虑夫化迟者之有后患，则将据若何而择之？噫嘻，我知之矣。彼弟子之于周，固知其为达生也。而宁夺之鸟鸢与蝼蚁，以鸟鸢见而蝼蚁者不见。取其不见者以为安，固弟子所为厚也。今君之于翁也，以之而就迟化，是违翁之心也；以之置于侵肤，是伤君之人心也。夫迟化与侵肤者，君之所知也，即其所知者以为择，固君所为厚也，其过此以往不可得而推矣，则亦安得而知之？于其所不能知者，而不深求之形家之言，是固达生者之所为也，而非翁又何足以堪之？"德洪戚然曰："固先子之志也，而吾子言之，适又得余心焉。请书之碑阴，使为子若孙者，其免于形家之惑乎！"乃记。（录自罗洪先《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十三，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余姚心渔钱翁墓表

邹守益

益尝侍先师谒大禹庙，尘几萧然。及历南镇祠，则牲肥酒旨，香火煌煌，因叹俗态趋向之乖。先师笑曰："古今学术，何以异于是？"于时同游，欢然有省。使心

渔翁朵颐羊鼎而舍灵龟，则将督子禄仕，而焉能以承文命一脉之绪乎？世之父若兄，未必贫也，即贫，未必瞽也，其于迪子以正，势甚顺也。翁能为其逆且难克，开厥后而顺且易者，或以作俑而阶厉，人之气量相悬也。奚直露鹤与角鸥耶？（录自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明隆庆六年刻本）

钱心渔先生墓铭

湛若水

铭曰：钱塘浑浑，越王之栋；峻于高旻，有其隐沦；为心渔君，毋贰尔渔，毋贰尔心；心渔两忘，而独行其身；与物混混，而其志独骎骎，直追乎古人；贫贱不戚戚，贵富不忻忻；此非绪山秋官之严亲表忠吴越王之后昆乎！良知訚訚，良心之真；爱敬之至，至于无垠；达之天下，通于鬼神；谁其启之，维水有源；谁其谒之，铭之斯文；四千险途，嗣来甘泉。（录自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清康熙二十年刻本）

诗挽心渔翁兼慰绪山钱子十二绝

邵经济

年榜情推兄共弟，而翁端合我亲同。况聆謦欬承□□，生死如何不感通。

心渔东海垂纶久，跃出长鲸与巨鳌。浪滚桃花春万里，九天龙宠薄云高。

接翅雄飞恩似海，漫天逆浪祸如山。而翁言笑心常泰，欣戚何曾向此间（绪山以刑曹被逮，弟亦中选，以籍黜革，故云）。

箫杖倚风吹月冷，琴床拨雨卧云酣。千年师旷成心感，领得元声手自谙（翁瞽而聪，素谙音律）。

不学面墙刚自见，而翁学古且通经。胸藏千卷灵光发，愧杀双眸炯若星。

笋舆延揽龙山胜，剑石留题向虎丘。自是胸中有溪径，谁夸当日子长游。

乳瞽生来不解书，六书音义竟何如。羲文千古开心画，安用支离辨鲁鱼。
家贫抱拙愁无计，太乙先天术已神。曾似乡评钱一判，百年信义动簪绅。
阳明心学稽诸圣，海内宗之山斗长。学道自甘遗禄养，四然端的见非常。
百岁那悭十五年，神完何用学逃禅。一朝解脱无烦恼，笑入泉台骨已仙。
春来数简南坡老，为吊心渔江上翁。底事湖头新雨过，一帘诗草万花中。
雨足湖南草树深，故人相见一沾襟。挑灯坐酒看遗稿，何日重开云夜吟。
（录自邵经济《西浙泉厓邵先生诗集》卷六，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

心渔为钱公题

倪宗正

身居茅屋下，梦落白石湾。六物夙已具，钓鳌诚不难。出身犯世路，风波涉其端。得鱼意已浅，忘鱼神乃全。昔有直钩者，游心长逝川。抚弄无弦琴，暗与风雅关。得理不假物，兴满天地间。白日老心渔，此心已悠然。（录自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三，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

听钱心渔吹箫

倪宗正

白云阿里青桐屋，万岭松杉寒夜宿。紫箫老人自城来，为奏赤壁当年曲。使我听之神欲飞，飘飘秋霜流铁衣。似向江头立江月，百年谁谓知音希。辽西不见回书雁，独倚高楼几声叹。婵娟深锁朱门闭，隔窗道我相思意。东家少妇新孤寡，灯前呜咽双泪下。履霜之子无限情，还向膝前悲不平。纤风动青蘋，雏凤鸣高冈。泛泛落花随曲水，悠悠千里归沧浪。（录自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四，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

池阁次韵答心渔公

倪宗正

舞絮飞花点缀虚，飘飘身住水云居。桂坡竹坞翻成壑，野水江潮引入渠。拄笏有时裁秀句，下帷无复理残书。宫袍尚忆临流宠，把看金绯旧赐鱼。（录自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卷七，清康熙四十九年倪继宗清晖楼刻本）

钱心渔挽诗

唐顺之

心渔先生不可见，尚忆吹箫卧草堂。垂纶老作江潭客，得姓元从吴越王。贫病一生心自足，云山千里兴难忘。更闻治命真堪纪，人世空矜石椁藏。（录自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61册）

后 记

关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从明清以来，直到当代，一直没有中断过，今天尤为热烈。作为“阳明故里”“心学圣地”的余姚，益显其在学术地缘上的优越性。王阳明在世时，浙中（东）已成为学术重镇及讲学中心。阳明先生谢世后，钱德洪与王龙溪都将毕生精力投放在传扬师说的讲学活动上。其中尤以钱德洪秉承王阳明遗命，除致力于收集整理王阳明文献遗稿外，又借其“把揽放船”的思想性格，以恢宏师说为己任。

作为阳明先生最重要的两位弟子之一，相比于王龙溪，钱德洪的文献散失严重，导致学者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去廓清钱德洪的思想面貌，黄宗羲编写的《明儒学案》，常被视作研究钱德洪思想的经典文献。2007 年，钱明先生主持浙江省社科院的重大课题“阳明后学文献丛书”，辑成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钱德洪著作集《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对钱德洪著述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订，成为对钱德洪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对推动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十多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又陆续有新的材料发现，使得重新点校整理绪山文集成为可能。

笔者作为余姚本土的文史爱好者，始终有挥之不去的“阳明情结”。对于同样生于瑞云楼、长于瑞云楼，对整理和宣传阳明学说居功至伟的钱德洪一直有所关注，为这样一位以整理和宣传阳明学说为己任的先贤没有单独的文集而遗憾，进而有了重新整理钱德洪文献的冲动，于是试着申报了宁波社科院的文化研究工程项目，不想竟顺利通过立项了。

最初的设想是重新全面地整理诗文，校正谬误，增补新发现的材料，以为这是比较轻松的事，但随着整理工作的展开，发现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有许多学者的现成的资料，但要重新整理、校对，还是很费时间与精力的，必须重新找到

各个佚文的出处，其中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有许多个版本，确定底版，比较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才能完备。由于钱德洪的《绪山会语》失传，钱德洪的文献资料整理还是相对比较棘手的，本书有关绪山学说以及涉及讲学运动的史料，也仅仅只找到一小部分，只是对已经发现的材料做一总结，以推进绪山文献的重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新的更多的资料发现。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有幸发现了康熙年间所修的《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为研究钱德洪生平和家族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谱牒中收录的不少钱德洪诗文，为其他资料所未见，尤显珍贵。在整理过程中，也萌发了为钱德洪编写年谱的想法，希望对钱德洪的生平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大致勾勒出钱德洪的生平大略，也有助于我们对绪山先生再认识。

在整理过程中，要特别感谢宁波大学张伟教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抽出时间终审全稿，并对本书的体例编排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宁波社科院有关领导、王仕龙老师、严雪松老师对此课题持续地关注。感谢宁波出版社沈建国老师、王苏编辑对本书所做的奉献，感谢余姚文保所提供的支持，感谢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同人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博尚印品的毛晓敏、沈小林提供的帮助，感谢我的爱人一直毫无怨言地包揽家务、照顾起居，使我能心无旁骛地投入这项工作中。

本书的目的是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便利和帮助，按照语录、序跋、记、疏议、书、杂著、传、赞、古体诗、近体诗、附录等单独分卷汇编成集。限于本人的学识水平，本书必定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有关钱德洪的后续研究仍有待展开、补充，望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朱　炯

2019 年 7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钱德洪集
作者=（明）钱德洪著；朱炯点校整理
页数=311
SS号=96228196
出版日期=2019.07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ISBN号=978-7-5526-3387-0
中图法分类号=I214.82
原书定价=68.00
主题词=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明代-古典散文-散文集
参考文献格式=（明）钱德洪著；朱炯点校整理.钱德洪集[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9.07.